創作

248

1983 / 3月號

創作 248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三月號

蜜絲佛陀

明艷亮麗映佳人

風靡世界蜜絲佛陀化粧品公司針對季節上的需要，特地爲妳推薦最新彩色化粧系列——百媚千嬌兩用粉餅，百媚千嬌青春麗容霜，双子星滋潤眼影，麗比芙蓉唇膏，使妳在秋冬季節裡顯得更加的光采奪目，神氣飛揚。

MF MAX FACTOR

味全

新上市

新上市

花生麵筋每罐零售：15元

素瓜仔肉每罐零售：20元

素味中的精品

味全罐頭——增進全民健康的生活素質

味全花生麵筋，選用上等的麵筋與花生精製而成，花生大又香，麵筋Q度適中，滿滿的一罐，清心爽口，是男女老少都愛吃的佐餐佳品。

味全素瓜仔肉，是以素肉醬加味全花瓜精製而成，双重的口味，獨特的調配，您從來沒吃過，保證您吃了還想再吃！

味全麵筋、**味全素肉醬**早已是大家喜愛的口味佐餐宵夜來一罐，清淡爽口最開胃，老少咸宜備受歡迎。

味全罐頭素味系列，含豐富的植物性高蛋白，清淡不油膩，助益身心均衡營養，增進全家人的健康，多種口味，樣樣好吃。

味全花生麵筋 榮獲國民消費協會食品品鑑特優獎

＊值得信賴的

味全罐頭

素味系列——

花生麵筋・素瓜仔肉・素肉醬・麵筋

衣服洗乾淨，還要加
——白蘭衣服柔軟精

頭髮需要潤絲，同樣地，衣服也要潤絲，才不會粗糙僵硬、刺激皮膚。

白蘭衣服柔軟精獨家含高貴陽離子柔軟劑，能柔軟衣物，保護纖維、恢復纖維原有彈性，消除衣物靜電作用，不結毛球、不起皺紋、觸感柔順，不會黏身；讓您衣服穿起來，就是多那麼一份柔軟、那麼舒適。衣服洗後還要加衣服的潤絲精——白蘭衣服柔軟精。

白蘭衣服柔軟精對下列最具功效：

嬰兒用品

- 多一份柔順，多一份愛心。
- 使嬰兒細緻的肌膚，不再遭受粗硬纖維的磨擦、刺激。

內衣毛巾床單

- 柔軟第２層皮膚，保護第１層肌膚。
- 衣服穿後柔軟膨鬆，不會僵硬粗糙、減少磨擦、刺激。

毛紡製品

- 穿的舒服，穿的帥氣。
- 膨鬆柔順，消除靜電，不起毛球。

國聯工業公司 白蘭系列產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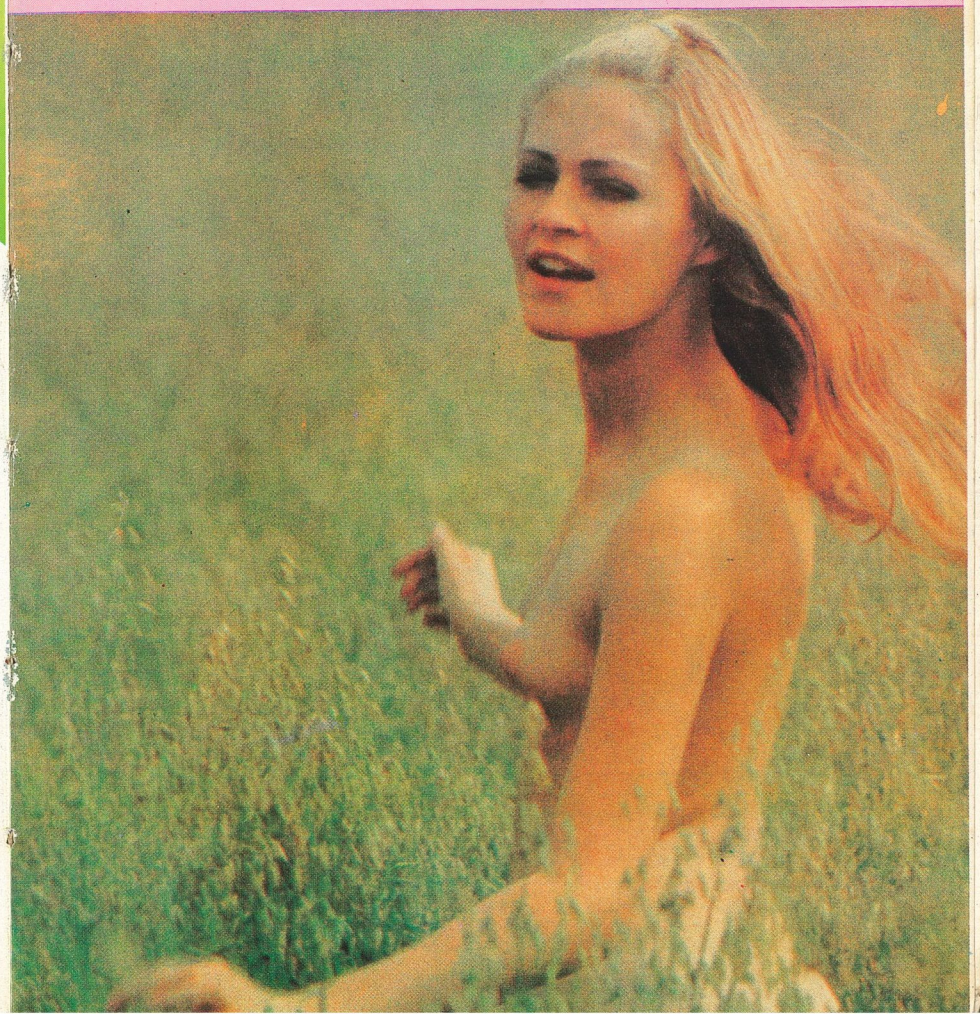
潤絲 柔軟

白蘭
衣服柔軟精

國聯工業公司出品

不要用色情看我

無垠的綠波
滌盡萬般掛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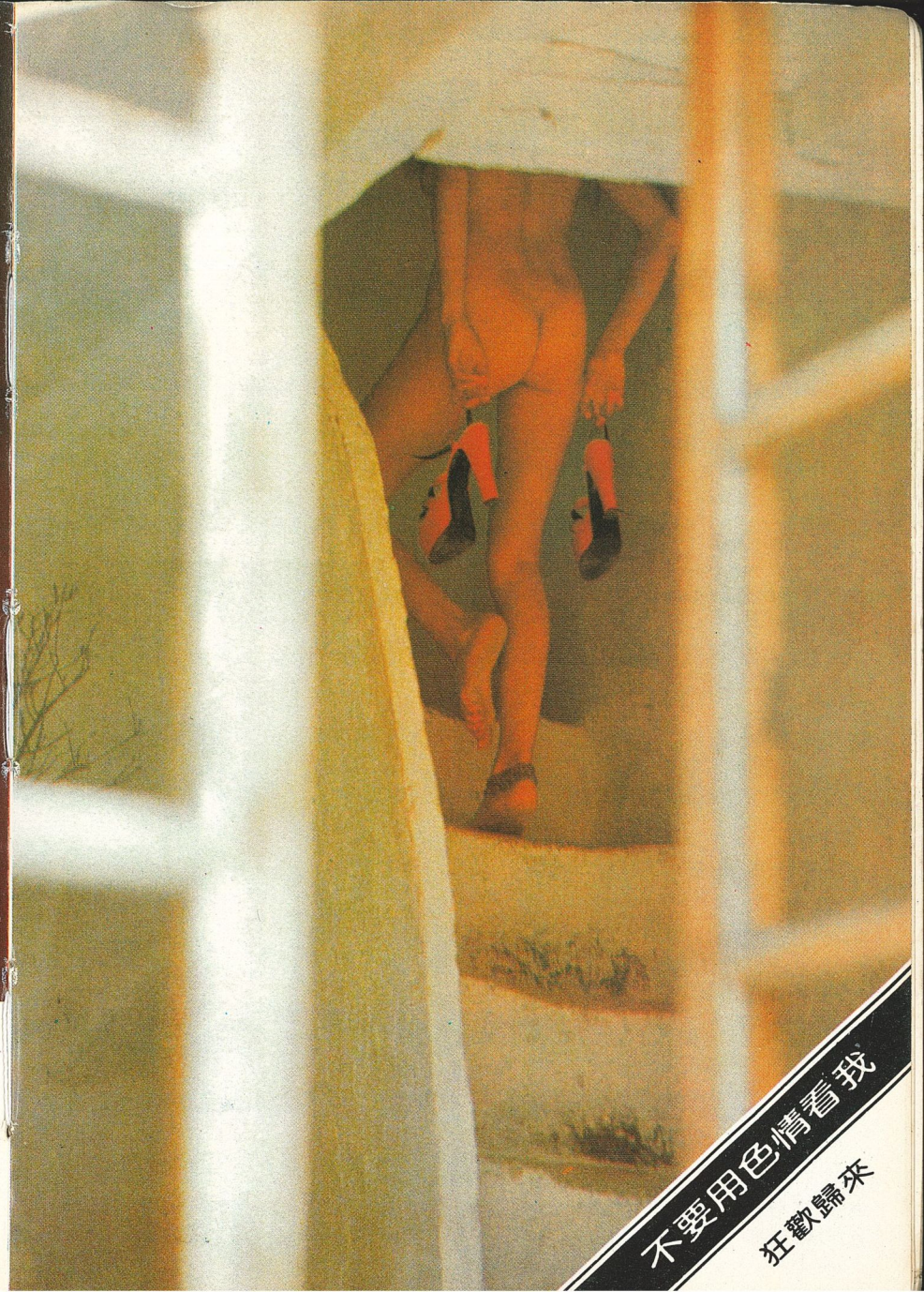


瑞士梅花喽錶，掌握計時璣璇，將內在精巧與外在時尚，融爲一體。
款式滿目琳瑯，深受世界仕女們珍賞。

總代理及服務中心：**計時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4段142號 禮仁通商大樓七樓

TITONI 梅花喽錶 SWISS

瑞士 **梅花喽錶**
現代時間顯姿采



教你做好菜

陳春香

陳春香女士，研究烹飪近二十年，在華視主持『食的學問』已八年，深獲好評。她教的菜，簡易實惠。本刊特請她逐期介紹拿手好菜。

※鱟蛤燉鷄

材料：桂魚乾二兩，蛤蜊十五只、土鷄半隻、酒一大匙、薑三片、味精少許。開水六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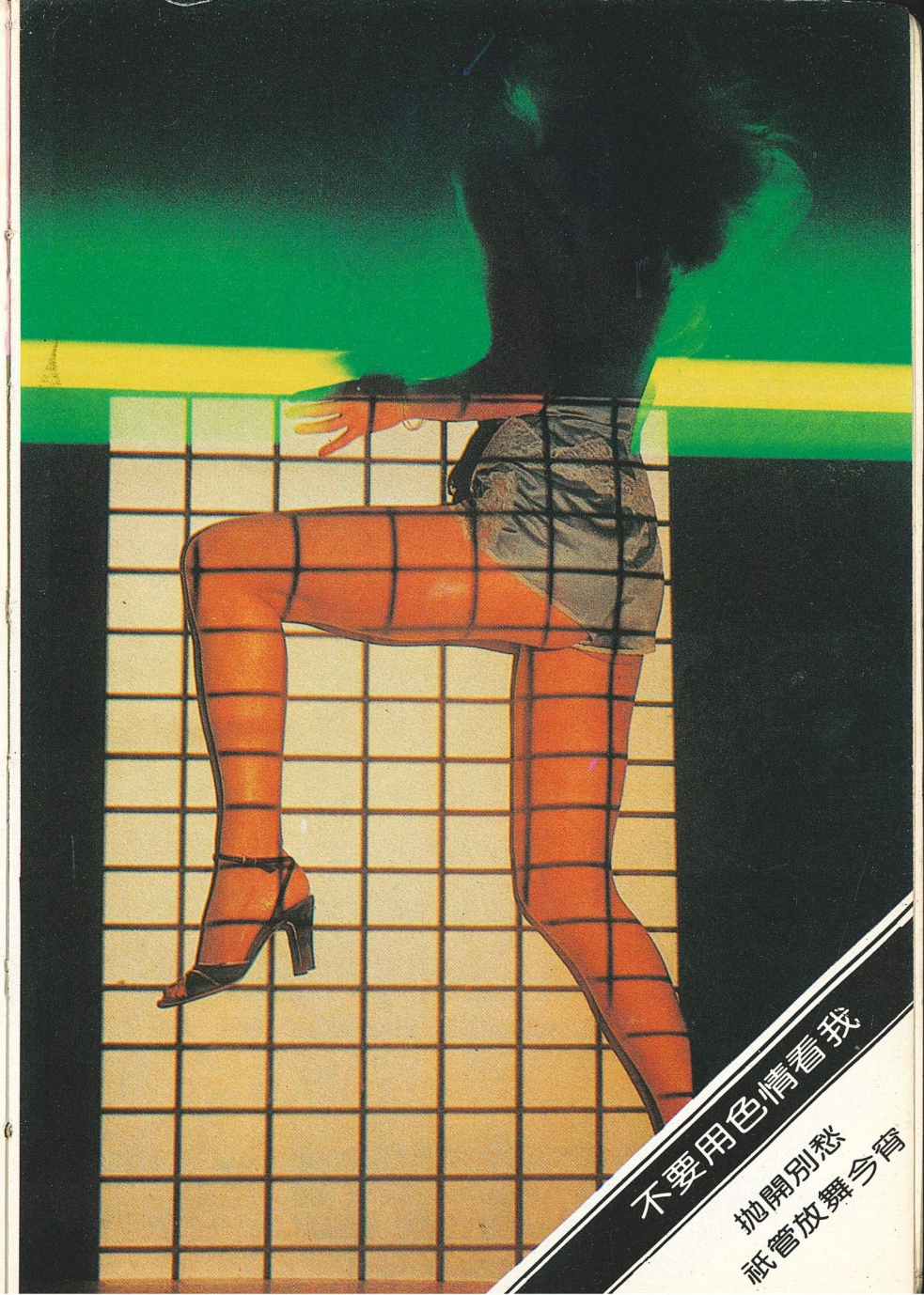
燙鷄塊用料：葱二支、薑三片、酒一大匙。

做法：1. 蛤蜊泡水半天，洗淨外殼待用。

2. 桂魚乾用熱水洗淨，切半寸塊狀，土鷄剁塊，放入加了葱薑酒的開水中燙半分鐘，再用冷水冲淨血水，瀝乾待用。

3. 在一有蓋的燉鍋內，放進蛤蜊，桂魚塊及燙過的土鷄塊。薑切三片放在鷄上，即可注入開水，酒至燉鍋的八分滿，蓋上蓋子，入鍋蒸一小時，取出加味精少許，不必再加鹽。

陳春香親自主持的烹飪班，慶祝
兩週年八折優待，至三月底止



編輯報告

果然天官賜福；果然蓋世仙翁顯靈，他的徒弟老蓋仙邀得衆神下界，賜福人間，祝大家豬年『諸』事如意——夏元瑜亦莊亦諧的妙文，妙透了。

柏楊是刀筆佛心，當您讀過皇后之死，您會感覺柏楊的仁慈與善良。讀他的文章，有一種治史修身的享受。

百年前的香港是個大題目，百年後的香港是個大問題。一九九七年之後租借期滿的香港歸屬，全世界的中國人都在關心。本社特蒐輯香港博物館保存的珍貴資料，選登若干圖片，使讀者瞭解一點這顆東方明珠的古老風貌，也許會激起您的思古幽情。

這一期好文章太多，陳香細說元宵節的典故，唐魯孫談電視問題，章君穀的長篇愈來愈精彩……。真是多得無法一一介紹，還是請讀者先讀爲快。

順天府聖龍宮

天下名勝佛佔盡，有神廟的地方

就是靈氣十足，風景怡人的地方

歡迎到山佳的

順天府聖龍宮覽勝

如乘火車，直到山佳站下車。公路局

，台北客運，竹東客運，三峽客運都

可到　地址：樹林鎮西山里德和13號

創作 中華民國72年 三月號 248

MAR. 1983 目錄

封面

天官賜福……(1):何 欣

特 稿

百年前的香港……(14-21):陳金龍
天官賜福……(22-32):夏元瑜
皇后之死
(毛明悼・王大懿・潘句章)……(34-47):柏 楊
電視臺幾個值得談談的問題……(50-53):唐魯孫
多采多姿的元宵節……(60-75):陳 香
外國的景泰藍……(94-97):林賢儒

藝術欣賞

攝影欣賞 ……(4-8・98・174-176):楊近河
教你做好菜……(10):陳春香
版畫欣賞……(91):林智信
自己學插花……(93):王春霞
巴黎專欄(四)……(164-173):陳朝寶

長篇連載

忍術,幕府,少林寺(三)……(100-127):章君穀
星星的碎片(十一)……(136-158):嚴 沁
彩霧(十)……(220-229):琳琳譯

專 欄

冷言熱語(閒話面子)……(54-57):吳 言
他鄉瑣記
非不能也・電影・
人命・線的兩端……(76-81):康 齡
命運的故事
(不要和自己的命運作對)……(128-130):慧心齋主
寫作磨坊(詩的想像如何運用)……(160-162):林建助
性愛的美學(自慰和幻想)……(180-181):穆 基
電影交談(山雨欲來)……(200-202):張德模
電視專題(廣告與電視節目)……(216-219):張效鷗

小 說

小說車廂(懷謹一日)……(82-89):蘇偉貞
愛之奏鳴曲……(182-196):林 芸
女神……(206-212):秦穎馨

散 文

最動人的情書(死海瓶簡之三)……(132-133):關海潮
我的心情……(134-135):江 塵
那永不消失的足跡……(198-199):文 齋
給你,白浪上的人……(213-215):悠 悠
冬夜裏的春風……(230-235):寒 冰
千百冬天裏的一個……(236-237):陳光博

詩

鄉土集(歸)……(90):王憲陽
也是美的……(131):林朶兒
最美麗的情詩(囘首)……(179):趙衞民
相思樹……(197):純 純
歉……(204-205):趙維娟
牛排的夜晚……(238):鍾順文

讀者生活

徵友……(239-241):編輯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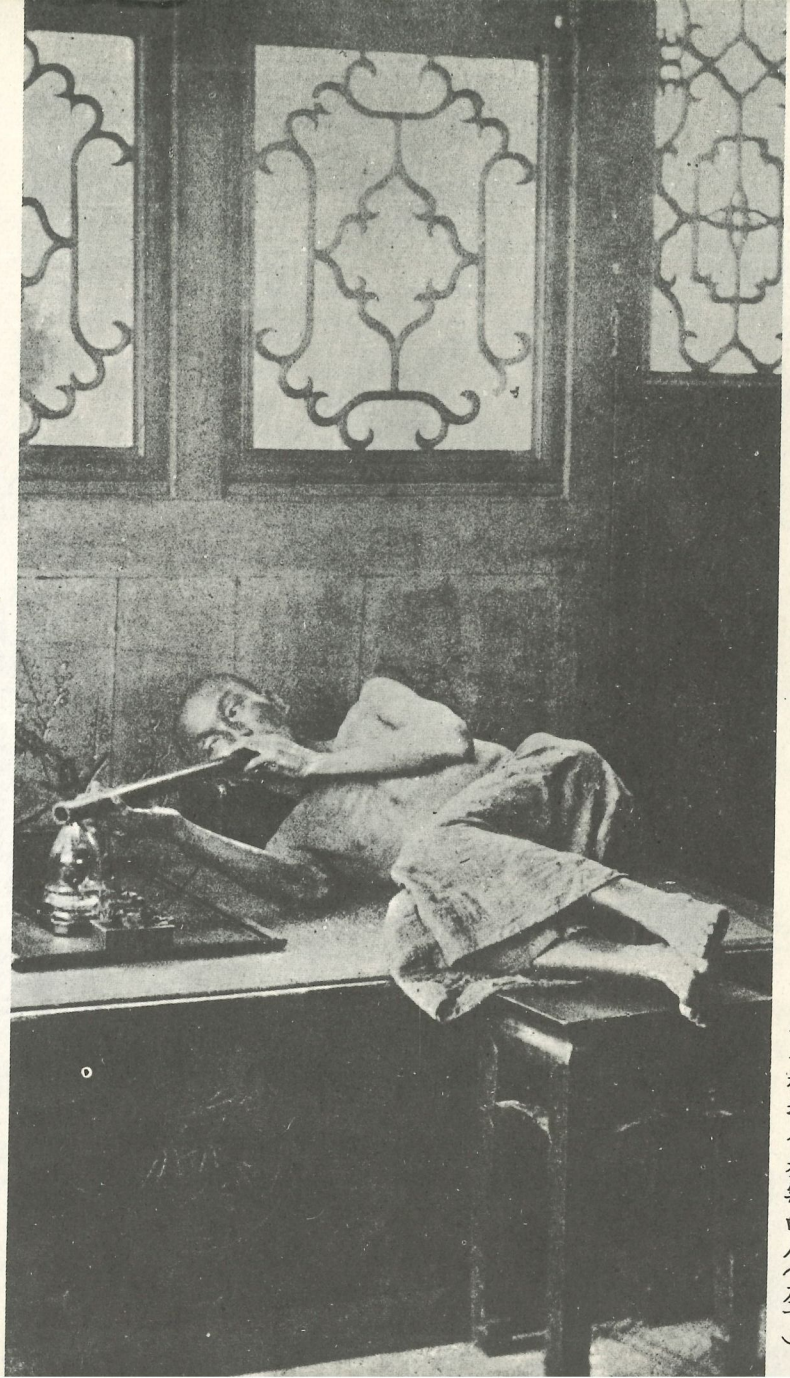
百年前的香港

人物之一

百年前的香港是個大題目，百年後的香港是個大問題。一九九七年租借期滿之後的香港歸屬，全世界的中國人都在關心。本社特蒐輯香港博物館保存的珍貴資料，選登若干圖片，使讀者對這顆東方明珠的古老風貌，有一點點的印象，也許會激起您的思古幽情，本期介紹的是人物的一部份。

賣紙燈籠和各種飾品的小販
（一九七〇年同治九年）

△輕便的山兜（上圖）
△九龍城一罪犯身繫枷鎖、被士兵押解外出（1900年光緒26年——下圖）
△中式法庭內之法官，衙役、官差及罪犯，旁坐者爲主控官（左圖上）。
△九龍城砦之城門外兩個罪犯（左圖下）。



寓所內……及酒館內吸鴉片的人（右圖）

裱畫店內之裱畫師傅（左上）

在各種場合奏樂的人（左下）

百年前的香港

△九龍城外一羣海盜正遭處決
（1891年4月17日光緒17年）

天官賜福

夏元瑜文　唐魯孫撰像贊　張大夏圖

夏元瑜果然厲害，挾其仙翁的神威，邀來天官，賜福民間。讀者諸君，你得仔細瞧瞧，蓋世仙翁與老蓋仙夏元瑜的尊容像極，那天在公車上，一個不小心撞到老蓋仙，你可要乘機請他指點迷津。

唐魯孫寫得一手好字，却少有人知。這回，老蓋仙得天官之助，出招邀寫，你看，那蒼勁有力的筆觸，有幾人能比？他寫的像贊爲：『巍峩高冠、八卦錦衫、修成道骨、添了長鬚、捉妖請神、至誠格天、祥煙裊裊、人稱蓋仙』

蓋世仙翁

編者註：其徒為老蓋仙夏元瑜教授，師生容貌頗為相似，幸運的讀者可在公車上遇到。

蓋仙像贊

歲在昭陽淵獻初暮長白唐魯孫敬撰

伏魔大帝關羽

編者註：武聖兼做財神爲商家所供奉

張大夏畫

玄壇眞人趙公明

編者註：國劇中之扮相，虎形是人扮的，眞虎大概上馬戲班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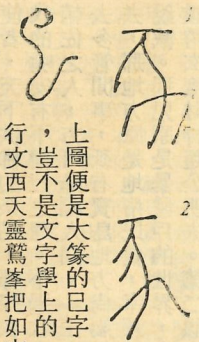
大夏畫

南無淨壇使者菩薩

編者註：法名豬悟能，字剛鬣，唐僧取其名爲八戒

話說去年歲次壬戌，生肖屬狗，所以玉皇大帝派了二十八宿中的婁金狗擔任當年的值年星君，不過星君們在凡間沒有廟宇，如要停留幾天，沒有棲身之所。所以幾千年來都沒有臨過凡，與人世隔絕已久。去年婁金狗在人間默運神功，就搞得不大好，鬧得經濟萎縮，失業衆多。幸而臺灣方從農業社會轉爲工業社會。工人一旦失業馬上可以回鄉下去吃老米飯。不致影響社會，不像那些工業十分發達的國家，工人世居都市之中，失了業可眞無路可走，造成社會困擾比我們麻煩多了。雖說他們有失業救濟金，可也有限得很。玉皇有見於此，對於今年倒是派誰去值年，確是很費躊躇。第一要和『亥』年有關，第二要通達時務。第三要對中國肯特別照顧。他召集了幾位顧問來商量。

顧問中的蓋世仙翁雜學較爲豐富，他首先開言道：中國人常鬧不明白天干地支的道理，不明白爲什麼亥年屬豬，巳年屬蛇，以爲是從印度傳來的。其實在大篆裏已經透露了亥就是豬，巳就是蛇的原因，豬在唐以前稱豕——此字與亥同源。



漢許愼寫的說文解字中明明說過上圖 1 是亥字的古寫，2 爲豕字大篆寫法，又說『亥爲豕（猶巳爲蛇）』是同一之理。

上圖便是大篆的巳字，其形不就是一條蛇嗎。如果能把其餘十個地支的古字解釋出來，豈不是文字學上的一大發明嗎？咱們長話短說，亥既屬豬，古寫又復相同，您乾脆行文西天靈鷲峯把如來佛手下的淨壇使者菩薩，在我們道教中一千二百年前，當過天蓬元帥的豬悟能借調回來，他原是咱們道教中的人，想必也願意回來幫咱們的忙。』玉帝點點頭道：『卿家所言很有理，更想不到卿家對訓詁考據之學如此精進。』蓋世仙翁道：『這也事出無奈，祇因新收了一小徒夏某，以寫稿爲生，他求知心切，時來請教於我，故而小仙也不得不多讀點書才好教導與他，否則他腹內空空，祇有一肚子惡氣，連篇發散出來，豈不被人唾罵。

長話短說，豬八戒正在極樂世界的蓮池內打磕睡，忽然蓋世仙翁來請他，安有不願去之理。向如來佛尊前請了一年的公差假。跟隨蓋世仙翁到了道教的三十三天，見了玉帝。玉帝多年未見八戒，覺得他容貌改變了不少，嘴也短了好幾寸，不由得問道：『多年不見，元帥的嘴怎的比從前短了，是不是上過美容院了？』八戒道：『您想想我自大唐貞觀二十七年起就當了西天的淨壇使者，天下供佛的祭品，都歸我吃盡，白吃了一千多年，俗語說『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短。』我的嘴安有不變短之理。不過我自秉教沙門之後，對於行政工作，荒疏已久，尚祈陛下再派幾位輔佐之人，方可降福人間。』玉皇道：『卿家所言正合朕意，現今大陸既倡無神之論，你也不必去多管閒事，祇有寶島地方尚屬信仰自由，你祇要去那兒就行。那兒面積不大，你也不必多帶人去，那地方原是地瘠民貧，幸賴近三十年來工業振興，日漸興旺。不過最近受了番邦影響，收入銳減。那兒原是暴發戶的世界，人由窮而富容易，近來由富而窮可就難過，所以我想你第一要務該帶玄壇財神趙公明去。第二該注意那島的安全，最好請伏魔大帝關羽相助，他大刀一舉，該殺的殺，該剮的剮，安內攘外，一定有效，兩位賢卿不妨同去拜訪拜訪他倆當面談談。如談不攏，再找別人，這叫『貨買三家，不吃虧！』。

玄壇眞人趙公明是俗傳的武財神，生得面如鍋底，兩頰有金錢紋，眉如火焰（象徵天天有燃眉之急），額的正中有一隻立眼（按筆者推測這隻第三眼是專看次日金鈔股票行市起落之用的。）下巴下邊一把大黑鬍子足有三尺長，您想想這分尊容可有多可怕。可是他的女朋友倒不少，她們說『初次見他雖覺有點醜，可是多看看他就覺得醜中透着金光就變俊了。』趙公明相貌如此還不算，他的穿着也特別。平日居家也頂盔貫甲，頭戴鳳翅烏金鑲鑽盔，盔上斗大黑纓，身披烏油描金鎖子甲，脚蹬黑色犀皮虎頭靴。右手拿着一條竹節鋼鞭，左手捏着一本支票簿（從前是捏金元寶，後因價值究竟有限，改用支票簿子了）。這還不算，他更有一隻寵物，隨時不離左右，那便是一頭特大的黑色老虎——牠也有神通，南宋時轉世爲勇將中皐。玄壇一身皆黑，五臟的顏色想必也表裏如一。

不過你別瞧他一身俗氣，他住的仙宮却假山流水，蒼松翠竹，四季名花不斷，冬夏芳草常青。房外雖是竹籬茅舍，房內則窗明几淨，香焚寶鼎，花插古瓶。兩扇柴扉之後却隱藏着高壓電網。蓋世仙翁雖和他相識多年，但是道不同，不大有往來。今天到此一看，眞覺得清雅脫俗，遠非碧瓦朱門的宮殿所能比及。再向左右門框上一看，貼的對子更是別致。寫道：

（上聯）玄妙神通，多財善賈
（下聯）壇坫獨俱，滴水不漏

再仔細一看下聯之左下方竟有六個小字——北平郭立誠題。仙翁認識郭女士多年，她一介寒儒，兩袖清風，想不到玄壇眞人竟然很看得起她，請他寫了大門上的春聯。

玄壇門口的接引童子替仙翁傳報了之後，玄壇馬上步出草堂迎了出來。三位神仙抱拳相會，讓入草堂。八戒和仙翁盛讚了裝潢清雅。玄壇大喜，索性領了仙翁各處參觀一周，最後到了一間地下秘室之中，祇見黃澄澄的幾堆瑞士的九九·九九九的金磚。仙翁道：『道兄仙府一切風雅，怎麼在此竟有如此的俗物？』玄壇道：『仙長！您有所不知，這幾堆俗物它乃萬雅之根，衆善之源，沒了它不但雅不出來，連一樣善舉也全辦不通了。』仙翁道：『您既如此看重黃金，那麼府門上的春聯怎麼是郭立誠女士題的呢，她是個窮儒啊？』玄壇道：『她纔不窮呢！富足得很。貧富原無法定分界。沒錢而寡慾，安貧而自樂，就是富，每天到了下午三點半也不必着急。再看那些貪得而無厭的人，時時刻刻，錙銖必較，捨不得吃，捨不得穿，雖有福而不能享，就是窮。這番道理說來容易，行起來可很難。』八戒聽了點點頭，接着把玉帝要請他出山之意表示出來。玄壇倒也很高興。要把四位助手帶了同去。

他的四位助手原是招財童子蕭昇，利市仙官曹寶，聚福神翁崔剛，進寶郎君李元，全和蓋世仙翁一向相識。在拙著昇天記中，還記載過招財童子到臺北送筆者聚寶盆一事。仙翁還想今天代

徒弟謝謝他呢。不料奇蹟出現了，出來的四位仙官全面目一新，穿着更是特別，各個番裝筆挺，兩脚生光，頸懸短帶一根——不知是否爲不得已時成仁之用的。玄壇忙向仙翁介紹道：『這位是挖坑大仙，這位是矇人童子，這位是借貸神翁，這位是詐騙郎君。全是當代英傑，合力創造了新時代。』八戒和蓋世仙翁驟然一聽，全摸不着頭腦，祇好請玄壇說了他們的法力。

玄壇說：『這是我的新編制，他們各有奇能，第一位挖坑大仙能作各種無形的陷阱，大公司、大行號，願者不請自來，將來學學秦始皇一銳而坑之。這坑的形式千變萬化，秦始皇的坑還太小，祇坑了儒生四百名，他的坑是仿秦將武安君白起所挖的，一夕能活埋趙國降兵四十萬，這纔是大手筆呢。第二位矇人童子，眉清目秀，少年英俊，舌燦蓮花，畫幾張花紙，寫幾行契約，就能使人傾心信賴，等到大衆覺悟時，他已鴻飛冥冥，如信之者過份懊惱也可到那大坑邊裏去找一席之地。他二位的法力雖已不錯，不過有時還有麻煩來臨。不如第三位借貸神翁，他年高德劭，儀表岸然，人見人尊。只要動動嘴，點點頭，就有黃的金，白的銀，綠的鈔，紙片兒是即期支票，不用人遞，自會從黑風中滾滾而來，他兩袖一舉，風中之物盡入懷中，人不是不知，鬼不是不覺，但全無奈他何。此輩中人早晚也會出點紕漏，落得個身入囹圄。第四位詐騙郎君，他的道行較淺弄本支票騙騙人，買一（向甲店購貨一批，用一張支票）賣七（以七折買給乙店，收現金），賠三（前付甲店之支票到期，郎君宣佈倒閉，賠甲店現金三成，和解了事），賸四（白白得來現金四成），要不然做點假冒的名牌貨色內騙老中，外騙老外，可是萬一東窗事發，七年休養在望。白白的便宜了外商的捐客。元帥和蓋兄！您瞧小弟手下這四員大將，各個神通不小，如四人聯合起來，所向無敵。所到之處眞能刮到『滴水不漏』。豬八戒聽了道：『我老豬窮了一千五六百年，都發不了財。想當初跟唐僧西行，一路上偷偷摸摸攢了五錢碎銀子，託個爐匠把它熔在一塊兒，塞在耳朵眼裏，不料被獅駝嶺的妖怪所擒，怕我皮粗蒸不透，泡在池子裏。該死的孫悟空變了鈎魂使者來索命，我祇好掏出來行了賄，被他騙去，至今也沒還我。』蓋世仙翁拉拉八戒，向玄壇道：『弟等回朝奏明玉帝，候旨定奪，再來相請！』如此告辭而去。

在雲路上蓋世仙翁向八戒道：『玄壇和他部下的作風可算卑鄙惡劣。全是自私自利的發個人財。現在我們要請的是能使國家發財的專家。』八戒：『對啊！我倒知道一位商人姓辛名研，原在越王勾踐駕前爲臣。祇因他善於理財，妙計多端，一般人都稱他外號『計然』請他到寶島地方去——那兒的情形也和昔日的越國差不多。正好讓計然重施故技。』蓋世仙翁道：『不過事隔多年，不知他轉世何處去了。』八戒道：『我佛慈悲祇要是忠臣孝子雖未修持，也能躍出輪廻之外，不再投胎，所以找他不難。』仙翁道：『這就難怪世上好人越來越少了！』

他倆終於找到了計然先生，計先生說：『當初我勸越王不要把復仇二字掛在嘴上，等兵精糧足，乘其不備，一舉而成。我曾向越王上過十策，都講財貨流通、平均、不可停滯等的道理，譬如稅收，不可不課，但是不能祇課有眞賬可查的老實人，而漏掉了做假賬的聰明人。更勸越王重用文種以對外，范蠡以對內。越王用了我十策中的一半。已然國庫充裕。還有五策，至今尚未有人用過。』蓋世仙翁道：『好極了，這五策正好送給今天的寶島。我讀過漢代趙曄所著的『吳越春秋』，書裏說：『勾踐歎曰：吾之覇矣，計然之謀也。』您纔是復國興邦的專家。今番務請出山，多給寶島普降福祉。何況當今領袖也是越人，而忠厚過之。』八戒道：『聽說范蠡辭官之後，在江蘇宜興地方開了紫沙壺的工廠，發了大財，也是閣下的主意。』計然道：『是啊！老范賣得太早了，要是留到現在賣到臺灣去，一把小茶壺就值好幾十萬呢！』。

八戒和蓋世仙翁道：『我們向玉帝推薦他，可謂得人。比趙公明强多了。現在咱們該找武聖關羽去了吧！』

要找關羽可不容易，他老人家的廟宇太多，誰也搞不清他倒是住在那一座廟裏。有幾座大廟裏好歹有他昔日的部下住着，代辦信徒的請求，絕大多數的關廟裏都是些孤魂野鬼佔着，騙點人間香火，有些兜得轉的，混得很是風光。八戒和蓋世仙翁費了不少事，終於在臺北民權東路找到了眞關公的住所。祇見一位長髯大漢——淡黃面皮。頭戴夫子盔，身穿綠袍金鎧——迎了出來。拱手道：『不知二位仙長駕到，有失遠迎，當面恕罪。』八戒和仙翁道：『小弟

等來得魯莽，尚請帝君海涵。』八戒心中懷疑，怕找錯了人，關公是出名的紅臉，今天怎麼變了白臉呢？而且一向追隨他的關平周倉也都不見了。豬八戒是個直性子的人，心有所疑，面上卽有所表。關公看透了八戒的心意，馬上說道：『天蓬元帥不必懷疑，末將（他不自稱本帝君，比編電視劇的人通得多了）昔年在人世之時，血壓高，脾氣壞，成神之後，心平氣和，火氣全消，故而面色正常，從前的舊部，文官如馬良、伊藉，武將如周倉、趙累、王甫、廖化，以及小兒關平、關興。全跟隨我多年，沒多大發展。我把他們全派了出去主持各地的關廟去了。祇有個遠代的裔孫『大刀關勝』因他曾跟隨宋江在梁山泊當過强盜，沒派他職務。聽說他在凡間瞎混，許多專做冒牌貨和盜印的商家都供着他，倒也混得不錯，天下萬事都有眞有假，想不到連俺關某也出了冒牌的！哈哈！』（筆者按：此事關公誤會了！關勝後任山東濟州守將，金兵南侵，敗不肯降，爲漢奸劉裕所害，是位忠臣。）

於是八戒和蓋世仙翁向關公婉轉說明來意，要請他暗中保護寶島。關羽道：『說起戰爭來，想當年我守荆州犯了兩面作戰的大忌，自愧並非良將。此後能以成神無非是上帝鑒我有一片赤膽忠心而已。與其叫我去保護那兒的居民，不如我把赤膽忠心分給那一千六百萬百姓。人人自强不息，萬衆一心，就是銅牆鐵壁。二位仙長以爲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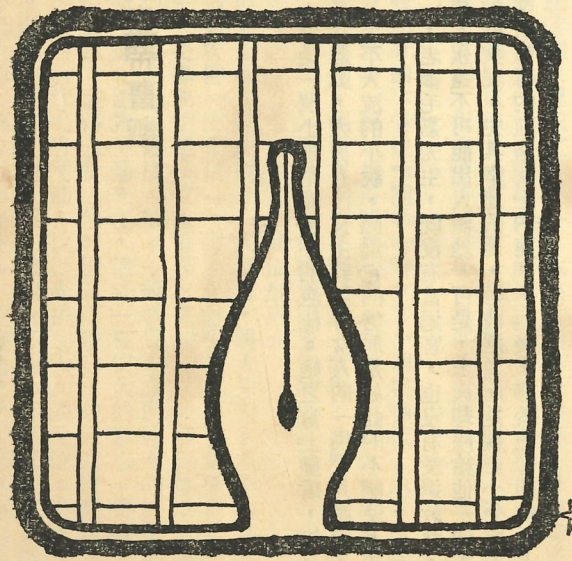
八戒和蓋世仙翁把訪問的經過情景，詳細的報告了玉帝。玉帝聽得不住的點頭稱善，說道：『據朕看來計然之策，關聖的赤膽忠心固然都是好的，更要請蓋卿叫你的徒弟寫篇文章勸勸大家，告訴他們以前錢來得容易，可以隨手而用，而今經濟復蘇之後，務必切記，諸事務須求節儉。爲國貯財，是第一要務。適逢正月，如果他們能明白這番道理，就是『福由自造，天助自助者。』

請您寫稿・寄給創作

才子不分貴賤，能者不計大小。我們歡迎有寫作能力的人，惠賜鴻文，以光篇幅。

三教九流皆有奇人，不問門戶唯才是敬。我們盼望惠賜高見，使本刊更充實、更完美。

賜教請函寄臺北市西藏路二五一巷八號二樓創作雜誌社



毛明悼

時代：三世紀三〇年代
其夫：曹魏帝國第二任皇帝曹叡
遭遇：强迫自殺

窮苦人家的女兒

毛明悼女士，是一個如假包換的皇后，也是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泡沫。她之當上皇后，以及後來糊裏糊塗被强迫灌下毒藥，不過一場宮廷遊戲，大男人沙文主義玩弄女人的一場平凡遊戲。如果它是一部小說，那可是一部七八流，甚至不入流的小說，因爲它的結局是如此的不能使人相信它會是眞的。

毛明悼女士，河內人（河南省沁陽縣），老爹毛嘉先生，既沒有當過官，也沒有受過教育，是一位當時社會上地位最卑微的車工，這種人永遠不可能出人頭地。可是，上天却賜給他一個大大的恩典，使他有一位體態輕盈，貌如天仙的女兒。尤其幸運的是，她被選進尙是親王（平原王）的曹叡先生的王府，這位曹叡，就是上文所報導的甄洛女士的兒子，他後來終於把母親的仇人郭女王女士幹掉。

毛明悼女士的美麗，使曹叡先生着迷。而曹叡先生的大老婆——正妃虞女士，却是世家的女兒，當然沒把毛明悼女士看到眼裏，毛明悼女士也從不敢想到有一天她會把王妃擠掉。然而，形勢比人强，機會突然敲門。二二七年，曹丕老爹逝世，曹叡先生登極，成爲曹魏帝國第二任皇帝

。依照正常情況，水漲船高，王妃順理成章的當然就是皇后。可是，不知道什麼緣故，可能曹叡先生早已屬意毛明悼女士，也可能曹叡先生要吊吊虞妃女士的胃口。對皇后人選，遲遲不肯宣佈。

虞妃女士當然火冒三丈，（跟甄洛女士當初火冒三丈一樣）。太皇太后卞老娘好心好意安慰她，教她忍耐，虞妃女士應該接受勸告纔對，因爲卞老娘掌握極大的權力。然而，禍從口出，虞妃女士也犯了甄洛女士當年憤不擇言的錯誤，她頂撞曰：『曹家有一種喜歡下賤的傳統，再也做不出光明正大的事。皇后不是隨便什麼人都可當的，對內要侍奉君王，對外要幫助君王治理國家，沒有好的開始，怎麼會有好的結局。』

當着和尙罵禿驢，她明顯的指出，娼妓出身的卞老娘『開始』時立了一個壞榜樣，以致歷代不能匡正。卞老娘一聽，氣得渾身發抖。曹叡先生爲祖母出氣，立刻下令——還好，倒沒有下令把虞妃女士處決，如果處決，本文女主角就成了她啦。而是下令把她逐回曹家的老窩鄴城（河南省臨漳縣），正式立毛明悼女士就位皇后。

毛明悼女士當了皇后後，一人得道，鷄犬升天。老爹毛嘉先生，跟着被封侯爵（博平侯），老弟毛曾先生也當上禁衞軍官（駙馬都尉）。毛嘉先生是一位粗線條，突如其來，砸到尊頭上的好運，使他手足失措，應接不暇。一般富貴人家所特有的排場和禮儀，一竅不通，這對毛嘉先生，造成一種很大的難堪。曹叡先生愛毛明悼女士，愛得入骨，他特別頒下聖旨，規定政府高級官員，必須經常的前往毛府拜訪，以提高岳父大人的地位。毛嘉先生接待這些顯赫的賓客，簡直不知道對自己稱呼什麼纔好。大概看戲臺上年紀大的人都自稱『老身』，他變而化之，就自稱『侯

身』，乃『侯爺之身』之意，雖然經過名人指點，不久就改正過來，但仍流傳官場，成爲譏笑他出身貧寒的話柄。可是，他閣下却福如東海，享了十年左右完整無缺的榮華富貴，於二三五年，壽終正寢。

被激怒的狗熊

老爹一死，女兒開始了厄運。蓋毛明悼女士年紀漸長，『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弛』，曹叡先生漸漸對她生厭，轉移對象，對另一位小老婆郭明元女士，也愛得入骨。毛明悼女士聰明絕頂，她知道她的時代已一去不返，也知道身家孤寒，毫無憑藉，唯一的憑藉就是丈夫的寵愛，而如今，這憑藉也已失去。她深自克制，不敢忌妒，不但不敢忌妒，也不敢表示一點不高興。最難的是，她不但不敢表示一點不高興，對丈夫跟別的女人亂搞，反而表示她非常高興。在我們介紹的皇后羣中，沒有一個漂亮的老奶，有這麼高的智慧和忍耐。毛明悼女士却有，目的祇在免禍。

然而，她仍不能免禍。

二三七年，毛嘉老爹死後第二年的一天，曹叡先生在他豪華的御花園裏，把郭明元女士以下的小老婆羣，包括十二級『良人』之下，以及還不够『級』的『才人』老奶在內。——假如每『級』祇有兩位老奶的話，至少也有三十多位美女。（柏老按：三十多位如花似玉投懷送抱，曹叡這小子要想腦筋清醒，恐怕很難）。全體有名位的美女都到齊啦，却祇缺正宮娘娘毛明悼女士。郭明元女士覺得不對勁，試探曰：『應該請皇后來參加纔是呀』。曹叡先生不聽毛明悼女士的名字，倒還罷了，一聽毛明悼女士的名字，面孔像鐵簾一樣，唰的一聲拉下來，不但一口拒絕，還下令任何人不准告訴皇后。

這麼一個大場面的狂歡園會，毛明悼女士又是皇宮之主，她不可能不知道。用不着通風報信，僅祇笙歌傳出，她也會探頭瞧瞧。第二天，她見了曹叡先生，啥都不敢說，而又不敢不說。如果閉口無言，怎麼，妳心裏藏奸呀。她祇好陪着笑臉，說一句應酬話，曰：『昨天園遊，很快樂吧。』

千載之下，我們都想不通這句話有啥不對。可是，曹叡先生這個惡棍，他的凶暴，使我們不能相信他就是那位『洛神賦』漂亮女主角甄洛女士生的。他像一隻被激怒了的狗熊一樣，暴跳起來，立卽把毛明悼女士左右的十餘位宮女，全部處斬，然後强迫毛明悼女士自殺。

嗚呼，這是一個晴天霹靂的巨變，事前沒有一點屠殺的跡象。貴爲皇后，親爲夫妻，在皇帝眼中，不過一隻螞蟻，說宰就宰，中國似乎一直保持着這種禽獸橫行之邦的傳統。老爹曹丕先生從曹叡不忍射殺幼鹿一事，推斷他懷有愛心，恐怕是瞎了眼，或者是掉進該小子的圈套。

皇后之死

王大懿

時代：三世紀四〇年代
其夫：東吳帝國第一任皇帝孫權
遭遇：憂死

大虎小虎

三世紀三國時代，除了以洛陽爲首都的曹魏帝國外，四川省還有一個以成都爲首都的蜀漢帝國；蜀漢帝國宮廷中，沒有我們要報導的故事，帝位僅祇傳了兩代的皇后和小老婆羣，全部都得到善終。長江以南，以建業（南京市）爲首都，有一個東吳帝國，東吳帝國宮廷，却一團混亂。這混亂跟他們第一任皇帝孫權先生太老，和在位太久有關。年紀太老容易昏聵，在位太久必然腐敗。

王大懿女士，瑯邪人（山東省諸城縣），史書上除了記載老爹名叫王盧九先生外，關於她的家世，沒有提及片紙隻字。祇知道她之能進入皇宮，是孫權先生向民間搜刮美麗處女時，被搜刮進去的。不過，她却是最幸運的，被搜刮進宮後不久，孫權先生這個前半截英雄，後半截狗熊的老淫棍，就看中了她。使她從默默無聞的普通宮女，竄昇到『夫人』高位。

——孫權先生本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地方軍閥，曹魏帝國第一任皇帝曹丕先生曾封他王爵。後來，孫權先生自稱皇帝，跟曹丕先生抗衡。他的宮廷最簡單明瞭，除了我們將在下篇介紹的潘句

章女士，活着的時候當過皇后外，他沒有大老婆，所有老婆一律都稱『夫人』，大家一般高低。王大懿女士也不例外，一直到她死了二十年之後，孫兒孫皓先生繼任第四任皇帝時，纔追封她這位祖母皇后頭銜。

孫權先生跟任何一個中國君王一樣，擁有美女如雲。他閣下跟另一位老奶步夫人，生有兩個女兒，長女孫魯斑，別名大虎。么女孫魯育，別名小虎。

——兩位女兒的名字，十分特殊。傳統上，中國女孩習慣用『淑』『靜』『貞』『美』等，尤如洋女孩習慣用『瑪麗』『伊利沙白』一樣。而孫家二女的名字，却叫『魯班』『魯育』『大虎』『小虎』，充滿了激情，連普通男孩子都很少這種叫法，說明老爹的寵愛和縱容。

孫大虎女士嫁給周瑜先生的兒子周循。周瑜先生是三世紀中國的名將，可惜短命，而周循先生不幸也跟着短命。她閣下就再嫁給另一位年輕的將領全琮先生，大家就稱她『全公主』。孫小虎女士嫁給朱然先生的兒子朱據，朱據先生也同樣短命，她就再嫁給劉纂，但大家仍稱她『朱公主』。

王大懿女士入宮後不久，生下男孩孫和，孫和小娃可能是孫權先生七個兒子中最具有才幹的一個。孫權先生最初立他的長子孫登當皇太子，可是，二四一年，孫登先生提前下世，這對孫權先生是一個極大的打擊，那年，他閣下六十歲，已屆高齡。而人一屆高齡，往往開始糊塗，再加上老年喪子，他就更加速糊塗。

百口莫辯

想當年，孫權先生十五歲，尚是娃兒時，繼承老哥孫策先生的割據事業，南征北戰，終於創立一個面積有三分之一歐洲那麼龐大的東吳帝國。當時東漢王朝宰相曹操先生（曹魏帝國第一任皇帝曹丕先生的爹）曾喟然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仲謀，孫權先生的別號），若劉景升（當

時荊州州長劉表先生的別號）之子，豬狗耳。』可看出孫權先生確實有一段英明蓋世的日子。可是他閣下當權太久，活得太久，（他當權四十五年，活到七十一歲才死）。一個人當權太久，活好處的時候，一命歸陰，他會留下最光輝的一頁。可是，天不保佑，偏偏使他拖到身敗名裂時，才伸腿瞪眼，怎不教人掩卷嘆息乎耶。

孫權先生正是這樣的半截英雄，他那種推誠佈公的宏厚胸襟，隨着歲月的無情增加，而逐漸消失，他開始猜忌、殺戮，和聽信讒言。

孫登先生是二四一年死的，次年（二四二），孫權老爹立孫和小子當皇太子，立刻引起一場宮廷鬪爭。這場鬪爭不發生在小老婆羣之間，而發生在小老婆跟女兒之間。蓋孫大虎女士把王大懿女士，恨入骨髓。極端行爲是有反射性的，王大懿女士對孫大虎女士的仇視，也在意料之中。

兩位女人間的這項樑子是怎麼結下的，史書上沒有交代。我們姑妄推測，可能跟孫大虎的娘親步夫人有關。問題是，阻擋步夫人登上皇后寶座的，是另一位對頭徐夫人，並不是王大懿，似乎也非因此。也可能並沒有基本衝突，偶爾一兩句言語不合，加上搖尾系統從中挑撥，雙方遂不可開交。反正，原因已無法追究，我們祇要知道兩人水火不相容就行啦。所以，孫權先生屢次要立王大懿女士當皇后，孫大虎女士都出面破壞。老爹對這位跋扈的女兒，痛愛得要命，言聽計從，連同床共枕漂亮美女的甜言蜜語，都抵不住女兒一句話。

孫大虎女士屢次打擊王大懿女士，屢次都大獲全勝。於是她考慮到，一旦老爹死掉，弟弟孫和上臺，王大懿女士勢必以皇太后之尊，高握權柄，咦，那就糟啦。爲了釜底抽薪，唯一的辦法是，把孫和先生的皇太子鬪垮。主意一定，就開始向老爹說弟弟的壞話。

二四五年，孫權先生臥病在床，身爲太子的孫和，前往孫策廟進香，爲老爹祈福祈壽。孫和先生妻子的叔父張休先生，就住在孫策廟附近。孫和先生進香已畢，順道去他家作一次拜訪。好啦，這就够啦，孫大虎女士射出暗箭，告老爹曰：『孫和根本沒有進廟焚香，而是去他岳叔家秘密討論你死後的大事。』又曰：『王大懿那婆娘，看參躺在床上，好不歡喜。當着你的面，她假裝愁眉苦臉。背着你，她可是有說有笑。我有人證，你要不要盤問一下。』嗚呼，在這種情勢下

柏楊專欄

鳥之死

出現的人證，敢說半個不字乎哉？孫權先生這個老渾賬，立刻蠢血沸騰，蠢血沸騰的結果是跟王大懿女士攤牌。史書上說，對她『屢責之』，王大懿女士百口莫辯。

人一旦到了『百口莫辯』的地步，就會被肯定爲犯罪。王大懿女士在被『屢責之』之下，突然間，在臥室暴卒。是服毒了歟？是上吊了歟？是被孫大虎女士派出殺手，了其殘生了歟？沒有人知道。史書上祇簡單的說她『憂死』，輕輕帶過。嗟夫，祇幾天時間，豈能『憂死』？宮廷『憂死』，就是謀殺。

一朵鮮花，平淡的登場，再平淡的砍折，來無聲，去無息。

——王大懿女士一死，孫大虎女士恐懼孫和老弟將來爲母報仇，更加緊陷害。到了二五〇年，終於把孫和先生拉下馬鞍，取消太子頭銜，貶成平民。一場夫妻父子殘害的悲劇，在這位驕橫女兒導演下，順利完成。

潘句章

時代：三世紀五〇年代
其夫：東吳帝國第一任皇帝孫權
遭遇：被宮女勒斃

仙女下凡

人類自草昧時代，逐漸走向文明，第一件事恐怕就是每人都開始有屬於自己的專用姓名。張得功就是張得功，王占標就是王占標，誰都不能把張得功叫王占標，也不能把王占標叫張得功。可是對一個女人而言，姓名却不過假象，似有似無，一點也不重要。

夫西洋老奶（包括日本老奶）結婚之後，『姓』被一刀砍掉，拋到陰山背後，無影無踪。『瑪麗·斯密斯』小姐嫁給『柏萊克』先生，她就成了『瑪麗·柏萊克』，原來的『姓』『斯密斯』，從此不見。古中國老奶，却恰恰相反，一刀砍掉的，不是『姓』，而是『名』。『張美麗』小姐嫁給『劉黑鍋』先生，她就成了『劉張氏』或『張氏』，原來的『名』——『美麗』，也從此不見。

古中國對女人流行砍名之術（對男人則流行砍姓之術），所以史書上出現太多的無名之女。皇后妃妾，往往祇剩下一個姓。在前面的若干篇幅裏，我們把她們的『尊號』或諡號，當作她們的『名』，爲的是使她們人格恢復完整，讀者老爺也容易記憶。像前篇的王大懿女士，事實上

祇知道她姓『王』，不知道她名啥，『大懿』不過是追封她的尊號。然而，現在却遇到一個難題，本文女主角的尊號祇是泛稱的『皇后』，沒有用以區別其他皇后的特別冠詞，這就不好下嘴矣。好在窮則變，變則通，傳統文化中，臭男人常以地名當作人名，表示榮耀。吾友袁世凱先生，河南省項城縣人，馬屁精遂把『世凱』砍掉，把『項城』接到屁股上，稱之爲『袁項城』。韓愈先生昌黎人，馬屁精則把『愈』砍掉，把『昌黎』接到屁股上，成了『韓昌黎』。本文女主角潘女士，我們稱之爲『潘句章』，實可發思古之幽情。

潘句章女士，會稽句章人（浙江省慈谿縣），老爹是一位我們不知道名字的小官，犯了點法，被政府處決，家產充公，潘句章女士跟她的姐姐，同時淪爲女奴，被囚禁在皇宮所屬，專門紡織皇家綢緞的工廠（織室）做工。

〔拾遺記〕上說，潘句章女士是江東（江蘇省南部及浙江省全部）絕色，同時罰做苦工的一百位女奴，都被她的美麗所震驚，稱她『仙女』；自顧形慚，不敢跟她接近。主管官員看在眼裏，知道蛟龍終非池中之物，急忙奏報孫權先生得知，（柏老按：這就是當大頭目的好處）。孫權先生沒有時間親去察看，就教畫師去畫她的肖像進呈。潘句章女士聰明非凡，對這個千載難逢的良機，緊緊抓住，她宣稱她不願當小老婆，並且以拒絕吃飯來抗議，實際上她却是爲的減肥，讓畫師把她苗條的倩影畫出來。孫權先生這個老色狼一瞧，七魂一齊出竅，手裏本來正拿着一個琥珀做的『如意』，精神一緊張，用力一敲，把那個價值連城的寶物，都敲成兩截，失聲曰：『果然是仙女，看她幽怨滿面時還這麼動人，一旦笑逐顏開，那可能要人的老命。』

從釣魚得到啓示

下一步可以預卜，一輛豪華的皇家專車，到皇家綢緞工廠（織室），把她接到皇宮，經過例行的床上節目，潘句章女士就從一個囚犯，高昇到『夫人』，而她姐姐也被釋放，另行婚配。孫

權先生愛她愛得發瘋，每每帶着她登臺遨遊，恣意享樂。有一次，歌舞酣飲，潘句章女士酩酊大醉，嘔吐到玉壺裏，侍女們拿到臺下洗滌，忽然發現玉壺中有一個指環，就順手掛到附近的石榴樹上。孫權先生認爲這是一樁神秘的喜事，就在原地再建一座高臺，名『榴環台』。

——中國傳統文化中充滿了心臟衰弱型的禁忌，所以，立刻就有人提醒孫權先生，『榴環台』者，『劉還台』也。位於四川省蜀漢帝國皇帝姓劉，正跟東吳帝國爭霸，豈不是個凶兆乎耶？孫權先生大爲皮緊，急忙改名『環榴台』。這個台早已化爲泥土，今天連名字也湮沒矣。

除了『環榴台』，還有『釣魚台』。這個釣魚台可不是河北省北載河的釣魚台，更不是臺灣省東北海域被日本人虎視眈眈的釣魚台，祇不過南京市長江岸邊的一座皇家遊樂場所。有一次，他們在那裏釣魚，釣出來一條大傢伙，孫權先生大喜。潘句章女士芳心一動，思量曰：『魚兒正慶幸牠得到食物，却不知正是陷阱。天下之事，有喜就有憂，曷有常乎？』從此深自警惕，更加小心，而她的寵榮，也就更蒸蒸日上。

最後，使她身價達到高峯，並固若金湯的，是她懷了身孕。她說，她做了一夢，夢見彷彿有人把一個龍頭交給她，這是一件大事，可是，她却有點不在乎似的，隨便找一塊舊布接住。這個夢是眞是假，祇有她自己知道，但既然她說出了口，而『龍』這玩藝，中國人對牠有過敏性的反應。事後有先見之明的星象學家，就下判斷：龍是皇帝的象徵，祇有龍頭，而無龍尾，表示耶穌釋迦、玉皇大帝聯席會議早已決定，該龍祇有開始，沒有結果。

到了二四三年，潘句章女士生下娃兒孫亮。

兩敗俱傷

潘句章女士生孫亮時，王大懿女士的兒子孫和，還是皇太子。在上篇中，讀者老爺對她們母子那場宮廷鬪爭中失敗的往事，一定記憶還新。

孫大虎女士的目標原來祇是庶母王大懿，等到王大懿女士倒下，孫大虎女士的目標，前已言之矣，轉向孫和。

然而，當時對孫和先生威脅最大的，還不是孫大虎女士，而是另一位弟弟孫霸，這位孫霸先生跟孫和先生同一位娘親。依常情常理，他應該幫助同胞哥哥，共抗危局。可是，政治無情，當皇帝總比當親王威風，他決心奪嫡。大臣全寄、吳安、孫奇、楊竺，一羣頭腦沸騰之輩，參加這個陰謀。而另一羣大臣陸遜、諸葛恪、吾粲、顧譚，則誓死擁護孫和，他們立場嚴正，認爲嫡子和庶子不可以改變，史蹟斑斑，凡改變嫡庶的，對國家一定產生不利的影響。這場窩裏鬪的混戰中，孫大虎女士當然不能幫助孫和，更不能幫助孫霸，因爲王大懿女士也是孫霸的娘親，孫霸將來也會爲母報仇。但孫大虎女士慶幸這場兄弟鬩牆，給她一個一網打盡的機會。她有她的手段，她不直接介入紛爭，却用盡方法，擴大他們之間的矛盾。使老爹孫權先生相信她是公正的，這樣纔可增加她說話的力量。

孫權先生耳朵裏，聽不完太子派的小報告，把孫霸先生攻擊得體無完膚。也聽不完親王派的小報告，把孫和先生也攻擊得一文不值。孫大虎女士則給二人下一個總評：沒有一個是好東西，誰都不配繼承老爹的寶座。

——孫霸先生跟他的搖尾系統，眞是一堆蠢豬。覆巢之下，安有完整的蛋？那個害死娘親王大懿女士的毒手，豈能允許王大懿的兒子，管你是哪一個兒子，當權乎耶？兄弟二人携手合作，尚不見得能够自保，却在已冒煙的炸彈上，自相殘殺。悲夫，利令人昏，權令人瘋。

孫權先生積煩積怨，於二五〇年突然爆發，下令把孫和囚禁。太子派激烈份子陸軍上將（驃騎將軍）朱據先生，宮廷秘書（尚書僕射）屈晃先生，每天自縛雙手，前往皇宮請願，要求釋放。無難兵團司令官（無難督）陳正先生，五營兵團司令官（五營督）陳象先生，也連上奏章，苦苦規勸。然而，萬衆一心向他兒子效忠，老爹不但不回心轉意，反而激起他變本加厲，（創業之初，危機四伏，他那種從善如流的恢弘氣度，已化爲烏有，權力能使人不復當年）。孫權先生不

承認自己錯誤，更用倒行逆施的手段，表示他的英明。於是，他下令把陳正、陳象二位先生斬首，斬首還不能消心頭之恨，還屠滅他們的家族。把屈晃、朱據二位先生傳到金鑾殿上，各打一百軍棍，（讀者老爺注意，這應是後來明王朝『廷杖』的鼻祖），然後再把屈晃先生貶爲平民，逐出政府。再把朱據先生貶爲新都郡（浙江省淳安縣）郡政府的秘書（丞）；朱據先生走到路上，孫權先生越想越有氣，（史書上沒有說明氣從何來，以及氣的啥）。下令就在中途處斬。然後，一不做，二不休，撤銷孫和皇太子的封號，貶爲小民，押解到故鄣（湖北省安吉縣）看管。

孫權先生對孫覇，要比對孫和更苛，命他自殺，把親王派的骨幹，內鬪高手楊竺先生砍頭，屍首拋入長江餵鼈。剩下的全寄、吳安、孫琦，全部誅殺。

變起肘腋

一片哭聲中，祇有一個人喜上眉梢，那就是孫大虎女士。兩個危險人物，和他們的集團，一夜間連根拔除，可以大大的喘口氣矣。但她不以獲得安全保障爲滿足，她還要進一步的揷手政權。這使我們想起紀元前二世紀五〇年代西漢王朝栗姬女士的故事。現在，歷史重演，王大懿女士就是栗姬，孫和先生就是劉榮，孫大虎女士就是館陶公主劉嫖，潘句章女士就是王娡，孫亮先生就是劉徹，全惠解女士就是陳嬌。

孫大虎女士傾心結納潘句章女士，潘句章女士早看出這位老奶威不可當，也巴不得能够成爲朋友。二人一拍卽合，孫大虎女士就把丈夫的侄兒全尙先生的女兒全惠解，許配給孫亮。當然不停的向老爹孫權先生推銷潘氏母子的賢淑孝順。老爹唯女兒的話是聽，就在該年（二五〇），立孫亮小子當皇太子，妻以夫貴，全惠解女士也成了太子妃。次年（二五一），母以子貴，更立潘句章女士當皇后——這是孫權先生有生之年唯一的一位正式皇后。

孫權先生已七十歲，孫亮小子不過九歲，潘句章女士的年紀，史書上沒有記載，依中國傳統

早婚風俗推測，她閣下被沒入官府做工之日，不會超過十七八歲，則當皇后時，不過二十五六歲，正像一枝待開的花朶，對一個女奴而言，自然喜出望外。她美麗絕倫，一帆風順，使她野心陡起。當了皇后後，她立刻控制宮廷的小老婆羣，手段嚴厲。當她完全掌握孫權老頭後，大批小老婆遭到不測，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袁夫人，東漢王朝煊赫一時的人物袁術先生的女兒，這使潘句章女士在宮廷中，迅速的培養出很多仇敵。

兩年後的二五二年，孫權先生害病。潘句章女士考慮到老傢伙萬一死亡的局面，她必須當一個具有絕對權力的皇太后，纔能保護她那年纔十一歲的兒子孫亮穩坐龍庭。就向宮廷機要秘書長（中書令）孫弘先生，查閱紀元前二世紀〇〇年代西漢王朝皇太后呂雉女士主持政府的故事。很顯然的，她想效法那位雄才大略的前輩，抓住權柄。

然而，想不到事情突然發生變化。〔三國志〕〈吳書〉上說，一些懷恨她的宦官宮女，趁她伺候孫權先生疲勞過度，伏案昏睡的時候，一擁而上，用繩子把她勒死，而立刻向孫權先生奏報：娘娘急病逝世。不過，紙當然是包不住火的，潘句章女士有她的忠心宦官宮女，而勒死的症狀，又很容易察出。孫權先生嚴加追究，六七個參與謀殺的傢伙，被逮處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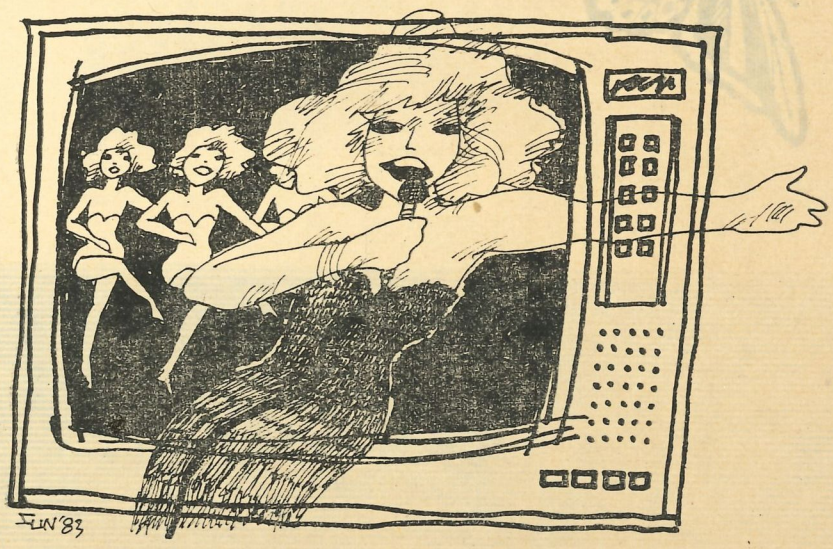
史學評論家胡三省先生，曾推測可能是政府重臣派出殺手，以阻止她閣下干預國家大事，他曰：『斯事也，實吳用事之臣所爲也，潘后欲求稱制，左右小人，當相與從之，安有不勝其虐而縊殺之之理。』這當然有可能，但柏楊先生並不排除『不勝其虐而縊殺』，胡三省先生把人性看得太輕，『不勝其虐』的結果，當然可能反擊。同時，胡三省先生把『用事之臣』看得太高，在現實政治裏，無論他是政治家也好，政客也好，沒有人敢把刀鋒伸向正得寵的皇后。既有六七個兇手被捕，不可避免的必有苦刑拷打，什麼口供都出來矣。

然而，到底內幕如何？千年之後，更無法判斷。祇有一點是確定的，這是一樁謀殺，事起倉促。潘句章女士從女奴而小老婆，從小老婆而皇后，千辛萬苦，却祇不過當了兩年皇后，年紀不會超過三十歲。我們爲她的橫死悲，也爲那些被她迫害的寃魂喜。嗟夫。

由電視節目製作人和主持人
文從道・陳月卿聯合執筆
深入採訪生動描述
配合珍貴的彩色圖片
下期起在本刊隆重推出

電視台幾個值得談談的問題

唐魯孫文
凌明聲圖



近年來三家電視臺在營業上的競爭日趨白熱化，我們一些以看電視打發歲月的老頭子們，話題也就跟着增多起來，前兩天跟倪、許兩位老友吃完晚飯，一邊喝茶聊天，一邊看電視節目，倪君說：『你從前幹過抽樣調查工作，現在報紙上一來就提到電視臺的收視率，到底靠得住靠不住？』我說在臺灣目前談收視率，不外抽樣調查、電話訪問幾種方法，記得當年高禩錦先生主持生產力中心時，雖舉辦過一次抽樣研究訓練班，從美國哈佛大學請了兩位專家學者來講授調查方法，最後結論是首先認清調查的對象，抽樣要廣而博纔能够正確，當年菸酒公賣局就曾經舉行過幾次市場銷售調查，方法年有改進，對於產銷配運，頗著實效，也博得各界好評，現在電視臺各種節目收視率，對於電視臺的業務展拓，關係至深且鉅，這項工作關係興革大計，千萬不可掉以輕心，假手他人，應當自己成立專門機構，深入探討，節目、地區、人手還要隨時掉換，以免日久養成主觀習性，影響實際正確性，用最笨的方法，按電話簿分類去徵詢，雖然繁瑣費時，倒能收到眞實效果，美國哈佛大學倍克教授曾經說過：『抽樣用最笨的方法，也就是最有效最正確的方法。』這句話眞正值得我們深思，您以爲如何？兩位老兄咸表贊同。

節目的取捨——三家電視臺都在努力求新求變，並曾經邀請專家學者、製作人、主持人、編審、導播共集一堂，研商探討，許老兄認爲這樣一集思廣益，將來觀衆自然又有耳福眼福了，可是等個半年節目依然，並沒有變出新花樣來，殊深詫怪，想想跟我討論討論其故安在？我說：衆志成城這句話固是不錯，可是中國人是愛面子的民族，不管是慕名而來謀面，或是點頭之交、刎頸舊友，在這種不辨賢愚的場合，不管您有什麼高明點子，突破瓶頸的仙丹妙藥，一些高明之士，都明白明哲保身的道理，誰也不願意，在大庭廣衆之間，甘冒大不諱，說長論短，指斥別人是非，說出自己高見來，碰上在座有火爆脾氣朋友，當場翻了臉，就是說兩句不三不四的話，豈不是自討沒趣嗎？所以這種討論會，開上十次八次，也得不到什麼預期效果，如果眞正想把節目做好，必須在社會各階層，找幾位眞知卓見的朋友，登門求教，促膝深淡，把心裏想說的話，一古腦說出來，然後依據本身內在外在環境，針對缺失，加以研擬改進，這比聚衆一堂，盛會宏開，

所收效果要實際的多呢！

我們要知道電視機的電鈕，是操在觀衆手裏的，買一架電視機目的在娛樂消遣的居十之八九，爲求新知而買電視機的恐怕百不得一，所以我們做節目的時候，要多多給觀衆設想，千萬不要一味的求其在我，而隨時隨刻要有我爲人人的想法，因爲觀衆不想看自己不愛看的節目，電鈕一轉，甲臺就到乙臺了，去年看到晚九點三臺聯播節目，取材比較刻板，大家索性關閉電源，起身洗澡，半小時正好是洗澡時間，所幸這兩個月這一階段時間漸漸有所改善趨向趣味化，纔免於洗澡時間之譏了。當然電視臺任何節目，小則有益個人身心，大則鼓舞民心士氣，有益國家民族的含意在內，如果楞要把前一時段，說是社教時間，做些硬綳綳的社教節目，楞招鵝脖讓你看，不但減低了大家收視興趣，甚至招致人們不愉快心理，那是最失策的方法，這一點不但我們三人同心，證之別的朋友，莫不皆然。

男女影歌星近來紛紛製作專輯，一時蔚爲風尙，不但在臺灣做，甚至跑到香港、日本去做，她們和他們爲了爭取知名度，想盡花招，製作專集原是無可厚非的，不過我們三個老朽最不贊成大家一窩蜂出專輯，而電視臺也跟着推波助瀾，我們曾經跟幾位常看電視的朋友討教過，也是搖頭的多，點頭的少，拿事實來證明，大牌紅歌星如崔苔菁的夜來香，聽說播滿一季十三集，就要結束，這就是北平有一句土話：『王八拉車，有前勁沒後勁』。這當然是與收視率有關，這種現象，儘管崔大媽使出渾身解數，在舞臺上又蹦又跳，唱得聲嘶力竭，無奈這種個人秀太多，觀衆牛排大餐吃膩了，自然想換換口味啦！現在大家還在攪盡腦汁搶着出專輯，凡事都是久則生厭，過不了半年，專輯就沒有人要看了，您若不信，等着瞧吧！

談到片頭字幕問題——好像錯字別字越來越多，有一位小學五年級的小朋友，他的文理倒還通順，就是別字太多，問他原因，他說電視上字幕就是這麼寫的嗎？想不到電視上的別字錯字影響到下一代，我們是不是應當切切實實注意改善，以免禍延下一代呢！電視新聞——知識份子，什麼節目不看，電視新聞比報紙新聞快速，大概沒有不看的，三家電視臺對於重要新聞，雖然各出奇招，努力爭取觀衆，可是有些取材方面，獨有一種不痛不癢的感覺，例如政府要員延賓會客

，機場裏送往迎來，大小會議要員的致詞亮相，在記者先生們或許認爲則是必不可少的鏡頭，可是電視機前觀衆，十有八九覺得其味缺缺。有時一件新聞早中晚三次時間，一字不改，重播三次，尤其午夜收播新聞，大家耗到午夜，就是想聽聽今天遲到的新聞，誰知冷飯熱炒，極少有當天前兩次沒播過的新聞。國外新聞，因爲新聞來源彼此相同，畫面也就重複，可是國內新聞，有時的光線角度畫面，也很少有差異，這就令人不解了。

節目的安排——倪、許兩老跟筆者都是一品大閑人，自從臺視於那年國慶日首映，一直到現在，可以說天天看電視，從未缺席，而且不擇精粗，不論好壞，年深日久，留心觀察，對於男女老幼，那些人喜歡看那些節目，多少知道個大概，照理說中學生應當是看電視最多的一類觀衆，但一分析統計，敢情並不盡然，家裏管教嚴的父母，小孩從小學四年功課一增多，大半家長對於子女看電視，就有節制了，一則是怕躭誤功課，二則是整天膩在電視機前，怕看壞了眼睛，等到上初中，有的家庭恐怕小孩考不上高中，甚至於不准小孩看電視，等考取高中或上到專科大學，家裏管的雖然放鬆，可是自己功課已經壓得喘不過氣來，那有閑心去看電視，有些不求上進的學生，高中還沒畢業，已經放浪形骸，私生活多彩多姿，夾七雜八的外務，忙得暈頭轉向，那有時間去看電視，更有些自命不凡的學生，連國片都懶得看，對於電視節目，認爲多數都是迎合小市民低級趣味的，更不屑一顧了。至於狄司克維也納時間、舞蹈音樂節目，雖然有些學生欣賞，究爲少數中少數，觀衆太少，所以廣告業績不彰了，祇好鞠躬下臺。

有一位電視電影雙棲的導演跟我說過：『電視也好，電影也罷，基本目的是「錢」，我們祇要抓住多數觀衆，節目廣告滿檔，票房業績滿堂，鈔票滾滾而來，纔是投資者最終目的呢！至於一些知識份子，談理論、講劇情、考訂服飾、研究史實，一切都合乎標準，可是賺不到鈔票，一切豈不都是瞎掰。』如果在商言商，這些話你能說他的話不對嗎？最近香港電視劇一個接一個，在臺灣電視臺放映，雖然我們的電視劇藝人員有反對聲浪，跟着韓國影劇也要在我們電視臺插上一脚，平劇打姪上墳陳大官有一句話，『成人還要我自成人』，我想現在是我們三復斯言、力求振作的時候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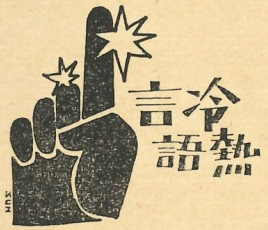
閒話面子

吳言

面子是一個很微妙的話題，談得深入了怕刺傷人家面皮，大家面面相覷，談得膚淺了又怕不能鞭辟入裏，惹得人家掩面看笑話，最好的閒話面子是採中庸之道，『沾衣不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帶點『風』言『風』語，也有些山面俱到——所以啊，讀者老爺，老編先生，下次您對本人的大作（所以稱大作不稱蕪文是自顧面子也），有所微詞批評，請謹記上開原則——忠厚留餘，說不定我一時高興，請您上館子，那您不是面子、裏子都有了？我也高興，您又實惠，何樂而不爲？

話說本人又不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又何必在乎面子？這可就錯了，正因爲『灰頭土臉』纔需要硬撐面子，何況正值慕少艾的年紀，這年頭『佛要金裝，人要衣裝』，要找個『芙蓉如面柳如腰』的俏小妞，手面不濶，顏面不整，門面不佳，豈不要讓人家覺得您『面目可憎，語言乏味』，不要說鼻子碰鼻子了，恐怕連『面對面』的機會都沒有，春風如何吻上您的臉？您看人家讀者老爺、小姐們請老編轉來的信都一律稱讚：文章眞妙，而老編先生從來不加一句按語：字體眞醜，這副『要臉給臉』作風，難怪我的文章一出爐，就迫不及待往老編身上一面倒的投懷送抱。當然轉來的信件中有些顧及面子的或顏面較嫩的『未曾留下地址』，所以我也無暇、無法一一作覆，不能面面俱到之處，還請鑒諒，且讓我說句門面話：多謝賞臉！

談到面子，假如您做過拉皮整形手術，請您就此打住不要往下看，倒不是我嫌您未曾以眞面目示人，而是『人心隔肚皮』已經很難溝通了，您偏又蒙上一層假面皮，更難回饋，這在大衆傳播學上構成雙重阻礙，萬一我的文章中使您有所誤解，大家扯破臉皮不好相見，所以言之在先，也是好意。



面子撐持的只是一張薄薄的『自我』(ego)，每個人都張着臉皮做人，女士們大焉者喜歡隆鼻、拉皮，做明星臉、割雙眼皮，在面子上做足功夫，小焉者不外化粧、撲粉、描眼線、塗眼影，在容顏上用盡心思，其實目的一也：不外藉助『Make up』做『女爲悅己者容』的工作，她們肯花大資本做『小投資』（顏面不過尺寸之地），當然各有目的，有的是『天生麗質難自棄』，希望『蜜斯佛陀』的補妝能使她們『迷死佛陀』兼『醉死上帝』。有『中西合璧』之美；有的是『却嫌脂粉汚顏色』，微勻雙腮，淡掃蛾眉祇是爲了上班的禮貌；更有一種『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夜生活女人，濃妝艷抹，祇爲了『放長線釣大魚』——古稱『釣金龜』，俗稱『釣凱子』，別稱『抓大頭』——那就是不要『面子』（臉），祇要『裏子』（錢）了。

男士們要臉的動機更複雜，有的人是爲了維繫可憐的自尊在死要面子活受罪，有的人是爲了張揚可鄙的自傲在打腫臉皮充胖子，以『儒林外史』我們吳家敬梓老先生的書中就可以指出前開例子，前者是每天泡茶館的旗人，明明家道中落，偏要維持上茶館的貴族傳統，十足展現落魄戶的悲哀；後者是范進中舉這一段的描述，一朝猝發，如癲如癡，充分顯露暴發戶的可憐。其實也不用上古書找成例，眼前身後，左鄰右舍，您也可以發現許許多多『樹小牆新畫不古』的暴發戶心態——一套二十五史擺在客廳充殼子，一部賓士車在街上裝幌子，行色匆匆，腹笥空空，大腹便便，大言炎炎！您更可以發現許許多多『昔日王謝堂前燕』的落魄戶心理——餐廳中擺着裝茶水的洋酒瓶，客廳上掛着近乎眞的贋字畫，閒話當年，夢迴以往，誇耀祖宗，虛張門楣；可見這『面子』一道還是傳統文化中頗難去除的觀念，許多小姐在婚事上高不成低不就，許多先生在就業上低不就高不成，一言以蔽之，拉不下面皮而已，我是博士豈能『下嫁』學士？我是『學士』

豈能『委身』工友，其實這種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心理，往往是挫折感的由來，請千萬別祇顧『顧影自憐』死握那虛浮的影子，脚踏實地的處理面子的問題吧！世界上沒有一張面皮是『傅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沒有一具臉蛋是『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不要輕信宋玉那『登徒子』的鬼話，請謹記八字眞言：『面子將就，裏子務實』，保證受益無窮。

論面子，中國人眞是『雙面夏娃』，這話怎講？您看，在熟人面前，大家揖讓而升，拱手而敬，尊卑長幼，入席有序，搶賬惠鈔，面子做得十足『禮義之邦』的樣子；在生人面前，大家你推我擠，排隊搶座，蛇行爭道，臉紅耳赤，馬不知臉長一副『蠻貊之邦』的嘴臉；五倫在面子的衝擊下，幾乎成爲幫凶，父子之倫變成溺愛不明，夫妻之倫變成裙帶夤緣，兄弟之倫變成胳膊朝內，朋友之倫變成結黨營私……難怪有人要大聲疾呼第六倫，不然如果自囿於面子、人情，到現在還死守『狀元及第』門楣上的面子，說些『久仰、託福、幸會、賞光』之類的門面話，做些『不看僧面看佛面』的傻事，這現代社會的眞正來臨，還不知何時。

我們國人的死要面子也非一朝一夕了，人家有電腦，有人會說〇與一之間，易經早已闡明；人家有火箭，有人會說，火藥冲天炮，我人早已玩膩，其實重要的不是『古已有之』，而是『而今安在』？我要指出的一項『古已有之，於今爲烈』的現象就是『面子』問題，有頭有臉的人物，推薦沒頭沒臉的小角色，往往連這個人的斤兩，臉面都未確知，只着重自己的斤兩，自己的臉面，如果『八行一通』換得對方『閒話一句』，這一來一往就是『面子上罩得住』，否則就是『面子上掛不住』，這種心態，就如同女人『二段式化粧』，祇在面龐上求其光可鑑人，脖子以下不堪聞問。人家也許表面上讚您眞有面子，骨子裏却嗤之以鼻，

所以，有資格寫八行書的人士跟有資格化粧的女士請小心了。

請不要太相信人家的面子。曹阿瞞就是相信黃蓋爲周瑜毒打，『蓋』不住老臉而投降，以致八十萬大軍付之東流，孫仲謀就是因爲喬國舅相信了劉皇叔給他的面子，以致賠了夫人又折兵，如果您眞喜歡『八面威風』，那就請效法狄青智取崑崙關，戴個面具衝鋒陷陣，爲國家爭面子，或者效法北齊蘭陵王戴個面具做個新『破陣樂』，爲民族譜心聲，相信社會的回報，會給您十足的面子。如果您眞在意『八面玲瓏』，那就請翻翻『滑稽列傳』，學學淳于髡，優孟的『微言幾諫』，既不傷人家面子，又達成預期效果，再不濟也要像鄒忌諫齊王，將自己的『臉面』與徐公的『臉面』對比，使對方徹悟，這纔是談面子的最高竿，千萬不要以大欺小耍『八面威風』，以小詔上效『八面玲瓏』，否則一旦勢窮力竭，恐怕『無顏見江東父老』，貽笑大方哩！

看霸王戲，敬霸王酒的人是死要面子中最低桿的，不給我人情票，我沒面子，給了我人情票我又中途離席，眞不知是何心態？不喝我敬的酒，就請吃我的刀子，眞不知是何邏輯？就跟有些女士化了二個鐘頭的粧，只是爲了出席一個十分鐘的會一般，沒抓到重點，白要臉面還令人生氣，所以您如果低桿一點，請學學『三日入厨房，洗手作羹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保證您在小心翼翼的伺候人家臉色下不會有失面子，如果您高桿一些，請不用顧慮什麼面子問題，效毛遂自薦，脫穎而出，馮諼彈鋏，市義而歸，不爭一時面子却可爭千秋美名！

奉勸各位如眞對面子大感興趣，請欣賞國劇臉譜去，千萬請勿不要臉到蒙面搶銀行，一旦東窗事發，那纔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不但自己沒面子，父母的臉皮都刮光了，所以爲人請不要太講究面子，也不能太不要面子，請謹記中庸之道，則和風細雨，面子也有了，裏子也有了。對了，如果您願意面對面詳談面子，只要我請客，您付賬，我一定賞臉準時赴約，提早離席（避免付賬也），朋友，可願與吳言有一面之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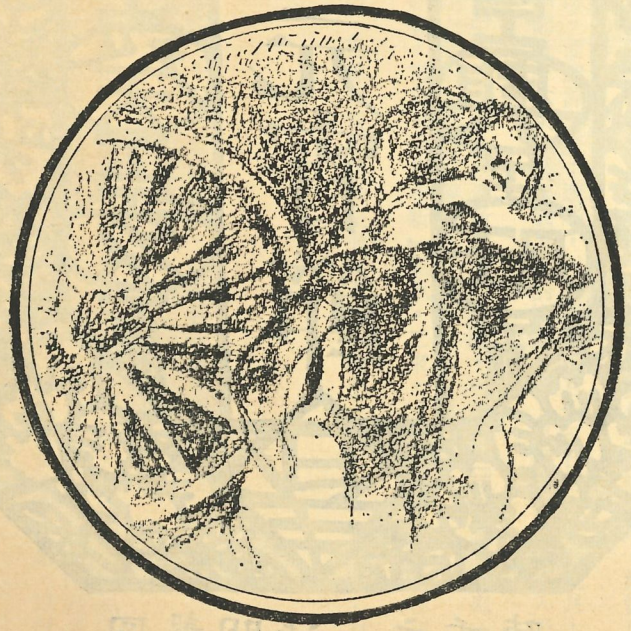
旅日名報人
李嘉先生精譯
海涅的名詩
下期隆重推出

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1856）是近代最偉大的抒情詩人之一。他早期曾熱衷於浪漫派，但德國人雖稱他爲浪漫派最後的騎士；但他在各國所造成的廣泛影響，也逐漸使質樸尖銳的寫實之風，逐漸替代了末期的浪漫主義。他的名聲雖大，但一生困窮坎坷，我們可以想見在他樸素的詩語和淡泊的意象裏所蘊藏的悲苦精神，而產生告白式的動人效果。

在他的詩篇中，我們幾乎可以發現全部中世紀最浪漫動人的傳說，而『北海』組詩韻節鏗鏘，如波濤般壯濶，富於陽剛之美，收於他初期的『詩集』（Gedichte）新版中；我們似聽到激潮時的澎湃，也聽到退潮時沙與浪沫的嗚咽低泣。爲使本刊讀者孺慕其詩中迴盪的情節與悲喜，特約請翻譯名家名報人李嘉先生譯出『北海』及多篇組詩，自下期起陸續披介。

臺灣推理小說第一人
林佛兒著
島嶼謀殺案
下期推出

林佛兒說：推理小說是一種生命的胎記，它深入社會，批判現實，像撩撥生命之弦的一隻手，輕輕地，輕輕地觸動着人類心靈的深處。本刊下期推出他的巨著，請讀者拭目以待。



陳香文・凌明聲圖

政府頒布每年的元宵節爲觀光節，意義的確深長。蓋元宵節熠耀着中華文化的傳統光輝，最能反映出我們多采多姿的民族風尙。

元宵節，原稱上元節，至宋初始更改。而起源於唐；唐時，以每年的正月十五日爲上元，七月十五日爲中元，十月十五日爲下元。這三個節日，本來都是宮庭選定的娛樂日子，但嗣後却逐漸傳入民間，蔚成普遍的習俗。

傳入民間以後，除了下元比較冷清；中元因有道教、佛教附會以拜醮，『普渡亡魂、施食餓鬼』，另具一種陰森的熱鬧而外；就中，可謂上元的活動最有聲有色。

在長期的農業社會中，一來，由於新春，富有『除舊布新』氣氛。二來，又加上農閑，娛樂範圍遂不時競相擴大。

上元節的改稱元宵節，另有一個主因，乃係以娛樂活動全從白天移至晚上。『元』，指上元；『宵』，卽夜晚。

放夜・登高

『漢志』說：『執金吾掌禁夜行，唯正月十五，勅許弛禁，前後各一日，謂之放夜。』

『西京雜記』說：『元夕，燃九華燈於南山上，照見九里。』

『劉向外傳』說：『上元夜，人皆遊賞，向獨在家讀書。太乙神以青藜照向。』

『拾遺記』說：『劉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扶藜杖入閣，於杖端吹火照向，具說開闢以前之事。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欲去，問姓名；答曰：我乃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遂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以授之。』

顯然，『拾遺記』是將『劉向外傳』的末句，再添油添醬予以神話化的。『卯金之子』，隱喻劉

氏。但這種手法，自來多得俯拾皆是。

『歲時記』說：『上元，貴戚以黃柑相遺，謂之傳柑。』

惟獨後趙的石虎及隋的楊堅，則喜歡在上元日登高。

『鄴中記』說：『建武四年，太祖率僚屬登高，盡一日之興。』

『隋書』說：『開皇七年正月十五日，文帝與近臣登高。』

膏粥祭門

隋以後，民間則有祭門的習俗。雖不知始自何年何月，而却分明起於荆楚吳越。

『玉燭寶典』說：『正月十五，作膏糜以祠門戶。』

『荆楚記』說：『正月望日祭門，先以柳枝插門，隨柳枝所指，以酒醋飲食及豆粥，插箸以祭之。』

爲什麼須祭門？相傳：是爲了求蠶絲豐收。不過，也同樣是可發一噱的神話。

『異苑』說：『正月半作白粥泛膏，於門以祭神，令蠶桑百倍。』

『齊諧記』說：『正月半，有神降陳氏之宅，云是蠶室。謂若能見祭，當令蠶桑百倍。』

『續齊諧記』的相類紀載，描寫得更其活靈活現，說：『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東南角，舉手招成；成往就之。』婦曰：此地是君蠶室，我卽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以祭我，當令君蠶桑百倍。言訖而去，遂失所在。翌年，成如言爲作膏粥，祭畢塗於門。自此而後，年年大得蠶。』

卜繭・卜紫姑

『玉燭寶典』說：『洛陽人家，造火蛾兒，食玉梁糕，以娛上元。』

『火蛾兒』與『玉梁糕』，製法都無可考。此外，上元還有卜繭、卜紫姑的民俗。

『異苑』說：『上元日，都下人造麵繭，書官品於紙簽或竹木片，置之韜中，各探取之，以卜高下。』

所謂『官品』，卽官秩，是讀書人的玩意。亦有稱『卜繭』爲繭卜的，祇占禍福，則是一般人的玩意。

『合璧』說：『里俗，上元以米粉爲繭，細書吉語其中，以占一歲禍福，謂之繭卜。』

這種『繭卜』，至宋猶盛行，所以，楊萬里有詩說：『心知繭卜未必然，醉中卜得喜欲顛。』

『荆楚記』說：『元月望夕，迎紫姑神以卜。』又說：『紫姑，本人家妾，爲大婦所逐，元夕死。故世人作其形於厠以迎之。卜云：子胥不在，曹夫已行，小姑可出。子胥，猪也；曹夫，姑也。』

『卜紫姑』，到中唐竟變成賽紫姑。李商隱在『正月十五夜』詩中，有句說：『身閑不睹中興盛，羞逐鄉人賽紫姑。』

『玉燭寶典』說：『紫姑姓何名媚，字麗娘，壽陽李景之妾，不容於嫡，常役以穢事，於正月十五日，感憤而死。故世人以是作其形，夜於厠間或猪闌邊迎之，以問休咎，如扶乩然。亦謂之坑三姑。』

所謂『坑三姑』，臺灣沿閩南俗，稱爲觀三姑。

『顯異錄』說：『紫姑，萊陽人，姓何名媚，字麗卿。壽陽李景納爲妾，爲大婦曹氏所嫉，正月十五夜，陰殺之於厠間；上帝憫之，命爲厠神。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於厠間迎祝，以卜衆事。』

『萊陽』，今山東縣名，原屬登州府；『壽陽』，今山西縣名，原屬平定州。

但蘇東坡在『子姑神記』中，則稱『紫姑』爲子姑（紫、子同音），且謂不止一人，傳說亦有出入。他說：『何媚知書能文，爲伶人婦。唐垂拱中，壽陽刺史害其夫，納爲妾，爲其妻妬殺於厠間；天使直其寃，使有所職於人間。蓋世所謂子姑神者甚衆，未有如媚之卓然者也。』

民間傳說，有趣的就是往往似同非同。甚至於有風馬牛不相及而竟張冠李戴的。

角觝戲

正月十五日表演角觝戲，卽貫跤，也是現時所謂摔角。隋以前就有，惟並非年年舉行。張衡在『西京賦』中所說的：『臨廻望之廣場，程角觝之妙戲。』指的就是這回事。

『漢書』武帝紀說：『元封三年春望日，作角觝戲，三百里內皆來觀。』可是，至隋，竟變成民間的角力競賽了，年年舉行。而且，還是化裝的，從競技趨流爲跡近胡鬧的娛樂。所以，柳彧纔建議要取締。

『隋書』柳彧傳說：『都邑百姓，每於正月十五日，作角觝戲。人戴獸面，男爲女服，竭資破產，請禁斷之。』

而其實，何止角觝戲，還有雜耍。

『夢華錄』說：『上元，都城御街兩廊，歌舞百戲，擊丸蹴鞠，踏索上竿。』

火樹銀花

談起元宵，總要提到燈；好像沒有燈，元宵就不成其爲元宵似的。而事實上，元宵的燈，是入唐以後纔逐漸興盛的。

『史記』樂書說：『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乙甘泉。昏時夜祠，到明而終。』而『初學記』於註中則說：『今人正月望日，夜遊觀燈，是其遺迹。』

這也就是說，『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乙甘泉』，係『夜遊觀燈』的沿襲。『正月上辛』，卽正月初八日；『太乙』，乃北極大星；『甘泉』，是宮名。

『雍洛靈異小錄』說：『唐朝正月十五夜，許三夜夜行，其寺觀街巷，燈明若晝，山棚高十餘丈。神龍之後，嚴飾士女，無不夜遊，車馬塞路，有足不躡地，浮行至數十步者。』

開元、天寶四十餘年間，固然昇平無事；但上元夜的街巷，如何會使車馬塞路而致行人足不躡地？又如何能接連狂歡三夜？這些，『唐書』有一段紀載。

『唐書』說：『明皇先天二年（按：也卽開元元年）、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夜，于京安福門外，作燈輪高二十丈，衣以錦繡，飾以金銀，燃五萬盞燈，竪之如花樹。宮女千數，衣羅衣，曳錦繡，耀珠翠，施香粉。妙簡長安，萬年少女婦千餘人，衣服花釵，婢子亦稱是，于燈輪下踏歌三日。歡樂之極，未始有也。』

『明皇雜錄』也說：『上都東京，遇正月望，夜移上陽宮，大陳燈彩，設庭燎，自禁中至殿庭，皆設蠟炬，連續不斷……。結創繪綵燈樓二十間，高一百五十尺，懸珠玉金銀，微風一至，鏘然成韻，其燈爲龍鳳虎豹之狀。』

像這樣鋪張的場面，旣極盡聲色歡娛的能事，且燈市如晝，金吾弛禁，自然會車馬塞路，行人足不躡地了。

『唐新語』說：『當時文士賦詩紀其盛者，不下數百人；惟蘇味道、郭利貞、崔液三人，所作爲絕唱。』

賦詩紀盛

『唐新語』所提詠詩最佳的三人，除蘇味道之詩，被後人選入『千家詩』，因而流傳至今；其他二人之詩，則實皆難得一讀。現在，爰從各人集中迻介於左，俾資欣賞，並佐證當時的盛況。

蘇味道的詩，題爲『正月十五夜』，詩說：『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伎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蘇味道，欒城人。擢進士第，累官鳳閣侍郎。

郭利貞的詩，題爲『上元』，詩說：『九陌連燈影，千門度月華。傾城出寶騎，匝路轉香車。爛熳惟愁曉，周游不問家。更逢清管發，處處落梅花。』

——郭利貞，西河人。神龍中爲吏部員外郎。

崔液的詩，題爲『上元夜六首』，詩說：『玉漏銀壺且莫催，鐵關金鎖徹明開。誰家見月能閑坐，何處聞燈不看來（其一）。神燈佛火百輪張，刻像圖形七寶裝。影裏如聞金口說，空中似散玉毫光（其二）。今年春色勝常年，此夜風光最可憐。鳩鵲樓前新月滿，鳳皇臺上寶燈燃（其三）。金勒銀鞍控紫騮，玉輪珠幰駕青牛。驂驔始散東城曲，倏忽還來南陌頭（其四）。公子王孫意氣驕，不論相識也相邀。最憐長袖風前弱，更賞新弦暗裏調（其五）。星移漢轉月將徵，露灑煙飄燈漸稀。猶惜路傍歌舞處，躊躇相顧不能歸（其六）。』

——崔液，定州人。擢進士第，官至殿中侍御史。

燈光人影

還有幾則拉雜的紀載，也頗能襯托出當時的盛況。

『輦下記』說：『上御安福門觀燈，令朝士能爲文者百餘，賦詩踏歌，聲調入雲。』

『太平廣記』說：『明皇移仗上陽宮，所構綵樓三十餘間，金翠珠玉間厠其內。以燈爲龍鳳虎豹騰擲之狀。葉法善言：西凉府燈，亦亞於此。』

『夢華錄』說：『元宵，宣德樓以綵結山上，書神仙故事，各有綵結金書大牌。』

『開元遺事』說：『楊國忠子弟，上元夜各有千炬燭圍。』

『影燈記』說：『明皇於長春殿張臨光宴。白露轉花、黃龍吐水、金鳧、銀燕、浮光洞、攢星閣，皆燈名也。奏月分光曲。』又說：『撒闐江錦荔枝千萬顆，令宮人爭拾，多者賞以紅圈帔、綠暈衫

。』

『幽怪錄』說：『正月望日，帝問葉天師：何處極麗？對曰：無踰廣陵。帝曰：何術觀之？師曰：可。俄而虹橋起殿前，帝步而上，俄頃至廣陵，士女皆仰望，曰：仙人現五色雲中。帝喜，勅伶官奏霓裳羽衣曲。』

『燈綵拾遺』說：『元宵，洛陽人家以燈影多者爲上。其相勝之詞，曰：千影萬影。又各家造郎君芋，食之宜男。』

『楊氏外傳』說：『開元十載上元，楊家五宅夜遊，與廣寧公主騎從爭西門市。楊氏奴鞭公主衣；公主墮馬。上令決楊氏奴，駙馬停官。』

觀鰲山

及宋，上元創爲五夜燈，並正式改稱元宵節。

『翼貽謀錄』說：『乾德五年正月，詔曰：上元燈舊止三夜，今區宇人安，方當年穀之豐登，宜縱民之行樂，更增十七、十八兩夜燈，槩稱元宵節。』

『容齋隨筆』說：『西京正月十五前後各一日看燈，宋增爲五夜。俗言：錢忠懿納土進錢買兩夜，遂展至十七、十八。』

『錢忠懿』，指錢俶，五代時吳越末王。宋興，以所管十三州獻於太祖闕下。

宣和四年，徽宗以預賞元宵的名目，下詔都下百姓，自臘月朔日起、至翌年望日，點放鰲山燈火。而宮中的施設，奢華亦不遜於唐。

『東京夢華錄』說：『元宵燈山上綵，各以草把縛成戲龍之狀，用青幕遮籠草上，密置燈燭數萬盞，望之蜿蜒如雙龍飛走，謂之鰲山。皇城雉堞，遍設燈火。大內、城門、大道、寺院、宮觀，皆有建立山棚，張樂列燈。御街兩側，則歌舞百戲，相並如鱗，樂聲喧雜，聞於十餘里外。』

宋南遷之後，元宵的靡費仍不稍減。

『乾淳歲時記』說：『元夕二鼓，上乘小輦，幸宣德門觀鰲山。山燈數十百種，其上伶官奏樂，其下爲大露臺，百藝羣工，競呈奇拔，繚繞燈月之下。』

『武林舊事』說：『至五夜，則京尹乘小提轎，諸舞隊前後簇擁，連亘十餘里。錦繡嘔啓，簫鼓振作，耳目不暇給。諸舞隊者，有快活三郎、男女竹馬、子弟清音、女童清音、諸國獻寶、穿心國入貢、孫武子教女兵、撲蝴蝶、大憨兒、麻婆子、耍和尚、喬捉蛇、踏橈等數十種。』

壯舉・僨事

散見於載籍的幾則宋時元宵掌故，雖發生於不同時日與地點，而却同樣膾炙人口。

『宋史』說：『狄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嶌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大張燈燭，宴享將佐。一鼓，青稱疾輿起，令孫元規暫主席，數使勞，座客至曉未散。忽有馳報：是夜三更，青已破嶌崙矣。』

『埤曲記』說：『宣和中元夜，龍銜火樹，月讓燈光，萬人空巷，途爲之塞。有夫婦相失者，婦至端門飲賜酒，竊懷金杯。衙士察，送御前。婦口占詞，有竊取金杯作證明之句。上喜，以杯賜之，命黃門引歸。』

『稗史』說：『王韶幼子寀，元夜觀燈，爲姦人負去。兒覺其異，納珠帽於懷，適內家車過，攀上歎其早慧。捕賊戮之，命載歸。賜壓驚金犀錢果，直鉅萬。』

『却埽篇』說：『蔡京守永興，上元陰雨，十七雨止張燈。吏白所用膏油已盡，惟備用城貯油甚多。京丞命取之，仗勢逞兇。轉運使某，力拒不與，致纏鬪互傷。劾之，京因受貶。』

燃水燈・逛燈

宋而後，至元，燈事漸由絢麗而歸黯淡。迨明初，始恢復舊觀，且嘗創爲十夜燈。

『帝京景物錄』說：『太祖初建南都，咸爲彩樓，招徠天下富商，觀燈十日。起初八，至十三而盛，迄十七而罷。』

『續文獻通考』說：『洪武五年正月十五日，勅近臣於秦淮河，燃水燈萬枝。』

清雖沿明制，但縮小燈期爲五日，却又創鼓樂以助興。元宵期間，到處鼕鼕鏘鏘相聞。

『燕京風俗志』說：『正月十三至十七日，凡通衢陋巷，燈光星布珠懸，皎如白晝，喧闐徹旦。人家鋪肆，筵樂歌唱。市食則蜜餞、糖菓、花生、瓜子、諸品瓜蔬。王孫貴客，士女兒童，傾城出遊，謂之逛燈。車馬塞塗，幾無寸隙。茶樓則低歌高唱，酒市則飛觴醉月。笙簫鼓樂，喝彩狂呼，聲音鼎沸。月光燈色，令人不覺其爲夜。』

『燕京舊俗』說：『元夕，婦女聯袂出遊，多穿白米色綾衫，謂之夜光衣。其前一人，持香辟人，名辟人香。凡有橋處，相携以過，謂之度厄。又暗摸城門釘，摸中者兆宜男。蓋釘丁同音，有宜男意。』

臺灣首次燈夕

臺灣第一次具規模的燈夕，相傳：是在明末，鄭成功未東征之前舉行的。

『臺灣外記』說：『荷蘭佔據臺灣時代，通事何斌侵用揆一王庫銀數十萬，懼王清算。暗令人將港路密探，於元夕大張花燈、煙火、竹馬戲、綵歌妓，極盡奇巧，請王與酋長，卜夜歡欣。斌預安雙帆並艚船二隻，泊於附近，俟夜半潮落，斌假不勝酒，又作腹絞痛狀，出如厠，由後下船，飛駛廈門，獻議鄭成功東征。』

清廷納臺灣入我國版圖，元宵一切行事，遂自閩粵相繼引進，逛燈亦從此成爲習尚。這裏，特選錄一二吟詠，提供欣賞，藉資懷古。

鄭大樞有『上元』，詩說：『花鼓俳優鬧上元，管絃噪雜欲銷魂。燈如飛蓋歌如沸，皓月高懸鹿耳門。』

——鄭大樞，侯官人。乾隆間渡臺，爲鳳山縣教諭。

倪建謨有『上元觀燈』，詩說：『花影香風拂面來，銀屏彩幛列高臺。十分桂魄如春曉，萬朵紅蓮不水開。士女逶迤簫鼓鬧，兒童戲逐虎龍陪。縱難一遇元宵夜，且喜全無玉漏催。』

——倪建謨，倉山人。道光中爲臺灣縣屬吏。

鄭用錫有『元宵感事』，詩說：『春光艷說到元宵，爲底觀燈更寂寥。無復魚龍喧百戲，誰看蹴鞠轉三橋。祈男柑向龕前乞，聽卜香藏袖裏燒。此是海邦今夕景，不妨記取作風謠。』

——鄭用錫，淡水人（今新竹），道光進士，授禮部鑄印局員外郎。

施士詰有『元宵燈詞』，詩說：『燈市紛紛各鬪妍，五光十色幻金蓮。兒童竹馬嬉遊處，消盡牀頭壓歲錢。』

——施士詰，臺南人。光緒三年進士，官內閣中書。

清廷割讓臺灣，元宵一切行事又轉爲衰淡。其後三年，丘逢甲客隱廣東，有『元夕無月』詩三首，抒憤兼寄慨，至今仍被人目爲民族意識雄厚之什。詩說：『滿城燈市蕩春煙，寶月沉沉隔海天。看到六鰲仙有淚，神山淪沒已三年（其一）。倚欄痴待月華來，萬斛春愁酒一杯。恨煞蠻雲遮隔住，東風無力爲吹開（其二）。火樹銀花句懶吟，望京樓畔客愁深。他年見月應回憶，寒雨春燈此夕心（其三）。』

——丘逢甲，苗栗人。光緒十四年進士。割臺後，內渡到閩，旋入粵卜居淡定村。

民俗流變

元宵的娛樂活動，自宮庭傳入民間之後，千數年來，非僅不斷演變，而各地也孳乳了不少習俗。今日在臺灣還有餘緒歷歷可尋的，如：

吃元宵圓——元宵圓是家庭喜備的應節食品，意取團圓、嘗甜，但也有『繭卜』、『卜繭』的餘緒。沿襲自閩南，而閩南則引進自江浙。

跳火·蹈火——元宵前一日或當日，從廟宇（常是土地祠）中輦出『虎爺』（虎形木偶），跳火或蹈火，意取消災、化厄。此風閩南最盛，臺灣則偶或仿效。

放焰火——卽放煙火。寓消除瘴氣於娛樂，且在競炫奇巧。此制閩粵均有；而以粵人構造的匠心爲擅長。

乞龜——演繹爲『乞孩兒』。這是『傳柑』的餘緒；但取意已徹底刷新。『乞龜』爲祈添壽，『乞孩兒』爲祈添丁。

迎火神——其實在『驅火神』。卽炮轟韓單爺，俗諧稱寒單爺，是迎神賽會的特殊項目。意取消火災、化火厄、除瘴氣，窮鄉僻壤元宵日均有此俗。

玩花燈——『逛燈』的擴大，是『火樹銀花』、『觀鰲山』等張燈餘緒，也是元宵節的中心娛樂。現在臺灣又發展成爲花燈比賽；過去，突出的特殊民俗，有山東的『燈會』，百姓送燈給文武官吏；官吏則張筵大宴仕紳。意取『祝高陞』（燈與登同音）並糅合『飲賜酒』。廣東有『燈市』，係排定街衢輪番張燈，陳寶器（古董）、動鼓樂（弄獅舞龍），任人欣賞，深具互炫的競賽意味。而普通的，乃是到處懸燈。『神燈』，家戶懸於神龕前。『吉燈』，懸於婦女閨房，多取『麒麟送子』或『榴開見子』花燈。『掛燈』，是富貴人家的應景裝飾物，廳堂內室、廊下簷前，都懸掛各式各樣花燈。『子燈』，是純以紫色紙所糊的燈籠，懸於大門口。『紫』與『子』、『燈』與『丁』同音，表示過去一年中曾添一個兒子，則懸一盞，兩個，則懸兩盞。『玩花燈』，分兩類：一爲兒童玩的，多取

鳥獸蟲魚或人物故事作燈形；一爲成人玩的，如蚌精、花擔、湖船、龍燈之類。『桅燈』，是鄉村上元日祀土地神所用。豎立桅桿，上掛小燈籠，每層八盞，多者一、二十層。晚間燃燭，遠望之，如火龍沖天，壯而美。

舞龍·弄獅——是『歌舞百戲』的餘緒，也是技藝精華所在，富團隊精神。『舞龍』，象徵偉大、豐盛、吉祥和雄壯。『弄獅』，象徵莊嚴、瑞氣、活潑和威武。

攻炮城——炮，卽鞭炮，或稱炮竹、爆竹，是『庭燎』的餘緒。元宵的熱鬧，除了鼓樂聲，亦依賴爆竹聲。通常以多放爆竹，可討好運氣；其實，是藉硝磺氣以驅瘴氣。上元日有『攻炮城』之戲，以聯炮紮成吊鐘狀，懸曠場高竿上，內藏『紅包』（獎金，用銀圓），垂『火引』，任人輪番燃響小串炮拋擲；誰能恰巧拋擲及『火引』，而觸燃聯炮使響，『紅包』墮地，卽屬於誰的。

看大燭——閩南有『看大燭』的特殊玩樂，厦門尤盛。廟宇爲競炫『香火鼎盛』，每用巨竹作桿，先紮棉絮，後塗油蠟，又加彩繪，豎立架上，於上元夜起高燃，以數目最多，體積最大者稱勝。高者丈餘，多達數十對，燃時光如白晝，煖氣逼人，通宵聽任遊客觀賞。

猜燈謎——卽燈猜會。臺灣最盛，是元宵節唯一的靜態娛樂，富教育意義。常爲騷人墨客所主持，猜中者可得獎品。謎面謎底雖喜夾帶地方色彩，然因之亦始能雅俗共賞，情趣盎然。

高蹺——古稱『踏橋』，同樣淵源於『歌舞百戲』，是化裝又兼玩藝。短的橋，踏三、四尺，高的則能踏到八、九尺。通常均扮演故事，如『八仙過海』、『西遊記』、『封神榜』、『王母壽宴』等等，並佐以鼓樂。

蜈蚣棚——或稱綵棚。飾男女童子爲故事中人物，端坐特製的板凳上；板凳下各實以踏板，附以橫桿，稱一棚。而使各棚銜接又可轉動，每棚由左右兩人肩負，連串遊行。

詩意藝閣——『藝閣』，可能濫觴於『綵船』之制。在板閣上飾以景物，坐以化裝藝旦，扮演故事，使其自彈自唱。板閣下支以輪，推以遊行街衢。原多飾『秦女吹笙』、『昭君出塞』、『西王母瑤池宴』、『觀音媽收鯉魚精』等等。後人改用男女童子，亦改扮爲詩人故事，如『夕陽簫鼓』、『

雪裏吟香』、『幽篁獨坐』、『東籬採菊』等等，不彈不唱，故稱『詩意藝閣』。這玩藝是舊時閩南迎神賽會的湊熱鬧，臺灣亦然。而嗣後又流爲花車或綵車，仍不彈不唱，却配以鼓樂。

遊百病——元宵日或元宵後一日，城市婦女三三兩兩潛出郊外散心，謂之『遊百病』；其實，是『度厄』的演變。而有些地區所演變的，則又似同非同。雲南微江等處，是老幼携遊，且須擇地又焚香道左，謂之『驅百病』。山西趙城，上元日婦女出遊，謂之『走百病』。河南武鄉，男女趨遊城頭閭巷，謂之『辟百病』。金陵士女，上元日競登城樓，步行一週，謂之『驅逐百病』。江蘇武進，元夕婦女漫步街頭，謂之『走三橋』。四川成都，上元日無論男女老少，爭相登上城頭，瞻望野景，謂之『豁塵襟』。山東濟南，上元日婦女羣步平沙，謂之『走百病』；或連袂於沙上打滾，則謂之『脫霉氣』。陝西韓城，婦女郊遊又須集葱於栢樹下，謂之『遊百吉』。廣東婦女元宵夜郊遊，則須竊採他人園中青菜，謂之『採青』。

迎紫姑——臺灣與閩南相同，稱爲『觀三姑』。所迎所祝，並不限於兒女心事，類似『牽亡魂』。而地點，也不在厠邊或猪闌邊。因爲相傳厠神是男的，『雜五行』說：『厠神，曰後帝。』而『事物原始』則說：『厠神，姓郭名登，蓬頭青衣。』所以又有所謂『觀太子』。

鑽燈脚·聽香——臺灣沿襲閩南，以正月十五日爲三官大帝當中的天官大帝誕辰，家戶普遍供祀牲醴，並祭祖靈及地基主、床母。入夜，婦女多赴宮廟拈香；想生育男孩的，則須『鑽燈脚』，始可如願以償。午夜，偶有婦女手執一枝香，在偏僻之處默站，謂之『聽香』。聽路人所說的第一句話，以卜吉凶。

送燈·偷燈帶

扼要複述過元宵節的來龍去脈，惟還有兩項淘汰已久的有趣陋俗，尚未提到：一是送燈，一是偷燈帶。

過去臺灣北部，如遇家有名望的婦女多年不育，鄰近的好事者，則會於元宵前深夜，相率赴土地祠內去竊取紅燈（舊紙燈）；然後於元宵日，堂堂皇皇的送去（有名望之家），謂之『送燈』（丁）。

送時，須由一個男孩坐在轎內，稱爲『燈寶子』。紅燈則須繞以紅帛，懸在轎門上。另由多人敲鑼打鼓，招搖過市。

途中，還須防人用紅繩『攔路』，甚至於『搶燈』。如果路被攔或燈被搶，便認爲勞而無功，靈驗必定中斷。所以，還須準備打手，和『攔路』或『搶燈』的人打羣架。因而也曾經鬧事，甚至於釀成命案。

抵達『目標人家』，經開大門迎接，於鑼鼓聲中，將燈掛在床帳前面。主人須以粉團（元宵圓）及宴席款待。一般遊手好閒的，往往都會乘機麕集坐食，攪得『眞』、『僞』無從分辨，令主人啼笑皆非。既不容拒絕，亦不能送禮（紅包）了事。因此，主人如有風聞，則粉團、宴席便會多加準備。宴後，還須以紅綵披轎，燃放鞭炮恭恭敬敬的送出。

如果，一年中沒有生子，就這樣被好事者白吃一頓算數；如果，萬一湊巧而附會爲靈驗，出『丁』了。主人則必須仍於元宵日，用鑼鼓將紅燈送還給土地祠，並演戲酬謝。

過去廣西貴縣，時常上演『偷燈帶』話劇，有喜劇姿態，却夾雜着悲劇內容。

凡是久婚未育夫婦，據說『偷燈帶』以後，便可以『添丁』了。偷什麼燈帶？即偷社壇裏『添丁燈』上面的燈帶，作爲久婚未育夫婦的褲帶。不過，這種話劇，却須於元宵夜的更深時纔上演，由婆婆或年老的女流導演。

元宵夜的更深夜闌，導演率領男女主角（久婚未育夫婦），輕手輕脚走向社壇，一見四週無人，戲卽開演——

男的捧着神福（祈神賜福的紙牌），女的携着香燭。男的把神福擺在社壇上，女的虔誠地點上香燭，然後雙雙跪下；老婦（導演者）也須陪着跪下，口中喃喃唸着：『沐恩信士××××，信婦×氏，結婚已久，未有生養，虔誠許願，求社公爺爺保佑，早賜貴子。』唸畢，男女主角行禮如儀的伏下，各伸直雙腿；老婦便把他們的褲子分別褪下，使各露出臀部，再用木板各打十數下，並代取預先繫在『添丁燈』上的燈帶，各分一條。男女主角卽可很難爲情的雙雙站起，把燈帶作褲帶，各自束好，將神福捧回家去，供於案上。

一次無靈驗，第二年元宵再試，惟木板須多打一倍，燈帶亦須增爲兩條；如果連試三年都無靈驗，則就不容再試了，祇有改演離婚悲劇。

嚴沁著　孤浪

臺幣　四十元
美金　二元四角

分崩離析的大家庭，三個離散的孤兒，心中懷着怨恨，各自奔向不同的人生遊途，其中的孫濤却向世人展現了他的正義——沉默並非懦弱，而是內心鞭策自己的眞正力量，就像孤獨的浪花，默默地拍打着千年的岩石。

直接郵購八折優待　郵政劃撥帳號第三九四八號

他鄉瑣記

康齡

非不能也

好些中外朋友問起：你家兒女何以一直會講國語。中國人應該會講自己的語言，這並沒有什麼值得稱道。

可是好些老中的子弟，尤其從小就跟家人到了國外，幾年下來，中文便不靈光了，平時講的少自然生疏，由於不願意多講，忘掉的可能都有。

這確是令人沮喪的現象，少小離家，怎可忘記自己是中國人呢。

子不教親之過，父母要負起全部的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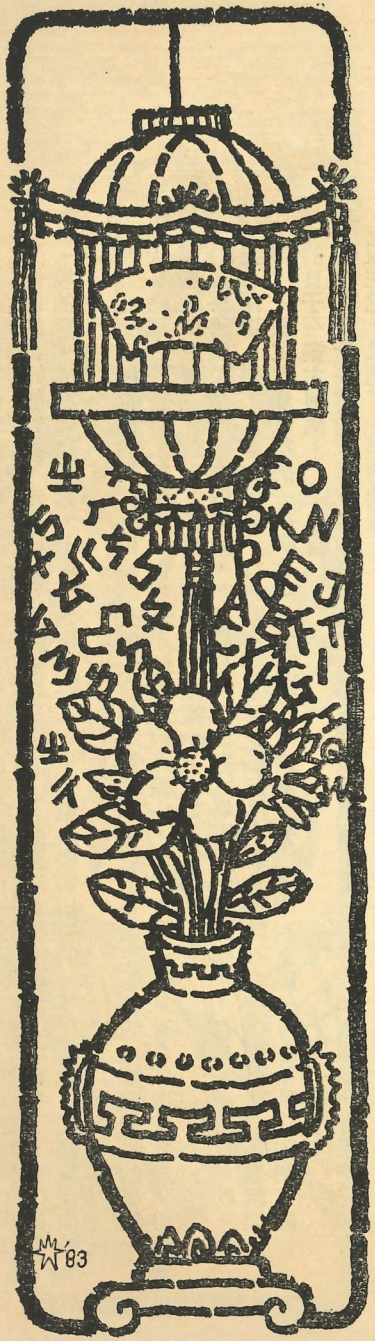
好些家長另有用心，非但不帶動孩子在家裏講中文，還領頭以英語交談，唯恐兒女的英文跟不上進度，或是以爲下一代將在國外落地生根，讓他們適應這裏的一切，英文趕上了已經差强人意，再重溫中文已不能兼顧，若是兩頭都學不好，不如祇顧全現學的英文。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猶太後裔世世代代會講希伯來語，日本移民永遠不忘傳授他們的子弟東洋話，別人能做到的，爲何我們辦不到呢，非不能也，而是不想去做，那麼關鍵不是不能，而是不爲。

父母稍許付出一點心機，讓兒女不忘母語並非是多大的難題，在家裏大家以國語交談，孩子在國內祇要讀過小學的，會注音符號會查字典，訓練他們讀中文報，不但能講，連閱讀和寫作的興趣都可以培養的。多用一些耐心調教，在國外長大的孩子，一直會運用中文，原是一件本份又可喜的事。我尚未聽過誰家的兒女，爲了學中文講國語，而把英文成績給拖垮的，能學好中文的孩子，在學校的功課也不會輸給別人的。

有的家長在教養上擇善固執，孩子不能太依太寵，父母的權威有時要極力維護，說一不二，豈可討價還價，我認識的一對夫婦，堅持他們的孩子要背九九表，不要唯計算機是賴，所以在學校，心算之快，讓老外側目。

做子女的，絕不會自己主動來要求，要如何學好中文，要怎樣天天開口說國語，這些都是做家長的責任呵。



電影

剛來美國時，看他們的電影院眞是迷你的小兒科，六七百個座位的就算大戲院了，在各大購物中心每處都有三五間，每間的座位纔三百上下，各放映不同的片子，但聯鎖經營的，一開便是三五十或上百家，也別看每間座位不多，但聚少成多，向片商排片時，也可以舉足輕重成霸勢了。

生意好時，每逢寒暑假是他們的旺月，好片子也常爆滿，一條長隊拉的好長，但排隊的習慣是他們最良好的表現，先來後到分順序是最公平的了。這裏沒有黃牛票，這場賣完了，可以買下一場的票，或明天再光臨。黃牛票之所以存在，也是觀衆縱容出來的（省了排隊，花錢買現成的）。

好萊塢剛推出的新片，也靠事先的大宣傳，電視和電臺上都做足了廣告，噱頭十足的是同一天在全國的各首輪戲院上映，例如李小龍的『殺人壕』，同一天在全美八百多家影院放映，够拉風的吧。場場滿座的話，票房就驚人了，上座六七成就算賣座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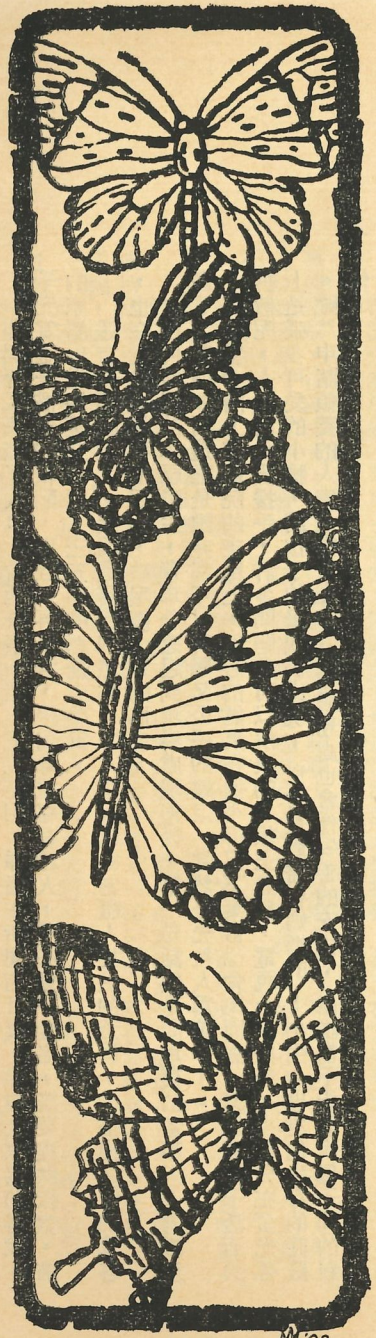
彷彿學生是最基本的觀衆，寒暑假是一天放五六場不等，等開學了，自動減到白天不映，每晚一兩場，週末再多加幾場。行行都有一本難唸的經，上座清淡時（每年感恩節之後，聖誕節之前，是戲院生意最差的一段時期），每場三三兩兩觀衆分座，不到上座一成也要放映，門可羅雀的日子令業主興嘆。

苦日子要熬過來，聖誕節又起死回生了，然後又沉寂下來，等春假和復活節，春天過完，暑假在望，又到了一年的精華。

賣座的片子可以持續在同一戲院上映半年的都有，不上座的見勢便收，很多情形是不按牌理出牌的，名演員大導演好故事，不一定是吸引觀衆的保證，也許不看好的製作，却是跳出冷門，成了賣座之寶。

電影還是有人看的，看電影是逃避現實的一種心態，譬如愛刺激的去看戰爭與災難片，唯恐天下不亂的去看政變和暗殺，祇是西片裏的哭調不多，想去一灑同情淚都不可得，難怪好於此道的老中捨西片去看國片了，現在年輕人愛看科學幻想片，尤其外星球的故事。

其他像上座的情形也令人費解，一次大熱天觀衆寥落晨星，女兒說：大家跑到海邊弄潮去了。另一次冰堅雪厚，而戲院前長隊不減，女兒解釋：這是大家無處可去，買張票可以享受兩小時的視聽之樂，很怪吧。



人命

在强調人權的地方，人命一定被看重，每人都珍惜自己生存的權利，從大衆傳播的報導裏可看出，何處撿到一名棄嬰，那家失踪了一個孩子，誰家的病婦又出走，車禍和空難有多少人喪生，都不厭其詳的反覆播報，來者可追是警惕悲劇不再發生，雖然已經發生的無法挽回。

曾看到在路邊，一個騎單車的孩子突然腿抽筋，或是羊癲瘋發作，連人帶車的翻倒在路旁，幸好是靠住宅區，目擊者一通電話就召來了警車、救護車，然後孩子的父母也趕到了現場，警車竟有三輛之多，未來的主人翁就是準才俊，人命一條豈可等閒，如果此時正好有醫護人員經過，他們會自告奮勇地停下來先作必要的處理，這也是職業道德以救人爲天職的慈悲心腸吧。

那個管區失踪了人口，當地警察一定上電視亮相，揷播在新聞節目裏，呼籲大家協助尋找，千元賞金是慣例的報酬，而且一再保證，絕對尊重祕密證人，不必留下姓名，祇要提供線索，有的家屬也提供獎金破案，三五萬的都是大手筆。

遇有命案發生了，疑凶是尋找的焦點，家人鄰人或祕密證人提供的資料，勾描出凶嫌的尊容，也在電視上輪番的照出，破案靠大家的協助。

任何情況的車禍發生，警車急速趕到現場處理善後，第一句話便是問車裏的當事人：有誰受傷了？其他如兩造誰是誰非都可以科學又公平的鑑定，當然是先救人爲第一了。

教堂台階上或醫院的走廊上，狠心的媽媽在迫不得已下棄自己骨肉而去。怎能讓母子活活的拆散呢，人力能伸出援手，許多問題是可以解決的。報上登載，電視上又播報，小嬰兒在螢光幕上是張多可愛的小臉，請孩子的母親快出現，兒女是最需要媽媽的，小生命也有他生存的莊嚴。雖然申請領養的人家大有人在，社會服務處也會作妥善的安排，但誰都不能取代母子間的親情。

人命被重視，人命的價值觀也節節在昇高，連想到有關人命的保險特別好推銷，像人壽險、車險、健康和醫療險，以及各種旅行意外險……。連醫生都買巨額的保險，那是爲了預防診治和用藥錯誤，病家會獅子大張口索取高額的賠償，人命交關沒法抵償，先讓保險公司去招架吧。

線的兩端

幾乎到處都是一樣，舉凡民營的企業一定大發利市，就像這裏的電話公司是民營，是包賺不賠的事業，郵政局直屬聯邦經營，居然虧老本的年度多於盈餘的歲收。

大家在假想：如果郵政局也發給民營，不但轉虧爲盈有望，而且投遞效率加强，服務不斷改

進，每天到處都可以看到郵車穿梭來去，不分禮拜天和公共假日，有信件一定送上門來。

當然以上的假想永遠不會成爲事實。

也因爲這樣，電話的使用功能在儘量發揮，電話公司也不是坐享其成的，天天在挖空心思做廣告，登在書報雜誌上，揷播在電視節目裏，都有醒目動聽的言辭，而且畫面和辭句不斷的更新。像是：並非有事纔撥電話，講電話是保持連絡的唯一捷徑。嗨，聽到你的聲音眞是高興，近來好嗎。一封信發出到收到回音，一週到兩週不等，可是電話……。

廣告裏勸君多多利用電話的功能，是指撥長途電話，區域內的撥號，沒有使用數次的限制，隨便用戶撥多少都與賬單的收費無關。唯有長途電話是計時收費的，那麼請君多多利用，外州和國外，電話直撥無遠弗至。

電話遇有故障，用戶一通知，電話公司會很快的派人來搶修，風雨冰雪都無阻。

可以說家家都離不了電話，連兒女住校，每人在宿舍都有自己的專用電話，長途電話是跟家裏連絡的，校區太大，有了自己的電話跟同學聊聊，就不必爲點芝麻小事跑進跑出了。到每月每人收到賬單時，有時也會心疼的，如再想到物盡其用，又豁然開朗了。錢是由人賺的，該花的就不必精打細算。

怎能忽視線的兩端，雙方通話時的欣喜呢，無論家人、情侶、親朋與友好，最好都不要脫線，互不通音訊，就像暫時斷絕了來往，那怎行？

很奇怪，電話鈴聲連接不斷時，嫌吵，孩子回到家，電話線路特別忙。偶爾一天半天的電話機悄然無聲，會直覺的去拿起話筒，聽聽耳機的聲音，唔，一切正常，不是有什麼故障。又搖搖耳機，撳按架座，聲音仍然毫無差錯。

中國人眞會造句，像是：盡在不言中，此時無聲勝有聲哪，又是沉默是金。歸根結蒂，就是教人免開尊口。

閉口不言也不難辦到，裝聾裝啞又如何。

懷謹一日

蘇偉貞文
盧亮光圖

清晨六點，懷謹準時醒了，微曦初露，混沌一片，恍如人的開竅期，空氣裏透着絲絲莫名的掙扎與興奮。

這片刻，幾乎是她全日中最快樂的時辰，然而，又是一天了。

在婚前，伴着這段晨光而來的，是許多有趣的想法，思維剛定，新的意念乍起，胸臆之間浩滿，戀愛期，連吵架也是一份酸甜，感受份外敏銳，那時候，她多希望一睜開眼就看到喻中，現在，眞是大勢底定，她躺在床上，什麼也不想。

當然，也沒有什麼大煩惱，連續劇似的生活，光剩下疲乏，她的問題又非『外遇』之類，可以大張旗鼓好好出一頓氣。

有時候在家，成天裏祇跟喻中講一句話：『吃飯吧！』他們也有彼此的默契，往往擺好了碗筷，喻中靜觀態勢知道該上桌了，便自動坐定，連話也免講了，她又太懂得他的胃口，徵詢他想吃什麼的必要也沒有，彷彿他們的問題在於彼此太熟了。

悶嘆了一聲，身邊的人毫無動靜，懷謹輕輕下了床，客廳裏，小童的玩具撒滿到處，有形無形都看得出他們結婚四年的景況，類此種種還不都祇是偶發性，而是一種常態。回過頭凝視床上的喻中，思緒全片眞空，面對着刼後狼藉，她動作無法再快了，她似乎老跟在這對父女身後檢視。

一大早就得先收拾殘局，眞不知道這叫什麼『好的開始』，都怪自己要買給小童，全家三口的時間和心情，祇有她一個人的被侵略，喻中簡直是剋時間的老手，每天吃好早點、看完報紙，衣服穿妥正趕巧上班，他漫遊似的在浴室、臥房、餐廳穿梭，從來不會碰到她，不都說婚姻是兩個人嗎？懷謹用力帶上門，心想：『他在辦公室是什麼樣子？』彷彿他還另有一份表情。惡劣無緒的，專門用來對付她。

孟喻中在睡夢中被驚醒，公寓房子距離緊，托兒所的娃娃車老遠就聽着要來了，看樣子懷謹今天不太痛快，他長嘆一聲，魂緩緩回過來。他眞不瞭解女人，即使跟她談了四年戀愛纔結婚。彷彿聽過氣象預報，早晨醒來，不去屋外瞧瞧，還是不知道天氣如何，戀愛與結婚就像在室內預測氣候，屋外即使差不遠，也有無法預知的變化。

他故意裝出滿臉睡朧，走出臥室，懷謹看他一眼，幫小童穿好衣服，娃娃車來了，她先送小童下樓。

『爸爸再見。』孩子對上學也是無可如何的習慣。

『晚上林友良請客，妳去不去？』喻中趕緊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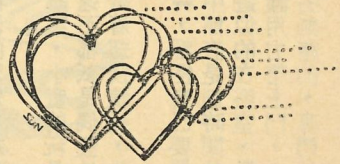
能考慮的時間太匆促，像他根本不準備問她，不小心問了。懷謹深睇喻中一眼，不知道他安什麼心。

『你去吧！』她搖搖頭。林友良是喻中的老同學，每次聚餐有各式名目和談興，婚前她還喜歡，現在沒那份精力了。

但是，她以爲喻中總會打個電話來問清楚，却沒有。已經無需任何理由，她就可以不發脾氣了。

辦公室外高樓林立，長年累月的望不穿，臨到下班，她一事無成，也沒想任何心事，每次電話鈴響起，她都會心跳，明知道不可能是喻中，更不會是小童。她這輩子最親密的兩個人，活活把她套牢。

下班後的長廊上全是人，大厦深廣，幽幽的光透空射來，彷彿置身未來的科幻世紀，陰冷、無聲、失感。



小說車廂

走到門口，剛好過去一班車，暮靄蒼茫，整片天要壓陷地上似的，遠遠地駛近一輛車，她緊靠站牌，等待自己被領走，拚命擠上去，車子比她還疲倦，啃嚙！啃嚙！經過圓環的標準鐘，不早不晚又是五點零九分，車子繞行半圈，標準鐘意外地在她眼前跳成五點十分，懷謹從人隙中看到，眼皮也沒眨，心想：『晚了一分鐘！』

現代人從鐘表上眼見時間飛逝，也不過就像孔老夫子站在河邊說：『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

懷謹照例在老地方下了車，然後走一段路轉車，地下道的出口處站了對男女，都還年輕，偏夸着臉，機械性地把手上的宣傳單遞給行人，懷謹從地下道口冒出來，驀然見到，十分恍惚，一張紙伸到她面前，懷謹搖搖頭，女孩又遞給別人。

天氣漸涼，紅磚地上括起一陣風，羣衆的臉上默默寡歡，更像人世炎涼。在等車的人堆裏，她無意中瞄到一張臉，長長的頭髮，瘦削的臉頰，常見到的一種類型——是她的老同學。天色一分分暗下，襯在那同學背後，彷彿有許多不可告人的悲淒，懷謹愈看愈陌生，她把臉轉向旁的目標去。

不多久，她等的車子來了，當公車經過她同學站着的地方，懷謹仔細搜尋，她想再看一眼，然而，薄暮裏，騎樓的燈火漸亮，投下束束光暈，原位置上已經換了人，愈顯得她剛纔所見祇是幻影。

街上每家食品店裏擠滿了人，祇要是吃的，永遠有那麼羣饑餓的人，眞像面臨世界末日。她每次去，總是先逛各個食物架，罐裝貨色被美術燈一照，全部像樣品。她不知道買了這些東西，對生活又有什麼意義？懷謹往往逛逛就到了門口。怎麼來的，怎麼出去，是一場無聊的人生。

車窗外，掃過醫院、餐廳、傢具店、服飾公司，乘客拉鈴停車後，正好窗外是間婦產科，門口臺階上坐了一個小女孩，頭沉重地垂在膝上，旁邊站着另一個焦慮的小女孩，不時有人走過，投下懷疑的眼光，誰也沒有上前問兩句。這些人在想什麼？

公車發動後，懷謹瞬間一閃而過，趴着的女孩正好抬頭，臉色不僅蒼白還茫然。

懷謹心底一緊：『千萬不要因爲有了孩子去嫁人。』她又想：『生孩子又是什麼喜事？』

路上有許多摩托車，視線所及不小心就會落在一輛摩托車上，後座多半是女子，回射來的目光經常是呆滯，居然有人戴着浴帽擋風。公車旁伴騎着的機車，綠燈剛閃，便急急衝去，下次又停在另一輛汽車旁。

他們到底要去那裏？還是正從何處來，她的時間永遠經過標準鐘時是五點零九分；燈火最亮處往往人最多，不見任何時間性；舶來品店，一件上衣輕輕鬆鬆就標價一萬四千，有什麼道理嗎？懷謹被人擠着，面貼向玻璃，這些現象她看了許多年，仍會心酸。有人到站，蠻橫地推開她，理所當然的下了車。除了學生，鮮少人在車上嬉笑怒罵。

車子正要起步，懷謹突然看見個洋娃娃攤，全部一式卡通造型，她潛意識喊出：『下車！』大腦雖沒體會過來，却不忘抓緊皮包，那是她全部身家了。沒有人注意她乍冒出的舉止，管不上那麼多。

洋娃娃攤子旁邊併着個賣玉珮的，五十元、七十元、二百元的都有，摸在手心，涼涼的，像人間遺落的心事。又太廉價了，是初戀時送的草編戒指，能珍藏也祇在於回憶。

懷謹移到洋娃娃攤前，一張張嘴咧着對她扮鬼臉，服務員打量她半天纔問：『要買那一型的？』懷謹習慣性搖頭，想抿嘴笑笑，却沒成功，服務員加上一句：『大減價，兩百塊三個！』懷謹頓覺無趣，這是個什麼需要減價的季節？頂多秋涼，可是連洋娃娃減價也要理由嗎？那樣的一個個生命。

洋娃娃一成不變的笑着、作怪、擠眉弄眼，她小時候也有個洋娃娃，故扮大人狀，長大以後偶然翻出來，發現太像眞人，就扔了，却常想起那搔首弄姿的模樣。不是比較，也沒想去比較，她祇是要買給小童。

可是眞買了，將來小童也會扔掉，還連着一份記憶。

『女兒也不一定喜歡。』她暗忖，連摸洋娃娃的勇氣也沒了，祇想趕快走開。

避離燈火高升處，站牌下，仍然遍地是人，彷彿上帝把光明帶走，將他們遺落。車來了，想也不想，知道回家是她唯一的路。

天色全黑了，小童站在底樓等她，矮小的身子，手裏拿條手帕吸吮着，看見懷謹，急急跑過來，牽緊母親的手。每天同樣的動作，母女倆都習慣了不說話。

懷謹心想：『眞該給小童買個洋娃娃。』

小童似乎太安靜了，像不正常，可是叫小童跟誰去吵鬧呢？家裏祇有一個孩子，小童便得獨自玩耍，在托兒所裏，同學多，小童有時回來說：『王安民打我。』有時候又要帶糖給王安民吃，孩子的世界也很複雜，好的是，孩子根本不在乎。

懷謹打開大門，迎面一股冷氣吹來，母女倆都打了冷顫，她突然轉頭對小童說：『爸爸不回來吃晚飯。』孩子沒反應，衝進玩具間抱出狗熊，對懷謹說：『爸爸會不會給狗熊買件衣服？』懷謹連忙摸一下小童的外褲，果然，尿濕了，因

爲發冷，所以喜歡暖和的狗熊。她眞寧願是孩子，直覺上知道自己要什麼。

簡單的弄了東西給小童吃，幫她洗好澡，拿了她喜愛的玩具放她在床上玩，等懷謹洗完澡拉開浴室門，眼前一亮，小童把每間屋子的燈都開了，整個家像燃燒起來似的，充滿了一股奇異的興奮，包也包不住，然而這一天快結束了，所以也像回光返照。

懷謹說不出來的累，雖然不願意一個人，也還是哄小童先睡，小童入夢過程向來煩人，不吵不鬧，就是瞪着眼了無睡意。白天在托兒所睡够了。纏着懷謹，一會兒上厠所，一會兒要聽故事，懷謹不理，就自己唱歌、編故事，故事最常有的開頭是：『從前有一個小孩，名叫小童——』然後必定接上：『小孩子不乖要打死！』那是她常對小童說的話。

小童終於迷迷糊糊將要入睡，突然用很清醒的聲音問：『媽媽，妳晚上要做什麼？』

懷謹失聲笑了起來，笑容凝在兩頰上，她還有什麼心願，要等孩子睡後纔能實現嗎？而且，不早不晚，適合做什麼呢？

『看連續劇。』懷謹回答。小童已經睡着了。

夜露繁重，懷謹走到陽臺收衣服，家家戶戶燈火暈黃，眞像『甜蜜的家庭』，抱了大堆衣服進屋，等下又得洗一批來曬，大地黑沉，裏外寧靜的出奇，暗藏玄機，使得明晨的來臨，彷彿是宇宙做了一夜手脚。

有那麼多無限，她眞是倦了，衣服以後再洗吧，總不會爛掉，屋子不會垮掉，職業不會丟掉，明天不會頃刻來臨，可是她和喻中連講話的時間都沒有。回到臥室，她直直躺下，想起許多事。明明自己是愛喻中的，雖然現在看起來沒有理由，她記得每次天冷，他們在公園散步總說：『等以後我們有了家……』有時候

還故意跑到海邊吃風，想把兩人的愛弄得更悲壯。他們的愛太平順了。他對她說過的話，不用翻老帳，她全記得。現在兩人這樣生活着，也不覺得尷尬，以前撒的大謊，一場鏡花水月，如今全被反映。他還說過沒有了她，會活得不愉快。

黑暗裏掛鐘一秒秒的滴答聲分外清楚，然後是一個大結局似的敲響十二點，懷謹傾耳細聽，客廳門有人開鎖，辛德瑞拉和喻中都在魔法還沒消失前回來，家庭也算喻中的詛咒嗎？然而，他會恢復什麼原形？又遺落了那樣東西在外面？

喻中隨手關掉客廳的小燈，懷謹眼看臥室門縫底透進來的光源滅掉，然後從對面小童的房間又透出弱光，她知道喻中愛看孩子睡相。喻中放低聲音走進臥室，坐在床沿脫上衣，懷謹冷眼旁觀，祇有在這一剎那，她覺得婚姻有半點理由，至少三個人彼此聯繫。可是，喻中連她沒入睡都不知道。

喻中輕輕的躺下，窗外月光透進來，他閉上眼覺得刺目，起身要拉上窗帘。

『我想看月亮。』懷謹冒出一句話。他們眞有了一個家不是。

兩個人靜靜的並躺着，喻中睡意全失，他握緊懷謹的手，不知道該說什麼，太熟了，說了嫌多。

『都是你害的！』懷謹强忍許久的清淚，順着雙頰流到頸邊。

『有什麼不是我害的呢？』他倒也想招認，感情的來龍去脈都有原因，然而，是什麼原因呢？

『妳說我該怎麼辦呢？』喻中問。

懷謹搖搖頭。

『喻中，你以前說過很愛我——』

『我現在還是啊！』他其實倒不那麼擔心。

『睡覺吧！』懷謹閉上眼，又不想再說。

是個十五的月，不知道照遍多少人世纔那麼明淨通性，却也滿腹心事消了下去，又漲上來。像他們的話題和故事。

林智信版畫　歸

歸

黃昏了
要同去歇歇
聽蚊子之歌
聞青草之香
然後鼾聲大作
（不可東張西望
一路吆喝聲相送）

鄉土集
王憲陽

華女滋關心慾的肌膚

營養霜：富有V—A及V—E供給皮膚應有養份與水份、防曬、防塞、防粗、防裂永保細嫩。

潔膚油：百分之百不含水份，最進步的卸粧潔膚用品

潔膚霜：最富有泡沫易洗之洗顏品

①單獨使用：徹底洗淨、清除殘粧汚垢使毛細孔暢通無阻、免長青春痘

②交替使用：使油性或乾性皮膚趨向中性使中性皮膚更富彈性

日本カネモ香料株式會社 技合術作

寶惠企業有限公司 榮出譽品

服務專線：（02）925－0278

郵政劃撥：532911號寶惠企業有限公司

定價：潔膚油NT$300 潔膚霜NT$200營養霜NT$200

特價優待讀者：華女滋禮盒·產品一律八折

潔膚油
潔膚霜

洗去殘粧，油垢，洗出青春，美麗

華女滋 發揮慾的自然美

自己學插花

這是屬於小品插花，奇數鬱金香，配上些許的小碎花，看起來有穩重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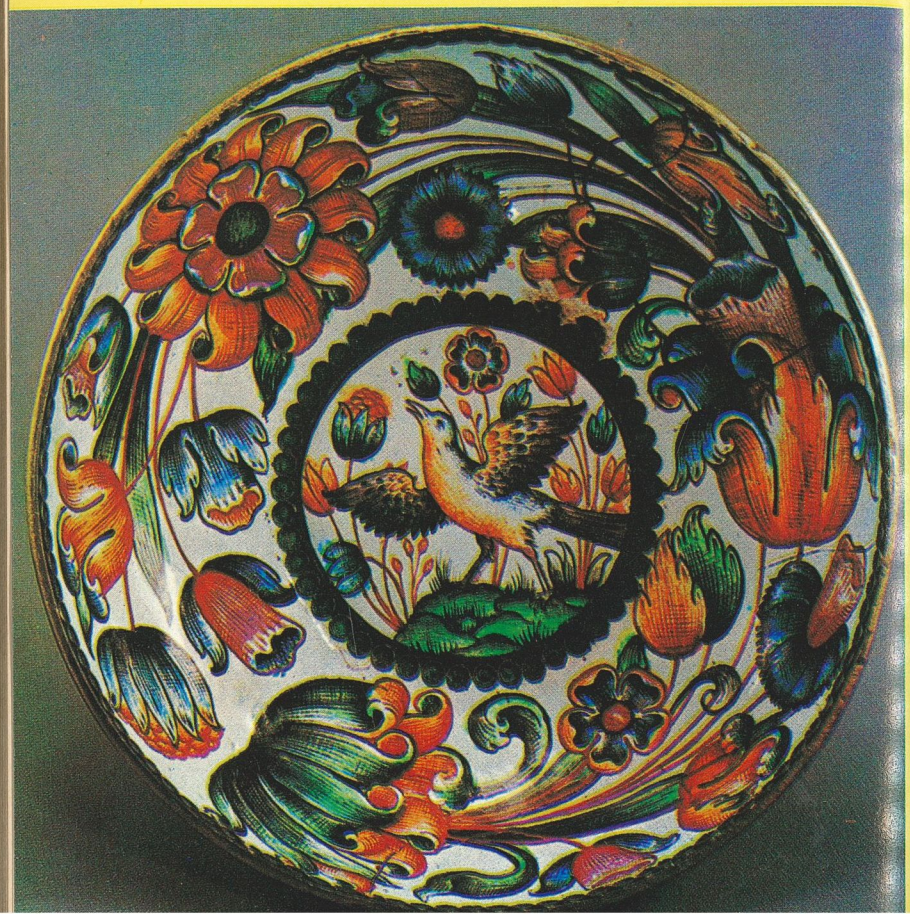
重點在鬱金香的三角設計，輔助的小花不宜太雜，以免喧賓奪主。這種小品不佔位置，往書桌或三角架一擱，氣氛就不一樣了。

外國的景泰藍

景泰藍『事件』，曾經引起國內業者與消費者的重視。在國外，景泰藍的產品甚多，製作技巧因地域而異，多有珍品。本文姑不討論景泰藍的輻射問題，僅就藝術欣賞的觀點，介紹幾件外國的作品。

銀製酒杯：俄國的景泰藍，早在十一世紀的基輔俄羅斯（Kievan Rus）時代，就名聞遐邇。十九世紀後半，貴重金屬製品中以鑲嵌景泰藍作爲飾品的最普遍。圖中這一個酒杯是以銀線鈎勒出圖案的輪廓，即通常所稱『有線景泰藍』的一例。高二十公分（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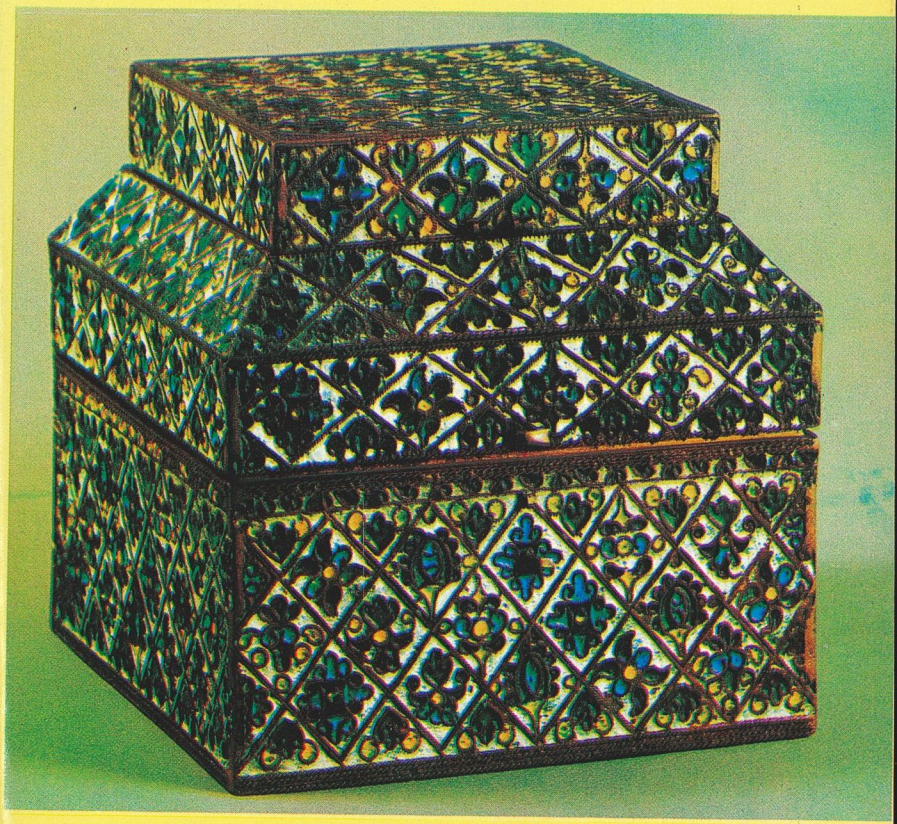
外國的景泰藍



聖餐杯：一六七七年，莫斯科的產品，在景泰藍上鑲嵌鑽石、柘榴石、翡翠及藍寶石等，是十七世紀時代工藝的特色。這個酒杯，是舉行聖餐儀式時專用的。杯口與握把兩處都刻有『此杯是遵照亞歷克西斯一世之子錫奧鐸奧爾三世之命，於一六七七年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工廠製作』的字樣。高二九・二公分（前頁右）。

寶石盒：據推測，這一件應該是十七世紀末葉至十八世紀初葉之間的作品。表面上先以銀線分割成許多菱形，然後在白地上用黃、綠、藍三色的琺瑯釉分別描繪花、葉等圖形。底面 12.4×12.4 cm（下圖）。

景泰藍杯：爲十七世紀末葉，由史特羅加諾夫家族所支持的景泰藍工廠所製作的。這一工廠所產的景泰藍，以在白地上描繪明亮色彩花紋著稱直徑一四・五公分（左圖）。



榮獲中央標準局核準專利九七七一號

德國俾斯麥

人體增高機

增高機中之王牌，與其他任何廠牌之增高機完全不同

俾斯麥人體增高器是利用彈力帶與弧形雙座磁振器的作用，刺激內分泌及跟部軟骨的生長。使用時舒適方便，每日使用十五分鐘，38歲以下男女適用，效果保證百分之百絕無副作用，兩個月內增高五公分以上，風行世界，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增高機。——無效退費！

郵購包括航郵費：香港：港幣200元
新加坡：新幣100元　馬來西亞：馬幣100元
歐美：美金50元　新台幣1190元

西德專家最新理論貢獻　金電腦

睡眠學習機

中央標準局核準第20935號・品質全國第一

學習英語・輕而易舉・任何考試，穩拿高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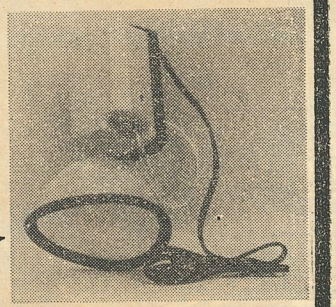
經過實驗證明利用入眠期與覺醒期大腦之潛意識，可學習記憶任何教材，保證短期內成績猛進。——學習全高中英文只要60小時，英語九百句型60小時，數學公式10小時，日語會話70小時。

新加坡：新幣120元　馬來西亞：馬幣120元
歐美：美金55元　新台幣1680元

秀美減肥茶

西德配方，純植物焙製提煉，效果迅速，每日飲用二次一月見效，絕無副作用，安全可靠，不必節食，不必運動，男女通用

每盒一月量特價新台幣690元（包含郵費）
香港：H.K$150　歐美：U.S$25
新加坡：坡幣60元　馬來西亞：馬幣70元　英國：15磅
（一次購買兩盒以上九折優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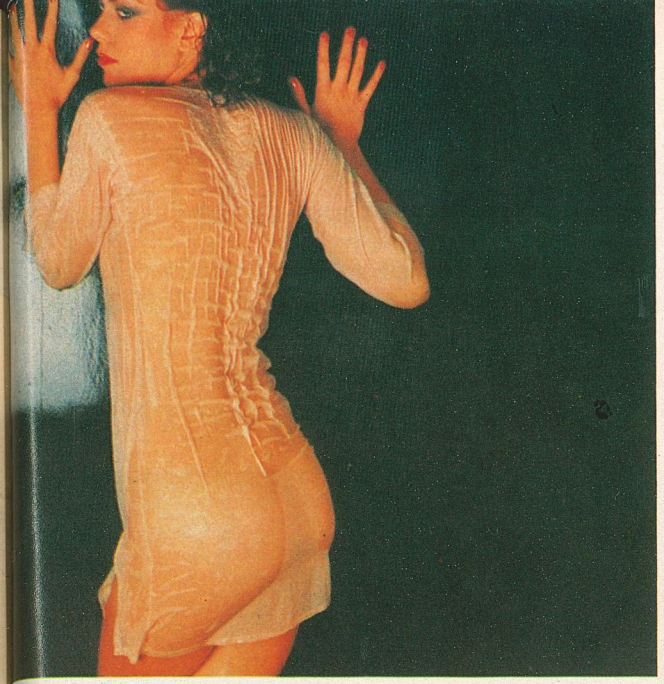
西德專家贊許・創造女性曲線美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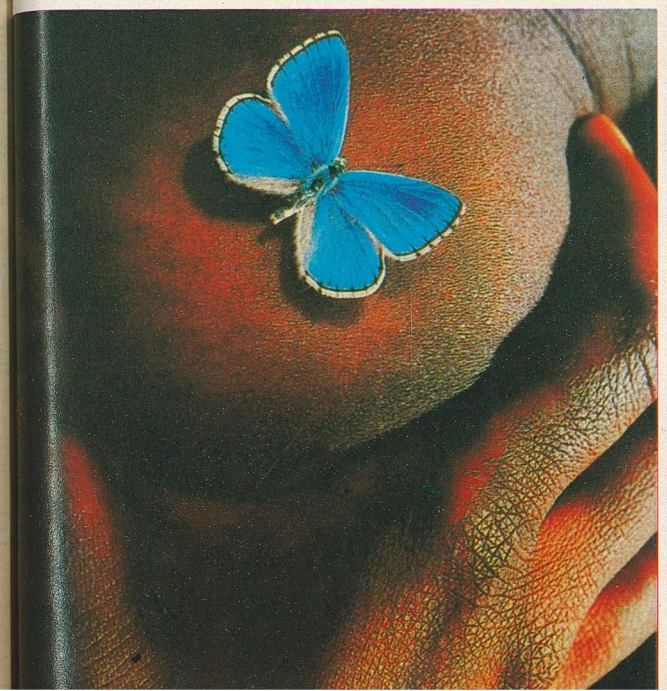
俾斯麥全自動豐乳器

全國唯一全自動電子吸引膨脹，磁力線微波振動，使用安全舒適簡便，自己就可操作，每日5分鐘，效果保證絕無副作用。不二價990元。專利申請中

馬來西亞：馬幣90元　香港：港幣180元
歐美：U.S.$50元　新加坡：坡幣90元

德歐企業有限公司
GEROPE CO., LTD.
台灣台北市八德路三段195號4樓
TEL:7119323・7527371
郵購郵撥帳號：108099號
說明書備索・電話訂貨日夜服務　歡迎郵購・迅速安全





不要用色情看我

烙印著玫瑰夢

無事的遐想

忍術，幕府，少林寺 (三)

章君穀文
盧亮光圖

前文提要

明帝寵愛端貴妃王如秀，國色天香，文武雙全。與姐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俞唯忠，胞姐王如英，同爲方皇后、奸相龐松、龐世蕃父子所深嫉。方后、龐相裡外勾結，把持朝政，陷害忠良。俞唯忠首蒙其害，棄市法場。乃妻王如英携幼女杏姑逃入西山僻處，避禍十年。一日，杏姑在西山南麓驚見一批日本忍者施展忍術，追殺一名『皇子』。腥風血雨，斷脰剖腹，轉眼之間將王子侍衞三十六名殺死於地。杏姑俟忍者遁去，冒險救出身負重傷之皇子，揹負到家，與乃母盡心救治。皇子創傷漸癒，而始終昏迷不醒。母女二人迫不得已，舁抬皇子直抵龍鱗山，懇求修持老道玄虛子親手治療。

玄虛子覷準『皇子』頭頂，伸手一拍一點。一聲大喝，『皇子』果告悠悠醒轉。然而醒後喃喃自語，却在自承己爲女身。俞夫人王如英暨杏姑再三追詰，『皇子』方始據實相告。伊實係明帝第七女靖國公主。因乃母端貴妃之侍女楊金英謀刺明帝，由方后、龐相乘明帝尚未甦醒之際，遽將端妃處死。靖國公主奉母命女扮男裝，由端妃之徒三十六名護衞。逃出京師逕投少林寺習武，而後報仇雪恨。途中三十六名侍衞被殺，幸有杏姑救出公主。至此姨甥相認，俞夫人實卽公主之嫡親姨母。杏姑、公主亦屬姨表姐妹。公主乃向俞夫人泣訴生母端貴妃被害經過。當時由方后喝令內侍：

『你們快把端貴妃架出去！千刀萬剮，一解本宮的心頭之恨！』

一五

十餘名殿前武士橫刀挺矛，揮斧舉鉞。就在皇上猶仍昏迷不醒的寢殿之中，龍床之前。裝出一副怒眉橫目，兇神惡煞的模樣。一步步逼近用自己身子護定端妃娘娘的靖國公主，一心在想嚇退公主拿下端妃。押到宮門之外去千刀萬剮，了掉方后根除情敵的心願。然而公主救母心切，她早已高舉兩掌，前後呼應，擺好了俟機出擊的招式。——端妃娘娘生死間於一髮，但是她爲了保全愛女，外加皇朝體制攸關。着急得伸手去跟公主拉拉扯扯，一面厲聲高叫：

『梅兒，妳萬萬不可出手！萬萬不可……』

皇上寢殿中一片大亂，明宮禁地轉眼間就要成爲廝殺場。方后、龐相唯恐皇上一旦甦醒過來，他一定會降旨赦免端妃。一舉鏟除心頭刺、眼中釘的機會萬不可失。因而都在一疊連聲的喝令武士趕緊向前，就在這千鈞一髮、人人呼吸一概屏止之際，寢殿外面驀地由遠而近，傳來一陣整齊劃一的橐橐靴聲。奸相龐松一聽不由便是一驚，他踮起脚來朝外張望。果然看見一隊威武雄壯，手執各種兵器的錦衣太監，正在氣急敗壞的向寢殿奔來。還沒瞧清楚他們究竟是誰。先就聽到遠遠的傳來一聲巨喝：

『錦衣衞總管汪雲趕來保駕！』

方后和龐相聽了，齊齊驚怔。不約而同的相互對看了一眼。祇這便是端妃娘娘最有力的幫手，正在十萬火急的趕來。明朝的錦衣衞，原是禁衞軍的別名，掌管侍衞警蹕、緝捕人犯、鞫獄刑罰一應大事。錦衣衞的首領一向由皇親國戚、功勛重臣擔任。但是皇上寵愛端妃，知道她是當代武林第一高手明心師太的愛徒。自從明心圓寂辭世，端妃娘娘武功之高，在當時確是不作第二人想！因此他在端妃入宮以後，一方面爲了討端妃的喜歡，一方面也想讓她學以致用，別荒廢了一身的武功。便命端妃親自甄選了三十六名身强力壯，也曾練過一些功夫的小太監。命他們拜端妃

爲師，由端妃傳授武藝。一二十年下來，這三十六名小太監早已精通內外各功，能够高來高去。在京師裏外，稱得上是第一流的能人。其中唯一能够獲得端妃衣鉢眞傳的首推汪雲。端妃娘娘便以他爲首席大弟子。皇上愛屋及烏，也破例的派他出任錦衣衞總管。再以汪雲的三十五名師弟任錦衣衞，形成負責皇宮內衞的一支核心部隊。

當楊金英積忿難忍悍然行刺皇上，方皇后趕到皇上寢殿。降旨捉拿楊金英，處死端妃娘娘，大明皇宮早已亂成一團。各處宮殿裏一傳十、十傳百，剎時間便傳遍了整座皇宮裏外。成千的妃嬪宮娥，上萬的太監警衞。人人一驚而醒，紛紛的披衣起床趕去皇上寢宮探看。大明皇宮裏燈籠火把有如萬花齊放，羣星閃耀，將偌大一座皇宮照耀得如同白晝。當時的汪雲和他三十五名師弟正在午門前後巡邏。他一聽到宮裏人語喧嘩，步聲雜沓，立刻心知宮中發生重大事故。因此三十六人一個轉身拔步飛奔，恰好在他們的師父端妃娘娘生死存亡緊急關頭趕到了皇上寢殿！

正在向端妃娘娘、靖國公主步步進逼的十餘名殿前武士，一眼瞧見汪雲以次三十六名錦衣衞，已在大踏步的直入寢殿。他們明知這三十六名武功高强的錦衣衞和端妃娘娘誼切師生，情逾骨肉，斷乎不會見死不救！一個個嚇得面如死灰、屁滾尿流。十餘名殿前武士忙不迭的收刀曳矛，飛快的後退。——端妃娘娘唯恐她的三十六名愛徒眼見自己蒙寃負屈，勢必會得人人奮勇，個個爭先。保住她和靖國公主便往外逃。這麼一來，自己就難免授人以柄。不但謀反弒上的罪名永遠無法湔雪，而且，又得加上違旨抗命、糾衆拒捕的惡名。方皇后和龐相國終將陷她於不忠不義，千秋萬世，跳到黃河裏都洗不清了！端妃娘娘一想到這兒，頓時就情急大叫：

『汪雲！皇后娘娘和龐大學士在此！你們務必要邊旨行事，休得無禮！』

濃眉大眼、聲若洪鐘的汪雲，先伸手抱劍，舉到眉心一拱。必恭必敬的答應了一聲：

『是！』

汪雲正要啓齒動問，這兒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那一頭，方后就祇想着要先發制人，她不讓端妃娘娘再有開口的機會，搶着搶着的反問汪雲：

『你知道這皇上寢殿出了何等的大事？』

一聽方皇后先開口問了話，汪雲祇好一個轉身，面向着她跪拜下去，行了大禮。就趁這個空檔，靖國公主急中生智，趕忙傾訴：

『汪雲！大膽宮娥楊金英謀刺我父皇未遂，現正在逃。皇后娘娘竟然誣指我生母……』

『住嘴！』

方皇后一看事態緊急，就怕靖國公主搶先一步，先入爲主。她祇要傾訴出她母親的寃情，再下令汪雲護定端妃和她自己逃出紫禁城。宮裏宮外，就再也沒有人能够攔得住她們。大好良機，立將付諸東流水。因此她在一時情急之下，祇得怒睜鳳目，厲聲喝阻。先攔住了靖國公主不讓她再往下說，方再面向汪雲，擺出她身爲皇后的無上威儀，字字着力的宣示：

『端妃謀反，竣使宮娥行刺皇上。如今皇上猶未脫離險境！本宮祇遵大明律例，祖宗遺訓，方纔已經降旨，將端妃立卽處死！』

汪雲和他那三十五名師弟一聽，宛如焦雷轟頂，差點沒給嚇暈過去。連汪雲在內，三十六名皇上親委、端妃一手調教成人的錦衣衞，全都驚得目瞪口呆，舌撟不下。當時顧不得再度張口問個究竟，方皇后正好利用他們這一陣子驚魂未定，手足無措。她再嘿嘿冷笑的問道：

『汪雲！你們三十六個身爲大明錦衣衞，王命攸關，職責所在！本宮是命你們把這大逆不道的端妃押出宮門凌遲處死呢？還是貫徹前旨，就讓這幫殿前武士動手？！』

汪雲等人正在頭暈目眩，心亂如麻。一時之間不知如何作答。那一頭，靖國公主一看之下更加心急了，她連忙搶着發話，高聲喊道：

『母后，妳明明知道孩兒生母遭了莫大的寃屈。這會兒斗膽謀逆的楊金英都還不曾捕獲。那個敢說她行刺皇上，是受了孩兒生母的唆使？！』

一句話，提醒了跪在地上、驚得發抖的汪雲。他朝上磕了個頭，就地跪奏：

『奴婢汪雲啓奏娘娘，請娘娘從速降旨，容奴婢等人立刻前去把大膽宮娥楊金英逮來。再由

奴婢親自審問，她斗膽行刺皇上，究竟是誰的主使？』

一六

方皇后心中明白，汪雲自動請纓。他要帶人去逮那楊金英，逮到以後還要親自審問。這不僅是一條極高明的緩兵之計。尤其大有爲端妃開脫的廻旋餘地。錦衣衞裏有的是千古未聞的各種酷刑，所謂：『三木之下，何患無供？』汪雲存心袒護他師父端妃，他就不難叫楊金英的供詞絲毫牽扯不到端妃的身上。甚至於他要楊金英供出是由皇后教唆、龐相主使，也是不費舉手之勞的事。因此方后聽了汪雲的面奏，唯有心中冷笑，她把臉孔緊板下來，驀地便是一聲嬌叱：

『汪雲——你膽敢抗旨?!』

眼見方后發怒，汪雲唯有連連的磕響頭。忙說：

『奴婢不敢！』

站在方后背後老大半天都沒吭聲的龐松，心知他該在這個緊要的節骨眼上幫一幫腔，煽一煽火了。他先咳聲嗽，斜上一步，低頭望着那汪雲說道：

『汪總管，你纔來寢殿，祇怕還不曉得，方纔皇后娘娘已經降旨。要殿前武士把端妃押出宮門，依大明律法，請端妃娘娘歸天！』

龐松一插進嘴來，正好給了汪雲再一開口說話的機會。他跪在地上向龐松雙手一拱的說：

『龐大學士！皇上遇刺，難怪皇后娘娘急怒攻心，纔會有這種斷然的處置！這是情理之常，在所難免。祇不過，凶手尚未擒獲，是誰唆使還沒問個明白。如今皇后娘娘要先行處置其實並不知情的端妃娘娘，似乎有點本末倒置，很難叫人心服口服！』

一席話，說得入情入理，尤其軟裏透硬。——方后誣指端妃主使行刺一案，給分撥得柳暗花明，大有轉圜的餘地。當時的端妃聽了心中大爲寬慰，暗中自語：『慚愧！多虧收了這麼一個好

徒弟！』靖國公主也在以爲生母獲救有望，臉上情不自禁的流露出了喜色。龐松大窘，直在嗯嗯啊啊的不知如何啓齒回答。惟獨把個非殺端妃不可的方氏皇后氣得雙脚直跳，瘋狂叫囂。她連連揮手叱道：

『本宮旨意已降！誰敢抗旨，就是叛逆！與端妃一般殺無赦！』緊接着，她再一聲高喊：『殿前武士！』

在場的殿前武士，齊齊的應了聲：

『在！』

方氏皇后拔尖喉嚨，却是嗓音已近嘶啞。她還在頓足大叫：

『立刻將端妃押出宮門凌遲處死！誰敢攔阻，一概以抗旨論！就地處決！』

衆殿前武士又一聲轟雷般的答應：

『遵旨！』

一聲答應，又在挺起兵器邁步向前，直取端妃。汪雲和他的三十五名師弟見了，倏然一驚，憂急交併。心想除了性命相拚，就難以救下師父的性命！當時祇見汪雲驀地從地面起立，挺直身軀，右手按劍，大咧咧的往端妃跟前一站。汪雲公然表示他不惜拚却一死保全他的師父，他那三十五名師弟頓時就齊同一致，也往他的前後左右站定。劍拔弩張，一觸即發，在端妃娘娘和靖國公主面前，堵成了一道萬夫莫開的人牆！

這時節，可急壞了被一堵人牆漸次逼向牆角的端妃娘娘。她比任何人都明白，這不僅是她一個人的性命關頭，而且連她愛女靖國公主、三十六名愛徒，甚至於他們的滿門老小，身家性命全都決之於俄頃。因爲方氏皇后心腸毒辣，她先已當衆降旨：『誰敢攔阻，一概就地處決。』而大明立國，刑法甚嚴。那抗旨之罪是要抄家滅門誅三族的！端妃娘娘豈能爲她自己一人，連累了幾百上千口無辜者的性命？因此她急切之下，便是一聲厲喝：

『汪雲！』

汪雲聲淚俱下的回應了一聲：

『師父——』

端妃立刻斷然決然的叱道：

『跪下！』

師命難違，在場不惜性命相搏的三十六名端妃愛徒，唯有低頭流淚的應聲：『是！』然後一個個的右手按劍，跪倒在地！

端妃微微頷首，表示欣慰。再向她身邊的靖國公主，射出極爲嚴厲的一瞥。意思是說：『爲娘的決不許妳輕舉妄動！』然後，她纔神情肅穆，舉止安詳的繞過她那三十六名愛徒，儘快走到方氏皇后跟前，屈膝下跪。端妃娘娘勉抑心中悲憤，她故作平靜自然的奏道：

『賤妾不該獲罪於娘娘，罪當萬死！請娘娘這就吩咐殿前武士，將賤妾押出宮門去吧！』

方氏皇后一見端妃自己制止三十六名徒弟捨命相救，親身上前請死。當時心中不覺狂喜，她正待當殿發號施令，一了百了！驀地又有靖國公主發出一聲厲呼——

『不——！親娘！』

靖國公主慟切哭嚎，幾於聲嘶力竭。她一邊哀聲尖叫，一邊蹤身撲向她的生母，雙手緊緊摟住端妃娘娘的雙膝。靖國公主直哭得天愁地慘，日月無光。滿寢殿的人除了方后、龐相以外，全都看得心酸難忍，凄然落淚。——靖國公主死死的抱住她生母不放，她淚橫流的直在哭喊：

『親娘！妳果然願死，那也得讓我們母女二人，死在一處！』

一七

生離死別，幽明異路。端妃娘娘和靖國公主，一般兒的心如刀割，肝腸寸斷。——母女連心，端妃娘娘深知自己愛女的脾性，她說甘願母女同死，那是一定說得到就做得到的。情勢危殆，

她不得不當機立斷了。因此，便先喊一聲：

『汪雲！』

汪雲立刻上前一步，垂手回答：

『徒兒在！』

端妃娘娘伸手抹去臉上的熱淚，兩眼定定的望着汪雲問道：

『你和你的三十五名師弟，可曾記得？二十年前皇上命我收你們爲徒，當時立過什麼誓來？』

連汪雲在內，端妃娘娘的三十六名徒弟。轟然的齊聲應答：

『不遵師命，天誅地滅！』

『那好。』端妃娘娘先寬慰的一聲長吁，再望一眼虎視眈眈的方后和龐相，大有深意，語重心長的說道：『皇上一向鍾愛靖國公主。縱使她年紀還小，不明事理。在這母女死別，千古慘變的節骨眼上。言行之間開罪了誰，想來看在皇上面上，誰也不會爲難她的！』

汪雲一聽，師父這話明明是說給方后、龐相聽的。可是，爲免當時僵窘，他不得不漫應了聲：

『是！』

『那麼，』端妃一聲長歎，無限凄愴的說道：『從此刻起，我便將護衞公主的重責大任，全都托付給你們三十六個人了！』

明說托付，其實大有訣別的意味。三十六名徒弟聽的焦灼萬分，異口同聲的急問：

『師父！那妳……』

端妃娘娘把握時機，斬釘截鐵。毫不容情的打斷了他們問話，面若秋霜的下令：

『難道你們又忘記了二十年前立的重誓?!膽敢故違我師門嚴令，自干罪戾?!』

情知師父之死，斷難挽回。端妃娘娘的三十六名愛徒一致痛哭失聲，跪倒在地。哀哭號叫之

聲，響徹寢殿——

『師父——！』眼看處死情敵、政敵的良機業已來臨，奸相龐松望一眼方氏皇后。方氏皇后便當機立斷，連聲喝令：

『殿前武士！』

『在！』

『送端妃娘娘昇天！』

『遵旨！』

十多名殿前武士一擁上前，雁序般分站端妃左右。端妃不等他們動手，她先傴下身去掰開靖國公主的雙手，用力之猛，不惜把靖國公主冷不提防的摔倒在地。端妃娘娘從容就義，慷慨赴死。她先按照宮中禮儀，躬身向皇上所睡的龍床，和方氏皇后本人分別跪拜，朗聲的說：

『臣妾獲罪告辭！願皇上萬歲，萬萬歲，娘娘千歲，千千歲！』

然後，她昂然起身，領在十餘名殿前武士頭裏，直奔殿外。端妃娘娘一心擺脫愛女相纏，不讓她再拚死相救，甘願同死。她的動作好快，一陣風般捲出寢殿。——十多名殿前武士急起直追，倉皇的在她身後列隊。

靖國公主被她母親一把推倒在地上。端妃娘娘的三十六名徒弟也在跪地未起。忽一眼看見端妃娘娘已經搶出殿外去了。倏然一驚，相率起立，也在三步併做兩步的往外直追。將及長廊下的玉石陛階，是靖國公主先追上了端妃娘娘。她放聲大哭，又一把拉住了她母親的衣襟，聲淚俱下的狂喊——

『親娘，女兒陪妳一道去死！……』

端妃娘娘屹立於石階上，仰臉看天，神色端莊安詳。她頭也不回的喊了聲：

『汪雲！』

『徒兒在！』

端妃娘娘簡潔明快的下令：

『你讓這些位殿前武士暫且退下，我要跟靖國公主說幾句話！』

『是！師父！』

十多名殿前武士不等汪雲開口，先已知趣的趕緊退到長廊的兩盡頭了。

『梅兒，妳先別哭！』

『娘——』

端妃娘娘面容平靜，但却字字着力的在作最後叮嚀：

『梅兒，今夜的事，雖說是禍從天降，有點窩枉。但是，爲娘的平時祇知公忠體國，爲妳父皇盡心盡力。夾在皇后和龐松之間，被她們恨之入骨，不除不快。所以也可以說是事出有因，理所當然。祇不過禍事來臨，或早或晚而已！』

『娘啊——』

『我爲朝廷盡力、皇上盡心而死，可以說是死而無憾！祇不過，我死以後，皇上一旦甦醒，必定痛恨皇后和龐松。而皇后、龐松心存報復，多半會從妳身上下手。梅兒啊！爲娘的敢說，從今以後，妳再也不能在這皇宮裏優游自在的住下去了！』

『孩……孩兒知道……親娘！』

『娘死，是爲朝廷，爲皇上！梅兒，娘要妳好好的活下去，也是要妳爲朝廷，爲皇上！倘若可能，妳再爲娘報了這血海深仇吧！』

『是……娘！』

『如今，娘就讓汪雲帶着他那三十五名師弟保着妳。妳要改妝易服，女扮男裝，化名爲朱鎮坤。兼程南下，去投奔少林寺，懇求了智法師收妳爲徒。請了智法師授妳武藝，必得成爲武林第一高手，纔能重返京師，盡殲奸黨，再見妳父皇……』

端妃娘娘一口氣說到這裏，靖國公主方始驀然想起，要是少林寺的了智法師不肯收她爲徒呢

，那又怎生是好？因而她便不惜打斷端妃娘娘的話，開口問了：

『可是娘啊，如果……』

端妃娘娘早知靖國公主的心事，因此不等她把話問完，便插嘴道：

『了智法師是妳姨丈爺唯忠的師父。十年前，妳姨丈被奸臣龐松陷害。我不及營救，這是我生平唯一的憾事。不過，妳姨母王如英，她和我同是了因師太親授的弟子，武功極爲高强。雖說貴爲兵部尚書夫人，可是連江湖前輩，都得尊她一聲爺大娘。十年前妳姨丈罹難。她帶着妳表姐杏姑，不知躲到那兒去了，妳隨時都得留心探訪。還有，妳此去到了少林寺，見到了智法師，訴說妳姨丈和我的寃情。再提妳姨丈、姨媽的名字。了智法師他一定會收留妳的！』

『是——娘！』

凡事仔細都交代明白了，端妃娘娘方始一聲高喊：

『汪雲！』

『在！』

端妃娘娘緩緩的轉過臉來，凝視汪雲。見他雙手按劍行禮，必恭必敬的站在自己身畔。回想當年，汪雲和他的三十五名師弟，還是八九歲到十一二歲的小小太監。由自己親自挑選收爲門徒，前後總有十八九年吧。端妃娘娘和他們朝夕相處，勤練武功。把這批少年調教成人，一個個都成了明宮之中無人可比的武林高手。這批門徒少小離家，長居深宮。自己是看着他們長大的主子兼師父，相互間早已有了母子般深厚的感情。如今自己蒙寃負屈，大限將至。眼跟前就是和他們的最後一面了。二十年相聚，依依難捨。端妃娘娘迅快的閃望她三十六名門徒一瞥，見他們淚流滿面，嗚咽梗塞，忍不住又是一陣心酸，險些當場流下淚來。然而她仍還是極力忍住，又將一雙清澄的大眼投向浩瀚的穹蒼。端妃娘娘聲色不動，像平時一樣發號施令的吩咐：

『你們這就護送公主殿下，騎上快馬。乘城門一開，儘快逃出京城！』

三十五名門徒含淚齊應：

『是！』

唯有汪雲，他再一躬身。刻意壓低聲響，稟告他的師父端妃娘娘道：

『娘娘！俗話有道是：「傷心之地不可再往。」請娘娘垂憐恩准。我們三十六名徒兒，從此以後不再進這紫禁城吃糧拿餉了。護送公主殿下到少林寺以後，容我們就在少林寺附近另地方住下。也好就便侍候，自此刻起，徒兒們當天立誓，決不輕離公主殿下左右！』

端妃娘娘偏頭想了想，方始點下頭來，輕輕的說了聲：

『也好。』

說罷，她像是四大皆空，了無牽掛。邁步走向玉石陛階。靖國公主一見，心摧膽裂，五內俱焚。她猛可一聲悲呼：『親娘呀！——』就此撲上前去，想要拖住端妃娘娘不放。却有汪雲以次三十六名端妃門徒，滿腔酸梗，淚眼糢糊，爭先恐後的上前一把拉住了靖國公主。三十六名端妃門徒凜遵師門遺命，把個靖國公主橫拖豎曳，下死勁的擁出宮去。這邊端妃娘娘從容罹難。那一頭，三十六名端妃門徒架着位靖國公主一口氣跑到馬廐。挑了三十七騎快馬去，騎上馬，風馳電掣的奔向京畿西山。

一八

靖國公主含淚忍悲娓娓細訴生母端妃遇害經過。爺大娘、杏姑和她自己哭了又停，停了又哭。姨甥三人淚流不止，哀哀啜泣。這一夕長談，居然談了兩三個更次，三姨甥早已哭成了淚人兒一般。——說到端妃、梅兒母女生離死別，三十六名端妃門徒硬把靖國公主拖走。靖國公主但覺萬箭鑽心，心頭涔涔滴血。她一頭鑽進爺大娘懷裏；——杏姑一見她嫡親表妹哀慟到這般地步。想起自己從未見過面的姨母，貴爲皇上寵妃，居然也會慘遭凌遲處死。不禁又是一陣傷心慘然，便也一聲悲呼，哭倒在她母親的臂擁之中，就此母女、姨甥三人哭成了一團。

小小石室，一燈如豆。洞外偶有寒風穿隙而進，將燈光吹得一冒一挫，一明一暗。滿室除了哀慟悲切的啜泣之聲，便是不盡蒼涼悽愴的愁慘氣氛。俞大娘、杏姑和靖國公主也不知道哀聲痛哭了多久，石室門縫裏已經瀉入黯弱的天光。山下遠處，依稀傳來幾聲鷄啼。——杏姑委實哭得精疲力盡，不知何時竟然沉沉的含着眼淚睡着了。俞大娘低下頭去看靖國公主時，訝異的發現她仍然睜着一雙大眼，正在茫然的注視前方。俞大娘唯恐兩個孩子着凉，她輕柔的喊了聲：

『梅兒！』

然而梅兒一經喚醒，她頓時就提出了埋在心中已久的那一問：

『姨媽，妳說，我父皇現在會怎麼樣了？』

問得俞大娘又是一陣心酸。她連忙忍住眼淚，柔聲的回答梅兒說：

『皇上準是早就甦醒過來了。』

『會不會——在我母親臨死以前？』

俞大娘的兩股熱淚，如斷線珍珠般直往下拋，落滿了熟睡中的杏姑一臉。藉着給杏姑拭淚，她就勢先把自己的淚水揩去。然後纔含含混混的答道：

『但願皇上能醒在妳母親罹難以前，那他就會……』

梅兒滿懷希望的接口便說：

『就會降一道聖旨，把我母親請回寢宮去了！』

俞大娘着實忍無可忍了。她把懷裏睡着的杏姑輕輕推向石榻，一把摟住梅兒，聲淚俱下的說：

『傻孩子，這是斷無可能的事。假使皇上及早醒轉，妳母親倖免於難。那麼，奸臣龐松也就不可能派遣武士，追殺妳們，把汪雲他們三十六個全給殺死了啊！』

一九

其實，大明禁宮，皇上寢殿。當幾番辯難，幾陣大亂過後。端妃娘娘自絕生路，毅然罹難。她在宮門之外，刑場之上，慘無人道的被刀斧手千刀萬剮，凌遲處死。流盡了遍身的鮮血，都流出了汩汩黃水。一代佳麗，千古烈妃，就此香消玉殞。一縷幽魂，飄飄冉冉的直到陰曹地府。隔不了多久，逆氣順暢，喉傷小愈的明帝，就已經在悠悠醒來了。

端妃死難，皇上醒轉。爲時已在破曉時分。寢殿中的巨燭，還在點得一室熒熒。皇上龍目一睜，視線由模糊漸趨清晰，他瞥見方氏皇后湊近張望的那張粉臉，頓時就詫異的問：

『朕怎麼會到坤寧宮來了？』

醒後一問，恰好觸及方氏皇后耿耿於懷的醋意。她當時便冷冷的回答：

『皇上何嘗身在臣妾住的坤寧宮？皇上照舊是在毓秀宮裏！』

當時，皇上喉頭發出一陣咯咯聲響。他伸手撫喉，一面放眼四下探望，一面急切的問道：

『朕喉嚨裏好生難過！端妃呢？怎不見她在這寢殿上侍候？』

皇上一聲問起端妃，滿寢殿人頓時就啞口無言，人人面面相覷了。當時龐松正站在龍榻左側，皇后身後。他瞟一眼方氏皇后，但見她花容慘淡，面露驚惶。不由自主的便身子一縮，想要避過皇上的視線。然而他不閃還好，胖大的身軀一動，偏就給皇上一眼瞧了個正着。皇后瞧見龐松，心中更是疑惑不已。他一骨碌的欠身坐起，用眼角餘光搜索到了龐松的面孔，大爲驚詫的問道：

『咦！龐松，你怎麼也到朕的寢殿來了？』

龐松眼見皇上已經在龍榻上坐定，這纔敢正正衣冠，跪拜下去。偏偏大有心病，暗懷鬼胎。他也變得囁囁嚅嚅；格格難吐的，一個勁兒在說：

『臣是因爲……臣是因爲……』

方皇后和皇上終是夫妻敵體，彼此名份相當，可以說是並無尊卑之分。兼以曩昔有個端妃，讓她被皇上冷落了整整二十年。如今情敵已除，心事乍了。難免有點躊躇滿志，自鳴得意。因此她便自動的上前替龐松解圍，率直的往上奏道：

『難道皇上還不曉得，剛纔正是臣妾、龐大學士，還有這四位待詔，救了皇上的性命？』

聽得皇上大吃一驚，張口撟舌的問：

『什麼？是妳，龐松，還有這四名御醫，救了朕的性命?!皇后！妳這話是從何說起？』

『臣妾正要奏明皇上，』方氏皇后特地提高聲浪，用石破天驚之勢朗聲回奏：『皇上引狼入室，錯愛端妃！不想端妃心懷叵測，喪盡天良，是她唆使宮娥楊金英，用腰間錦帶企圖勒殺皇上……』

『荒唐！荒唐！』皇上不等方皇后把話說完，登時就連聲的替端妃娘娘喊起冤來：『說什麼端妃唆使楊金英，企圖勒死朕躬。這宮廷之中，誰不知道端妃端莊賢淑，敬愛朕躬二十年如一日。皇后！妳這樣誣陷端妃，豈不怕普天下笑掉大牙?!』

皇上一開口，便罵皇后荒唐。一提起端妃，便盛讚她賢淑端莊，敬重皇上。一駁斥皇后，便說她誣陷端妃。——方氏皇后一聽之下，直驚得心跳突突，臉色都變。她正不知如何措詞答奏，一片僵窘，驀地由遠而近，傳來了聲聲歡呼：

『逮到楊金英了！逮到楊金英了！』

寢殿裏的方皇后，正好順風使舵，乘機轉圜。她定下心來一聲冷笑的道：

『行刺的兇手就逮。皇上，你喉嚨要是不痛了，不妨親自審問明白！』

皇上眉頭一鎖，滿臉疑雲不定的點點頭。眼看一羣武士，撲拳擄臂，耀武揚威。把個披頭散髮，一身衣衫凌亂的宮娥楊金英，拎小鷄般直拎上寢殿，往皇上跟前重重的一摔。摔得那楊金英就地磕了個響頭，連聲喊叫：

『皇上饒命！皇上饒命！……』

『大膽賤婢楊金英！』皇上還沒來得及開口問話，方皇后搶上一步，伸手一指跪在地上縮成一團的楊金英，厲聲喝罵：『妳好大的膽子，竟敢聽從端妃的教唆，辜負皇恩浩蕩，公然行刺皇上?!』

那楊金英用自己身上的錦帶，勒昏了皇上以後，一心以爲皇上已死。她匆匆奔出寢宮，東逃西竄，瞎摸亂闖，居然被她逃到惜薪司的一座鋼炭庫裏。躲在那兒簌簌發抖，等到驚魂甫定。方始想起自己實已闖下了滔天大禍，正在走投無路，不知如何是好。——這時候，整座皇宮，上起妃嬪職官，下迄太監宮娥，都在遍宮搜拿楊金英。她是被一羣宿衞武士從鋼炭庫裏搜出來的。當時她也曾哭喊叫鬧，竭力掙扎。以至於鬧得一身灰頭土臉，衣衫破爛。當她被那批如狼似虎的武士，架起來押送到皇上的寢殿，她早已嚇得魂飛魄散，縠觫一團。等到武士們把他往皇上跟前一摔。她更是三魂裏去了兩魂，七魄中祇剩一魄，幾乎就嚇成了死人一般。皇后問話，尖利高亢，她何嘗聽得進一個字去。因此，她祇顧得喃聲的在哭喊：『皇上饒命！皇上饒命啊！』

楊金英直嚇得魂靈兒出了竅，既聽不清問話，也掙扎不出片語隻字回答。這麼一來，正好給方氏皇后一個一手遮天，欺上瞞下的好機會。她轉過臉來直在鄙夷不屑的冷笑，帶些諷刺意味的在數落着皇上說道：

『皇上你聽聽，這就是皇上你二十年來深受端妃迷惑，一味寵愛端妃的結果。臣妾早就知道端妃包藏禍心，陰險毒辣。如今她果然做出這種蓄意謀反，行刺皇上，大逆不道的事來！』

皇上正在驚疑參半，煞費躊躇。猛可吃皇后一頓搶白，恰似淋一頭霧水。他惝怳迷離，更加莫名其妙了，怔怔的望着方氏皇后問道：

『皇后，妳方纔祇說端妃唆使這楊金英謀刺朕躬。如今怎麼又說是端妃在蓄意謀反了？這——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

皇后心中懷恨端妃已久，她何止千遍萬遍的想過如何陷害端妃，根除端妃。因此當皇上一問

，她立刻便能編出一整套的謊言。皇后煞有介事，指手畫脚的說道：

『端妃久已有心圖謀不軌，自以爲文治武功，不減鬚眉，一心在想取代皇上，做一個大明的武則天！今夜她乘皇上熟睡，先唆使這楊金英行刺。再命她那汪雲等等三十六名徒弟。全副武裝直取毓秀宮皇上寢殿。打算等到皇上不測，由汪雲他們三十六人擁立端妃爲女帝……』

皇后一口氣說到這裏。起先聽說端妃謀反也曾驚了一驚的皇上，這纔明白又是皇后撚酸吃醋，編些事由來誣陷端妃了。當他聽到皇后說起端妃要自立爲女帝，他祇覺得過於滑稽，幾幾乎就要失聲而笑。龐松站在龍榻之旁聚精會神，察言觀色。他明知這是皇后和他自己的生死關頭；——皇后、龐松陷害端妃不成，當皇上驟然獲知端妃業已處死。他很有可能會急怒攻心，斷然降旨拿皇后和龐松抵命。自古：『伴君如伴虎』，皇上金口一開，決難挽回。龐松但爲自己的身家性命着想，也不能不幫着皇后把她那漫天大謊一路扯到底。於是他硬起頭皮，搶在皇上發話之前，膝行幾步跪奏：

『端妃娘娘唆令心腹宮娥楊金英謀刺皇上，幸虧皇后娘娘及時獲報。皇后娘娘當機立斷，一面親率太監、宮娥趕來毓秀宮寢殿救駕。一面宣召微臣盡起甲士入宮宿衞。幸而在皇上千鈞一髮之際，由皇后娘娘驚走楊金英。天佑吾皇，轉危爲安。這時候，端妃娘娘和靖國公主仗劍直入寢殿。又有汪雲等三十六名錦衣衞各執兵器，蠭擁而來。當時皇上猶在昏迷不醒。皇后、微臣等人和端妃、靖國公主、汪雲等人劍拔弩張，皇上這毓秀宮寢殿，險險乎就成了雙方的血戰場……』

方氏皇后不等龐松把話說完，忙不迭邀功似的高聲說道：

『是臣妾撥亂反正，施展非常的手段。下命宿衞武士一舉制伏端妃。並且爲正本清源，迅速敉平叛亂起見，當場以皇后身份降旨，將叛黨之首端妃，押出午門之外，依律凌遲處死了！』

『什麼？妳說什麼?!』

二〇

果不其然，皇上一聽皇后說到已將端妃凌遲處死。當下就驚得從龍榻之上直跳起來，一把緊握方氏皇后的胳臂，臉色大變，一叠連聲急切的問：『妳——妳竟敢降旨把端妃她……她……』她她她的，皇上居然不忍心把『處死』那兩個字說出口了。

皇后、龐松，以及當時所有在場的人，任誰都想像不到皇上也會吃驚、着急成這副模樣，連自以爲胸有成竹，應付得了這個場面的方氏皇后，都難免在心驚膽怯，暗自着慌。一時間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應對。皇后格格難吐，臉色由紅轉青，由青轉白。自龐松以次的御醫、太監、宮娥、武士更是嚇得人人變色，個個抖顫，滿寢殿的人一致噤若寒蟬！

皇上一叠連聲的問不出答話來，又眼見殿上各人神色大變，不勝惶悚。他已能意味得出他最鍾愛的端妃多半已經遭了皇后的毒手。——心摧膽裂，肝腸寸磔。深情款款的皇上已在湧出兩股熱淚。但他仍還存有一線之望，他拔尖聲浪，語音凄厲的喝問：

『龐松，你說！朕那心愛的端妃娘娘，還有靖國公主。她們母女二人此刻究竟怎麼樣了?!』

龐松跪在地上，混身簌簌發抖。他硬起頭皮，鼓足勇氣，囁囁嚅嚅的答奏——

『臣啓皇上，端妃娘娘她……她已經……已經……』

龐松偏是難於出口，皇上偏還急切萬分的凑身向前，側耳急於傾聽龐松的下文。——寢殿之上，僵窘如死。就在這極難挨過的一刻，兩名值殿武士頭目大功告成，躊躇滿志，興沖沖的從午門外直入寢殿。一進門就向方氏皇后屈身一跪，高聲奏道：

『啓皇后娘娘！末將等謹遵懿旨，已將端妃千刀萬剮，凌遲處死！』

皇上陡然一聽，面白如紙，龍體猛可一震。他驀地發出一聲悲呼——

『如秀！愛妃！——』

衆人忙擁上前去看時，但見皇上兩眼一翻，龍體往後一仰。頓時就昏厥過去，橫躺在龍榻之上了。

於是毓秀宮寢殿又是一片大亂，方氏皇后尖聲大叫：『皇上！皇上！』忙撲過去，覷準了皇上鼻下唇上的人中，伸指便掐。四名御醫忙得團團亂，龐松直在揮手高喊那些隨侍在側的太監和宮娥：

『快！快去準備參湯，熱水，巾帕！』

太監、宮娥、武士跟進跑出，拿這拿那。方氏皇后心中着急，祇求皇上早早醒轉。她那尖尖指甲都把皇上的人中表皮掐破了，涔涔鮮血，汩汩溼出。——皇上在昏暈之中一陣奇痛，果然就睜開龍目一驚而醒。而他這一醒來，頓時就是一場號啕大哭。皇上哭那寃死的端妃，哭得好不哀切，哭時還在聲聲的悲嚎：

『如秀愛妃啊！朕已年邁蒼蒼，妳正年富力强！……記得御花園裏，清涼台上，月白風清之夜，渠和妳幾度盟誓；妳願減壽，爲朕延年。但求白頭偕老，不棄不離！妳還說過，將來朕一旦身故，妳將與朕同死。遂了稱我倆生同衾，死同穴的誓言。幾曾想到，妳竟會這樣不明不白，含寃負屈的棄朕而去了呢？……』

皇上回首前情，悼念愛妃。這一場痛哭，直哭到東方破曉，天色大明。在場諸人，除了方后、龐松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之外，眞是任鐵石心腸，也不禁爲之墮淚。

直哭得聲嘶力竭，淚盡涕枯。皇上悄怳怔忡，幾近於半昏迷狀態。兩眼發直的坐在龍榻邊沿。皇后、龐松心懷鬼胎，忐忑不安。硬起頭皮上前，進參湯的進參湯，遞巾帕的遞巾帕。然而皇上却絕不領情，他猛揮手推開了皇后雙手捧進的龍鳳白玉盅。乒零乓啷，連參湯帶玉盅摔了個一地狼藉。皇后一驚，怯怯的站定，連跟在她身後捧張熱騰騰的巾帕的龐松，也在心驚膽顫，趑趄不敢上前了。

皇上猶在嗚咽抽噎。忽的，他想起了愛女靖國公主。頓時降旨——

『靖國公主呢？宣！快宣靖國公主上殿！』

龐松不敢答腔，他向方皇后投以求助的眼色。方后無奈，祇好假意附和皇上的語氣，故作茫然的問她週近的太監、宮娥：

『對了，靖國公主呢？怎麼老大半天都沒瞧見她了呀？』

上殿報信覆旨的武士頭目，仍然跪在地上高聲答奏：

『啓娘娘！靖國公主，還有汪雲等三十六名錦衣衞，一概因爲端妃謀反案，畏罪潛逃。此刻天色大亮，多半已經逃出紫禁城了！』

皇上聽了，又是一陣晴天霹靂。他矍然而起，急得頓足大叫！

『趕快！趕快去把靖國公主追回宮來！倘若你們追不回靖國公主，朕就要把你們全部處斬！』

武士頭目嚇得魂飛魄散，他慌忙起立，高聲應了一聲：

『遵旨！』

領着另一名武士頭目扭頭就往外跑。却是心憂如焚的皇上，又在一聲厲喝的叫住了他：

『慢着！』

兩名武士頭目連忙站定，轉身跪下領旨。兩名彪形大漢，瑟縮一團，抖得猶如風中枯竹。

這時節，皇上也是一個轉身，目光嚴厲的注視方后與龐松，逼視得一后一相雙雙畏縮的低下頭去。皇上在以悲憤蒼涼的語調降旨：

『追上公主殿下，要告訴她朕已經全部甦醒。朕這就要親自審問逆婢楊金英，命她說出端妃娘娘的寃情。朕要公主殿下趕緊回宮，看朕如何處置誣陷端妃，矯詔害死端妃的罪魁禍首！』

『罪魁禍首』四個字着力迸出，宛如在皇后的心上猛抽一鞭。皇后的身軀倏然一震，一顆心筆直的往下墜沉。她已心知這一次又是弄巧成拙，害人反害己身，眼見得就要有大禍臨頭了。

兩名武士頭目再一次應聲：『遵旨！』一個轉身便往外跑。靖國公主一行投西，值殿武士往

東直追。一西一東，恰好追成了個背道而馳。

二一

皇上竭力壓抑滿懷悲慟，急於爲端妃娘娘伸寃。他在毓秀宮偏殿親自審問楊金英，祇留方后、龐松和兩名親信太監在場。問話之初，還嚴厲的警告方后、龐松不許插一句嘴，違者以抗旨論。皇上用心良苦，他先封住了方后、龐松兩張利口，再以溫語曉諭那楊金英道：

『朕知道妳年幼性傲，受不得半點委屈。昨夜可能是妳不知輕重利害，一時性起，做出了這種大逆不道的事來。朕念在妳年紀還小，祇要妳肯說實話。朕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還可以將妳從輕發落。』

楊金英先已嚇得失魂落魄，哭得聲嘶力竭，整個身子都癱軟成了一堆。皇上親審，她再也沒有想到皇上也會出語溫藹。還能替她設身置地的設想，把自己的滿心委屈先給說出來了。楊金英由衷感激，彷彿一陣暖流通過了她的全身。她連忙朝上磕了個頭，朗聲的應了聲：

『是！皇上！』

『那麼妳說，』皇上立刻把握這楊金英肯說實話的機會，開口問道：『端妃娘娘是否眞想謀反？想取代朕躬，自立爲女皇帝？』

『這……，』楊金英頓了一頓，方始據實回奏：『端妃娘娘的性情爲人，祇有皇上最明白了。賤婢敢說，她連做夢也不會有這個想法！』

皇上心中的一塊石頭落了地。最低限度，楊金英決不至於再受方氏皇后的蠱惑挑唆，編造事故攀誣端貴妃了。然而與此同時，回想方氏皇后心腸之陰狠，手段之毒辣，不由令他不寒而慄，加以想起深明大義的端妃果然遭了千古奇寃。一陣慘然，閃過心頭，頓時激起無限的悲憤。端妃慘死，益發促使皇上和方后反目成仇，永難化解。皇上氣湧如山，目眦幾裂。他惡狠狠的瞪了方后一眼，方后乍一接觸皇上的目光，頓時渾身閃過一陣痙攣。直覺得透心生涼，萬念俱灰。心想大錯鑄成，如今後悔已遲了。

叵耐皇上還在强忍熱淚，咬牙切齒。他猶然面露慈祥之色，再去問那楊金英道：

『那麼妳說，是否端妃娘娘唆使妳潛入寢殿，用一條錦帶，企圖縊殺朕躬？』

『不不不不！』楊金英良心發現，高聲否認。又在磕頭流淚的供認：『賤婢深恐皇上要把賤婢攆出宮去。一陣着急，一時糊塗，犯下了萬刼不復死罪。這其間，跟端妃娘娘確實毫無關係！』

皇上急於發落楊金英行刺一案，他不想再追問下去了。從龍座之上霍然起立，單刀直入的問：

『楊金英，妳可知罪？』

『賤婢知罪！』楊金英連連磕着響頭，悔恨交加，泣不成聲的說：『賤婢自份罪該萬死！請皇上立即降旨將賤婢處死吧！』

『身爲宮娥，謀刺朕躬，』皇上施出快刀斬亂麻的手段，當場親自宣判：『這大逆不道，神人共憤之罪。依律應凌遲處死，誅三族！楊金英，朕念在妳年幼無知，又是一時糊塗。尤其妳天良未泯，總算爲端妃娘娘洗雪了天大的寃屈。有這三層緣故，朕特地將妳從輕發落，祇治妳一人之罪，而且還賜妳一個全屍！』

楊金英由衷感激，聲淚俱下。她朝上連連碰着響頭，哭道：

『賤婢謝恩！……賤婢該死，賤婢敢請皇上保重龍體……』

兩名太監齊齊上前，一左一右，架起了楊金英；——把她脚不點地的架到一間秘室。用一幅白綾，兩頭一絞，結束了她短暫的一生。

偏殿上，皇上悲憤交集，五內如焚。他仰臉朝天，潸潸流淚。用不盡蒼涼淒越的語調，喊着端妃娘娘的名字，痛心疾首的說：

『如秀！愛妃！朕萬萬不曾想到，朕在天子之位，以萬乘之尊，居然也會使妳蒙受這千古奇冤。從今而後，朕唯有抱恨終身了！』

向九泉之下的端妃祝告已畢，皇上回過臉來。怒容滿面，握拳透爪。他在盛怒之中，驀地一聲厲喝：

『龐松！』

龐松猛吃一驚，簌簌發抖的上前躬身應答：

『臣在！』

『皇后心同蛇蠍，手段狠毒。居然誣陷端妃，將她凌遲處死。端妃是朕一生最所鍾愛之人。此仇不報，朕心不甘……』

皇上斬釘截鐵的說到這裏，那一頭，方氏皇后早已嚇得魂不附體。她趕緊屈膝跪倒在地，蓬蓬蓬的直磕響頭，哀聲嚎叫：

『皇上啊皇上！臣妾委實是一心在爲天下社稷，皇上安危着想，何嘗有一絲半點私心啊……』

可是，皇上對於她的哀哀上告，根本就置之不理。他急於爲端妃報仇雪恨，猶然恨聲不絕的在降旨：

『龐松，朕命你立刻爲朕草詔，廢皇后。並且以皇后逆天行事，屈死端妃，險乎激發宮中巨變的罪名，立將皇后五馬分屍，車裂而死！』

『五馬分屍，車裂而死』八個字還在餘音嫋嫋，方氏皇后先已嚶然一聲，往後就倒。她就此昏倒在地，悄無聲息。偌大偏殿，祇剩下皇上和龐松一君一臣，一立一跪。那龐松着急得儘在地上碰響頭，——聲嘶力竭的在爲皇后苦苦哀求：

『皇上！皇上明鑒！皇后母儀天下，總領三宮六院。她和皇上結褵將近三十年。端妃一案，皇后縱或操之過激。可是皇后方纔已經奏明，當時皇上遇險，情勢危殆。皇后一時急怒攻心，不

得不做斷然的舉措。——皇上遇刺一事早已傳遍宮中，但爲天下社稷安危着想，也萬萬不可再張揚出去！廢皇后，是足以令天下震動的大事。何況五馬分屍，車裂皇后，那更是古往今來從所未有之舉！皇上果眞要冒天下之大不韙，請問皇上又將令當代史官日後如何落筆……』

龐松聲與淚俱，反覆苦求。皇上一腔熾烈的洩恨之念，終告漸次消滅。他望一眼仍然暈絕在地的方氏皇后，恨得牙齒格格作響的道：

『死罪可赦，活罪難免！從此刻起，朕姑准方氏幽居坤寧宮，至死不得出宮門一步！自今而後，朕決不與這惡毒婦人再見一面！』

幾句重話交代過了，皇上頭也不回，大踏步的走出偏殿。臨到殿外，他陡然覺得胸腔裏熱血上湧，喉嚨口洋溢血腥。剎時間又是一陣頭暈目眩，天旋地轉。——皇上胖碩的身軀重重的栽向地面。左右的近侍太監齊聲驚喊，忙不迭趕過去將皇上扶起。仍然把他扶回端妃生前所住的毓秀宮裏。

逃出京師，逃過日本忍者毒手，逃到西山——龍鱗山的靖國公主渾然不知。最鍾愛她的父皇也跟她自己一樣。父女二人幾乎是同時昏倒，同樣昏迷了十多天。而且，臨到靖國公主被修持老道玄虛子一拍醒來，她的父皇猶仍在大病之中。

端妃慘死，皇上憂傷過甚，不支病倒。這纔給方氏皇后和龐松喘一口氣的機會。當天，龐松先把方氏皇后送回坤寧宮。兩人又是一陣密議，方始決定派出日本忍者，追殺靖國公主，來上一次斬盡殺絕，芟草除根。——至於靖國公主居然大難不死，絕處逢生。被她的姨母、表姐所救，那就不是方后和奸相所可預料的事了。

二二

龍鱗山、玄虛洞，別有洞天的那一處洞穴。俞大娘、俞杏姑、靖國公主，母女姨甥三人。相

互傾訴，相擁哭泣了整整一夜。遠處鷄鳴，天色大亮，俞大娘方纔去推在她懷中倦極熟眠的杏姑。杏姑猛可醒來，還沒睜開一對俏麗的鳳眼，先就是一聲驚問：

『娘，公主殿下呢？』

靖國公主坐在一旁，眼瞼濕潤，兩頰的淚痕未乾。她凄然的一笑，伸出雙手。一把摟起伏在俞大娘腿上的杏姑，謔然的說：

『表姐，妳可千萬不要忘記。大明的靖國公主，她是妳嫡親的表妹！』

『表妹！』

『表姐！』

表姐妹二人又在歡聲的互喊。兩人手兒相携的從石榻上起立，並肩站在一起。俞大娘愛暱的望望杏姑，又望望靖國公主；——她唯一的外甥女梅兒，她在搖頭感嘆的說道：

『人說一表三千里，我偏要說表親最親近。瞧妳們表姐妹倆，我敢說任誰見了妳們，都會說妳們倆準是一對嫡親姐妹！』

仔細端詳對方，再回想自己的鏡中模樣。哈哈！可不是像極了嗎？比嫡親姐妹更像。簡直就是一母同胞的雙胞胎！梅兒和杏姑都高興了起來，兩表姐妹又是相摟相抱，又是比這比那。俞大娘連連的在點着頭，她跟靖國公主說道：

『嗯！妳們兩表姐妹眞像一對雙胞胎。當初，我們兩母女都以爲妳是一位皇子殿下。把妳當做個男孩兒家了。一經錯覺，就沒覺察出來妳們竟是這樣相像！』

『那——，』杏姑興高采烈，嬲着她母親一陣搓揉，撒嬌似的在央求：『娘呀，這以後，我跟表妹乾脆就以姐妹相稱好了。』

俞大娘聽後，却是臉色一正。她在鄭重告誡她的愛女杏姑：

『妳要切切記住，時刻不可忘却。從這會兒起妳要跟妳表妹兩個姐妹相稱。要不然的話，從這龍鱗山到嵩山少林寺的路上。萬一妳一不小心，脫口叫出一聲：「公主殿下」！那可馬上就要

有大禍臨頭了！』

『娘，您儘管放一千一百個心，』杏姑嬌憨的笑着說：『人家一十七年來上無兄姐，下沒弟妹。如今好不容易得了個雙胞胎一樣的妹妹了。我自會一天喊她一百遍，一千遍妹妹、妹妹、妹妹……』

杏姑和梅兒格格的笑了一陣。梅兒一眼瞥見門外射進來的遍地燦爛陽光，陡的湧起了一件心事。她上前拉着俞大娘的胳臂問：

『姨媽！我們什麼時候動身上少林寺去？』

俞大娘笑吟吟的答道：

『那得等妳喊我也喊習慣了。否則，妳們倆姐妹相稱，偏又一個喊我娘，一個喊我姨媽。這在路上，豈不要露出老大的破綻？』

『對！』靖國公主好不聰明伶俐，她果然一點便醒，頓時就說：『姨媽，這下我可要改口喊您娘了！』

『梅兒！』

『娘！』

『千層叕數，萬道難關！』俞大娘忽又雙手合什，一臉虔敬的在跪地祝禱：『我們這就去少林寺，但願上蒼保佑我們平安到達！』

（未完待續）

不要和自己的命運作對

老吳是我多年的好友，他出身世家，自幼生活富裕。有一陣子，我曾爲了他幼年的富裕，而幽他一默，說他『不知柴米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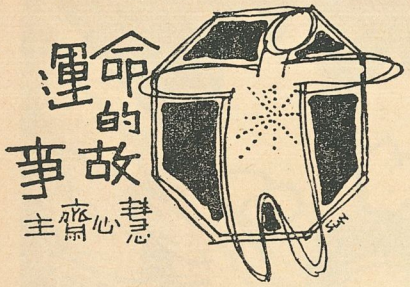
其實老吳雖然自幼富裕，但是自讀了南開大學經濟系之後，一躍而爲經濟學專家，不但懂得貨幣與物價，經濟與民生，國民所得與世界貿易總總複雜的理論，而且也甚知『柴米貴』，他留英回來之後，還在某大銀行任總經理，又受友人聘請，任某紗廠總經理，月入甚豐，家庭美滿；朋友稱羨之餘，仍免不了幽他一默：『把算盤掛在脖子上』。

大陸淪陷之後，老吳來到臺灣，過了一段平穩日子，他在大學裏教書，同時還在公家機構做事，那段時候我並不知道老吳平安逃了出來，當從他人口中得知他也在臺時，不禁爲他捏了把冷汗。

老吳在大陸上既是地主，又是忠貞的國民黨員，若陷大陸，怕逃不了清算鬪爭。

一日在街上與老吳不期而遇，欣喜中老吳約我到附近的飯館共餐小敍，談話間老吳一再表示他對近況不滿，他不喜歡教書，也不願做公務員，很想開家紗廠，好好闖一番事業，只是手邊沒有資金，難遂大志。

老吳自出世後，一帆風順，從不相信『算命』，他始終在『順境



』中，我試圖告訴他我的命運觀——人有順境，也有逆境，處在逆境時，雖也要努力，但是借一筆龐大資金開工廠，這種冒險生意，不值一試。

老吳頗不以爲然，他認爲他是有名大學的經濟系畢業，又有過實際的經驗，一旦有了資金，他必能闖出一番天下。至於我的想法，實在是太消極。

我『消極』的向老吳要來他的出生資料，想藉命理說服他，因爲他有十年的刼財運，套一句紫微斗數專用語，就是『大限逢地空、地刼星』，走刼財運時，在錢財上會有損失，不宜與錢財有任何『來往』，倒是可以閉門讀書，研究學理。

老吳對我的忠告當耳邊風，這次偶遇我們互留下住址，他告訴我，等他再現昔日雄風時，就是我承認迷信，放棄研究命理的日子。

分別後，我寫了一封信給老吳，再度提醒他：『地空星猶如半天折翅，地刼星猶如浪裏行船，安分守己是上策，不宜自求波動變化，在錢財上更應謹愼小心。金錢雖爲身外之物，但是每個人都賴固定的金錢維持生活，一旦連維持生活的基本金錢都沒有了，豈不自陷絕境？』

老吳當然沒有接受我的建議，一年後，他籌足資金，開始設廠，兩年後，他因資金週轉不靈，且產品無人問津，宣告惡性倒閉。

從朋友處得知，老吳窮得三餐不繼，靠借貸度日，正在讀醫學院的兒子，因繳不起住宿費，而被迫退學，當年的名門閨秀，家事從不需自己動手的吳太太，竟落得必須出外幫傭。

我去探望老吳，他形容憔悴，原來豐腴的雙頰，像豆腐衣似的貼在臉旁，華髮叢生，兩眼無神，不再見當年的豪邁與風采。

『悔不當初！』老吳見到我，不住搖頭嘆息。他雖然仍然不相信『命運』，但是却後悔沒有接受我最初的建議，在手無寸金的情況下，以借貸設廠，實在太冒險了。

我一個人經商失敗沒有關係，却連累了我的家人，更毀了兒子的前途，老吳傷心的說，他雖體會出人生不可能永遠在順境之中，逢逆境時，雖仍應奮鬪，但是不能以關係生計的錢財與自己開玩笑，但付出的代價太大，也得到太殘忍的回報。

我安慰老吳，人不一定要靠『算命』，來引導自己的航程，但是，既有不能永處順境的想法，也要有『逆境』也不會永存的看法，所以老吳在逆境中，該做的是設法再回學校教書，潛心研究所學，一味的追悔、傷心，祇是加强逆境，相信老吳終能把債務還清，祇是從此不宜再考慮經商了。

老吳半信半疑的接受我要他『不再經商』的建議，我告訴老吳，其實他當年也不曾經商，而是爲人作嫁，替別人經營事業，老吳的確有經商才華，更有爲別人經商的運氣，祇是自己不適合當老闆而已。目前逆境中，作育英才，教導一些來日可以『爲他人經商』，或是『自己經商』的學生，未嘗不可說是另一種形態的『爲人作嫁』。

老吳終於恍然大悟，心境也開朗不少，但仍不相信『算命』，相不相信『算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不該和自己的命運『作對』，否則祇有自討苦吃。

也是美的

林朶兒 文
趙曼 圖

不管這想念如何傷神
想要勿傷也是枉然
靈魄沉悒　也是美的

總幻想是個擺渡的人
日夜廻旋在波濤的追逐
身如飄絮　也是美的

覓尋一個奧秘的典故
時間空間凝成了幾個我
苦澀無奈　也是美的

就算時光倒流獨上西樓
風聲滿身擷一筐清淚
曠古寂寞　也是美的

孤燈燭火燃出隻影幢幢
神往雲遊蕭然凌空
落花飛零　也是美的

死海瓶簡（之三）

關海潮

我們經常在不留心的剎那，意外地發現女子動人的美，便以爲是一見鍾情了；但事實上，我們已把全副的注意力，放置在那剎時的印象上，而以爲剎時的印象是可延續的，並固定在想像的空間中。我們任想像牽引我們到各種美麗的景境裏去遨遊，去創造美的幻覺，彷彿在難爲人知的表情裏就有動人的神秘，引誘你去探索；而一顰一笑，彷彿正對你甜蜜的夢微嗔，一息一動，皆熨貼着靈魂的起伏。但我們怎把一生的愛情，在一瞥間上演？

片刻欺騙了永恒！我們不由自已地任感覺流失在外在的印象當中，把對愛的渴望奉獻給一時情緒的流動了。而孤立的情境欺騙了整體的經驗！我們將難以磨滅的印象，在視網的光圈裏擴大，將片段的情境，透過憧憬的光與熱，就以爲已完全瞭解對方的個性了。

但難道沒有一見鍾情嗎！美麗的遇合，像花卉開放？

生命漫長的歷程，我們的情感經驗常因環境與心情相對的流遷，使情緒到達引力點。我們的心情在空虛的狀態當中，而敏銳地特別易於吸收動人的質素，祇要印象够强烈，就足以眩惑那顆搖盪的魂靈了。當彼此情緒的引力點相交會的瞬間，豈不是一見鍾情嗎？

昏眩却不足爲愛與美的開始，安於昏眩的感覺的，亦將嚐到失戀的結果。愛情裏不可能始終充滿昏眩的激情的，那麼何不自清醒開始呢——即使曾有心馳神搖的感覺也要審愼與抉擇。

因爲對愛情的態度，正如同對人生的態度；我們總要設想，人祇能活一次，所以人祇能愛一次，而不能抱有僥倖的心理。那麼如何活，我們就該如何愛，並且祇能有一次。活可以活得莊嚴，也可以活得猥瑣；愛情亦然。那麼還不需要審愼和選擇嗎？

愛情中，個性是否相融需要通過長時間的溝通及了解的；加入酵素，就易成爲異常肥大症。急性的腫瘤，對於愛情是致命的傷害。迷戀將導致整體感覺的喪失，成爲不清醒的盲目之愛，又怎能算得戀愛呢！我們需要清晰掌握到彼此的個性，知道是可以相融的，這纔能算是愛情的開始。因此我們需要保持清醒，來抉擇可以相融的個性。

至於可以稱頌的愛情，乃在於愛情理想的關注，建立在彼此的了解和默契的培養，尤需要堅實的信心。最高峯的愛情，將更在於人生理想的投射上，發現了彼此相同的志向與興趣；這些都因爲愛情並非偶然能成就的。

而那些一開始就懷有『可以愛兩次』的僥倖想法的人，對愛情並沒有眞實的信念，還配談論愛情嗎！

嚴沁著　茫茫路

臺幣　四十五元
美金　二元四角

人人羨慕的愛侶，却在命運之神的嘲弄下，步上了坎坷的茫茫路，心筠如何拋下斯廉而去，斯廉又遭遇了些什麼事情，藉着傅小迪，告訴您這個動人曲折的故事……。

直接郵購八折優待　郵政劃撥帳號第三九四八號

我的心情

——兼致翠谷友人

文：江塵
圖：亮光

·給小魚·

想念妳的情懷，如折翼的候鳥，欲覓尋一方棲息的淨土，却越不過千山萬水的茫茫時空阻隔，終至乏力地墜落在記憶中，妳幽如古井的溫柔眸光裏。

縱使沉淪、溺斃，也是一種纏綿，生生世世。

·給孟梵·

寂靜如死的午後，獨坐沉思，窗外是柔如棉絮的細雨，舞盡一山淨翠一山空靈。若是他年夜雨，言笑西窗，妳我是否仍會憶及，這年少的往事？

·給平芝老哥·

午後，春雨乍歇，天際猶聚集着不肯離去的濃濁烏雲。現在是春天，然空氣中仍漾着沁涼的冬意。這樣的時節，我的心總是不安，彷彿充塞什麼似的。於是在不安之後，我迫切渴望一杯茶緩緩沉澱心境。

我因何無法寧靜呢？這預示着什麼呢？

或許我怕的僅是七月的來臨。七月之後，你將繫身軍旅，成爲流落南方的一株綠樹。

·給和成大哥·

讓我向你致敬，未來的中華民國陸軍少尉排長。

走過翠谷的明山秀水，守盡幾多歲月，來自海鄉的你，永遠豪邁、爽朗如大海，我眞願自立，擁有像你一樣，海般開濶的胸襟。

祇是今朝別後，不知何時方能再聽見你驚濤裂岸般的笑聲？

·給漢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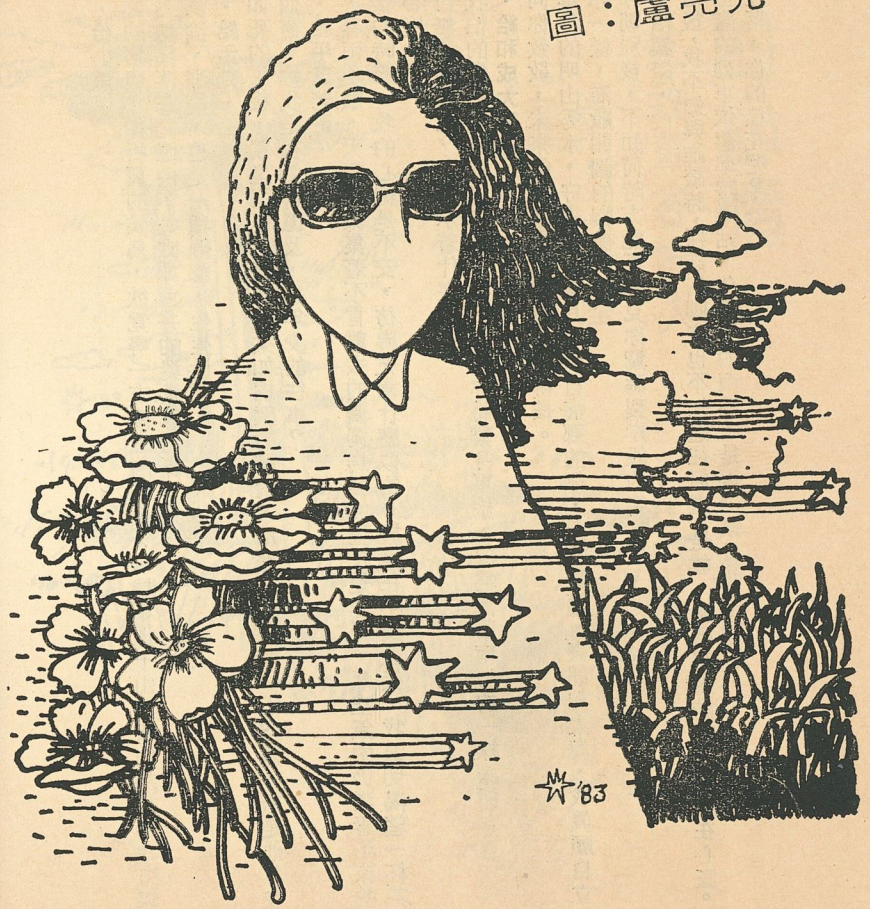
自你走後，我不知與誰談詩，探訪的脚步也不知邁往何處，是故，祇得將寫詩的心願擱在心底。

而往基隆的列車依舊準時離站，久違了的雨港，是否仍鎭日潺潺低語？

年年桂落，你的桂花呢？

星星的碎片 (十一)

文：嚴沁
圖：盧亮光



心妍被安置在思宇家裡。

因爲她仍不妥協，無論思宇說什麼她總是不聽，分明在鬧彆扭却又擺出若無其事狀，他不放心，所以把她帶回自己家裡。

辭演的事已成定局，思宇再怎麼努力也挽回不了，不祇監製和導播，公司方面也很生氣。

心妍把一切看得太兒戲了。

事實上，當她決定辭演時，她是抱着兒戲的態度，她什麼都沒想過，祇逞一時心頭之快。

而且——看見思宇爲這事那麼生氣，她認爲自己做得對，她完全不後悔。

眞的！她完全不後悔。

在娛樂圈，男男女女都以事業爲重，沒有人肯放棄一次機會，但——心妍是唯一例外，眞正，誰像她這麼漫不經心，說辭演就辭演？

而且爲的是個不成理由的理由。

『妳告訴我，妳到底爲什麼？』思宇坐在她對面，目不轉睛的望住她。

已是深夜，他不放過她。

她圓圓的黑眸停在他臉上，不出聲。

『妳自己看過晚報，頭條娛樂版新聞，』他攤開雙手。『妳這是自毀前途。』

她微微一笑，那倔强、任性全在唇邊了。

『心妍，總有一個原因的，』他抓住她的手。『我知道妳不是這樣的人，昨天還好好的，爲什麼——』

他是想不出爲什麼，他當然不知道她曾找過他，而接電話的是費婷。

祇爲了費婷，心妍這麼做——划算嗎？

『我想回家。』這是她唯一的話。

『回家之前把原因告訴我。』思宇說：『別人的事我不理，妳的事——我不能由妳這麼胡爲。』

『我不是說過，我不想拍戲。』她說：『我累了，我要回家。』

『妳立刻可以休息，先告訴我原因。』他說。

『原因與你無關，你不必知道。』她說。

『那麼是有原因了？』他點點頭。『我知道妳不會無緣無故這麼做。』

『何思宇——』

『先說，爲什麼去臺中？』他很有耐性。

『去看同學林芳文。』她說。

『妳從來沒提過這個人，她是誰？』他盯着她。

『中學同學。』她漠然說。

『不成理由。妳要拍戲，突然就決定去看她？』他說：『一定另有原因。』

『我——約了人。』她說。

『誰！一個男孩子？』他盯着她。

她淡淡的笑。

『林希文，芳文的哥哥。』她說：『在美國唸完書回來，是華盛頓的政治新聞記者，回國當客座教授。』

『就是昨天深夜送妳回家的那個？』他說。

心妍呆怔住了，他怎麼知道？房東太太說的？但那時房東太太已睡覺，完全沒有可能。

『誰——告訴你的？』她忍不住問。

『我想知道的事還不容易？』他淡淡的笑。『那傢伙就叫林希文？還是留學生！』

『我——很小就認識他。』她故意的。

『很不錯啊！青梅竹馬！』他說。

『我們約好了去臺中看芳文，我有兩年沒見過芳文了。』她聳聳肩。

『於是戲也不演，弄得天下大亂就走？』他眸中有她不懂的神色。『那個林芳文也未免太重要了！』

『其實——也不全爲看芳文，』她呼一口氣。『我和希文約好去日月潭、大貝湖玩。』

『哦！是嗎？』他嘴角隱有笑意。『我打亂了你們的節目，攪亂了你們的行程，眞不好意思。』

『你自己知道就好，』她盯他一眼。『快送我回去，說不定林希文在到處找我。』

『他當然在到處找，不但找妳，而且花也送到，電話也吵個不停。』他說。

她皺眉。他怎麼這樣說？

『房東太太也被他煩死了，』思宇又說：『不過他一直在臺北找妳，完全不知道妳去了臺中。』

心妍的臉一定紅了，但她努力使自己神色不變。

『你不必套我話，希文自然知道我去找芳文，他一定是臨時有事，不能去。』她硬着頭皮。

『是嗎？』思宇作恍然狀。

兩個人好像在作戲。

『我不需要向你解釋，也不在意你信不信，』她站起來。『你不送我，我也要回去了！』

『妳不能走！』他嚴厲一點。『如果這件事完全與我無關，我可以不理，但是——』

『我保證與你無關。』她立刻說。

他凝視着她好久，好久，看得她心怯了，把臉轉向一邊，不再與他視線相接。

『昨天——妳在家等我，我不但遲，而且失約。』他自動說出來。

她不出聲，看他有什麼好解釋。

而且，她裝出一副毫不在意狀。

『妳爲這件事生氣?』他問。

『昨天我看了兩場電影，又吃晚餐，又聊天，很晚才回家。』她說。

『我知道，和那什麼林希文，』他說：『可是——心妍，我眞的在談公事。』

『你講過了，一部國際片。』她淡淡的。

『爲了談這部片，我遲了，可是我打過電話給妳，妳已經出門。』他說。

『我記得，一點多鐘打來的，房東太太留的字條，晚上回家時我看見了。』她說。

『爲什麼不等我?』他問。帶着試探口氣。

她眉毛向上揚，怒意往上升。

等候?等到幾時?他打電話來是告訴她沒有空，她等下去有結果嗎?

『忘了你打電話給我是爲了說沒空的。』她說。

『是，我答應陪妳回基隆，我失約是我錯，但我爲了正經事啊！』他說：『男孩子對事業不能開玩笑，對不對?妳應該原諒我。』

『我沒有怪你啊！』她是在諷刺，誰都聽得出。『我又沒說你不該不重視事業，我一句話也沒說。』

『心妍，妳在——生我氣。』他捉住她手。

『沒有。』她努力使自己語氣肯定。『我完全沒有理由生你的氣，對不對?』

『但妳所做的一切——分明如此，』他苦笑。『你辭演——妳祇是想刺激我！』

他是懂得她心理的，是吧！

『笑話。我能刺激到你嗎?』她反問。

『能。一聽見妳辭演的消息，我的心好亂，好亂，妳不應該做這種傻事的。』他說。

『祇不過一個劇集，我不在乎。』她說：『我做事向來不計後果，祇要心裏愉快。』

『雖然說祇是一個劇集，但影響好大，妳可知道公司很生氣?』他盯着她。

『我知道。換成我是公司，也很生氣。』她說。

『妳不怕公司雪藏妳?』他問。

『不怕。』她想也不想的。『他們和我解約也沒關係，反正你也說過我不適合這圈子。』

『妳太任性了，心妍。』他嘆氣。

『從小就是，』她傲然的笑。『而且——我從不對自己所做的事後悔。』

『我祇不過失一次約，妳怎能——』

『與你失約無關，』她笑。『反正我也約了別人，我們誰也不欠誰的，扯平。』

『妳眞這麼想?以後——我們還是像以前一般的相處?』他凝望着她。

她也瞪着他看，好久，好久，她笑起來。

『對於失約的人，我永不回頭。』她說。那種肯定法，令人心都發抖。

『心妍——』他是意外的。這麼嚴重嗎?

『我是個一心一意祇走一條直路的人，我不會回頭，無論如何不會。過了就算數，路上遺失了東西也由得它去，因爲我懶。』她淡然。

『可是——我有理由，妳該考慮這理由。』他說：『我自問沒有做錯事。』

『誰若自問，都認爲自己沒有做錯事，』她笑。『人對自己都很寬大，而且容易原諒自己。』

『事實上——』

『別跟我講事實，』她臉上笑容消失。『我甚至不想提昨天。我現在回家。』

『心妍——』他一把抱住她，緊緊的把她擁在懷裡。『妳怎能這樣走?我不准妳走。』

『沒有人能命令我，生命是屬於我自己！』她也不掙扎。『思宇，你最好放開我。』

『到底——妳生我那一樣氣?』他忍不住問。

她在他懷裡，他們相距那麼近，能感覺到互相的心跳和呼吸。

『你自己若是不知道，我又怎能告訴你？』她說。

她不看他，却看得出來，她漸漸的激動起來。

『心妍——』他把臉貼在她上面。『妳不是在懷疑我對妳的眞誠吧？』

『我不懷疑任何人，任何事，除非讓我看見，或掌握一切事實。』她說。呼吸也不平穩了。

『妳——看見什麼？』他在她耳邊問。

『沒有。』她答。她的口氣令她耳朵發癢，她推了他一下，推不開。

『那——妳掌握了什麼事實？』他問。

『你告訴我！』她說。

沉默了好一陣子，他知道不可能再裝傻了。

『昨天——費婷來找我，』他終於慢慢說：『她沒有通知，直接到這兒來。』

她不出聲，這才是眞話。所有的一切這個那個全是假話的，虛張聲勢。

『我很意外，當然——也有一份震動，』他說。聲音是低沉的，低沉中有難見的眞誠。『自從分手後，我沒有再見過她，除了在報紙上。』

她吸了一口氣，纔能使自己從激動中稍平靜。

她發覺，她甚至不能忍受他說費婷。

『她找我拍戲，她當主角的一部片子，』他說：『是她退出前最後一部片，她希望我當男主角。』

她咬着唇，祇是聽。

『她是很有誠意的，於是——我答應考慮。』他說：『大家一場朋友，應該幫忙。』他說。

她還是不響，心中却益發不是味兒。

『因爲要談細節，我們一起吃午餐，我是在餐廳打電話給妳的。』他說。完全不再隱瞞掩飾。

『下午，我們去見那部片子的老闆，談了一陣，然後送她回家。』

但是——他整個晚上也都沒出現。

『晚上她請吃飯——就是這樣。』他說。

就是這樣?!晚上那麼長的一段時間呢！就是這樣?

果然他整天和費婷在一起。想到昨日心妍獨自看電影，獨自徬徨街頭的事，她說什麼也不能原諒他，何況，他還要跟費婷合演一部電影。

『妳說話，妳原不原諒我?』他輕吻她面頰。

她生硬的推開他，堅持着離開他的懷抱。

『祝你們的電影拍得成功。』她轉身往外走。

『心妍——』他大吃一驚，抓住她手臂。他不是都說了嗎?

她爲什麼還不原諒?

『我是眞心祝福。』她看他一眼。『你和費婷。』

『妳——』

『別在我這兒浪費時間了，我是鐵石心腸。』她大步走出去。『對自己如此，對別人也如此。』

心妍的固執在這件事上表露無遺。

那夜從思宇那兒衝回家之後，第二天一早就回到基隆，她不要再見思宇，也不聽他解釋——事實上也無話可解釋，除非他不拍費婷那部片子。

在家的日子是悶的，每天只能看報、看電視來打發時間，很無聊。

但是她不後悔辭演，眞不後悔。

思宇沒有來基隆，四天了，他沒有來。當然他那部電影還沒拍完，又要研究和費婷合作新片

的事，他那兒會有時間想到心妍？

每想到他，她心中就是一陣扭曲的難受，感情是付出了，但思宇看來並不那麼眞心和專一。心妍把一切放在心中，甚至母親也不講。這些事母親不會明白，而且一開始母親對他已有戒心。

但是，從母親的神色中看得出，母親已在懷疑，尤其是她辭演的事已弄得街知巷聞。

『那套電視劇一定很不適合妳演，是不是？』母親祇是這麼說過。

『是。』她淡淡的。

『公司的人怎麼說？』母親是關心。

『沒說什麼。』她很煩。『我的事我自己會處理，反正——我知道該怎麼做。』

母親默然。她知道，她的關心幫不了女兒。

『何思宇——怎麼沒來？』她忍不住問。

『誰知道？忙吧！』心妍淡淡的。『他不同我，他是大牌，戲很多。』

『你們不是——很好？』母親問。

『很好？』她笑了。『大家是同事，沒什麼好與不好，電視台裏面很少講朋友的。』

『那講什麼？』母親不明白。

『利害關係。』她說。

『但是前一陣子他總來找妳——』

『前一陣子我們合作拍電視劇，又合作一部電影，要宣傳。』她說。

『只爲宣傳？』母親睜大眼睛。

『難道還有其它什麼？』心妍說：『在我們這圈子裏最重要的是不能太天眞。』

母親搖搖頭，太天眞?!是她嗎？她不明白，是她落伍？或那圈子太特別？

『我越來越擔心妳了！』母親說。

『我和妳相反，我反而更有信心，』心妍笑。

『信心？從何而來？』她問。

『一個固持己見的人，別人也拿妳沒辦法。』心妍笑。『我就是這樣。』

『但是妳自己也吃虧。』母親說。

『我不覺得吃虧，』心妍說：『我沒有想過要大紅大紫，也沒想名成利就，我當自己在做一份工作，沒失去什麼，也沒得到什麼。』

『眞是這樣？』母親問。

『當然。』心妍頗爲自得。

『那何思宇——妳眞不在乎他？』母親還是了解女兒的，到底是母親啊！

『我——爲什麼要在乎他？』心妍有點不自在。『我該在乎每一部電影或電視劇的男主角嗎？』

『妳這孩子——就是嘴硬，』母親嘆口氣。『妳知道這樣很吃虧嗎？』

『我不覺得。』她揚一揚頭。『老實說，我並不在意在這圈子裏可得到什麼。』

『那麼妳走進圈子做什麼？』母親問。

『考不上大學咯！』她說：『演戲總比坐寫字樓好！』

『我倒是說正正經經做一份工作好，起碼穩定，』母親搖頭。『像妳，現在住在外面，忙起來一個月也見不到妳，我認爲纔不好！』

『但是妳可以在螢光幕上看見我。』她說

『那個是戲裏角色，不是我的女兒。』母親說。

『想不到媽媽都這麼挑剔。』她笑了。

電話鈴在響，母親順手接了。聽了幾句，她臉上神色特別。

『心妍，找妳的。』她說：『何思宇。』

何思宇?! 心妍的心猛跳幾下，表面上還得裝得若無其事。

『我是莊心妍。』拿起電話。她說。

『心妍，怎麼回了基隆也不先說一聲？』他焦急的。

心妍冷冷一笑。現在才知道她回基隆，表示他今天才找她的。

『我已經回來四天了。』她淡淡的。

『還在生氣嗎？』他說：『今天下午沒通告，不必拍戲，我來接妳。』

『不，對不起，我沒空。』她想也不想的。『我家裏有很重要的事。』

『心妍——』他呆怔一下，意識到有些事不妥。『不要這樣，只不過爲一些已過去了的小事，不值得妳再生氣。』

『誰說我生氣？』她看母親一眼，母親微笑，退出客廳。『我很好，很快樂。』

『不要騙我，我聽得出來，』他說：『無論如何，我下午會來基隆。』

『那麼我可以先告訴你，我不阻止你來基隆，但是你一定見不到我。』她肯定的。

『這——』他意識到事態嚴重了。『爲了什麼？就是那天失約？』

『不爲什麼。我告訴過你，我家裏有重要的事，你來也沒用。』她聲音裏沒有笑容。

『妳——總不能一輩子不見我！』他說。

『我沒這麼說過，』她吸一口氣。『其實，你見不見我沒什麼不同。』

『爲什麼這樣說？』他完全不懂。

『我想靜一靜，所以我回家。』她再說：『我對電影、電視圈厭倦，我不想見圈子裏的人，不想聽圈子裏的事，所以我回家。』

『不想見的——也包括我？』他很敏感。

『我們沒有必要見面。』她强硬的。

『心妍——我自問並沒有做錯什麼，妳判我罪也該有個原因。』他說。

『我怎敢判你罪？』她笑。有自嘲味道。『我祇是覺得沒有必要再見面。』

『妳——爲了費婷？』他問。

『爲什麼提她？我不認識她，有什麼理由因爲她？』她笑得更大聲。

『我祇是和她合作拍一部電影，對她對我都有好處。』他說：『而且演完這部戲她就退出，去做富家少奶奶的生活，妳該明白。』

『我不必明白，根本不關我的事。』她說。

『心妍，不要這樣，妳知道我是重視妳的。』他放柔了聲音。『我是眞心誠意的。』

『不必講這些，我不想聽。』她說：『還有沒有別的事？我沒空再聽了。』

『心妍，妳要我怎麼做才好？』他嘆息。

『我不會要你怎麼做，也沒有資格。』她說：『你不要把事情弄複雜了。』

『心妍——別收線。』他着急的叫。『告訴我，妳要我怎樣？我盡可能的聽妳的！』

『我爲什麼要你怎樣？這不可笑嗎？』她說：『你不要這麼孩子氣。』

『我說的是眞話。』他說：『我可以發誓。』

『不必這麼嚴重。』她笑起來。『你做你的事，我做我的事，大家沒牽連，我喜歡這樣。』

他沉默了一陣。

『妳——可是不喜歡我拍費婷那部電影？』他說。

其實他是明白人，他心中什麼都明白，不是嗎？

『我這麼說過嗎？』她反問。

『妳沒有，但是我知道。』他嘆一口氣。『心妍，但是我已經先答應了她。』

『不是先與後的問題，你心裏明白的，是不是？』她笑。『重要的是她找你！』

『心妍——』他頗難堪。

『這是事實，她是費婷，你根本沒辦法抗拒的。』她雖在笑，聲音已頗激動。『祇因爲她是

費婷。』

『不要這麼說，也不因爲她是費婷——』他停一停說。『是她來求我，不是我求她。』

『那麼祇要她出聲求你，任何事你都答應？』她說。

『當然不是——』他語塞。『我的意思是——答應她時我不知道妳不喜歡——』

『我沒說過不喜歡，我已經講過了，這件事完全與我無關。』她迅速說。

『心妍，我們見了面再談，我立刻來！』他說。

『我要怎麼說你纔相信？我下午沒有空，你來也見不到我。』她說。

她眞不想他來嗎？未必！只是答應讓他來，她自尊心不允許。

『不要開玩笑，我是誠心誠意來的。』他很有耐性。『什麼事都留着當面講——』

『不。我們全家都不會在家。』她絕不妥協。

她脾氣就是這樣，自己也沒法控制。

『那麼——晚上我來，好不好？』他讓步。

『我們會很晚回家，不方便。』她說。

『明天呢？』他再問。

『明天也不會有空。』她說。

他已經肯定了，她是在爲這件事生氣，但這件事——他眞的爲難，他不想得罪任何一方。

『當然，後天，大後天都沒空，是不是？』他反而笑起來。『我眞的錯得那麼厲害？』

她咬着唇，想收線，又不甘心。不收線，繼續也講不出個什麼結果。

『對不起，我現在就要出去，我不能再講了。』她說。

『不是那個林希文吧？他今天早上還打電話去房東太太那兒找妳，據說鮮花沒斷過。』他說。

『自然不是他。』她氣他又提林希文，好像看死了她不會喜歡希文一樣。『他只不過是最普通的。』

『哦！還有些不普通的？是誰？』他半眞半假。

『你沒有必要知道。』她冷哼。『再見。』

『喂——』她不再聽他說什麼，立刻收線。這個傢伙，自己做錯事還要胡扯，無聊。

母親從房裏出來。

她一定什麼都聽見了，房子就是這麼大，一牆之隔，想不聽也不行啦。

『爲什麼不讓他來？』母親問。

『我知道妳不喜歡他。』心妍說。

『不要討好賣乖。』母親笑了。『妳們之間發生了什麼事？與費婷有關？』

費婷是大明星，連母親都知道。

『妳完全搞錯了，媽媽。』心妍吸一口氣。有時候要應付母親也吃力得很。『我不認識費婷，怎麼有關呢？』

『費婷以前是思宇的女朋友。』母親說。

『但是人家現在是準濶小姐。』她搖頭。

『思宇——還忘不了她？』母親居然緊追不放。

『媽——』心妍臉紅了。『這些事我怎麼知道？下次有機會妳自己問何思宇。』

『妳怎會不知道？何思宇現在不是在追妳？』母親說：『媽媽不講並不表示不知道。』

『媽媽——』心妍不知該怎麼說。

『妳是不是眞要出去？』母親問。『我敢相信，不消一小時，何思宇必趕到。』

『妳怎麼知道？』心妍意外。

『我就是知道。』母親笑了。『不管那個費婷以前和他怎樣，我看得出他現在喜歡妳！』

『妳——』

『我的女兒，憑良心說，誰都認爲妳比費婷漂亮得多，只是妳還沒有費婷的運氣。』母親笑。

眞是這樣？

爲着看母親的話是否靈驗，心妍留在家裏。

思宇眞會在一小時中趕來？她認爲不可能！思宇在意的是費婷的電影，不是她！

時間一分一秒這麼過去，一小時根本一下子就過了，但是沒有思宇的影子。

他是不會來的，她知道，他斷不會爲她而放棄費婷的那部片子。她是暗示過他，若想她回心轉意，就得放棄費婷的電影。

她知道思宇想拍這片子，不是爲錢，而是可能最後一次和費婷拍檔。

費婷！這個名字對思宇眞那麼重要嗎？

又坐了一陣，心妍再也無法悶在屋子裏了，她發覺自己越來越對付不了自己的忌妒心，她是在妒忌費婷，她知道，眞是這樣。

『我出去散步！』她往外走。

『早些回來，在附近走走好了！』母親說。

『我從小在這兒附近長大的，難道怕我迷路？』心妍笑着出門。

『我不擔心妳迷路，我祇怕何思宇會來。』母親說。

『妳放心，他絕對不會來，』她轉回頭笑一笑。『他不會放棄費婷那部電影。』

『這與他來不來有什麼關係？』母親問。

『當然有，兩者之中他祇能擇其一。』她說。

『什麼意思，有關係嗎？』母親問。

『大有關係，再見。』心妍推門走出去。

母親還在後面說了句什麼，不過她沒聽見，反正已經走了出來，說什麼都沒關係。

低着頭，慢慢朝巷子外走去。這是她從小走慣的路，路上有幾塊石頭她都清楚，閉着眼睛都能走得很好，她——突然間，她竟撞到一個人。

她又吃驚又意外，更加上點憤怒，路這麼大，那人分明是故意撞上來的。

『你——』她想破口大罵，却看見一張熟悉的帶笑面龐，他——思宇?!

『就是我咯！』他雙手環抱胸前，好整以暇的凝望着她。『地上有什麼好看呢？莫非有黃金？』

『誰叫你站在這兒擋路的？』她心情一下子大好起來。『分明不懷好意！』

『誰撞誰呢？』他大笑。

『還蠻不講理，』她說：『沒有人叫你站在這兒！』

『我自己來的，來了十五分鐘。』他說。

『媽媽不幸而言中，』她笑。『她說你一小時必趕到。』

『伯母是最了解我的，我眞的緊張。』

『你如果眞的緊張，最好就辭演那套電影，否則，還有你緊張的。』她說。

『妳是認眞的？』他盯着她看。

『我像說笑嗎？』她反問。

『但是——這件事眞有那麼重要？』他問。

『各人的看法和感受却不同，也許你認爲不重要。』她慢慢說。

『的確是，我們祇不過再合作一部電影，如此而已，』他笑。『以前的一切早就過去了。』

『合作一部電影的確祇是小事，但她——你可以和任何人合作，爲什麼是她？』心妍說。

『不要那麼孩子氣，我們出來是工作，完全沒有其它。』他說：『妳眞爲這事生氣？』

『我不認爲這樣，我覺得——面臨的是一個抉擇，兩個人，她或我。』她說。

『妳把事情弄複雜了。』他嘆口氣。

『並不複雜，你可以不再來找我！』她固執的說。

『心妍——』他嘆息。『這個時候說這種話是很殘忍的。妳令我進退兩難。』

『是你自己造成的局面，』她說。

『妳爲什麼對——費婷敏感？』他忍不住問。

『我對她？錯了，』她冷笑。『她自己敏感吧！』

『我知道，妳那天曾找過我，是費婷接電話，她告訴我了，』他說：『奇怪的是，妳爲什麼不提這事？』

『我爲什麼要提？』她反問。『我打電話找你，她接電話，她該轉告你纔是！』

『還是小心眼兒，』他捉住她的手。『心妍，事情的確不是妳想的那麼複雜。』

『我沒有想得複雜，拍或不拍，祇有兩條路走。』她說。

『但是我已經簽了約，收了定金。』他說。

『我又沒叫你不拍，選擇是你自己的，』她掙脫他的手。『再見！』

『再見?!妳去那裏？』他追上去。

『我原本出來散步。』她倔強的。

『心妍，這件事既然已成定局，我們可不可以一人讓一步？』他說。

『這件事與我無關。』她搖頭。『我不認爲我該讓什麼步，根本是你和費婷之間的事。』

『心妍，我現在重視的是妳。』他叫。

『是嗎？』她站定了。『重視的是我？爲什麼約好時間見面不來，事後纔打電話通知我，這叫重視？』

『心妍——那件事算我錯，已經錯了，妳要給我機會改過纔行。』他說。

『你也認爲是錯了嗎？』她冷笑。

『但是現在我眞是沒法子推這部片子，眞的。人情和道義都說不過去。』他苦着臉。

她看他一眼，心中暗暗告訴自己，這件事不能心軟，不能讓步，否則以後花樣百出，她一定要堅持。

『你去考慮你的人情道義吧！』她又往前走。

『心妍——』他再一次追上來。『難道我們——就這麼結束？妳忍心嗎？』

『結束？』她笑。『我們開始過嗎？』

『心妍——』他看來是生氣了。『妳不能這麼蠻不講理，妳根本——故意跟我過不去。』

『你若認爲如此我也沒法子，我說過，我不會勉強你，你高興怎麼做就怎麼做，我管不了。』她說。

『這話——可是妳說的，妳別後悔！』他指着她，臉都氣白了。

『當然是我說的，我對自己說的話負責。』她傲然說。

『莊心妍，妳——妳——』他說不下去，轉身就跑開，一下子消失在巷子口邊。

他一走，她的臉色也變了，變得又白又青，更泫然欲泣。她並不想這麼趕走他。但——她若不這麼做，又怎應付得了自尊心？

她想立刻回家，轉身走了兩步又停下來，她倔強的再轉身往前走。回家是示弱，她不是示弱的人。

收斂了眼淚，一步步走出巷子。說去散步就散步，她不會因某人而改變。

思宇這麼一走就永不會再來了，她知道，他原本也是個心高氣傲的人。

她慢慢走着，眼睛仍放在脚尖，她不想接觸任何人，她怕洩露了心中秘密。

再往前走，她看見電線竿邊有一對熟悉的脚，一條熟悉的牛仔褲，心中猛然一震，再往上看，看見那張熟悉又漂亮的臉。

思宇——他並沒有眞走，他竟等在這兒！

『你——』她心中一陣狂喜，剛纔的氣憤，忌妒全都不知去向。

他竟又等在這兒，他竟——沒有眞正離開。

『我陪妳散步。』他溫柔的說，又握住她的手。

這一次她沒有拒絕，也不再硬繃繃，他再一次等在這兒已溶了她心中冰雪。

『我以爲你走了。』她喜悅的。

『我是想走，走出巷子立刻又想到，我這麼一走就可能永遠見不到妳，我——不想冒險。』他說。

她心中甜絲絲的很滿足，至少他是在意她的。

『誰知你眞話假話？』她白他一眼。

『我相信妳能分得出眞假！』他笑。『我這個人最不會作假。』

『但是你會演戲，公認的演技派！』她說。

『演戲和眞實生活不同，眞實生活中，我沒有演技。』他笑。『我演不了戲。』

『那要看長遠一點纔知道。』她說。

『其實——心妍，妳不該介意費婷，眞的。』他慢慢的，小心的說：『面對她，我已再無感覺。』

『不信。』她說。

『妳一定要信，我已當她是個普通女孩子，一個將是別人太太的女人。』他說。

『祇怕她對你餘情未了。』她笑。

『那妳就完全看錯了她，她的心很狠，做過的事不理對與錯，她永不回頭。』他說。

『你倒很了解她！』她笑。

『自然，我們在一起一年多，』他說：『雖然那段時間很快樂，但我心裏壓力一直很大。』

『爲什麼有壓力？』她不明白。

『她給我的，』他說得坦白。『講眞話，她各方面條件都比我好，她名氣也不比我小，在她面前，有時我忍不住會有自卑感。』

『我們旁觀者倒不這麼覺得，』她若有所思。『很多同事都說，她利用你增加她的名氣。』

『我有這樣被利用的價值嗎？』他自嘲的。

『你自己不清楚，我們却這麼看見，』她也坦白。『她若祇憑自己，不會有這樣的名氣，那個有錢佬也未必看得上她，她又不是絕色佳人。』

『但她有自己的條件，她氣質好，很少影圈或電視界的女孩能和她比。』他由衷的。

『是你眼中美化了她吧？』她說。

『這是眞話。』他說：『我沒有誇張，全是我的感覺，她是有一種與衆不同的氣質，很吸引人的。』

『所以你念念不忘她？』心妍笑。

『又來了，妳不是眞那麼小心眼兒吧！』他問。

『我是。』她半眞半假的。『我心胸很窄，沒有那麼大的度量，我小心眼兒。』

『算了，算了，我們不談這個。』他說：『現在妳可以告訴我，爲什麼辭演電視劇，弄出那麼大的風波？』

『你眞想知道？』她望着他。

『當然。我一直猜不透原因。』他說：『當然不是爲那個什麼林希文！』

『不要低貶林希文，至少他是個學者。』她說：『你想知道原因而已，是不是？』

『是！妳說吧！』他眨眨眼睛。『不過，以後最好別讓我看到林希文。』

她瞪他一眼，然後笑了。女孩子當然喜歡男朋友的忌妒，這表示重視她，對不？

『我辭演——因爲你失約，我想氣氣你。』她毫不修飾的坦白說出來。

『氣——我?!』他驚訝的指着自己。

『氣不倒你，是不是？』她冷哼一聲。『是我自己幼稚，我辭演與你有什麼關係？』

『怎麼沒關係？電視臺誰不知道妳是我女朋友？要不然監製，導演，PA個個都找我？』

『他們當然找錯了人！』她還口硬。

『他們應該找我，』他輕嘆。『誰叫這件事是我惹出來的？我失約，我該打！』

『我最恨失約的人，一點信用也沒有。』她說。

『但是妳傻，爲了氣我而放棄一次機會，而且得罪了公司。』他搖頭。『公司可能雪藏妳。』

『我不在乎！』她倔強的揚起頭。『他們還可以和我解約，更好！』

『心妍，妳瘋了嗎？』他拉一拉她。

『我是這種個性，我決定的事，即使是錯，也讓它錯到底，我不挽回，也不在意。』她說。

『這樣的事——終有一天妳會後悔。』他說：『這種個性很可怕。』

『我不理它可怕或可愛，我不會改這種個性，』她肯定的說：『我是寧爲玉碎，不爲瓦全。』

『看來——以後我要很小心妳纔行。』他開玩笑。

『我沒有要求你小心我，我對自己行爲負責。』她說。

『這麼驕傲，這麼自負，』他嘆息。『妳不會在任何人面前收斂一點嗎？』

『不行。收斂了之後還是我嗎？』她反問。『我決定保存完整的自我。』

『妳可知道這保存完整自我要付出很大代價？』他反問。『大得——可能是妳一輩子幸福？』

『知道。可是我一定要這麼做。』她倔強的。『否則我會痛苦。』

他沉默了半晌。說：

『我——能對妳有一點影響嗎？』

『不能，至少有——目前不能。』她肯定的。『以後的事我不知道，但目前——我們認識不夠深。』

『那麼我問妳，除我之外，還有別的人能對妳有影響嗎？』他認眞的。

『沒有，一個也沒有，』她也是絕對認眞。『甚至我父親和母親。』

『心妍，妳這麼自我，這麼任性倔强，妳可知道將來吃苦的是誰？』他問。

『知道，是我自己！』她笑。『我已經預備了吃苦的心，我絕對不擔心自己！』

『妳可知還有另一個人也吃苦？』他再問。『那是深愛妳的一個人。』

她咬着唇，半晌沒出聲。

其實她很想問：『這人是你嗎？』但終是出不了口，眞的，她認爲他們還沒有到那種地步。

『妳還沒回答我的問題。』他催促着。

『我不知道。』她終於說：『我不知道誰深愛我，更不知道對方的感受，我是個笨人。』

『心妍，妳沒說眞話，』他把她拉近一些。『妳知道的，祇是妳不肯講。』

『隨便你怎麼說，反正我不替別人想，也不替別人感受，』她微笑。『我的確很自我。』

他望着她好久，好久。

『妳令人又恨又愛，』他忍不住說：『愛上妳，是我的幸或不幸？』

『你可以當它不幸。』她笑。

『爲什麼一定要把話說得這麼絕？』他不滿意。『妳不能婉轉一點嗎？』

『不能，這是我的個性。』她說。

『不要把一切推在個性上，』他嘆息。『心妍，妳也該在適當的時候爲別人着想一下。』

『恐怕很難，我說過自己很笨。』她說。

『妳是在故意爲難我。』他捏捏她手。

『喂！你弄痛了我的手，』她掙扎一下，掙不掉。『快放開我！』

『妳這麼可惡，我一定要抓着妳的手，一輩子也不放開，』他在她耳邊低聲說：『我要折磨妳！』

『你敢。』她脹紅了臉。

『要不要試試？』他捉挾的笑。『其實妳沒發現，我和妳有相同的倔强、任性。』

『那又怎樣？』她也盯着他。

『我們可以鬪一鬪，看看誰更强些。』他眨眼。

『我可沒答應。』她說。

『不答應也不行，我已經認定了妳。』他笑。

『不要這麼賴皮，我不祇你一個男朋友。』她叫。

『有多少也沒問題，看我一個個打倒他們，』他滿有把握的。『別的男人怎是我何思宇的對手？』

『自大狂。』她忍不住罵。

『自大也極有自信，』他揚一揚頭。『無論妳有多少男朋友，都玩不出什麼花樣的，妳始終屬於我。』

『我們打賭？』她不服的。

『不賭，妳看着來吧！』他說：『我不但對自己有自信，對妳也有信心。』

『信心從何而來？』她反問。

『因爲我們相像。妳不覺得嗎？？面對我好像在照鏡子一樣！』他笑。

『從來沒見過這麼皮厚的人。』她嘆一口氣。

『現在不是讓你看到了嗎？』他笑。

她搖搖頭，不知該怎麼對付他纔好。

『何思宇，你好回臺北去了！』她祇能這麼說。

『我不會一個人回去，除非妳一起！』他說。

『我回家長住，起碼住一個月，』她叫。『回臺北又沒事做，我不去。』

『妳有事，陪我。』他盯着她笑。

『胡扯，你去拍費婷的戲我也陪你？』她反問。

『當然。』他說得理所當然。『她有未婚夫，我有女朋友。』

『要我去替你示威？』她睜大眼睛。

『好不好？好不好？』他涎着臉笑。

（待續）

詩的想像如何運用

林建助

要如何訓練自己成爲一個詩人，我們已有初步的概說，現在卽進行詳細的討論。第一個步驟，就是『運用自己的想像力』，使自己的心靈能馳騁在詩的田園，並能種植出優美的詩句及意象，而使詩的情趣能擴散至每個讀者的心懷。我們亦曾在上次提出：由想像力所產生的虛構作用（Fictionzation），是使內在情趣與外在意象相契合的創作關鍵，也是獨特的語言風格之創作來源，尤其是在做過『詩的字質分析』，知道詩的語言特性，及瞭解『詩質』如何產生之後，是更能體會想像力中這虛構作用的重要性了。

意大利美學家克羅齊（Croce, 1866～1952）曾說：『假如詩人或藝術家，當他面對着要表現的題材，一開始就使用「想像」時，他便是藝術家了。』從這句話中，我們看出了一個事實：假若文學或藝術創作喪失了『想像』，則不能成其爲是作品。那麼，『想像』到底如何運用呢？『想像』是怎樣的一種行爲呢？

有人說『想像』是『心靈的眼』，也有人說是『內在的眼』；總之，它是一種心靈活動，是一種藉着經驗的記憶或回憶，所產生的心象或意象。然而，較明確的說法，應該是由於作者觸及某事物的存在，而在腦海中產生一種由那事物所引發的虛構作用；但此虛構作用是因爲心靈之被那事物感動（無論是感性或理性），所發生的有意識的聯想，或者是由潛意識中喚引出的相關經驗及記憶的重現，並能對那些聯想及經驗和記憶的重現，做有意義的選擇，捨棄零亂、次要、無用的聯想，擇取精緻、鮮明、清晰的經驗和聯想，組合成能彰顯主題的意象。這是創作時，使情趣與意象能混然相融的文字，是最凝煉、最具密度的文字，既濃凝又擴散的重要課題。因爲詩的文字，和能使詩質，意象能相得益彰，所以意象當然也就是最細緻、最鮮活、最具代表性的，纔能將詩的本質發揮到極致。但是，最初的聯想都是零亂、蕪雜，連鷄毛蒜皮的小事，或是王二拐子的跛脚之類的景象也會出現的，所以要去蕪存精，捨棄不相關的聯想，留住對描寫題材有意義的聯想，纔能雕琢出美好的詩篇。因此，詩人經常憑藉虛構作用，在作品中寫出生活中最具代表性的東西。也因爲要寫出美好的詩篇，對種種出現在腦際的心靈材料的選擇，就經常運用綜合的方法，以達到意象鮮明、活潑的目的。可是，有一點是必須注意的，就是要避免意象太繁複，以致影響了作品的『表現集中』，而產生欣賞上的阻礙；就因爲，有一些人常會

用的聯想，擇取精緻、鮮明、清晰的經驗和聯想，組合成能彰顯主題的『意象』。此時，對於欲表現的題材的『形象構成』，於是有了初步的完成，接着就是如何用語言、文字來表達的問題了。

以上是對『想像』的解說，重點是在於對虛構作用的說明，然而請不要望文生義，認爲『虛構作用』是一種無中生有的幻像；實際上，祇要認眞體會那段說明，會發現：

一、虛構作用是在實際生活經驗的基礎上，所從事的想像作用。

二、虛構作用就是詩人生活經驗的集中。

三、虛構作用是藝術創作的媒介或手段。

四、虛構作用是和實際生活血肉相關的。

於此，我們也不難瞭解該如何運用『想像』了，亦卽『想像』、『虛構』的基礎，是實際的生活經驗，假如不以實際的生活經驗作底子，則是毫無藝術價值可言的。關於此點，對於有志寫詩的每個作者而言，應該做爲永遠的座右銘，絕對不要去創作自己毫無所知，或對題材感受不強烈的作品，否則不僅於己無益，也會貽害一些初學者的創作正軌。

另外，必須強調的是，要捨棄零亂、次要、無用的聯想，擇取精緻、鮮明、清晰的經驗和聯想，使情趣與意象能混然相融的文字，和能使詩質，意象能相得益彰，所以意象當然也就是最細緻、最鮮活、最具代表性的，纔能將詩的本質發揮到極致。但是，最初的聯想都是零亂、蕪雜，連鷄毛蒜皮的小事，或是王二拐子的跛脚之類的景象也會出現的，所以要去蕪存精，捨棄不相關的聯想，留住對描寫題材有意義的聯想，纔能雕琢出美好的詩篇。因此，詩人經常憑藉虛構作用，在作品中寫出生活中最具代表性的東西。也因爲要寫出美好的詩篇，對種種出現在腦際的心靈材料的選擇，就經常運用綜合的方法，以達到意象鮮明、活潑的目的。可是，有一點是必須注意的，就是要避免意象太繁複，以致影響了作品的『表現集中』，而產生欣賞上的阻礙；就因爲，有一些人常會

寫作磨坊（五）

犯上一種毛病：認爲自己的經歷均很重要，理應讓讀者分享，或者是認爲自己所構思的意象均很優美，放棄不用很可惜，於是一味地想辦法，使之全部表現在作品中，結果不但大而無當，而且使得意象混雜不清，呆滯不生動，甚而令人不知所云，爲何要有拋棄材料的勇氣，祇能讓相關的意象出現在作品中，纔能使整篇的表現，意象集中、主題集中、情趣集中、感情集中，而纔能引起共鳴。關於此點，尤其是初學者最易患，所以要特別提醒自己，纔不致誤入歧途。

關於如何運用『想像』這問題，須從實際的經驗出發。二、由虛構作用產生的寫作素材，須去蕪存菁，保留主要的、相關的、具代表性的題旨下，由作者對寫作素材的選擇，及意象的營構，來，這其中不僅牽涉了各個人均不同的經驗這因素，還包括了各個人均不同的生活背景、社會環境、學識修養、哲學觀……等的不同，他們的心靈對事物的透視當然也就不同，所以所運用的語言、描寫的意象也就有了不同的風格。例如的上看到一排出殯行列，各個人的想像主線不同，所以所捨棄的其他一齊出現的街經驗也就不同了；有人的想像主線可能會是自己親人的出殯情形，以致引起感傷的情懷，而捨棄其他也出現在腦際的經驗；有人則可能是出現自己親身經歷的一段幾乎喪命的經驗，而產生對死亡的恐懼感；有人則可能停留在兒時於鄉下具有風土味的送殯儀式的回憶……等。因此『主題』的表現，就在作者意識中的經驗重現（想像的主線）下，呈露了各人不同的風格。由此點，也告訴我們欲欣賞一篇詩作，假如抓住了作者的想像主線，馬上能進入作品的核心，與作者共同神遊一番了。同時也能判定此詩，是否是成功的表現了。

最後的結論：『想像』是來自實際的生活經驗，所以做爲一名詩人一定能面對生活，並深入地生活，從生活中獲得創作的泉源，使自己的作品有鮮活、靈動的血與肉。

春香烹飪 短期技藝補習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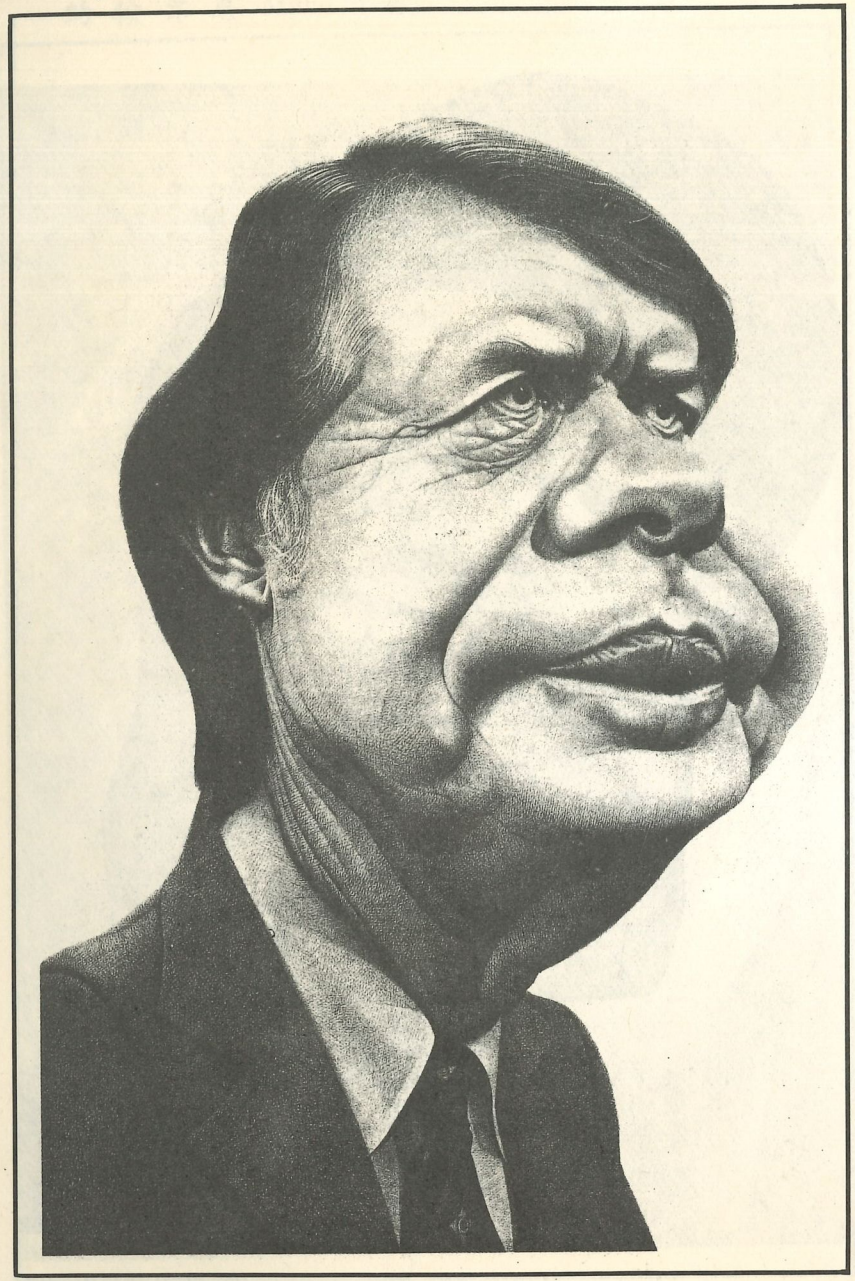
本班由中華電視台「食的學問」主持人，陳春香女士親自授課，採取小班制循環上課，隨到隨上，乾淨舒適的教室，首創完善的實習設備，人人可以親自動手，邊學邊做。增進學習效果。

科別	修業期間	上課時數	上課時間
普通班	三個月	每週一次，教四道菜，全期上課十二次共計四十八道菜	普通班上午九點半—十一點半 實習班上午九點—十二點
實習班	三個月	每週一次，教四道菜，全期上課十二次共計四十八道菜（學員親自動手做）	普通班下午二點—四點 實習班下午一點半—四點半
速成班	連續上課12次即爲一期		普通班晚上七點—九點 實習班晚上六點半—九點半
特別班	滿十五人隨時開課	分別有（酒席菜，分初、中、高級三種），（日本料理），（牛肉乾、猪肉乾），（中式點心），（蔬果切花），（西餐、冰淇淋），（實用家常菜及便當菜）。	△十人以上特別優待歡迎電話聯絡

慶祝兩週年
八折優待
三月底止

74路「長春路口」。12、25、29路「長春市場」站
○東、23、604、272、48、54、254、266、306、307、273「中華航空公司」

地址：台北市長春路二八五之一號三樓
電話：（〇二）五六三一九五五·五四二三四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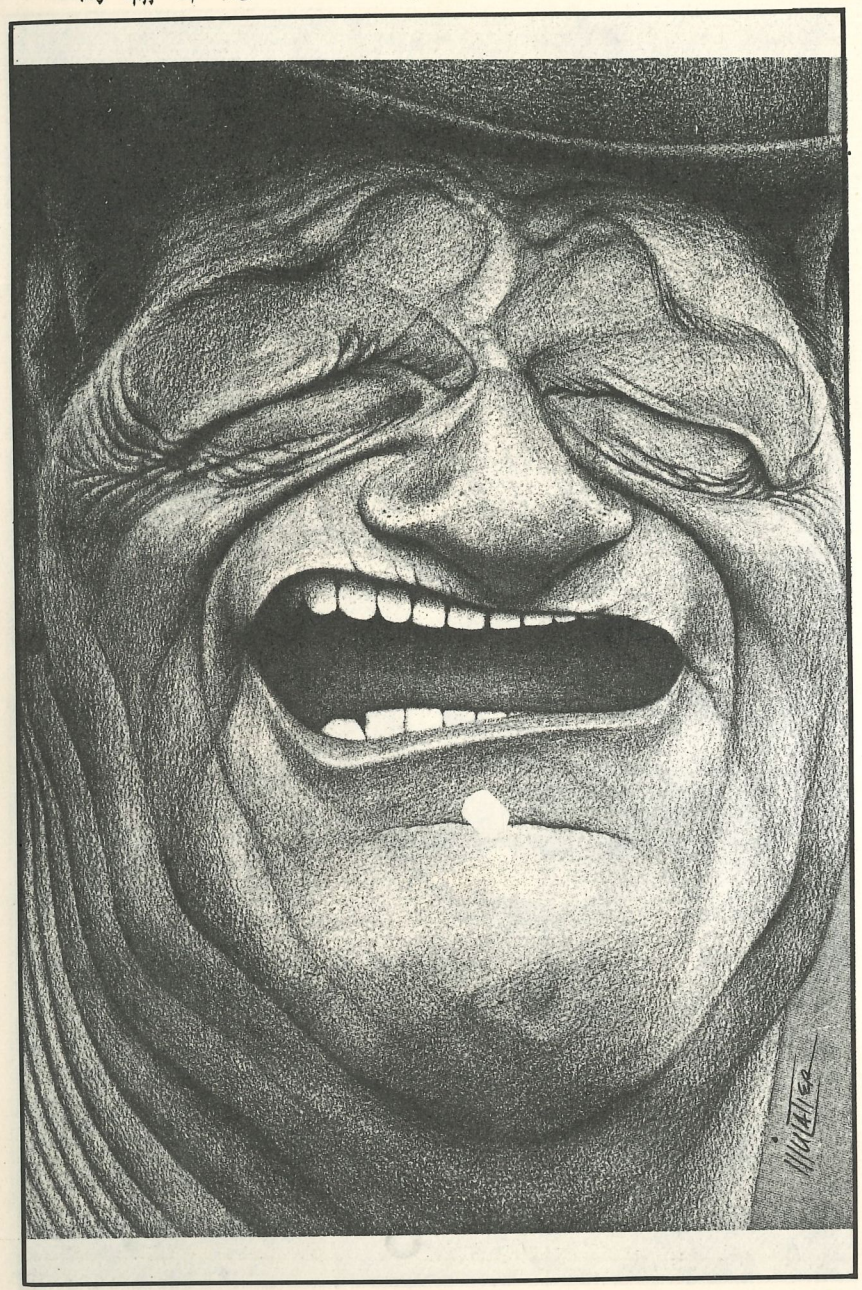
陳朝寶的巴黎專欄

關於巴黎專欄 漫畫是表達幽默的方式之一，而幽默是最高級的生活情操。名畫家陳朝寶從事繪畫工作近二十年，他以漫畫家的慧眼與學養，在藝術之都法國巴黎，搜集到最富幽默情操的漫畫作品，您看了這些作品，心領神會之餘，很容易激起心靈的昇華，感染到高度的幽默智慧。請您繼續欣賞，陳朝寶爲您介紹他的豐收。（編　者）

很多漫畫家經常開名人的玩笑，但沒人能像 Claude Morchoisne, Patrice Ricord, Jean Mulatier 三人的漫畫來得讓人印象深刻了，他們作品不以內容取勝，光以人物造形，就讓你噴飯三天三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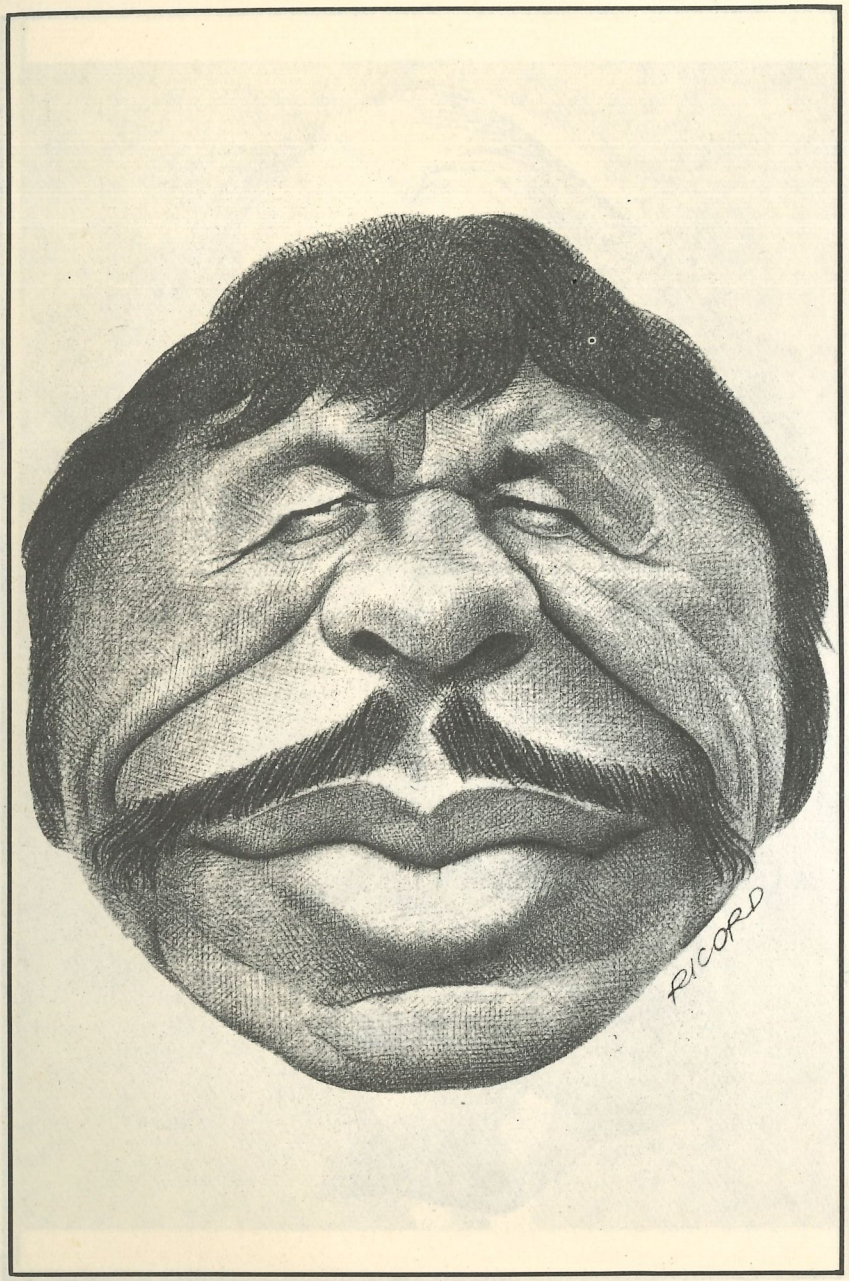
Morchoisne 現年39歲，Ricord, Mulatier 兩人現年36歲，都很年輕，由於三人畫法相同，目標一致，1966年後就合作無間，在世界有名的報章雜誌，如 Match, Elle, Playboy, Time, Sunday time……發表很受歡迎。

約翰韋恩 Mulatier 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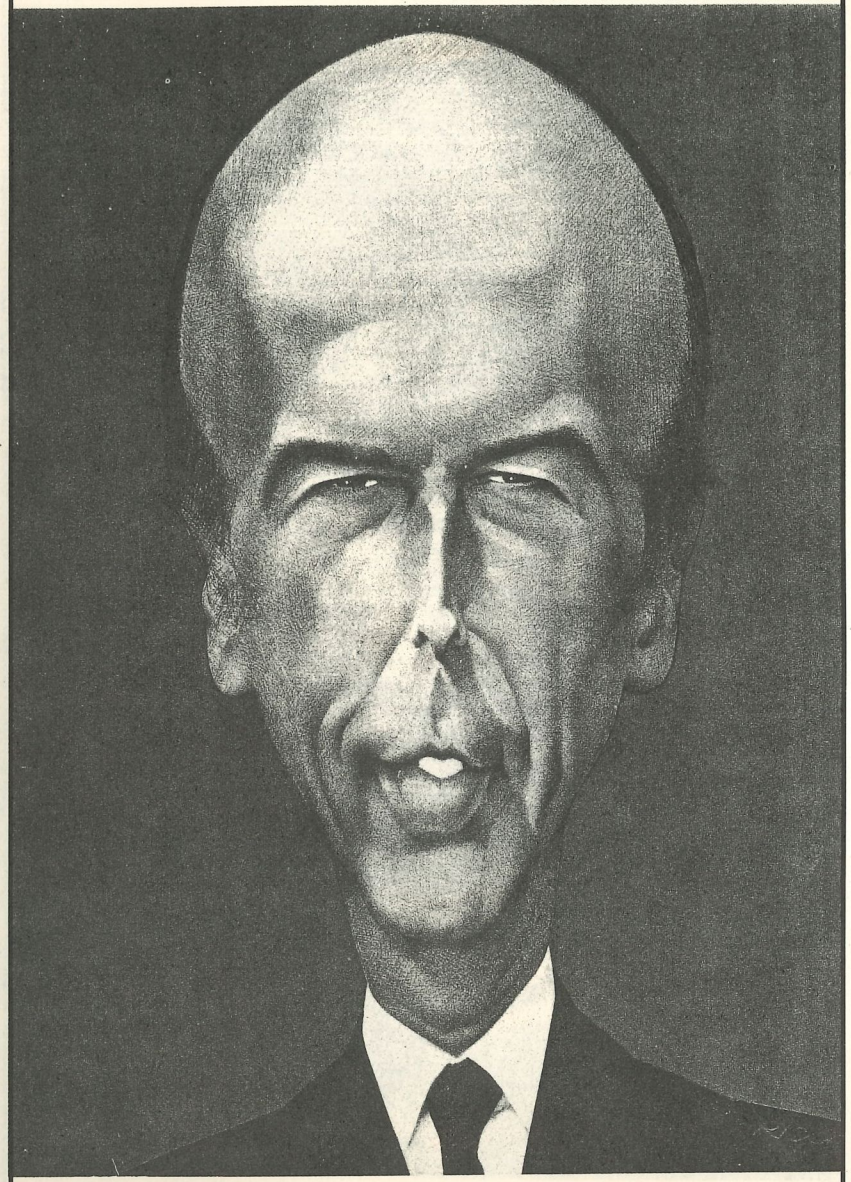
斯密特 Mulatier 作品

老　查 Ricord 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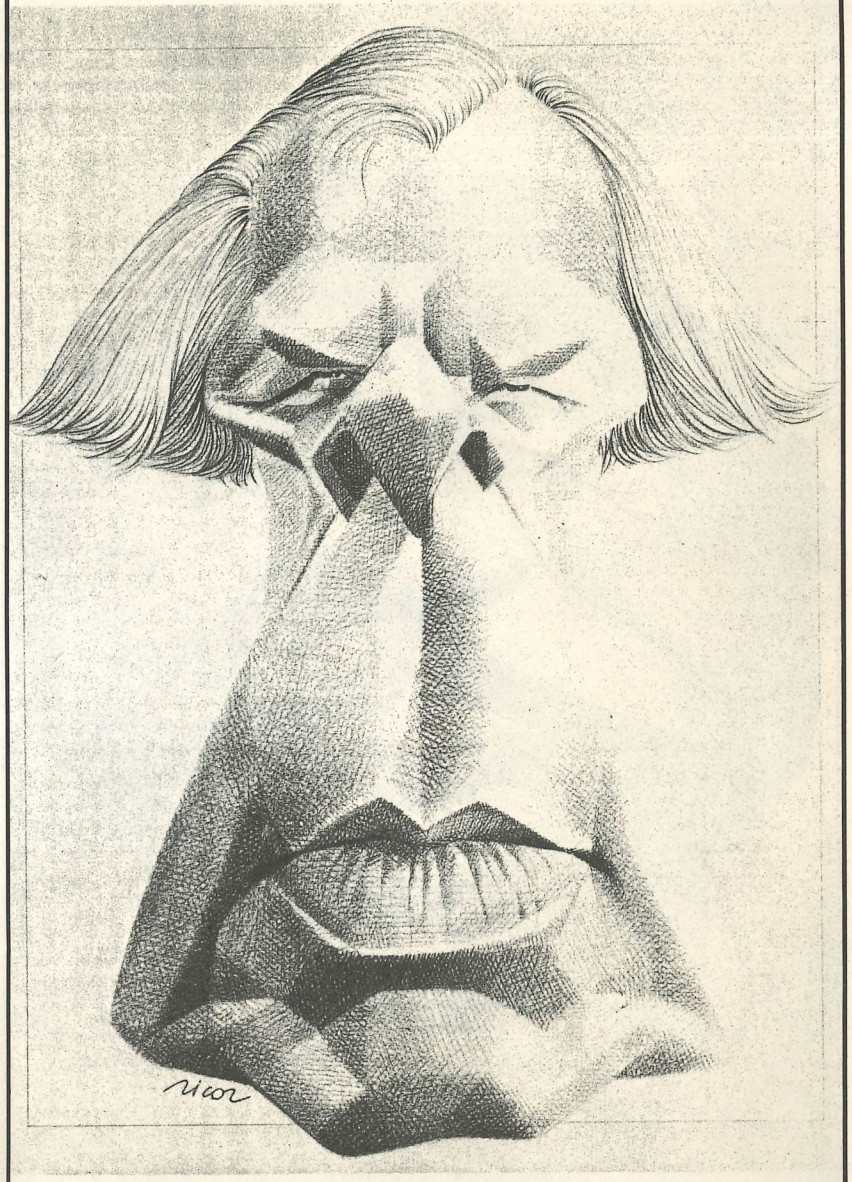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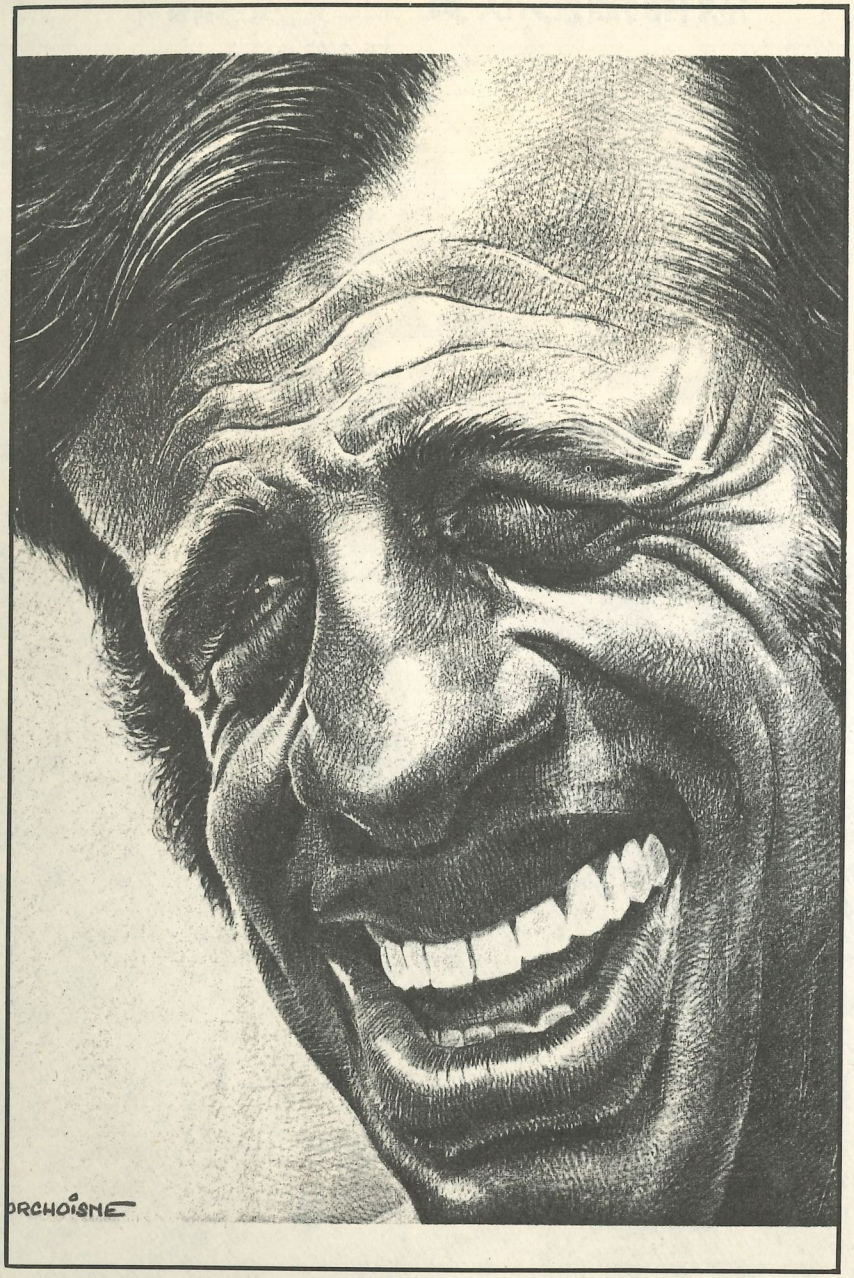
尼　克　森 Mulatier 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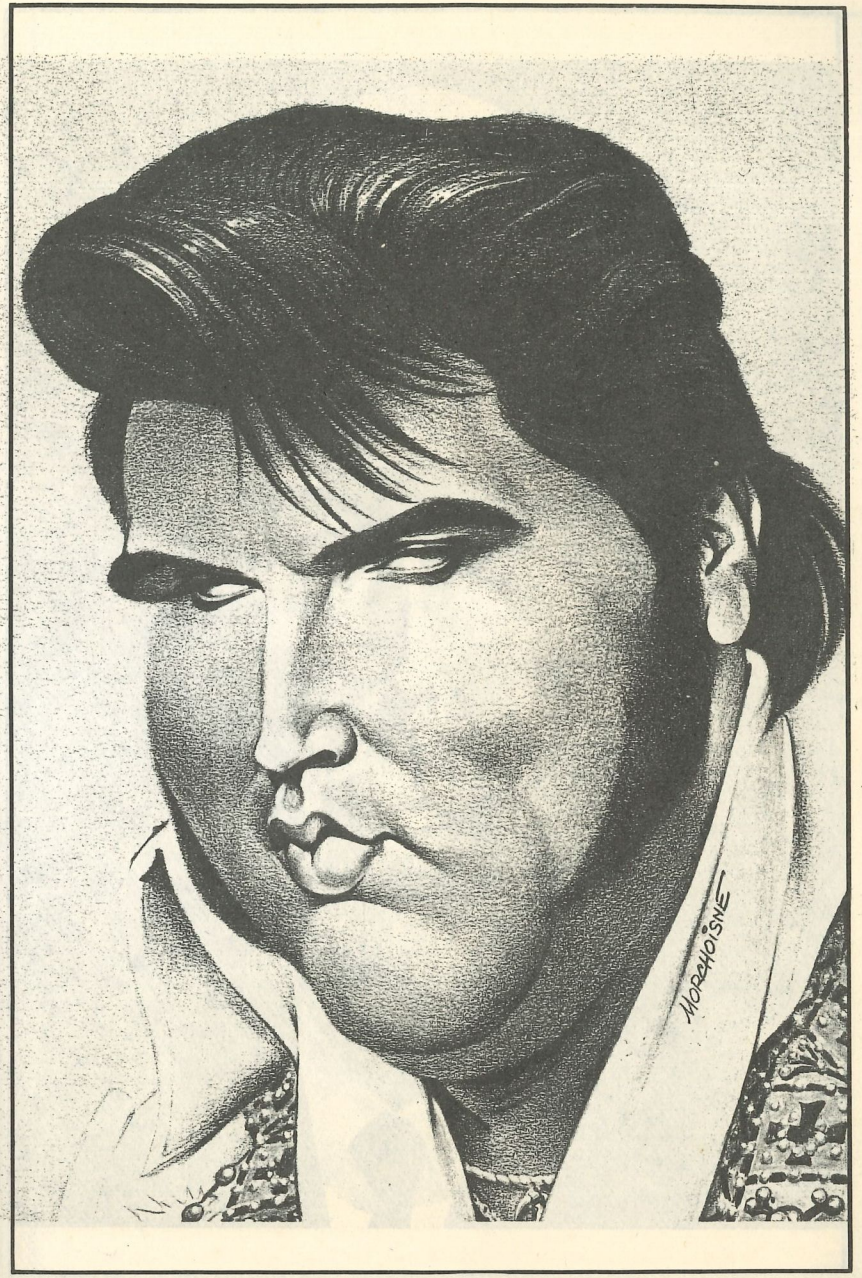
季　斯　卡 Ricord 作品



李　馬　文 Ricord 作品




ORCHOISNE


MORCHOISNE

恐怖攝影欣賞

受着天神的咒詛
——無首無言的譴罰
亙久佇立逡巡
任憑百世環轉
再也不能回顧繁華（下圖）

白日
看盡車如流水馬如龍
的大千世界

黑夜
舞活沉沉冷冷寂寂
的漫漫長宵（左圖）

双燕牌人參養血丸

中醫論 經痛！

長久以來，人們一直認爲女性的月經是一種神秘而帶有污穢成分的東西。在中國的神話裡：傳說沾有經潮的衣物可以用來驅鬼神，在外國也有類似的說法，例如：毒殺群蜂、好酒成酸、花樹枯萎、鈍蝕鉄器、良犬成狂……。

事實上，月經只是一些掉落的子宮內膜組織和血液而已，並無傳言所說那些毒素存在。

有關月經數字方面的調查統計是這樣的：

年　齡／11～14歲（來），48～52歲（去）。
日　數／3～7天，間隔25～35天。
經　量／50～80cc。

很多女性在月經來潮前後，會有劇烈的生理反應，諸如：乳房腫痛、下腹不適、腰酸背痛……所謂月經期緊張症狀，更有百分之六十的女性，具有經痛的情形，是人們值得探討的症候。經痛即所謂經行腹痛：凡經來腹痛，有經前與經後之分，在經前痛是爲氣血凝滯，經後痛則爲氣血虛弱，雖然經痛在程度上極爲主觀，同樣的痛，甲說："痛得要命！"，乙說："還好！"但感覺上的疼痛事實却是同樣的。

另外一些經痛的可能原因，還有太累、工作過度、子宮內有避孕物，患有貧血、肺結核、糖尿病、子宮前屈或後傾、子宮頸狹窄，也都致使經痛，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心理情緒的壓力和困擾，也就是經痛是會隨生活現代化而增加的；是隨著情緒的波動而變化的，尤其會因爲有經痛經驗——怕痛——而更痛。甚至有的在經期之前，就開始產生一種等待的痛苦。

月經會帶給女性生活上的困擾，心理上的不適，這已經是不能置疑的事實，當今之計，治療經痛，乃正本清原之道。

就中醫的立論而言，實應依虛、實、寒、熱，因應調治，否則痊癒難喚！聰明的妳可以在不可避免的情況下，設法減低自己備受月經支配的程度。

双燕牌本舖"人參養血丸"，悉依虛、實、寒、熱之漢方配製而成，針對女性經行腹痛、腰酸背痛的療效，爲根本醫治的上上之選。特別提示服用的朋友，希望妳在早晚用餐前一個小時服用，將定量"人參養血丸"嚼碎服食，更易吸收，而有迅速的藥效，痊癒也就不成問題。

中醫師 張火金

效　能　調血、補血
適應症　經痛、腰酸背痛、氣血不足。
用法用量　❶成人每次服八丸，一日三次用溫開水送服。
❷用餐前一小時嚼碎服食，容易吸收，藥效更快。
服用要領　患過經痛、腰酸背痛者，立刻服用，直到下次月經來潮後，正在痛，馬上服用很快不疼。
定　價　每瓶新台幣六二五元

請利用郵政劃撥訂購。
或查閱「時報週刊」，就近到各經銷藥房購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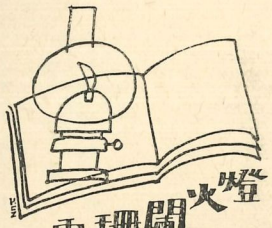
衛署成製字第5014號 ● 省衛藥廣字第720082號

佳貝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1段165巷5號
台北郵政劃撥儲金568333號

SJY-U10-7202W

恐怖攝影欣賞

記著陰曆七月的約定
『兄弟們』趕赴荒鎮
聆聽細數
在世爲人的緣遇



回首

趙衛民

荷花年年，總在
覺與不覺間開放，
舊恨綿綿，長是
池邊不再回頭的春夢。

而黃昏雨中，街燈下
佇候遲歸的茉莉，
祇餘窪面逗著碎影，
思念向暮色迢遞；
夜半夢雨，小閣樓
三更枕寒，長街盡頭，
猶徘徊着怯冷的鞋聲，
悱惻如箜篌，勾盪着
慵嬾含淚的眉睫！

早霜歲華，使人悵望，
而舊情舊歡，夢中堪驚；
耳渦裏縈迴着，
膩名的輕喚低盪，
教神經既酥且麻，
剎那間，情天搖撼……
江湖失路！

蜜絲佛陀

美容藝苑

美容速成講座

～由蜜絲佛陀美容專家主持～

經過蜜絲佛陀美容專家精心的化粧指導，妳就會顯得格外動人，無比嬌美！竭誠地歡迎妳來參加美容速成講座。

● 課程：皮膚保養，臉、眼、唇部化粧、宴會粧、新娘粧，增加魅力等。（免費使用蜜絲佛陀所有著名的化粧品）。

● 時間：中午班：每週二、三、四中午台北12:00～2:00
（可增加2:00～4:00婦女班）
台中12:30～2:30
晚間班：每週一、二、三或四、五、六晚上7：00～9：00（每期之修業時間爲三天）

● 上課時間：
□1. 台北市漢口街1段144號
萬企大廈11樓1104室
□2. 台北市仁愛路4段25號
鴻霖大廈4樓 TEL：7312681～9
□3. 台中市成功路357號
榮木大廈304室 TEL：227434
□4. 嘉義市吳鳳南路16-1號3樓 TEL：224188
□5. 台南市夏林路138號2樓TEL：618882・610845
□6. 高雄市成功一路252號 TEL：2918080

● 報名：請向各地蜜絲佛陀美容沙龍洽取報名單，前往或郵寄至上述各地蜜絲佛陀美容服務中心報名，如有不詳之處，請以電話洽詢。

● 費用：免費。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填發

性愛的美學

自慰和幻想

·穆基·

問：我是一個高二女生，我偶然發現伏臥在牀上；用下體摩擦夾在兩腿之間的棉被會產生極大的快感，請問這算不算自慰？自慰還有那些方式？應該注意些什麼事？我在摩擦下體的時候常常以幻想助興。有些會想到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連自己也感得惶恐。我是一個雙親心目中的乖女兒，老師心目中的好學生。我這樣想入非非，是否證明我在骨子裏不是一個好女孩？

答：是的，像妳這樣的性活動，是自慰的一種方式。有許多女孩跟妳一樣，在偶然的機會中學會一種自我刺激達到高潮的要領。女孩和男孩不同，男孩開始自慰，通常得到別的男孩的敎導或啓示，女孩自慰，大都靠自己摸索。有一些女孩跟妳一樣，在做這種性活動很久以後，還不知道這就是一般人所說的『手淫』。因爲她們在刺激性器官時並沒有用手，而且也沒有用手指或外物塞進陰道。她們認爲這不是『手淫』。

我在其他報刊上一再提到，女人身上跟男人的陰莖相當的不是陰道，而是陰核。陰核在兩片小陰唇交會的頂點，仔細看看，像一條具體而微的陰莖

。它也能充血勃起。陰核上有許多快感神經末梢，所以在受到摩擦的時候會產生極大的快感，激起高潮，使妳感到很『舒服』。

大多數女孩在自慰的時候用手指來摩擦陰核周圍的部分，開始時輕輕有韻律的撫摸，逐漸增加壓力，到激發高潮爲止。沒有經驗的女孩在初次試驗的時候也許會感到疼痛，那是直接撫摸最敏感的陰核頭所得到的必然結果。撫摸時必須避免刺激陰核頭，祇能成圓周形或U形撫摸它周圍的皮膚。

有些女孩用腳跟來摩擦這一部分，有些女孩伏臥，用一隻手放在陰戶上，再用手指撫摸陰核。有些女孩則跟妳一樣，伏臥在床上，用整個陰戶來摩擦棉被或枕頭。有些女孩在撫摸陰核的同時，用另一隻手撫摸自己的乳房。不過，單靠撫摸乳房能達到高潮的女孩爲數很少。

用浴室裏的龍頭裏壓力較高的熱水冲擊陰核也是自慰的一種方法。有些女孩把一些類似陰莖的外物塞進陰道裏自慰，她們誤認爲陰莖挿入陰道是激發高潮的要件，她們不瞭解刺激陰核纔是達到高潮的要件。女孩最好不要這樣做，因爲處女膜就張在陰道口，挿進手指或外物，很容易把它戳破。目前還有許多男孩很重視女孩的處女膜，處女膜一破就不能自動縫合，也不能重生。用這種方式來戳破處女膜，是很不值得的事情。

女孩自慰通常在四分鐘內就能達到高潮，有的女孩祇需要幾秒鐘。最重要的一點，是不要爲了延長快感的時間，使高潮慢慢的來臨。因爲出嫁以後，丈夫的時間通常不能維持很久，養成了延遲的習慣，將來很難在丈夫射精前達到高潮。

至於在自慰的時候以幻想助興，原是很自然的事情，據男孩和女孩性行爲權威波默洛博士說：『有三分之一的女孩在自慰時會想到快感以外的任何事情。女孩通常祇想到一般性的事情，譬如，跟一個男孩結婚，或一個男人同躺在某些美麗而且羅曼蒂克的地方。但是有些女孩也會跟妳一樣想入非非，她們可能想像自己跟絕對不應該行房的男人同牀，或想像自己是個應召女郎，這些幻想常常使她們懷疑自己是不是一個好女孩。

波默洛博士說：『這一類幻想唯一的害處是自己產生的罪惡感。』這些幻想的事極少會成爲事實，祇能增加自慰的刺激。女孩停止幻想的時候立刻回到眞實世界，眞實的事實用眞實的方式來處理，幻想決不會對女孩發生傷害。

愛之奏鳴曲

林芸

1

周宛瑩愈來愈感覺到家中氣氛的不尋常。

她是個二十歲，大學剛畢業，單純、甜美、可愛的少女，但近日裏，清秀的眉宇間若隱若現的籠罩在一層愁霧裏。

她的父親周子璘五十八歲，在銀行界擔任要職三十年後堅持着辦理退休。他的個性一向沉默，不喜歡社交活動，與妻子一直保持冷淡的關係，雖生活在同一頂屋簷下，却彷彿是兩個毫不相干的陌生人似的。

與往年的夏天一樣，周子璘準備到東部的山中去作爲期一個月的靜養旅行。

周太太對丈夫的單獨旅行一向不聞不問。但是，這一次在他出門前一天却破例的開口了：

『希望這次旅行回來，能够考慮清楚，改變主意。你還年輕，到家兄開的貿易公司擔任顧問，薪水高，工作輕鬆，又可繼續保持着你的社會地位。眞搞不懂你何以如此固執呢？』

『是嗎？我却覺得自己爲這個家已經付出了大半輩子。現在開始，我要過完全屬於自己的生活。』

『宛瑩的事還沒解決，你的責任並未了，你怎麼安得下心來過屬於自己的生活呢？』周太太不客氣的責備丈夫。

『媽——您還是反對我要泰傑交往呀？』

『哼！一個窮酸公務員，有什麼可留戀的？』周太太不屑的斜睨女兒：

『你要向在美國的哥哥姊姊看齊，拿張綠卡，嫁

個洋金龜婿，不要作個井底之蛙，作踐自己！』

『媽——我與泰傑是眞心相愛的，而且，我們都以生爲中國人，踩在自己國家的土地上最幸福，錢財名利我們都不在乎，我們祇要過得快樂，其他別無所求！』

宛瑩知道母親一向好面子、勢利。打從第一次帶泰傑回家問他家小康的家庭之後，就不斷的想拆散這對情侶。幸虧父親並不站在同一條線上，她的愛情纔不致夭折。於是，她轉頭向救兵求援，父親很快就會意了。

『其實，兒孫自有兒孫福，我們作父母的，對子女的婚事，也不必干涉那麼多，祇要宛瑩喜歡，而對方也是個肯上進的優秀青年，又有什麼可挑剔的呢？』

『哼，你呀，就是眼光短淺，成不了大事。』周太太氣啾啾的說，『其實，你的總經理位置再幹個二十年也沒人敢趕你下臺，你居然就這麼輕易放棄。哼，都怪當初我老爹看走了眼，纔會把我嫁給你這種人！』

周子璘低垂下頭不再言語。對妻子的牢騷，他已經如此消極的抗議了三十年。

宛瑩知道再辯下去也是枉然，母親頑固如石，沒有人能輕易動搖她的決心的。

這天晚上，宛瑩懷着一顆失望的心，與曾泰傑在咖啡屋約會共進晚餐。

『怎麼樣？還是毫無起色呀？』

曾泰傑以一副輕鬆的神態打量宛瑩：

『反正我是準備長期抗戰到底。除非妳親口宣佈向令堂投降，否則的話，我是絕不會放棄妳的！』

周宛瑩若有所思的望着他說：

『當然，我已成年，母親的阻撓並不能阻止我們的婚事。遲早我們還是會到法院去公證結婚的。祇是，我擔心的並不是這件事——』

曾泰傑停止切猪排的動作，神色嚴肅的問：

『妳是說妳父親有點奇怪是嗎？』

『不錯，據我觀察的這兩個星期裏，父親的生活起居雖然如常，但經常一個人坐在書房裏沉思老半天，我坐在旁邊陪他，他的神色總是浮現着一股被打擾後的不自然。我實在很渴望多瞭解他一些，但却不知道門在哪裏？眞叫我百思莫解。』

『宛瑩——別想得太多。也許令尊有他個人的想法，不便讓子女知道。』他深湛湛的目光凝視她：『如果有需要我幫忙的地方，妳放心，我絕對是妳的支柱！』

她泫然欲泣。她相信自己的眼光。這麼誠摯可靠的男人，她會堅持到底的。

2

在門口向送她回來的泰傑道別後，宛瑩輕盈細步的進入祇點着壁燈，光影朦朧的客廳。

母親的臥房一片漆黑，早睡的習慣使她從來不曾爲任何事改變自己的作息時間。

她正要跨入自己的房間，轉頭赫然發現父親正站在書房門口向她招手。

『泰傑回去啦？』

周子璘示意女兒也坐下，他不斷的抽着煙斗，在一片白茫茫的煙霧中打量一臉驚訝的女兒。

『他是個好青年，你要好好珍惜他。爸祝福你們，希望你們一輩子相愛，過着幸福的日子。』

『爸——請恕我冒昧，您是否還在生媽的氣？』她小心翼翼的問。

『這——從何說起呢？』他緩緩的說：『我跟妳媽是生活在兩個不同星球的人。沒有愛情的夫妻，談不上什麼希望或失望，又哪來的氣好生呢？宛菁和蜀霖個性酷似妳媽。坦白說，在我心中，祇有妳纔是我的女兒，所以，爸很盼望你能幸福。』

週遭一片沉寂，夜海無邊，他的聲音有點沙啞，却也流露出一股無奈與落寞。

『爸——等您旅行回來，再來幫我籌劃一下婚禮好嗎？我倒希望上教堂舉行婚禮，由您的手中把我親自交給泰傑——』

『夜深了，妳早點休息吧。』周子璘站起身，欲言又止，終於把滿腹的話吞回去。

『明天一早我就走了，妳不要送我。妳祇要記住爸的叮嚀：跟泰傑相愛的廝守一輩子就好。』

『爸——這次能不能讓我知道您旅行的地點？』

『我不是告訴過妳了嗎？在東部一帶的山區。』

她想要的是確定的地名，但她知道沒有成功。於是，她萌生新的主意：

『那麼，在旅途中希望能收到一張您的明信片。這個請求應該不致於讓您太爲難吧？』

『這——』

他沉吟半晌，終於勉爲其難的點了點頭。『嗯——』

翌晨，宛瑩很早就起床了，換上衣服卽匆匆的奔向父親的臥房。房門虛掩着，她輕輕一推就開了。

父親已經離去。床上舖着整齊的床單，室內整理

得乾淨且井然有序，她愣了愣，旋卽注意到茶几上的一張紙條，上面是熟悉的筆跡：『宛瑩：再見。父字』

她捧着紙條，再三的咀嚼這簡單的幾個字，思索其中更深一層的涵意。她似乎有預感，父親這次的離家並不單純，似乎意味着要向這個家告別，紙條上的『再見』兩個字顯然的是有弦外之音，想到以後再也無法見到父親時，她心中就感到莫名的慌亂。

『老頭子走了是嗎？』周太太披着晨褸走進來，『過幾天就會回來的，妳在擔什麼心？』

『媽——我總覺得爸這次的離家並不尋常。您難道不曾注意到嗎？』

『妳的意思我明白，反正他已退休，不必急着趕回來上班，想多玩一段時間就隨他去吧，反正他對這個家一向祇當作睡覺、休息和吃飯的旅館，跟木頭人一樣，沒有感覺。』周太太面無表情的說。丈夫的行踪她一向不聞不問，對她來說，週旋於權勢之間的交際活動，纔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

『媽——您似乎從來不關心爸呢！』

宛瑩從小就發覺自己的父母跟別人的不一樣，同學家的雙親總是有說有笑，家庭氣氛溫暖而融洽，而她的家中却經常籠罩在陰鬱冷淡中，父親和母親始終相對無言，要不然就是爭執，當然，勝利者總是氣燄高張的母親。

『妳認爲我怎麼不關心他呢？』

『譬如他這次旅行，您何不陪他一起去呢？對於他旅行住宿之處，您也是一無所知吧？』

『妳怎麼不去勸勸妳爹，多陪我參加有意義的活動？』周太太不屑的哼了一聲，『叫我到荒山僻野去陪他受罪，我的神經可不像他一樣失常呢！』

宛瑩望着神色怨恨的母親，不再開口。垂下的目光又飄向紙條，眼前彷彿浮現起父親黯淡的慈容，心中不由得一緊，默默的喊着：可憐的父親。

一整天，她坐在父親的房間裏，腦海裏不斷的想着父親，並且不安的作着各種可能的揣測。

3

周子璘離家後兩個星期，以前的同事把他的退休金送到周家來，但同時帶來一件令周家吃驚的事。

『總經理退休前半個月曾向行裏借支了一百萬元，言明從退休金裏扣除，這是他親筆簽字和蓋章的借據，請你查對看看。』

周太太憤怒的收下退休金的餘款，吩咐女兒將它

存入帳戶中去，却不表示任何意見。

『媽——爸預支了將近三分之一的退休金，這筆錢他不知作何用途呢？難道說會是帶着去旅行呀？』

『隨他去吧，他已經傷透我的心，對於他任何奇怪的舉動，我一點也不會覺得奇怪的！』

母親不願多談這件事，宛瑩自然祇有把希望寄託在男朋友身上，也許泰傑可以幫她解開這團迷霧呢！

約會的時候，宛瑩整晚的話題都以父親爲中心，圍繞着這次發生的事情打轉。

曾泰傑很冷靜的傾聽，並且加以仔細的思索分析，對於女友如此的關心父親，令他很受感動。

『令尊帶了這麼一筆巨額的金錢去旅行，似乎不合常理。卽使旅行兩個月，頂多，十來萬也就綽綽有餘了。萬一不够，寫信叫家裏滙去也不遲呀！』

『難道，他眞的不打算回來，準備帶着這筆錢去開拓新的人生嗎？』

宛瑩很快的否定了自己的猜想，搖頭道：

『家父的私生活一向嚴謹，除了辦公室外，就是家裏，雖然他和家母貌合神離，但却從不曾鬧過任何緋聞，這也是我一向引以爲榮的事。所以，我認爲家父不可能和另外的女人扯上關係，更不可能拋棄家母去追尋新的幸福。』

『照理說，妳的推斷十分正確，』曾泰傑插嘴說，『不會有什麼不對勁纔對。不過，擺在眼前的現實却叫我們不得不去假定那百分之一的例外機會。』

『你的意思是，——』她狐疑的問。

『再等幾天。既然令尊答應要寄明信片給妳，他該不會失信於妳吧。等收到明信片，如果得不到確定的答覆，我們再到銀行着手調查令尊的交友情形。』

『泰傑，——我們做這件事時，無論如何，不要向家母透露太多，免得她誤會。』

宛瑩擔心父親不回來，母親又拒絕她的婚事，屆時婚禮上欠缺主婚人。一輩子纔這麼一次的終身大事，却無法圓滿完成，豈不叫人遺憾萬分？

在迫切的期待中，時光的足跡慢吞吞的踩過去。十天後，宛瑩終於接到那張姍姍來遲的風景明信片。

明信片上的日期是周子璘旅行的第三天，算起來已經是二十天前的事了。他什麼也沒透露，簡短的幾句話祇是用來描述溫泉鄉寧靜幽美的風景，清新的空氣，以及他與世俗無爭淡泊安詳的心境罷了。

『果然沒事吧，妳簡直在杞人憂天！』

周太太瞄了一眼明信片，斥責女兒幾句，也就把這件事擱到一邊，繼續的又早出晚歸忙着和她的死黨

搞各種出鋒頭的活動，自得其樂。

周宛瑩却暗地裏積極的調查有關父親鮮爲人知的另一面的線索。

這天中午，她逕自到父親以前上班的銀行辦公室，和秘書郝小姐單獨在會客室見面。

『郝阿姨——請您務必坦白告訴我，是否有過女人打電話給家父。我是他的親生女兒，我從小就很敬愛家父，絕對不會做出對不起或不利於他老人家的事，所以請您不要隱瞞我，我想知道眞相，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周小姐——既然你說得這麼誠懇，我想，讓你知道某些事實也無妨的。周總經理在退休前兩個月，是有一個女的打過電話來找他，因爲是我接的，所以記得特別清楚。』

『那女的常不常打來呢？』宛瑩緊張的問。

『我想想看——哦，對了，好像去年這個時候也打來過。我記起來了，她一年打來一次，是同個人。除此之外，我沒接過其他找總經理的女性電話呢！』

『郝阿姨——麻煩您仔細想想看，這個打電話給家父的女人可不可能是您熟悉或碰過面的？』

『嗯——』她垂下頭沉思一會。腦海中浮現一抹光影，使她約略的凝聚成一個輪廓的意念：

『這祇是我的推測，不一定正確，還需要去求證。事情是這樣的：六、七年前吧，有一位女性臨時雇員，經常被她好酗酒的丈夫打得鼻青臉腫，一個人躲在角落裏哭泣，總經理很同情她，經常好言安慰。不過，那個女的做了半年就離開了，我再也沒見過。以後打電話找總經理的女人，聲音跟她相彷彿呢！不知道會不會是我的錯覺？』

『我想借她的檔案資料看看。麻煩您啦。』

『妳等一下，我去找找看。』

郝秘書很快的把一張已經發黃的白色履歷表送到宛瑩的面前。她邊看，邊記在隨身携帶的小手册裏。

『——湯韻弦，女，三十三歲，已婚，花蓮縣人。……』……

跨出銀行的大門，周宛瑩的心中萌生了既悲又喜的一線希望。事情總算有了點眉目。悲的是，一向成爲偶像化的父親也許即將幻滅；喜的却是循此線索追尋下去，不難把斷線多日的父親找回家來。

在不遠處等她的曾泰傑及時迎上前來，兩人並肩沿着騎樓往前走。

『找到了什麼線索呢？』

『我明天想搭火車到花蓮去，』宛瑩說明了原委『也許從湯韻弦的娘家可問出她本人目前的行踪。』

『這也是個辦法。祇怕她跟娘家的人毫無聯繫的話呢？妳怎麼去找呀？』

『反正試了再說！』她堅決的說。

『那麼，我請兩天的假陪妳去，否則我放心不下。』他想了想又說：『妳要怎麼向令堂交代呢？』

『騙她說到南部同學家的農場去玩幾天。她不會懷疑的。』她胸有成竹的回答，『反正她作夢也想不到我們是去探尋父親的秘密。不過，我倒希望這個秘密祇是虛幻的，並不存在的。不然，我眞會心碎呢！』

『事情並沒有妳所想像中的嚴重。』曾泰傑拍拍她的肩膀，『要來的總會來。妳先得作一番心理準備吧！』

4

奔波了半天的時間，連換了三班車，周宛瑩和曾泰傑好不容易抵達中央山脈下的一個偏僻小鄉村，並且在山脚下一棟舊式農舍問出了湯韻弦的娘家。

『韻弦在兩年前與她丈夫離了婚後就不曾再回來過。』湯父驀然想起一件事，轉身進屋裏去，片刻之後走出來，手中多了一封信。

『這封信是今年農曆過年時寄回家報平安的信，從那次開始就不曾再有任何她的消息。這個歹命的孩子，不幸的婚姻使她羞於回來娘家。你們既然是她的朋友，如果找到她的話，請幫我轉達，我們很掛念她，叫她務必抽空回來玩玩。』

離開湯家，搭上車子，宛瑩無精打采的嘆息着：

『眞教人失望。這條線索斷了，還是另闢蹊徑吧！』

曾泰傑注視窗外快速飛逝的原野，以及一丸逐漸西墜的夕陽，默默的思索半晌，纔開口說：

『我們可以嘗試另一條路。』

『什麼路呢？』

『湯韻弦農曆過年寄信回家時的住址，這也是一條線索呢！我們去查查看吧。』

『可是，我忘了抄下地址呢！』她叫起來。

『別急，已經記在我的腦海裏了。』曾泰傑不疾不徐的說，『不信，明天我帶妳去找，絕對給妳一個滿意的交代。』

『你呀，也不先講清楚，害我窮緊張一頓！』她白了他一眼，嘴角却不自覺的浮漾起一抹安心的笑意。

A鎭在臺灣北部，相當的繁榮與熱鬧。他倆按照

信封上的地址找到了一戶獨門獨院的舊式二樓洋房。

出來開門的是一位衣着樸素的家庭主婦，問明了來意後，她十分客氣的招呼兩位年輕人進屋裏坐。

『湯小姐分租我們的房間住了將近兩年。她的脾氣很好，很疼孩子呢，經常爲我的小孩買玩具。我們相處得很好，一個月前她要搬走時，我還眞捨不得呢！』

『她沒有說要到哪兒呀？』宛瑩放下茶杯，緊張的問道。

『很抱歉，她從來不談私事，我們也絕口不問的。彼此尊重是維持雙方關係友好的最大訣竅——至少我是這麼認爲的。』房東太太不悅的說。

『冒昧的請問一下，湯小姐臨走前曾經跟妳講過些什麼話嗎？』曾泰傑小心翼翼的，避免再度引起對方的反感。『因爲她的父母急着見她的面，特別囑託我們早日找到她，所以我們纔想探聽她的去處。』

『原來如此，』房東太太的面色緩和了些，『我以爲你們是找她麻煩的人，所以纔不得不謹愼些的。』

『找她麻煩？』宛瑩好奇的問。

『是這樣的，湯小姐的丈夫雖然跟她辦妥離婚手續，據說還得到一筆不少的賠償金。但偶爾還是會來騷擾她的，眞是一個沒志氣的男人。』

『到底湯小姐臨走前說了些什麼話呢？』

『其實也沒什麼，她祇是說她終於等待到了屬於她的眞正的幸福！』

『我明白了。謝謝您。告辭了。』他倆起身離去。

在歸途中，宛瑩反覆的想着湯韻弦的這句話：『我終於等待到了屬於我的眞正的幸福』，它意味着什麼？又代表着什麼呢？

『泰傑——說說看你的想法吧！』

『妳不怕聽了心裏難過？』

『我已經先有心裏準備了。』

『謎底暫時不揭曉，我們不如趕着到溫泉鄉去走一趟，瞭解一下令尊當時逗留在那兒的情況吧。』

『現在就去？』

『不錯，搭夜車到臺東，休息一下，明天大清早再坐車上溫泉鄉去。妳撐得住嗎？』他故意打趣她。

『我……』她的神色顯得有些遲疑，『坦白說，我眞想放棄算了。我不敢想像要如何面對家父與他的情婦，我更不知要如何向家母宣佈這件令人難以預料的殘酷事實。我好像突然畏縮起來，我寧願我是一無所知呢！』

『眞的想半途而廢啦？』曾泰傑瞅着她，『那就打道回府，坐在家裏等消息吧。也許奇蹟出現，令尊正在返家的路途中也說不定呢！』

宛瑩悚然一驚，腦海裏又清晰的浮現出父親出門前堅定不打算返家的舉止與言談。這一剎那間，她下了很大的決心：

『不，我們還是趕快出發吧，再遲些，也許就再也見不到家父的最後一面。』

火車在夜幕下快速的奔馳，夜快車上的旅客並不多，陣陣的夜風吹進車廂裏，雖然凉快，但對心煩意亂的宛瑩來說却湧升些微的寒意，纖細的身子不由得抖了幾下。泰傑覺察出來了，很自然的伸出右手環住她的肩頭，關懷的問道：

『冷嗎？』

『有一點。』

他用另一隻手把窗子拉下來，風勢驟緩和不少。

『爸爸爲何要這麼做呢？』她迷惘的自言自語。

『我說出來妳不要生氣。在我的眼中，令尊卻下堂皇的總經理外衣之後，祇是個孤單寂寞的老人。妻子不尊重他，子女又瞧不起他——妳是唯一的例外，但是妳又何嘗了解他呢！』

他的話似乎有幾分道理。家人何曾跟父親親近過？就是她，也沒談過幾次較投機的話。父親確實是孤獨的，爲何早幾年她不曾發覺呢？如今，她逐漸有點瞭解的時候，父親已下定決心要過完全屬於自己的生活了。她愣愣的想着，心情既是愧疚，又是黯淡。

她想，如果能見到父親的面，無論如何，她要勸他回來。她與泰傑合組的小家庭裏將會是父親重新的開始，他一定可以在這個窩裏尋到溫暖與親情，而安渡他的晚年。……想着，她不知不覺的進入了甜蜜的夢鄉之中。

5

溫泉鄉位於山腰上，環繞在一片羣山綠海之中，人煙稀少，風景幽美。

因爲祇有一家小規模的旅館，而且旅客並不多，周宛瑩很快的從旅館主人的口中詢問出有關於父親的點點滴滴。

『你說的那位老先生，大約於一個多月前住宿於此。他不愛講話，一個人獨來獨往的。不過，據我的觀察，他的神色安詳平靜，一點也看不出他有想不開意思的。』

一聽到父親祇是一個人住於此，宛瑩一顆懸着的心纔稍爲安定一些。或許泰傑的推斷正好相反呢！她油然升起一股僥倖的想法……。

『不知道他在此住了幾天？』

『往年夏天，他每次來總會住上一個星期。而且，最近幾年都會有一位三十多歲左右的女士晚他一兩天到此陪他，然後他們一起離去。奇怪的是，今年那位女士沒來，而且，他也祇住了一晚就結帳下山去了。』

曾泰傑皺皺眉頭，想了想，問道：

『你們難道沒有問他原因嗎？』

『當然，我們作生意的，能多挽留幾天就多賺點收入，我們也希望他多住幾天。於是向他賠罪，是否招待不週？或者食物不滿意，所以纔匆忙的要走？老先生反而向我們道歉，說他與人有約，所以不得不提早離去。』

『眞糟糕，這下子又沒頭沒緒了。』宛瑩明白父親果然是與湯韻弦一道離去，這段韻事確有其事，她煩躁不安的來回踱步着。

『現在祇有先回去再說了。』

曾泰傑邊安慰她，邊拉着心不在焉的她搭上下山的車。他知道，這個打擊對她相當大，她崇拜已久的父親忽然間變得走了樣，失望，加上難堪，她得捱過一段相當長的掙扎日子。但是，在周子璘未曾出現之前，他也毫無辦法可想，他祇有眼睜睜的看着自己心愛的人徘徊在痛苦的邊緣上。

6

已經又過了一個月。

但，周子璘却依然音訊杳然。

日盼夜盼父親歸來的宛瑩，簡直心焦如焚。

就是周太太，嘴裏不說，心裏也不由得擔起一份心來。其實，失去丈夫對她來說祇是帶來極大的不便。上門拜訪的親友見不到男主人，總是難免問東問西，雖然一時還可應付，但是長久之下，却要叫她頭疼了。

爲了這件事，她不得不徵詢女兒的意見：

『宛瑩——妳想，老頭子是否到某個朋友家住下不想回來了呢？』

『是嗎？』

宛瑩含糊的回答。上次跟泰傑奔波數天調查父親行踪的事，至今未曾透露出來，母親仍被蒙在鼓裏。不過，現在母親已經開始關心父親，也許可以說出部

分的眞相來。

『妳有什麼心事是嗎？』

『媽——恐怕暫時爸是隱居起來，不打算回來了！』

『胡說，老頭子一個人能到哪兒隱居？』

『說出來您可千萬別生氣呀，是有一位女人陪伴着他。他們認識的時間也有好幾年了。』

周太太繃緊臉色，斥責道：

『妳究竟在說些什麼？我一點也聽不懂！』

『這件事並非揑造，是泰傑和我暗中去查證過，千眞萬確的。不信的話，我把泰傑叫來，您親口問他好了。』

周太太吃驚的愣住了。顯然的，女兒說得很認眞，不是開玩笑的。這——這——怎麼可能呢？她感到一陣暈眩，幾乎昏倒。但，她很快的克制住內心洶湧的情緒，準備以她一向的冷靜處理這個問題。

『妳和泰傑相偕去旅行，實在很不該，不過，你們的目的是爲了老頭子，所以這次原諒妳，可是記住，我不喜歡聽到有下次。』周太太毫無笑容的說，『這件事交給我辦，妳安心的去上班吧。我會找偵探社的人來調查這件事。除非他死了，否則，天涯海角我也要把他找出來！』

聽到母親堅決又冰冷的語氣，宛瑩嚇了一跳，一股莫名的悔意湧上心頭。萬一母親作出讓父親無法忍受的事？父親就是受不了母親，纔拋下這個家的，他一定絲毫不想回來纔會躲起來的。她爲何要違背父親的意志？泰傑說過一句話『父親有他個人的想法，我們不該勉強他』，她憑什麼剝奪父親選擇幸福的權利呢？如果母親的強硬態度把事情搞砸了，她豈不成了罪人？將要內疚一輩子。

想着，再望望母親冷峻的臉色，宛瑩竟感到惶然不安了，不祥的預感如幽靈般糾纏着她，揮之不去。

7

他倆停在一排木造房子的窄巷底。曾泰傑核對過門牌號碼後，方纔去敲一間陰暗低矮的房子的舊木板門。

一個肥胖邋遢的中年男人聞聲探頭出來問道：

『你們找誰呀？』

『請問有一位凌大圖先生是否住此？』

『我就是。你們找我有事嗎？』

『我們想打聽湯韻弦女士的下落。你曾經跟她生活過不算短的時間，應該會知道她現在人在哪兒？』

『我不知道。』他粗暴的回答。一個正在牙牙學語的嬰兒從屋裏爬出來，他轉頭叫道：『阿梅，把小寶抱進去。』正說着，一個害羞的年輕女人匆匆奔出，把孩子一把抱進後面去了。

原來這個男人已經另娶，怪不得他肯放過前妻。

『你不必裝蒜的，你一定知道的，我猜你是得到不少的甜頭，所以纔肯閉緊嘴巴的，對嗎？』曾泰傑發覺不使出點手段，是問不出結果的，『跟湯韻弦同時失踪的是這位小姐的父親，她以爲她父親已被人謀害，正打算到警察局報案。到時成立調查時，你也脫不了干係的。尤其是周先生的社會地位高，他的失踪，你的嫌疑最重了……。』

這恐嚇的一招果然立竿見影，凌大圖垂頭喪氣的屈服了：

『好吧，我告訴你，他們目前隱居在梨山的一個新闢農場裏。周先生曾一再叮囑不讓任何人知道，是韻弦偷偷告訴我的。因爲周先生給了我不少金錢上的幫助，我希望有一天能還他這份人情。其他的事情我就不太清楚了。』

『你什麼時候見過他們的？』宛瑩趕緊問。

『我並沒見到周先生，是韻弦送錢到這兒的。』

宛瑩頓時領悟：原來父親的一部分退休金是用在這個男人身上的。

『湊巧那時小孩病得很厲害，需要錢用。周先生是個大好人，韻弦跟他纔會有幸福的……。』

那男人的話猶迴響耳畔，但泰傑和她早已離開那片生活水準較低的木造房子，正走在林蔭大道上。

『天下居然有這麼善良的女人，前夫小孩生病了，還拿出錢來幫助他們。眞是儻得可愛！』泰傑說。

『如果那男的會改邪歸正，這筆錢花下去倒也無可厚非，怕祇怕「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可就心疼家父的這筆錢了！』

『不談這個。現在知道令尊的下落了，妳說，我們下一步該採取怎麼樣的行動呢？』

『我想見我父親一面，你陪我翻山越嶺去找吧。』

『明天大清早出發如何？我去接妳！』

『不，我們還是在車站碰面，目前我不想讓家母知道這件事。』

想到積極尋找父親下落的母親，宛瑩更加覺得自己需要早一步先與父親談談。

8

宛瑩剛跨進家門，周太太神色嚴厲的盯着她說：

『又在跟那姓曾的浪費青春呀？』

『媽——這是我自己的事，請您不要干涉太多。』她毫不畏縮的反駁回去。

『眞是沒教養的女孩！等老頭子的事處理完畢，我再來想想妳的事該怎麼安排好了！』

『您說的有關爸的什麼事？』她緊張的問。

『我說呀，老頭子的狐狸尾巴終於露出來啦！』

周太太拋下這麼一句，也不理會滿臉詫異的女兒，便逕自回房去了。

宛瑩猜不出母親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苦思了整晚。

翌晨，宛瑩醒來後，發覺母親的房門已鎖上，在她尚未起床前趕早出門去了。

她想，這樣也好，省得她跟泰傑約好一道去尋找父親的事，出發時有被母親套出之虞。

他倆碰了面，搭上預定的班車直馳向橫貫公路。

她忍不住提起母親昨晚怪異的談話來。

『糟了，我猜令堂一定是跟偵探社的人趕去梨山，跟令尊談判，我們還是遲了一步！』

『據我觀察，家母不會這麼容易的就此罷休的！』

她心情沉重的望向被拋在後面的窗外，一心一意的盼望着趕快見到父親一面。

9

農場上矗立一棟新建不久的平房，紅瓦白牆躺在大片綠色的臂彎裏，顯得安詳、靜謐。彷彿是世外桃源，暫時叫人忘了紛擾喧囂的五丈紅塵。

宛瑩他們抵達時已經是下午，臨近黃昏了。尚未走近房子時，遇遭卽隱隱約約的傳來一陣尖銳的謾罵和哭泣聲，而且愈來愈清晰。

她心知不妙，拋下泰傑，逕自搶先衝進屋子裏。果然猜得一點也不錯，父親、母親和另外一個女人成三角形對坐，父親鐵青着臉，極力咬緊牙根在忍耐。那女人則低垂着頭不語，母親則不斷的責罵父親的忘恩負義，各種惡毒而刻薄的話毫不保留的潑下來，潑得父親幾乎無地自容。

『媽——不要再說了！』她站在門口大叫。

『宛瑩——妳來得正好，妳評評理。他娶我的時候是一文不名的銀行小職員，如今爬到總經理的高位，他却忘了飲水思源，感恩圖報！我不在乎他拿走的那一點退休金打發救濟野女人，但我絕對無法原諒他拋棄掉我們全家，跟野女人一走了之！』周太太聲色

俱厲的說。

宛瑩作夢也沒想到，一向風度很好的母親竟然在這兒潑婦罵街，她嚇呆了，不知所措。

但，父親却被母親口口聲聲『野女人』的侮辱詞激怒了，他霍地跳起來，衝到母親面前，揚起手正要狠狠的甩下耳光。豈料，手尚未落下，他却皺緊眉頭，痛苦的哼了一聲，旋即失去知覺的往後仰倒了。

宛瑩急忙奔上前去。泰傑也在一旁幫助扶着周子璘。但摸過鼻息之後，他搖搖頭：

『周先生已經走了。來不及救了。』

『什麼？』宛瑩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家父剛剛還好好的，不是嗎？』

沒有人回答，她回頭一看，那女人已悄悄的走出屋子，走進樹叢中掩面哭泣。母親表情木然的兀立不動，泰傑則愣愣的注視父親遺容，彷彿忘了週遭的人。

這次，他眞的跟我再見了。我再也找不到他了。宛瑩邊想，眼淚就邊汩汩的流下臉頰，滴落下來。

10

周子璘的喪事終於辦完了。

周太太也辦妥了赴美手續，一個人提着皮箱，搭上赴美的班機，投靠她一直引爲驕傲的兒女家去。宛瑩送母親上飛機後，悵若有所失的返回家中。

在漆紅的鐵門口，站着一位戴着墨鏡的女人。她一眼就認出是父親生前寄托全部感情的湯韻弦。她並不怨恨這女人——雖然父親之死她是主要關鍵。相反地，宛瑩油然升起一股悲憫之情。

『周小姐——拜托妳答應我一個小小的請求好嗎？』她掠了掠披肩的長髮，語氣中透着幾許蒼涼。

『祇要我能力所及——我沒理由必須拒絕的！』

『我想分點令尊的骨灰，帶回山上去，朝夕相伴，一如他生前一樣。但是，寺廟的住持說，必須徵得家屬的同意纔行。』

『是這樣呀？』宛瑩黯然苦笑：『妳眞不愧是家父的知音。我很高興，父親終於不必再忍受寂寞的煎熬了。謝謝妳！』

『再見啦——』

湯韻弦徐徐的向她道了別，然後轉身快速離去。夕陽下，她遠去的身影逐漸模糊、縮小。

『我們之間是眞的再見，不再有任何糾葛了。』宛瑩喃喃與語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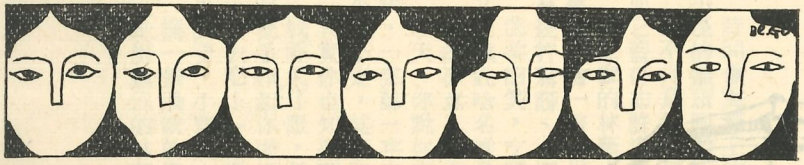
『妳說什麼呀？』走過來的泰傑打斷她的思維，不解的問。

『沒什麼，沒什麼，』她不太自然的笑了笑：『站在這兒幹嘛，進屋裏去吧。』

『是，遵命，進屋裏去，準太太！』他作了舉手禮。

兩人不禁相視大笑起來。

然而，宛瑩却知道，自己永遠忘不了那個纖弱却堅決的身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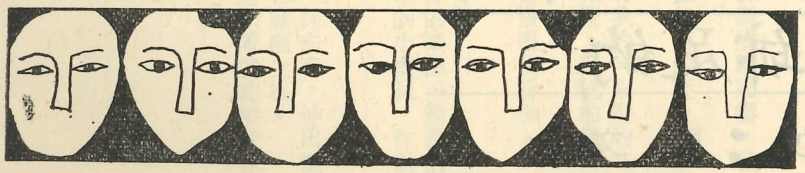
相思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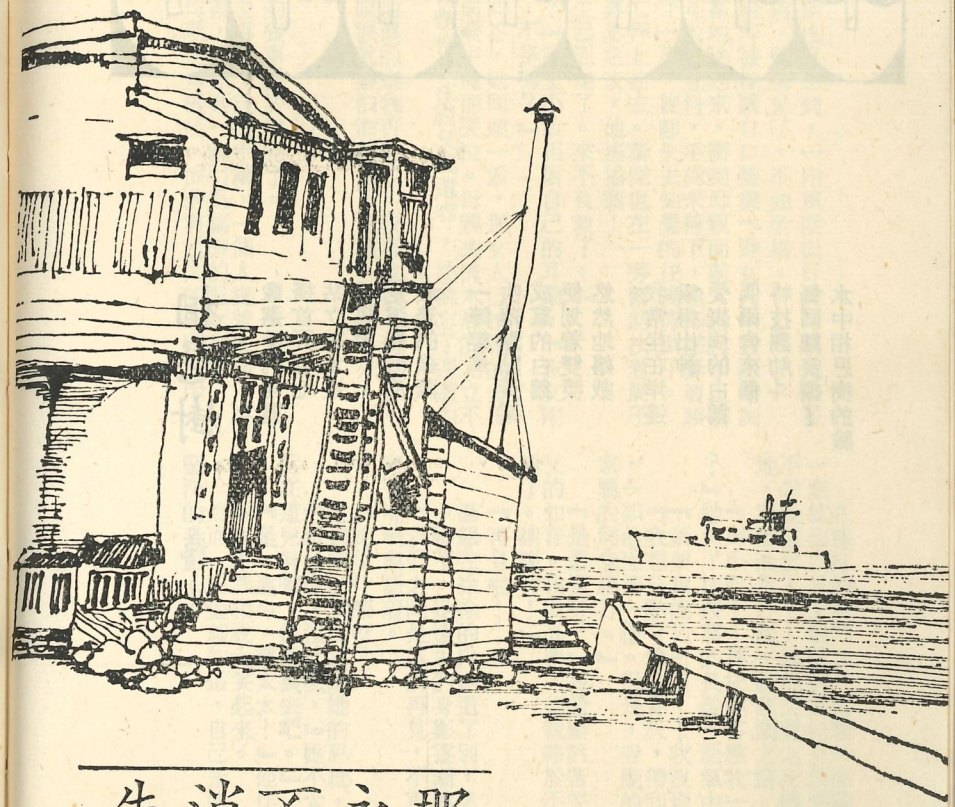
純純

像選美的佳麗
搔首弄姿地
站立在水邊
相思樹
是這條河濱
最濃的綠蔭

一陣輕風
吹落點點黃絮
成羣的白鵝
便划着雙槳
悠然地嬉戲

我常坐在岸邊
看得出神
愛表演的白鵝
偶爾會來個
特技翻觔斗
每回總笑縐了
水中相思樹的臉





那永不消失的足跡

文：齋　文

時間像海灘上的沙，在手掌的隙縫間流失，而昔日的故事就像海上浪濤拍岸般的在腦海裏撞擊廻響，我從小徑的盡頭回顧，依稀有個藍色的影子在遠處晃動，晃過一季季深秋。

記不得是什麼日子，滿是蕭蕭落葉，滿是瑟瑟西風，絲毫不經心的遇見了那藍襯衫、藍仔褲的藍色影子，而它藍得如許深沉，藍得令人心悸。

在寂寥的林蔭小道，我們相遇、相視，然後默默擦肩而過，原以爲你有你的方向，我有我的。永恒的時光裏祇交會一瞥。豈知林子是廻旋的，我們相遇、錯開，錯開又相遇……終於，我們駐足相視，凝望的眼神中有幾許驚訝、迷惘。

溫柔的笑，文雅的低語，你問我的來途，問我的歸向，我搖搖頭，祇一句：『時間將會慢慢告訴你。』你又問我姓啥名誰？我思索良久，祇一句『文明的叛徒』與你『都市的野人』相通心靈。

風透凉意、雨透輕寒的季節，情誼却溫暖的流竄在心田，興奮愉悅就像昔日的春天……。

春天，你說你來自何處便要歸向何處，我問你一定要歸去？你沉默的點點頭，然後澀紅的眼圈、微顫的唇角，一聲聲一字字的來敲碎我純純的夢，你說山的另一邊還有你合法的小妻子、可愛無辜的小寶貝，你說你不能不走，甚至沒有一句『抱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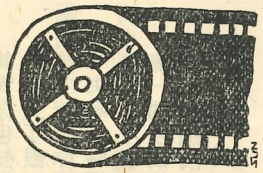
其實你也知道再多句『抱歉』終究是枉然。

我睜大了眼，任憑淚水濕透衣襟，但低垂着頭的你，並不曾瞧見那令人心碎的玩意兒。抹去它，伸出微顫的雙手捧起你面頰，心忖傲岸的自尊豈能被你輕易粉碎。於是，我笑了，固執的讓笑意在臉龐生根。

『去吧！』揮揮手，揮別了你，也揮別了一個藍色的影子、藍色的夢。接受你，並不意味着就能接受你的小妻子、小寶貝，因此我註定要失去你。

擁一個殘缺的夢，不如無夢。但既已有夢，又何妨讓夢在未來的歲月裏形成一個回憶？

走出迢迢的林蔭小道，偶一回頭，却見那永不消失的足跡。



除了愛廸生的攝影師包德對電影技術的『發明』之外，法國有位魔術師梅里士也頗有貢獻，值得一書。

愛廸生的『西洋鏡』（前已述及，滾桶式的）在一八九四年開始外銷。原來已在巴黎流行的『中國影燈』，培養了巴黎人對電影的濃厚興趣。電影大受觀衆歡迎。

梅里士本人是位魔術師，很想把魔術加進電影裏去，就向劉米爾（法國電影之父）購買電影著作權。開始拍電影，以魔術引發觀衆的新奇與訝異。

開始拍攝影片的初期，梅里士也不過在巴黎街頭拍些實景、人物、車馬等。可是身爲魔術師的梅里士，把魔術運用到電影裏的念頭；却是十分鮮活的盤據在心，但是技術的創新殊非易事。很有一段『醞釀』時間。一時三刻尚無結果。也祇好鵠候。

很湊巧的一段經過，觸發了梅里士的靈感：有一天在拍攝街景的時候，攝影機快門故障，祇得停拍修理。他們原來正在拍攝一輛大型車。修好快門之後，繼續拍攝，直到那部大車開走爲止。

等拷貝冲印出來之後試映，銀幕上的那輛車對鏡頭駛來，車停下的時候，却突然變成一部靈車，原來拍攝的那輛車早已駛走，接着來的靈車是修好快門之後所誤拍。出現在銀幕上的特殊效果，像極了魔術。誤打誤撞的達到了梅里士想把魔術加進電影裏去的初衷。

梅里士得到靈感，知道『停拍』可以改變拍攝對象，造成令人『意外』驚奇的效果。

像拍攝斧頭劈人，利用停拍的技巧，換上假人（道具人物）造成驚人效果。準此成績，梅里士靈感大發，想出了好些『特殊效果』：

山雨欲來

·張德模·

△反向動作：攝影機倒拍。原本正着向前走，放映時人物倒退。

△重複曝光：拍攝完成之後，按原來拍攝長度，或短少於原來長度，拍攝不同場景或對象，產生重疊效果。

△快動作：以現在標準，影片拍攝時底片轉動速度，以每秒二十四格運轉，放映時速度相同（卽所謂的同步）快動作在拍攝時，調整底片運轉速率，不足二十四格，在銀幕上放映時，人物動作加快，也有稱這種特殊效果爲減格拍攝。

△慢動作：與快動作相反，拍攝時增格，放映時看來較正常速度爲慢。

△覆罩：由黑色的覆蓋覆罩全部或部份畫面，至全部畫面顯現。也有由全部畫面逐漸覆蓋至全黑的。用以間隔區分段落或逐次顯現劇情。

△淡入：畫面由全黑（全黑的原因由感光的深淺決定）逐漸明晰，多用以劇情的開端。或重要段落的開始。

△淡出：與淡入相反，畫面由明晰而逐漸黑暗，用於劇情暫告段落及結束。

△溶：前段畫面逐漸減弱，與之部份重疊的畫面則逐漸强化至正常。用以表達時空的改變。

梅里士的研究精神十分可佩。加以他本人又擅長繪畫，大量繪製極富透視感的佈景。擴展了觀衆視野，使狹小的攝影棚在視覺上更富空間感。

一九〇〇年開始，梅里士運用他所發明的技巧陸續拍攝了兩百多部影片。全都富有『魔術感覺』。像『仙履奇緣』、『月球旅行記』、『藍鬍子』、『紅頭巾』等等，都很富吸引力。

有一部『庇利山火山爆發記』，也屬特技攝影，火山爆發場面極爲逼眞，其實是利用一大桶啤酒埋入沙中，利用桶頂鑿孔，啤酒泡沫向上噴出拍攝而成，電影史上，『庇利山火山爆發記』是全部用特技拍成。

同樣可惜的是，梅里士也像愛廸生的攝影師包德一樣，雖然有相當多的攝影拍攝技術發明，走的仍然是老路，採取記錄舞台劇的方式拍攝，沒有能突破窠臼。不能被肯定爲眞正的電影導演。他們的作爲也使得眞正的電影遲至一九一〇年葛里菲斯拍攝『杜莉歷險記』的時候纔正式誕生。

葛里菲斯誕生在一八七五年，正值美國南北戰爭時代，他的父親是南軍一位上校，因爲戰爭和他家的孩子太多，家境相當清苦。幼年時期教育也受得不多。三十三歲之前，他在旅行劇團裏幹過，巡廻演出的成績並不理想，心灰意冷之餘就練習寫劇本、寫詩，四處投稿。結局也相當悲慘，接着到農場去擔任採擷工人，又上船當水手，下船幹建築工人。窮困潦倒十分不堪。好在葛里菲斯信心堅定，始終相信他在戲劇上有出人頭地的一天。一面努力編劇，一面等待機會。

那個時代，演電影是多少有些不入流。一方面是電影拍攝製作條件十分簡陋。擔任電影演員的多數是馬戲團小丑或是雜耍藝人。舞台劇的工作人員投身電影界，大衆總有『降格以求』的觀感。

葛里菲斯一方面由於興趣，主要是他剛結婚就失業，也窮得慌。這時候他根據法國劇作家沙杜所著的『托斯卡』一劇，將之改編爲電影劇本。毛遂自薦的跑去找包德，他自認適合演出『勞倫斯』一角。

包德看完劇本，認爲不宜於製作電影，愛莫能助，倒是認爲他既然有舞台演出經驗，就邀他演出包德正要拍攝的新片『鷹巢刼』。時在一九〇六年初春。

踏入電影界之後，在包德的公司裏以每天五元美金的工資，努力工作。一面拍片一面寫劇本，由於經驗積累，和對製片工作的了解，他的劇本受到貝奧格來富影片公司的採用。同時聘他們夫妻同時擔任演員。

貝奧格來富公司此舉，也許純屬愛才，沒想到因此爲電影史寫下了極爲輝煌的一頁。

最好的創作貢獻讀者●最好的榮譽歸於作者

歡迎長期訂閱創作

全年十二期新臺幣六佰元・請利用劃撥帳號第三九四八號或將支票寄臺北市西藏路二五一巷八號二樓本社收

若是寄到國外，由國內訂閱，訂費如左

平郵：香港地區，新臺幣七二〇元整
日、菲、韓等亞洲各國：新臺幣八三〇元整
歐、美、非各國：新臺幣八三〇元整
航空：香港地區：新臺幣一〇七〇元整
日、菲、韓等亞洲各國：新臺幣一二一〇元整
歐、美、非各國：新臺幣一三七〇元整

國外直接訂閱，訂費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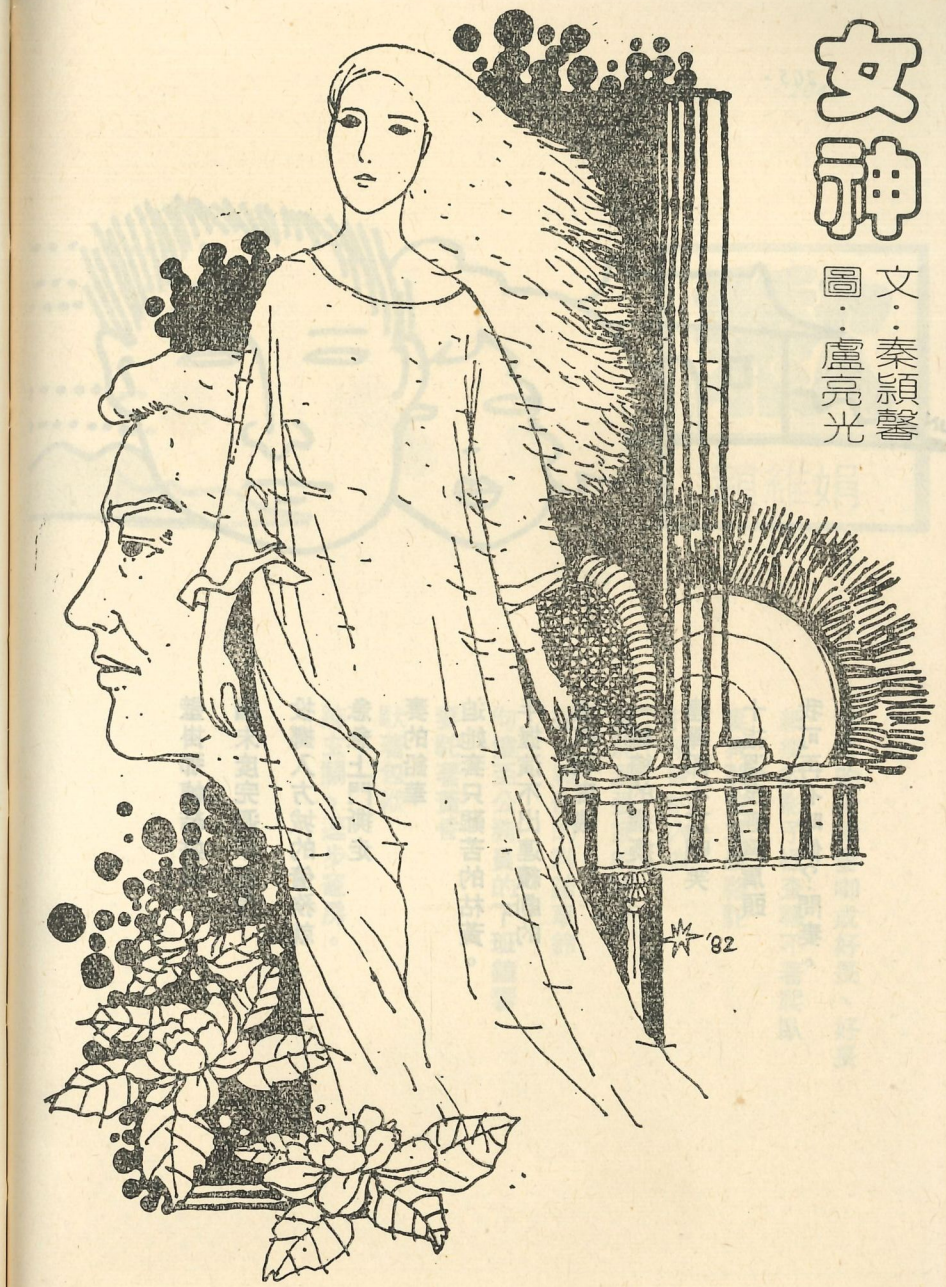
平郵：香港地區：美金十八元整
日、菲、韓等亞洲各國：美金二一元整
歐、美、非各國：美金二一元整
航空：香港地區：美金二七元整
日、菲、韓等亞洲各國：美金三〇元整
歐、美、非各國：美金三四元整

秋

趙維娟

落日的牙把妻啣成好長、好長
細瘦的影子裡查尋不著爬臥
妻背那隻單峯駱駝
打李家的內衣
搓洗到張家的襪子
從送報伕的脚踏車鈴
佝僂至公務員的下班鐘響
妻駝著黃昏
馱著包袱
跨玄關、逕步竈房。

壁掛那幀結婚照
猶未度完週年紀念
投擲入方城的債務就
急急上門撕走
妻的鉛華
迫她套只艱苦的枯黃。
手握演不出連續劇的
迷你收音機
一輪椅的癱瘓
連蟬都不忘嘲笑
十指溫泉輕瀉肩頭
我可再有時候?問妻。



女神

文：秦頴馨
圖：盧亮光

美玲的長相是出奇地無瑕，她臉蛋的完美和身材的勻稱，都像廣告畫上的美女般，令人難以置信。平常一般人雙眼、雙耳的大小，形式總會或多或少的有點不同，可是美玲就不，她不但是雙眼、雙耳，就連兩個鼻孔的大小，形式也完全一模一樣。她鵝蛋型的臉上，蒙着光滑細膩粉白紅潤的皮膚。兩彎新月型的雙眉下，濃密的睫毛半遮着一對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小巧筆直的鼻子，宛如一件最名貴的象牙雕刻品。一張紅嘟嘟櫻桃似的小口中，裹着兩排密齊潔白的貝齒。再加上三十六、二十、三十四驕人的三圍，和一雙修長圓潤的玉腿，和十八歲的芳華，她被一大羣男士包圍，當然是理所當然。可是美玲給我的感覺，就像個洋娃娃般地空空洞洞，徒有外表的美而無內蘊。所以當美玲情有獨鍾地選中了我，向我糾纏不休時，我就想盡了種種方法來擺脫她。

美玲是志強的表妹，志強是我的摯友。我認識志強纔不過兩年，他是我父親造船公司裏的工程師，父親派我到公司去實習，我們便成了同事。在工作上我和他互相切磋研討。公餘我們也是一對志趣相投的伙伴，常常聚在一起。志強從不拍我這老闆之子的馬屁，也從不佔我有錢大少爺的便宜。他祇是很誠懇地作我的朋友。他是一個跟我完全『平等』的人。跟他在一起我『輕鬆自在』，不必費勁地扛着『有錢』的優越感。志強很小父親就死了，直到志強能够自立，寡婦孤兒一直都寄居在志強母親的妹妹家裏，也就是美玲的母親家裏。志強的姨父姨母不但照顧了這一對母子十幾年的生活，還幫助志強讀完大學。所以，當他的姨母一再叮嚀要他務必帶我參加今晚的派對，他雖然明知我對美玲的感覺，也祇好對我死拖活拉，一面還對我淘氣地眨眼。這便是今晚我會站在美玲家大廳裏的原因。

美玲的母親一見我到，便如獲至寶地把我和美玲拉在一起，爲我們製造機會。她認爲不但是我們兩家門當戶對，就是我和美玲也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設的一雙。美玲本人大概對我的『高大英俊』也十分傾倒，因爲她也自願地挨在我身邊。志強一進門就不知溜到那兒去了。拋下我一個人獨對美玲好不自在。每當有人把美玲從我身邊拉去跳舞，我便如釋重負地喘一口氣。

美玲又被別人拉去跳舞了。我隨意走到露臺上，將近午夜的空氣十分清凉。我頓覺心神舒暢，挺腰伸臂作了幾個深呼吸後便展目四望。於是我看見在露臺的另一端，佇立着一個女郎，她靜穆地向前凝視，她頎長的身材裹在一襲及膝的白紗輕衣中，一股定人心

神的力量立刻感染了我，我不由自主地盯着她看，她似乎覺察到有人在觀察她，因爲她突然正面對我，但她祇看了我一眼，便輕盈地消失在露臺另一端的門裏。她走了，留給我一片惆悵。我立刻折返大廳繞道到露臺另一端，在那個較小的廳裏找到了她。在一羣賓客間，她站在志强的身邊和另外四、五個人在一起。志强爲我一一介紹，輪到她時，志强說：『這是美蘭，這是大衞。』，她綻開了薄薄堅定的雙唇，給我一個友善的微笑。而在緊接着的五分鐘裏，我們發現了一個惱人的事實：她竟是志强的女朋友。

志强這小子眞奸，把美蘭藏了起來給自己，却硬要把美玲塞給我。聽我嘮里嘮叨，志强笑了：『我？一個窮措大，去找美玲？我姨媽會肯？』

『那她怎麼讓你和美蘭交朋友？』

『美蘭並不是我姨母生的。她的母親死了，我姨父纔娶了我姨媽，生了美玲。我姨媽不是一個壞人。但是人一作了後母，就變得心眼窄小起來。她不准美蘭讀大學，所以美蘭高中畢業後就一直在外面作事。』

好，憑我『優厚』的條件，把美蘭從志强手裏搶過來，大概不是什麼難事。志强你雖然是我的好朋友，但是美蘭是我的『女神』，她堅定的性格配上神采飛揚的形態，眞令我心折。愛情上當仁不讓，那就祇好對不起你了，志强！

爲了接近美蘭，我假意追求美玲，這樣我們便順理成章地成了一個四人小組。我好想帶他們到高貴的餐廳，夜總會這樣的地方，以便向美蘭炫耀我的財富。但是我深知志强的脾氣。所以我們四人去的都是志强在經濟上可以負擔的地方，比如說看一場好電影，聽一場音樂會，逛畫廊，海濱游泳，要麼就在她們家裏聊聊。每次聚會志强都堅持跟我二一添作五地分擔費用。美玲呢！海濱游泳嘻嘻哈哈還可以。看文藝電影，聽古典音樂，逛畫廊，和那要命的在家裏談談，就都眞能把她悶出瞌睡蟲來，所以她老嚷着要跟我單獨行動，我總是哄她說『人多熱鬧一點』。美玲對我十分入迷。因爲嬌小美艷的她，有我這麼『帥』的一位護花使者，頻頻引來路人嘖嘖的讚美，給與她年輕愛玩的心極度的滿足。志强雖魁梧强健，美蘭更修長而有氣質。可是他們那一對就遠不及我們這一對奪目搶眼。我私下眞願意美蘭和我是一對。但是兩個月過去了，美蘭待我雖然十分友善，明顯地她祇把我當作志强的好朋友。她對志强一往情深的樣子，更看得我既妒且恨。我正想轉變戰略，却意外地接到了美蘭的電話，她要約我單獨見面談談。你可以想見我的興奮，這以後幾天我都處於坐立不安的狀態中。好不容易纔挨到了約會的那天，我一早就刻意地修飾自己，小心翼翼地對鏡梳理我的頭髮，換上了漿得雪白的襯衫，結一條名貴的領帶，套上一件淺灰色細駝絨毛衣，穿上一條燙得有着直直摺紋的黑灰暗紋的西裝褲，又把本來已經溜亮的黃色皮鞋擦抹了一番，我便吹着輕快的口哨去赴約。當我準時抵達我們四人常去的那家幽雅的小咖啡廳時，美蘭却已經先我而至，她十分青春地穿一件橘色的毛絨西衫，默默地若有所思，直到我站在她面前輕快地喚着她的名字時，她纔驚覺我的來到，她請我在她對面坐下來，便用她明察秋毫的雙目凝視着我，我知道她有話要對我說，却又難以啓齒，便用眼色鼓勵她：『美蘭，美蘭，我知道妳已經捨志强而選中了我，不要遲疑，告訴我，快告訴我！』但是她說出來的話却大出我意外：

『志强要我問候你。』

『什麼！志强知道妳約我在這兒見面！』

『我和志强之間沒有秘密！』

我愕然，便悻悻地責問：『那麼妳約我到這兒來是爲什麼？』

『我想跟你談談美玲。』她馬上很誠懇地回答我。『我要向你講的話十分唐突，但是你是志强的好朋友，所以我希望你也能把我當作朋友而原諒我。』

『有話請說！』我一下由火山頂端掉到冰窖裏，總不成是替我和美玲作媒吧！

『大衞，你沒有看出來美玲很喜歡你嗎？』

『美玲有大羣的人追她，我祇不過是她男朋友裏面的一個。』

『你錯了。現在你是美玲心目中的白馬王子。所以如果你對美玲沒有誠心，我請求你不要玩弄一個天眞女孩子的感情。』她用雙眼眞摯地看着我，『雖然美玲跟我不是一個母親生的，她的母親對我也不是很好，可是美玲心地不惡，我不願意她受到傷害。』

『可是，除了假藉接近美玲，我沒有別的辦法接近妳！』我忍不住了，衝口而出。

『我知道。』

『什麼，妳知道我喜歡的是妳！不是美玲！』天！看起來，我纔是眞正的傻瓜。

『我知道，否則我不會約你見面，不會跟妳說上面的一番話。』

『志强也知道嗎？』我咬牙切齒地問。

『他不知道，他在這一方面比較粗心大意。』她笑了，語調中帶着憐愛。

『好，美蘭，祇要妳肯給我一個和志强公平競爭的機會，我可以答應妳不再利用美玲。』

她似乎沒有料到我會如此『狡猾』，怔怔地對我看了好一會兒，便徐徐地垂下眼簾，又過了好一會兒我纔聽見她輕輕地說：『大衞，你是一個在父母疼愛下長大的孩子，你不會瞭解一個由三歲起就在後母手中討生活的孩子，她的處境和心境，她自卑，她膽怯，她沒有安全感。我小時候就是這樣。如果不是我七歲的時候，志強的母親帶了志強投奔我家，我眞不知道我現在會是什麼樣子。志強和他的母親保護我，愛我，給我溫暖。如果沒有志強，以你環境，儀表和人品，以你對我的垂青，我想我不可能不動心。可是早已有了志強。他不但對我愛護有加，跟我志趣相投，我跟他還願意相守一輩子，我相信沒有人可以動搖我和他的感情。』

『如果志強眞心愛妳，他就不應該讓妳放棄了大好機會，跟他去受苦。我可以供給妳他所辦不到的優裕的生活！』以我的優越的物質條件，我怎麼也不相信我會敗給志強。

她無可奈何地笑了，說：『你眞是一個被父母寵壞了的大孩子，志強有一技之長，我也有一技之長，想來我們還不會挨凍受餓。志強爲什麼要把愛人拱手讓給人？他不是一個自卑軟弱的人。而且你持着有錢就以爲必勝，是自負，是輕敵，是對我的藐視。大衞，我知道你想要什麼樣的女孩子，可是你這種濶大少爺的驕縱脾氣，恐怕很難獲得那種女孩子的心。』美蘭的語氣十分柔和，她的話却像警鐘似的一下一下地敲醒了我的心，我低頭無語，心中暗服她見解的明確。

最後，我說：『美蘭，我錯了！可是我愛妳，我不能放棄你。現在拋開金錢不談，請妳給我一個和志強公平競爭的機會。』

我這話似乎很令美蘭感到意外，她先怔住了，我似乎看到她眼神中掠過的讚許。她略爲沉思了一下，便說：『好吧，大衞，我們還是朋友。以後，志強，你和我還可以常常相聚。』

雖然美蘭不肯單獨跟我約會，很令我失望。但是她並不斷然拒絕見我，又使我覺得還有希望。我便光明磊落地告訴志強：『老友，對不起，我愛上了美蘭，愛得發狂，我要跟你競爭，我要追求她。』沒想到聽了我的話，志強並不在意，還拍拍我的肩膀說：『我知道，美蘭把那天你們相會的情形告訴過我。』我心中不禁暗笑志強眞是個傻小子，對自己的女朋友這麼大方。以後我便不再去找美玲，而和美蘭，志強形成了三位一體常常一起出遊。我總爭着向美蘭獻慇懃，儘量接近她，希望在潛移默化中把她對志強的感情

移過來。相反地，我却在不知不覺中體會着美蘭和志強之間的愛情。他們是一雙由『青梅竹馬』時就開始的小情侶，他們的愛情在一個是『寄人籬下』，一個是『受人欺凌』的逆境中結實地播種，發芽而結成堅實的果。美蘭眞是一個聰明人，她因爲不能說服我，使我相信她對志強愛情之堅，便祇好用這個方法、用事實向我證明使我知難而退。當我瞭解了美蘭和志強之間的愛情時，我的心智成熟了。我受過打擊折磨的心靈已對人生有所體會。我不再是一個雖然坦白正直但却驕縱自負的濶少爺。我祝福美蘭和志強。我決心從這場我一廂情願的愛情角逐戰中退出。

分手時，美蘭緊握着我的雙手，她的雙眼滿含淚光：『大衞，對不起，我這樣做是萬不得已的。但是現在我可以說一句，能够嫁給你的女孩子是幸福的。』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我心頭的創傷漸漸地平復了，我和志強還是好朋友，我們在工作上天天見面，公餘也像以往一樣地常常相聚，我却一直沒有再見美蘭。但是有一天下午美蘭突然打電話來找我。

聽到了她的聲音我一陣心跳。祇是基於以往的經驗我制止着自己不要胡思亂想。『大衞，好幾個月不見了，你好嗎？這個星期六下午有空嗎？志強，你、我、我們三人聚一聚，好不好？』憑良心說，要說我已將美蘭忘懷是假的，我當然很想見她，但是『相見爭如不見』，見了又怎麼樣呢？美蘭在電話的那一頭似乎感到了我的躊躇，因爲她急急地懇求：『如果沒有事，你來好嗎？』由於她語調的急逼，我好奇地答應了。

代郵：黃仲先生
請速與本社連絡，以便寄奉稿費。
創作經理部

星期六我準時抵達約會的地點。那是一家以前我們三個人常去的咖啡廳。侍者把我領到一張四人坐的枱子，志強不在，美蘭一人背對着我而坐。三個月不見，她的長髮剪短了。我繞道到她面前，正想跟她打招呼，但是我怔住了。坐在椅上的女郎長得和美蘭極相似，她有和美蘭一樣的挺直的鼻梁，濃密一字型的劍眉，緊抿着薄薄而堅定的雙唇。但是她的一雙眼睛却和美蘭的大不相同。美蘭的雙眼澄清清而放射着英氣。她的妙目嫵媚而魄力逼人。看到我張口結舌的傻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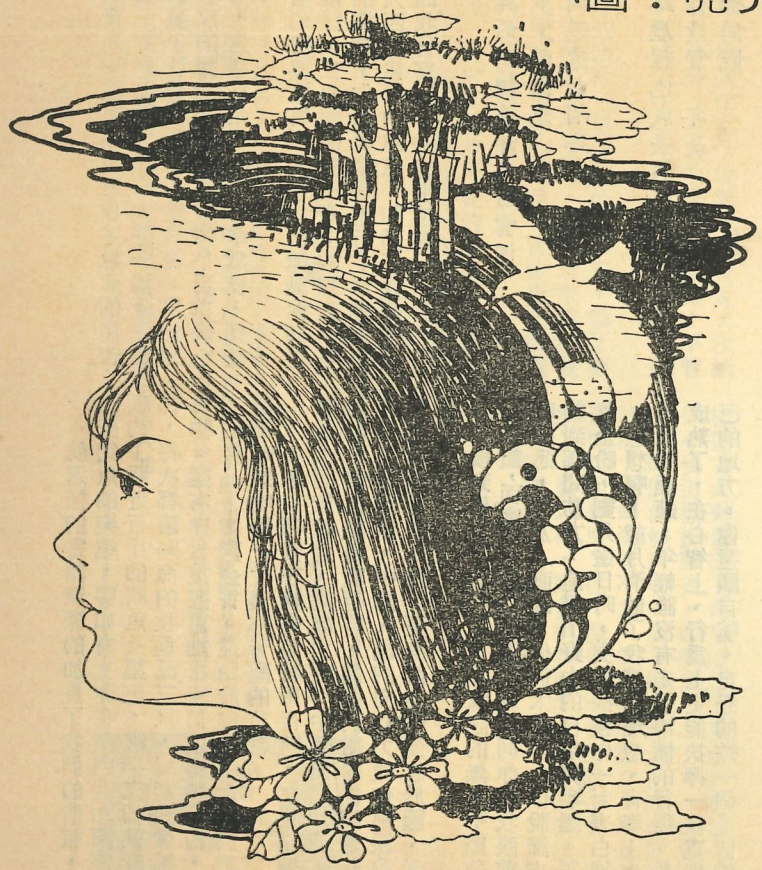
，她笑了。大方地伸出手來和我相握，說：『你應該是大衞，我是美玉，美蘭的孿生妹妹。美蘭和志强大概一會兒就到。坐下來一塊兒等他們好嗎？』好嗎？天！好！太好了！一剎間，我又年輕了起來，我的心復活了。輕飄飄地我好像在騰雲駕霧。美蘭是誰？志强又是誰？我希望他們根本不要來，讓我單獨面對我的『女神』。但是美蘭和志强却一會兒就蒞臨。原來美玉爲了遠離後母，高中畢業後既不獲准升大學，她便隻身遠走外埠作事，每年祇回家一次來看美蘭和志强還有志强的母親。美蘭看到我對她癡情的樣子，早就想把她心愛的妹妹介紹給我。後來美蘭對我的印像越來越好，等到我宣佈對她放棄時，美蘭對我的印像變得好得不能再好。她迫不及待地催逼着美玉提早度假回家。美玉不知道美蘭有什麼重大的事情要接二連三地催她回家。她便急急地趕來看究竟。

我慢慢地發現——美玉和美蘭一樣地具有那令我意亂神迷的堅强個性和明智的見解。美玉的志趣也和我相投。美玉有一點却和美蘭絕不相同。美蘭祇願作我的朋友，美玉却順理成章地成了我的愛人。志强告訴我說，如果不是想撮成我和美玉，而他又對美蘭瞭解深刻，他那敢那麼大膽地讓我插在美蘭和他中間。看來志强不是傻小子，我纔是傻小子。就在我和美玉認識了一個月之後，志强和美蘭結婚了。一年之後美玉也答應了我的求婚。我的父母爲我擺了盛大的結婚宴。他們兩老對着我和美玉一雙璧人笑得嘴也合不攏。而我的那份得意，是更不用提了。

獨家 全省
特效 青春痘妙方！
一、專治久年不癒、嚴重惡性〝面疱〟，七天保證見效消除。
二、臉部凹凸肉芽、疤洞、毛孔粗大，一併消除，恢復細嫩、光滑平整。
三、點痣、耳洞免費優待。
※以上可保證〝無效双倍退費〟貧困學生優待
地址：北市忠孝東路四段94號二樓
電話：七八一五四五五・七五二六四九八
巧宮醫學美容中心

給你，白浪上的人

文：笠
圖：光亮



麥樂：

當我接到你斷鳶的時候，你知道我這無形的痛苦，就像你在西德的風雪鎮上喝個酩酊大醉一樣。我的腦海像行走在沙漠裏，狂風吹起，黃沙漫漫。爲什麼祈求一點點如蜂蜜般的甜潤是如此的艱難？現在我心情焦躁，矛盾頹唐，靈感枯竭，唯有合掌默禱，傾吐鬱積已久的愛戀。

我是個不相信幻想與迷信的人，然而認識你却是因同樣喜歡閱讀創作，且共同研討所牽引的筆緣；去年我們失去相見的機會，你匆匆束裝航行在歐美海線上。一封封來自大西洋彼岸的訊息，扣動了我們沉寂多時的心弦，祇因我曾寫給你的流浪感言。

臨窗眺望
線條優美的鵝翅浮升在白雲裡
載著你多少的懷想
迎向遙遠的陌路
當你復歸
訝異心路歷程已成長另一個境界
我該向你致賀　亦是
與你同慨

就這樣的寄語深深的加長了我們的情誼，你也述說些釣魚的樂趣，譬如有次你在葉門共和國停泊，一夜釣了將近百斤的鱘魚及墨魚，吃不完的就曬成魷魚絲，每次都讓隔海的我垂涎三尺，祇能想像那鮮美的滋味。還有你曾重遊舊地——荷蘭鹿特丹市，花中之王的產品——鬱金香。還由於你本身農學的專長，更能領略親吻那一片濃郁芳醇的苞蕾。

中華少棒賽在威廉波特舉行時，你早早就和船友擎着大國旗抵達，高聲力呼：中華民國加油，中華隊加油，當你喊得嘶啞時，僑胞們紛紛從高處傳下解渴糖。這份關懷，中國人民的向心力使你熱淚盈眶。使我在字裏行間知道，更瞭解你是個忠於國、孝於家、信於友的人。

接到你寄來的相片，我驚訝的無法平順急速怦跳的心顫，面廓、眼神和笑靨，就如同你在我眼前那樣清晰熟悉，而友人直說：你們太像了。你說歸來時，相約到鄉間訪友，追尋山野中的自然與寧謐。正當我翹首企盼，劃月塗日時，突然接獲你一封表白過去的事。想想啊！歲月消蝕了我們的理想、青春；生命是一連串的錘鍊，年輕誰沒有走過懵懂的行徑。現在我們成熟了，在心智上、行爲上更能抉擇一條寬廣容納自己的地方。你還願自嘆、自怨的做一個愛情鴕鳥嗎？

你怕再受到一次情感的衝擊嗎？我摯愛的友人，我始終相信你可以拆除這藩籬，勇敢的選擇一條路；不管將來我們發展到何種情況，至少我是眞誠的等待，毫不動移。

許久未收到你的函件，更使我坐立不安，爲了要得到你的消息，我貿然的見你父母，讓長者來導引我們不是更好嗎？我更要請求你的原諒，冒昧唐突的造訪，祇爲了你，以及不願錯失那份感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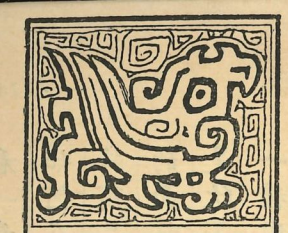
你寫給我的每一封信，我都珍貴的收存，你退回了我的相片，但是我不願把你的退回，爲什麼要以這樣的方式刺傷我？我知道你是故意逃避我，但請你請你不要這樣折磨我，好嗎？

時間能够證明一切。雖然別人在暗笑這份夢幻的情感，我却深信不疑，等待你的諾言：後會有期。我還能再說什麼？但，還是由你告訴我一次，你會回來嗎？不論怎樣，讓我們共同的珍惜這份機緣吧！最後願你情緒飽滿，生活愉快。

敬祝

平安

悠悠上



嚴沁著　**沙崙玫瑰**　臺幣　五十元　美金　二元四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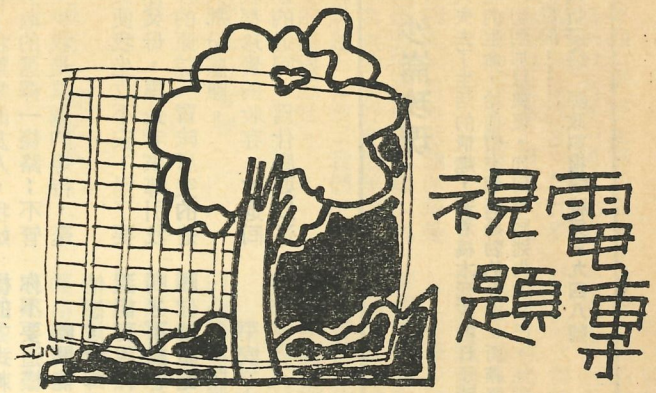
在中年的貝哲人失去了生活的情趣，過着槁木死灰的日子時，年少純潔的女僕——秦思潔闖入了他的生命，給他帶來朝氣蓬勃的生機，而滿懷憤恨的貝夫人——李丹萍，如何不顧一切的加以報復，如何尋回迷失的自己，他們又是如何的結局呢？本書有出人意料的發展……。

直接郵購八折優待　郵政劃撥帳號第三九四八號

電視與廣告節目

張效鷗

看一看電視廣告如何在卅秒中，將商品推銷到您的面前，這實在是欣賞節目的另一種樂趣



觀衆看電視，閃躲不開廣告的攻勢，正如同讀者閱覽報紙、雜誌，無法割捨廣告的版面一樣。前者與廣播電臺的節目，合稱爲電訊媒體（media）；後者稱爲平面媒體。對於平面媒體，消費者還有主觀選擇性的機會，而看電視，聽廣播，除非不欣賞節目，否則實在很難避免廣告的肆虐。在這個專欄裏談的是電視，捨此以外的其它媒體，我們暫且按下不提。又因爲廣告作業牽涉的問題，至爲廣泛，因此縱然是十秒鐘一套的廣告幻燈片（slide），或是廣告影片（commercial film），在此我們也姑不論它的內容如何，僅就廣告與電視節目間的關係，略加析述。

㈠電視節目需要廣告支持

電視節目的製作，不管是內製作、外製作、或委製，需要製作成本；

而這筆費用，包括人事費、車馬費、編劇費……等等，這總是不爭的事實。『賠本的生意沒人做』，如果想要保本，再有點利潤，那麼廣告支持節目的預算是必須要的。要不然做節目的人，都是獃子，他爲什麼要做歹命呢？天下有沒有白吃的午餐？也許會有，但是概率可能不會很高；那麼觀衆在觀賞節目時，即使沒有辦法體會做節目的艱苦，忍受一點廣告轟炸的勞頓，這情形似乎也是無法禁絕的。節目、觀衆、廣告三者之間，因爲利之所繫，彼此相互牽制、拉鋸，也就沒完沒了了。

㈡廣告來源

廣告的來源，當然是從廣告主（sponsor）來，也就是一般所說的廣告客戶、廠商。然而時下大部份商品的廣告預算，絕不會完全排在一個節目裏，多半是分散的打廣告。祇有少數幾個節目，是由一個或數個廠商聯合提供的。節目需要廣告，廠商支付廣告預算，而一個廣告要能進檔，中間又存在許多人的變數。諸如，傳播公司的A．E，媒體人員等。廣告影響節目的生存，節目播映之初，或許人情加交情，廣告很好看，可是一旦每下愈況，追着廣告，東拉西湊，又是借又是墊，作節目的人怎麼樣都神氣不起來。這也就是人家所說，爲什麼電視節目的廣告，『愈補愈死』的道理所在。如此觀衆或可略知，上電視作節目，誰對廣告有吸引力，掌握發稿的權力，即可『穿梭』於三臺，予取予求，挾廣告當主持人，更是輕而易舉。

㈢廣告托播的技巧

節目在時段上的區分，大約也就是各級廣告費的臨界點。時段分爲特級、甲、乙、丙級，各級有各級的費用，插播是插播的費用，提供有提供的算法。節目前的廣告費，不同於節目中的廣

告費，而因此時間費、製作費，也端視不同節目情況，而有不等的折扣。這些情形廠商和廣告公司作業的人員，大致上也能瞭然於心。

好節目（在此僅指收視率高，不含價值定位）廣告能力自然强，比較沒什麼問題，廣告能力弱的節目，祇是一手全求人的牌，它可以兩分鐘的廣告影片播出，僅收三十秒的費用，亦可買一送一（即播兩檔算一檔的錢），或者等待强檔節目送過來的『搭配』。廣告能力强的節目，左右逢源，臉色得由它擺，不惟可以『以價制量』，甚且可以要求廣告客戶搭配，拉風得很哪！這情形目前仍存在着。

於是某些令人疑惑的情形就發生了，明明這個節目不適合做某種商品的廣告，怎麼會上了呢？雖然某個節目收視的觀衆多，但是廣告商品的可能購買對象，並不在這個節目嘛！送人情，浪費廣告預算，回收不到效果，廣告亂打一氣，作業全不按牌理，廣告人的地位如何建立？

㈣廣告與節目收視率

國內目前，有潤利、益利、聯廣公司（僅提供廣告客戶參考）、臺視（據所發佈的新聞稿）等四家，從事有關收視率的調查報告。限於人力、財力、選樣等等，諸種情況，在此我們不必去細究它精準的程度如何。然而，前一陣子，由於『夜來香』與『綜藝一百』的對壘；『楊門女將』和『小李飛刀』的拚鬪，倒是把收視率的問題，炒得熱烘烘的。就某一個觀點言，每一個節目都是贏家，祇有提供廣告的廠商是輸家，因爲它必須支付雙倍的廣告預算。而在這一次收視率的爭奪中，由於廣告播放的戰術運用，導因於觀衆的收視習慣，有了更尖銳化的表現。排廣告要看節目的收視率，節目爭雄也要看收視率，在那個數目字的背後，就沒有人仔細的下去分析，到底是那些人在看這個節目？性別、年齡、職業、教育程度又如何？等等問題的評比，那麼單是一個數目字，它又能代表什麼？就收視率來講，電視實在不如電臺所做的收聽調查可信。

㈤廣告不是毒藥

電影有所謂『票房毒藥』，那麼廣告是不是一個節目的毒藥呢？在前面我們已經提過了，節目與廣告是相輔相成，並行不悖的。記得以前有人曾言，以臺灣目前產品的廣告預算，不足以供三臺電視節目的廣告分配。是的，這絕對是事實。上一期本專欄已經提過，三臺經常性播出的時數，每週大約要一百七十多個小時。以一個小時需要十分鐘廣告，每星期要有將近十七個小時的廣告播出。若以一檔三十秒的廣告影片，平均三萬五千元廣告費來算，每週就要千萬元以上的廣告預算，給三臺的節目來均分，長期下來廠商方面，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一件商品的廣告預算，電視祇是媒體之一，還需要其它媒體的配合宣傳，在有限的預算內，要廣告能有效果，祇有愼選節目一途。節目要爭取廣告，也祇有將節目作好，吸引觀衆，廠商纔願意掏腰包，如此循環之下，觀衆纔能冀望有好節目看。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節目作得好，廣告費在短期內『三級跳』的情形，也是出現過的，這對觀衆及作節目的人來說都好。若說廣告會封殺好節目，這有可能，却不是眞理。否則『印象之旅』、『戶外札記』，在一片叫好聲中，廣告自動進檔，且又滿檔，特別又是聯播節目。這又要從何說起呢？所以，廣告絕對不是電視節目的毒藥。

扯了這些，總之：觀衆看電視是欣賞節目，而作節目的人是看廣告，心態的不一，個中滋味是五味雜陳。此外，如果有興趣，您也可以靜下心來，看一看廣告影片如何在三十秒中，將商品推銷到您的面前；如果您不喜歡這支廣告影片，沒關係，您可能不是它所要訴求的消費對象，却有助益一個節目的生存哩！談電視，不提廣告，實在說不過去，本文雖是三言兩語，好歹也有個交代。

彩霧

琳琳譯
亮光圖

前文提要：知念基正盡全力找尋啓子，以取得完整的帳簿，未料啓子已被不知名之男子帶走，又撲了個空。他將如何依據線索打探啓子的下落呢？請看本文。

(十)

安川的家是在絕壁上，就着地型的關係而勉勉强强蓋起來的房子，看起來眞沒有安定感，知念來玩過兩次。

『安川已經搬家了。』

知念聽到公寓管理員第一句話這麼說，却是他早已預期好的。

『他搬到那裏去呢？』

『這個嘛，好像說要到靜岡縣去，聽他說現在的銀行已經不能做了，所以在那邊找到新的職業了。』

警察也來訪問管理員幾次，所以知道安川的事情。

『他是不是有甚麼親戚關係纔在靜岡找到職業呢？』

知念歪着頭在想，想不出安川有甚麼交遊關係，那裏又不是他的故鄉。

『他甚麼時候回到這裏來了？』

他故意不提他從牢裏出來的事情。

『三天前，突然的回來了，他說他的工作在鄉下，所以要往鄉下走，房租也付清了。』

三天前被釋放回來也不可能馬上就有工作的，知念想安川的被釋放一定有甚麼背景關係。

『安川回來的時候是不是有女人跟他一起回來呢？我想她曾到這裏來玩過的，就是安川的女朋友，在舞廳做舞女的那個……』

『沒有，沒有女人來。』

看看管理員，是蠻老實的樣子，想想不會收過保密費樣的。

『奇怪了，那麼，他有說他的工作在靜岡甚麼地方嗎？』

『他說改天會寫信來，目前先原諒一下。』

管理員微微笑着回答。

『那麼，他的東西送到那裏可以查的到嗎？』

『可是，他的東西全部賣掉纔走的，祇是帶一個皮箱一個旅行袋而已。』

安川的房間是套房，有兩個衣櫃都賣了。

『還有棉被甚麼的怎麼樣了？』

『統統賣了，是我便宜把它買下來的。』

他簡直是一身輕的離開東京了。

『眞糟糕。』

知念眞想不出甚麼辦法的樣子。

看樣子安川的釋放，這裏頭一定是有福榮銀行的和解，並且，這個和解的進一步裏頭一定是須原庄作在活動，在福榮銀行知念去交涉的時候被拒絕了，但是，結果還是聽須原的話來釋放安川，這到底是力量的差距，關於安川的『就職』，說不定就是福榮銀行和須原所商量的，爲了照顧他以後的生活意思，銀行有同仁的相互關係，所以就把他送到鄉下甚麼分行去工作。

說起來這也是須原對銀行有强大的壓力，畢竟安川是讓須原能吃到福榮銀行機會的功勞人，所以有相應的報恩吧。

這一點就是須原會做人情的地方，但是，這種作風當然對須原本身有利益纔會做的。

這麼一來，知念很想說，叫我到底怎麼樣呢？他對須原實在越想越生氣，須原如此對安川有恩義，是因爲他需要安川女朋友的手裏的那一本帳簿罷了。

目前，知道這個女人的居所就祇有安川一個人而已，因此，須原對安川做人情的目的就是要那一本帳簿了，須原一方面給安川安排『就職』賣個人情來封住他的口，一方面可以獲得不知道要生產多少金鷄蛋的黑皮帳簿，那眞是一舉兩得的事呀。

須原的敏捷聰明的頭腦，知念想到底是他了不起之處，可是，他不能像別人一樣的佩服他，被須原騙的是自己，這麼一來不得不跟須原鬪到底，明知道鬪不過人家，可是，要這樣就算了實在不甘願。

知念默默的在想要怎麼辦纔好。

『我對你說，我是不知道安川到那裏去了，不過，你可以去打聽他的朋友不就知道了嗎。』

管理員說。

『朋友？』

知念抬起眼睛來問道。

『這個，不知道這個人叫甚麼名字，祇知他是安川的朋友，他是在土地公司做事的人。』

『啊，田村嗎？』

『對，對，是田村。』

『哦，田村也在一起嗎？』

知念叫了起來。

『是的，安川回來的時候也是田村跟他一起回來的，他這裏那裏在照顧他，走的時候就是跟他一起走的，我看他一定知道安川到那裏去了，你還是去問一問田村比較快一點。』

『謝謝你。』

知念走出蓋在山崖上不安定的公寓，大概是自己的心在動搖的關係，看看房子比以前更像是歪了起來。

田村是不守信用的男人了，那樣老早的約好了，他還是爲了要十萬塊就跑去福榮銀行，出賣了朋友，田村這個傢伙眞是有關西人最壞的毛病了，他正在想下一次碰到他的時候要好好的揍他一頓，但是，再想一想田村和剛剛釋放出來的安川馬上就能一起行動，這實在是想不到的神速手法了。

到底他們是怎麼樣的聯合起來的呢？……對了，這是因福榮銀行以外沒有其他了，田村受了人家十萬塊變成被銀行利用的爪牙了，他這麼想着又浮起福榮本行那狡猾的總務部長的面孔來。

——想一想他們活動的就裏原因，一定是須原威脅福榮銀行不起訴拐款犯安川，並且，還要保障他以後的生活，但是，銀行方面不能直接和安川接觸，所以就叫田村來照顧他了。

這個傢伙，知念越想到田村就越冒火。

田村的工作是在四谷的土地公司，無論如何先到那裏去找他一下再說，萬一他因公事外出不在的話，就等到他回來爲止，如果他又是爲了誇大宣傳到郊外去推銷土地的話，就準備到那裏去找他。

看看時間是三點鐘，知念乘上國電。

來到神田再換中央線，在四谷車站下了車已經是三點四十分了。

『田村辭職了。』

禿頭的像老人一樣的一個臉色蒼白的年輕人告訴他說。

『辭職？』

知念大吃一驚，這是完全沒有想到的事情了。

『那是甚麼時候呢？』

『昨天。』

『是不是早就有聽說要辭職的嗎？』

『沒有，突然的好像是一下子找到更好的工作似的。』

『是甚麼地方？』

『你不知道嗎？』

這個男人看過知念常常來找田村的，所以有點認識他。

『是，一點都不知道。』

『好像說是要到什麼銀行去工作。』

『銀行？』

知念啞然一下。

『是不是靜岡的銀行？』

『不，不會是那麼遠的地方，好像是在市內的樣子，他不說那一家銀行，還說暫時保密一下，神氣的很，他又說是一流銀行，我看，靠不住。』

面孔蒼白的男人對他像不滿似的，似乎在嫉妒同事的成功，並且含有留下來的一種悲哀感。

市內的一流市中銀行沒有幾家，他的腦筋馬上想到福榮銀行，但是，看田村的能力是不可能進銀行界的，福榮銀行祇要雇用一流大學畢業的，守衞或工友除外，正式的行員一定是要大學剛畢業的還要通過考試，而且，這種考試是有名的很難考。

但是，須原庄作的實力是不能用常識來測量，所以，這種事又想也許有可能。

『他來辭職的時候，有沒有人來找他？』

他問道，當然是指安川啦。

『不，沒有，這個傢伙，一個人高高興興的，跟大家打招呼就馬馬虎虎的走了。』

這個男人在背後罵田村。

那麼，在旁邊一直在聽他們問答的一個女事務員插嘴說：

『我知道田村要走的時候，有一個男人打過電話來，是我接的。』

禿頭的男人皺一下眉頭。

知念又向臉色不好；約莫三十來歲的女事務員問道：

『是嗎，打電話來的人叫甚麼名字呢？』

『沒有說，祇是說要他接電話就知道了，田村趕快拿起電話，並且，田村拿着電話一直在點頭哈腰。』

說不定對方是福榮銀行總務部長打來的。

『聽他說話的情形是怎麼樣子呢？田村的回答是不是知道一點？』

『這個嘛！』

女事務員在回憶似的表情再說：

『好像是田村在電話中都是在給對方報告甚麼事情似的，我聽到他說那邊的事情完全安排好了。』

那邊的事情？恐怕就是安川了。

『然後呢？……』

『還說了甚麼了？』

女事務員熱心的在回想，禿頭的男事務員，已經有不再理田村的事情似的臉色走開了。

『對、對——』

她好不容易想起來似的說：

『不是說很長的話，祇是說明天十五點〇二分東京開，所以到橫濱是十五點二九分。』

女事務員還把正確的時刻記憶得牢牢的，知念怕忘記似的小心記在筆記本上。

『其他還說甚麼沒有？』

『對了，啊，還說，原町田怎麼樣。』

『原町田？』

怎麼又冒出這麼奇怪的地方出來，原町田是從新宿坐小田急線向西邊差不多四十分鐘車程的地方是町田市的中心區。

『還知道一點甚麼嗎？』

『我祇聽到這麼一點了。』

『眞謝謝你。』

知念對女事務員道謝走了。

這麼看起來就知道田村是跟安川在一起活動了，田村不僅是到公寓去幫忙安川搬家，而且安川往鄉下跑的事情一切都有他在照顧着，其實，田村對安川根本就沒有那麼親切，可見得這是受了福榮銀行的意思在活動罷了。

知念走進四谷車站附近一家書店，他是爲了查明剛纔聽來的火車時間表。

東京開十五點〇二分往大垣是一班特快車，開到橫濱剛好是十五點二十九分，如果安川坐這一班車到靜岡的話沒有不可能的，是對的，至少不會到大垣以遠的地方去，問題是不知道安川在靜岡縣的那一家銀行做事……這一班特快車經過靜岡的停車站有三島以遠的沼津、富士、清水、靜岡、燒津、藤枝、島田等處，在這些地方都會有分行的，那麼靜岡就是本行了。

但是，田村的電話裏又說『橫濱』，爲甚麼要橫濱的時刻呢。

知念在四谷車站月臺的長椅子坐下來抱着胳膊在沉思。

剛纔那個女事務員說——她聽到田村說——那邊一切安排好了。

『那邊。』到底是說誰呢？——小野啓子嗎！……

可能是安川把那一本帳簿當重心來與福榮銀行做交易，而且有自信警察會很快的放他出來，所以他就把帳簿交給啓子讓她躲起來，那麼，大概這個地方就是原町田了，這樣看起來田村所說的橫濱開的火車時間就明白了，原町田是橫濱線過去一站，東海道線的下一站就是橫濱站了。

大概就是田村在和福榮銀行的總務部長通電話所談的內容——安川告訴田村說啓子住在原町田，所以田村就與啓子聯絡好，要搭上那一班特快車，也就是說安川在東京站先搭上這一班特快車，然後

啓子再在從橫濱上車來跟安川一起會合的樣子。

知念基想怎麼樣來調查一下靜岡縣有些甚麼銀行，這不是甚麼麻煩的事情，不必到圖書館也不要去銀行俱樂部，隨便那裏都可以問出，看到銀行就進去問一下，沒有問題的就會告訴你，最近銀行服務精神是第一了。

跑進M銀行四谷分行，有一個像電影明星一樣梳着漂亮頭髮的年輕行員，很懇切的回答了知念的詢問，由於靜岡縣有六大市中銀行，其中四家銀行都沒有分行，但是，這個也祇是集中在靜岡市，其他祇有濱松和沼津纔有。

而其中都市性的以『駿遠銀行』比較有勢力的樣子，另外名古屋也有本行，『東陽銀行』在屬縣以下也有很多分行，是個特殊銀行，也叫『駿遠相互銀行』。

這家駿遠銀行在地方上還設立幾個小銀行，在戰爭期中的一縣一行主義統一起來的，這一點跟愛知縣的東陽銀行一樣，就東京周圍來說，如千葉縣的千葉銀行，埼玉縣的埼玉銀行是一樣的。

知念得到這一點消息就暫且先回股票公司，最近爲了這件事情在操心，因此成績一點也不上去，這個月的比率一定很壞。

但是，知念的執意是集中在別的地方，安川和田村都出賣了他在任意行動，當然在這兩個人的背信行爲的背後，還是福榮銀行和須原庄作了。

知念被一脚踢開的悲哀，現在變成對他們具有報復心了，他越想越生氣，絕對要跟他們拚一下不可了。

那麼，安川到底是在靜岡的那一家銀行呢？關於這個有一個可以直接向靜岡縣下的各銀行去寫信的辦法，信的大意是——

『……，請查問最近銀行裏是否有一個叫安川信吾的人來到差的，此人是我多年來的朋友，他說要赴靜岡縣的銀行任職以後就斷了消息，所以很關心他，如果有這個人在貴銀行的話，請貴銀行給我回信……』

知念的腦裏想到寫這樣的一封信。

但是，這不是巧妙的手段，爲甚麼呢？因爲，如果收到這樣的信的話，對方銀行一定會將信交給新到差的安川信吾去看的，這麼一來，安川會極度的對知念懷有警戒心起來，知念是很想無聲無息的去找到安川，看他在鄉下過着輕鬆的生活，如果被安川警戒的話，包圍在安川的奇怪的線索就要隱匿起來。

同樣的對在市內一流銀行就職的田村也是一樣的了。

但是，要用如何辦法來找出安川呢？又不能在靜岡縣一帶爲了證實而一一巡視銀行，晚上睡在床上，知念的腦裏又想起田村在電話裏所說的『原町田』來了。

如果啓子躲在這個地方的話，大概可以趕上找安川的線索，因爲，啓子比安川沒有那麼會提高警戒，所以，說不定到了她的公寓去打聽的話，就可以問出她的着落了。

原町田是在町田市的中心的小街，要先去查她的地方，看來不會那麼困難的。

——待　續

嚴沁著　　天若有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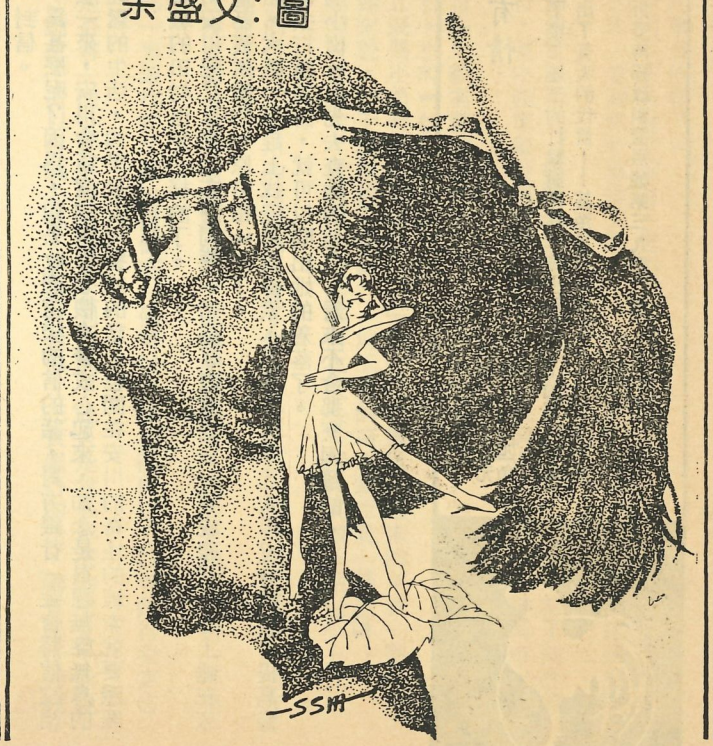
臺幣　四十五元
美金　二元四角

改頭換面的傅天威，經過了接二連三的打擊與掙扎，即由於性格上的弱點，一陷再陷，爲了錯誤的抉擇，付出了莫大的代價——甚至於愛情與生命。一個令您扼腕嘆息的故事……。

直接郵購八折優待郵政劃撥帳號第三九四八號

冬夜裡的春風

寒冰：文
余盛文：圖



嗨：

爲什麼喜歡的，總得與人分享?!既已相識，何忍分離?!可是心頭的牽牽掛掛却時時困擾着……仍如此受凌遲至終老?

好不容易承受住了的一份情感，會好好去珍惜的。有時却不免感到些許瘋狂，但得慶幸還狂得起來，生命之火並未滅絕，祇是太不可思議了!

眞正發自內心深處的一份誠摯情感，把自己給熔化了，也忘我到似不會發生過任何什麼!事實上，一切仍在進行着，祇是如何將息?!祇要擁有過，又何需問它結果如何呢?!享有它，爲它承受一切便是……。

× × 十月五日

在等待、盼望十一月三日的到來，可是却得忍受着十二月的離愁，似已全然熔入情感的漩渦中了，每天在等待着電話鈴響的時刻，在期待着奔放的熱情，一切充滿着希望，但也隨時準備承受失望、落寞和痛苦的到來，歡樂時光總太短暫，去確信什麼?命運?自己?!

好不可思議的一份情感!是移情?是避風港灣?還是人生的一段過程?!

× × × 十月十六日

近一個月來，總在夢境中徘徊、留戀着，但願不是『斷腸惡夢』纔好!

『七武士』給我帶來了困擾，雖然一直不敢相信它，事情却如斯地發生了，原本很確信一已的定力，可是這定力眼看就要瓦解!但，怎可任之狂流?眞會燒燬掉一切的!實在既惱人，又困人啊!簡直是個錯綜複雜得不知如何自處的問題。不能前進，却仍在進行，不可能，却又已然發生的事實。到頭來也祇不過是淚灑機場，道聲珍重再見，而永埋心底的一份情緣罷了。

『永恒的愛人』，多希望僅祇於此。心思煩亂之極，似在倒流時光中享受那片溫馨!

× × × 十月十八日

內心感覺到被關心、愛戀，就會表現得格外欣喜，精神也隨時在充盈狀態，似幼苗般地茁壯……一個眼神、一句談話、一個動作，都會深深地印在腦海裏，總是盤桓、留戀難去。

在心智成熟後纔開始的愛戀，是經過深思熟慮，纔予取予捨，所以一旦眞正地發生了，也就很不容易了結它。人的心態相似，在愛戀時，是善感的，一切是美好的。似站在客觀的立場，靜觀着發生在身邊的事事物物，當然也包括了一已的心態在內，但祇覺得有些暈暈然，任由它發生了。

× × × 十月廿九日

沒有理由要求你什麼，兩個相屬的人，必會有着某些默契和溝通的，雖然我已習慣了某些的無可奈何，可是心靈深處却仍切盼得厲害。也許已經盼到、得到了，就像你一向的那麼篤定一樣，覺得不再欠缺什麼了，形體有伴，靈魂亦有依的日子，實在美妙！一切的一切對我來說，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使彼此之間能更融洽相處。

在我生命最黯淡的時候，你伸出了誠摯的雙手，在相互接納後的欣喜和茫然，確也曾令我困擾過。是情感的昇華太快？或彼此相通得太晚？或是遲來的春天，令人好生珍惜?!

記見那個令我們臉紅心跳的日子嗎？實在是個偉大而又令我們難忘的日子！似在大海中載浮載沉的我，時而保持着清醒，却又有時暈眩得厲害，相信你能體諒我的心境，一時是總難完全擺脫掉的，我盡力在努力，我必需滌盡一切心靈的夢魘，而重整出一片美好園地，迎接來臨的香格里拉。像貝多芬『田園』交響樂中，暴風雨過後的那片和煦、溫馨和寧靜……而柴可夫斯基的『悲愴』、貝多芬的『命運』之神，雖曾令人神傷，但却也不無對人生充滿着禮讚。

× × 十一月一日

每天守着、盼着心上人的電話及相見的時刻，實在是件很美妙的事，感受却也總是那麼地甜美，我深知，從此就不再孤獨、寂寞了，這份情感不管能持續多久，對我來說，已經很够了，人的一生沒有多長久，擁有一份誠摯的情感，並不希冀它任何什麼，祇盼相聚、相守的時日中，能彼此都很舒坦。

當擁有什麼時，難免會患得患失，能够多爲對方設想，多包容、諒解些，總是美德。

對任何什麼事情，總是那麼篤定的我，唯獨對情感是那麼地莫可奈何，也許是過去太過執着，所以纔煎熬了那麼些年。在飽受心靈凌遲的今後，竟能自釋於自織的樊籠，眞該爲自己慶幸的，是禍？是福？總得試煉！總會開始，不管它結果如何！

× × 十一月三日

人在等待中的神情總是萬般無奈的，心思也總是焦慮不安，可是又能强求什麼？該諒解他人的不得已。一個成熟的人，應該有顆善體的心。

多少日子來，便盼望着今天的到來，可是到來的今天，却又猶疑、怯顧，不知如何是好。愛我所愛的，並儘可能地使你歡娛，不損害你的基本原則，而處處克制自己。祇因爲雙方都存在着基本煩惱！該不會又是在填空？這樣對我來說未免太殘忍！

爲什麼我總是在漩渦中打轉?!

你不是個自詡風流，而放蕩不羈的人，這些日子來的相處和相知，我深信你的誠摯和穩健，在各方面看來，你像個成熟穩重的老人，可是却不脫年輕人的熱情和衝勁兒。喜歡的也是你的成熟而無暮氣。

× × 十一月四日

每天要做的事情是那麼多，可是總給你的聲影給牽絆得沒心思去專注任何什麼，昨天，雖然已消逝，可是在記憶深處却留下了難以磨滅的一頁，大家的情緒都極端地低劣，雖仍相見，相聚了，可是眞不忍見你滿臉身心俱疲樣，看了我心直滴血，我深深瞭解你的心境，也承受了下來，忍着回到家後不給你撥電話，忍着含在眼眶中的淚水，不讓它流下來，忍着到了舌尖上的話不說……因爲已然看得出來，你不再能承擔些什麼，又何必加重你的不安呢？你是個感性極强的人，那一切的一切，又何需我再明示什麼?!

回到了家，眞想痛哭一場，以舒解心中所難以承受的那麼許多……可是，我沒有！祇因爲我深知，一顆幼苗已在我心底萌芽……

今天一天過得很茫然，直到接到你的電話，纔覺得踏實了些，如此這般地，怎了得?!

× × × 十一月十五日

這些日子，心理上掙扎得很，也許是太過忙累，但實際上，是愛戀已深至難以自拔，故而患得患失地惶惑不安，仍是那麼地難以肯定你的情感，你是那麼地年輕，而過去的那一段令你迷惘的戀情並未眞正地消逝，感覺到的種種，却是令我窒息得難耐！也許我眞傻，對情感的那份摯着！可是總覺得在填空！塡了那麼些年的空，痛苦了那麼些年，好不容易掙脫出來，却又擔心再度陷落下去！

有時候直覺得你像個孩子，但却令我心深處依恃得如是眞切。眞想罷了，就讓剛萌芽的一顆幼苗就如此胎死！孤獨依舊地仍我行我素，以換得心靈的寧靜至終老。

× × × 十一月十六日

從第一次來到紫藤廬，就好喜歡這裏的一切，雅致的裝潢、優美的音樂、親切的招待、和能令人感覺寧靜的魅力……好一段長長的時間沒來這兒了，忙碌的工作，令人心浮氣躁得很，好容易今天得以忙中偷空，來到這裏小坐一下，享受片刻的寧靜，和回憶在這兒所曾擁有過的甜美時光。

不會這麼地長久忙碌下去，總會有忙完的一天，不是嘛?!當絢爛歸於平淡，再去咀嚼當初的一段奮勵過程，不也是一種享受嘛？

在一切告一段落之後，就應該慢慢補綴曾經荒蕪了的片段。等待你的到來，你總是好忙，一個對工作如是盡心盡力的人，應該是值得稱道的，可是却總盼望着你能够多匀出些時間來陪陪我！

× × × 十一月二十五日

工作不停地進行着，但整個心靈上却充滿了你的聲影，思慮所及，盡是些甜美的，如果說，這就是戀愛，我想大概就是如此！想到你的人，會會心微笑，提到你的名字，會心兒怦怦跳，興奮中充滿了甜蜜。盼望、等待的，是你的歸來，祇要望着你，靜靜地凝視着你，便足够了。

希望在明天，是不該在意什麼的，能够相守的日子並不多，擁有片刻，便是永恒！不管你將會走得多遠、離得多長？祇要一心繫念，就已令我終生銘記的了。

雖不算是風燭殘年的忘年之愛，可是却是在心智成熟時的篤信之戀。溜逝的年華不再，輕狂不該再是某種年齡的人，所該有的舉動啊！

× × × 十二月五日

這段日子，是在我心深處種下了甜美的種子，雖也曾盼望它能開花、結果，却是未見盛放，即將凋萎，是好生珍惜，却難長留，雖愛戀至深，但顧慮太多，一直掙扎着，所以終難眞正地完全承受，有時候，眞希望一切不曾發生。

是那麼地年輕而又充滿着活力，所以產生了畏縮心理，如何去競爭？先打敗了自己！雖也痛苦，但總曾發生過，也會結束的！人生際遇？生命過程？！好怨！但無恨。

× × × 十二月十日

是有意規避？還是不再有緣？總是怪我想得太多，不由分說地認定一切，好獨斷！可是又怎麼避得過我的『感覺』，一直所追尋的，不也祇是那感覺嗎？！一直總好喜歡紫藤蘆的寧靜，喜歡這兒的音樂，和曾經在這兒承受過的『美麗謊言』，而今却飄逝得無影無踪，去追尋？未免太過傻氣！却忍不住又來到了這裏，祇爲徘徊夢境，不忍遽去！

回想那一段忙中偷空，趕來赴約的日子，實在好甜美，記得那面對窗邊的位子嗎？有你哥哥不解的眼神，及你熾熱的情懷，實在好令我留戀……可是那一切，似乎都隨着小慈的遠走而消逝了。

在接納你的當初，就已然準備好承受住必然會發生的結果，一直怕自己陷得太深，却是仍把自己給害得很慘。

你活在現實裏，且進退早安排好，感覺是個心思極深的人。不能忍受的是，總難把你從Anny的記憶中拖回來，所以也是不再相通的主因。原以爲可以作個長遠的朋友，甚至『永恒的愛人』，可是感覺到心靈上受阻礙後，就開始止付情感，芥蒂愈來愈深，鴻溝愈來愈寬，眼看着它加深加寬，却是莫可奈何！

我不是個自甘愚昧的人，所以在百般掙扎後，必須爲自己下個決定，決定不再理你，決定不再煎熬自己，深知那很難，却是一定得那麼做！也許對你並不致造成什麼傷害，但我必須保護自己不再被傷害。

絢爛終歸於平淡，那一段忙碌且迷失的日子總算過去，該回復正常，逝去的就讓它去吧！追悔無益啊?!

古典幽默——解縉的妙筆

·楊長欣·

中國的讀書人，表現的幽默常常是智慧型的，比如明朝進士解縉先生，七歲便有神童之名，下筆成章，佳句層出不窮。他父親的一位朋友，拿一幅亡父的遺像來，請他題個像贊。解縉不假思索，援筆在手，從右到左題了四個大字：『圖畫禽獸』。氣得那位父執暴跳如雷，罵不絕口。解縉却不慌不忙的說：『伯父大人，何必動氣？姪兒的像贊還沒寫完呢。』

於是，他再在每一個字下面加上三個字。父執拿去一看，立刻面露喜色，連聲道謝。原來，解縉所題的是——

圖公之像，畫公之形，禽中之鳳，獸中之麟。

千百個冬天裡的一個

陳光博文　余盛文圖

有一段日子，我很怕冬天，尤其怕下雨的冬天，那樣的日子總是令我沮喪，無來由的便會對自己發脾氣，突然的覺得，這人世我是不要再如此相干係了。

那時正是高二，很奇異的日子，上課上着，我總會灰心得想去找個地方躲起來。我還記得，在花蓮，那個小城的旁邊，一個叫吉安的地方，有我們陳家的水田二甲半，我想，將來就到那兒去耕田罷，反正再也不要什麼是非，再也不聽什麼褒貶了，於是我在週記上寫下諸葛亮的『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結果老師竟問我是否眞瞭解這些話的意義，我覺得掃興極了，像是從那裏看了最後一場電影要回家了，電影的感動還把心塞得滿滿的，經過街道的拐角，突然聞到了麵包的香味，可是自己口袋裏一個錢也不剩了，就這樣一陣嗒然若失，再回頭想那電影，纔發現原來也是頂頂無味的。

後來沒有下雨的晚上，我總是一個人走出去，街上空空曠曠的，路燈照下來恰恰是一個白底的剪影。車聲很遼遠，我喜歡穿件長長而大的夾克，領子豎起來圍住頸項，風吹來，走一步路，領上的毛就搔一回脖子，癢癢的不太舒服，心裏惦着要把領子摺下去了罷，可是插在口袋的手却硬是沒有動靜。就這樣一路折折騰騰的，連個心思都凝不起來。

其實也是不敢想。祇覺得心裏有些悽涼和蒼茫，總是不斷有像是充軍、流放或是黥面的聯想，自自然然的唱起：『Sometime I Wonder Where I've been? Who I am? Do I fit in?……』唱得心情低到極處，怎麼日子渾噩至於如是呢？便改口唱：『說我流浪的往事，我從霧中歸來，沒有晚雲的離去，沒有叮嚀……』一點細淡淡的水氣白濛濛的在嘴邊繞着，也就分不清自己是要走回去抑是纔正在流浪。

下雨的時候，我就會想要上山去，撐把黑黑的傘上山去看麗雯，想起高一的那個寒假，我頂怕頂怕想起的，偏偏每回自習課上，趴在桌子上，雨點打在我夾克上發出響聲，我總還是會不自主顫抖起來，很想很想拍拍自己的肩頭說：『好了，好了，一切早就過去了。』

那年是到十二月我纔知道麗雯的病，還是她自己告訴我的。第二年的二月她就死了，纔十六歲哪。我永遠記得那天，她媽媽打電話來和我說這件事，最後說：『她被灶神帶上去了。』我祇喔了一聲，根本不懂說的什麼，出到陽台拚命的點起煙來抽，抽得自己頭暈了，吐了個死去活來，纔想清了那句話，她眞是送灶神那天去的，我氣自己氣了好久，怎麼到這個時候還能那麼笨啊！

我第一次覺得孤獨。

後來，她出殯那天，我在竹山，濃厚厚的竹林裏，跟着一大羣人大聲的談論着一般的事，如同一般的日子，我知道，在她的靈前我是沒有位份的，我們祇可是一般人。

我對別人都說，我的命是『離』命，註定沒有長久的，而且我相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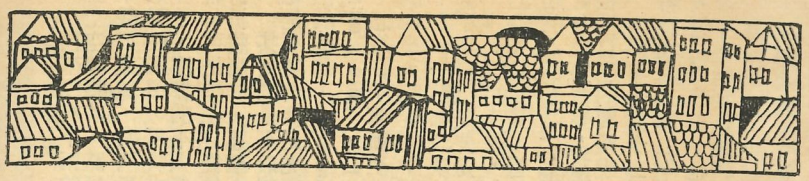
那個冬天，我開始學習忍受孤獨，開始學習懂得『活着就是一種幸福。』

姐姐去美國那天，我仍然在學校上課，摘下了手錶看着秒針的移動，在那一格她步上飛機，那一格她的飛機起飛，我忽然知道了，她是不會回來了，因爲此刻的唯一，縱使將來她再站在我的面前，我也曉得，那都已經不是這麼回事了。

於是我一面趕做我的複數習題，一面裝做對自己的殘忍毫不驚訝。下課後，我走出教室，然後摘拭我被雨水濺濕了的眼鏡。

我怕冷，怕冬天的冷，尤其怕那樣的一個冬天，過去的星辰撐着一個高高的冬天。

我突然想寫冬天，千千百百個冬天裏的一個。



牛排的夜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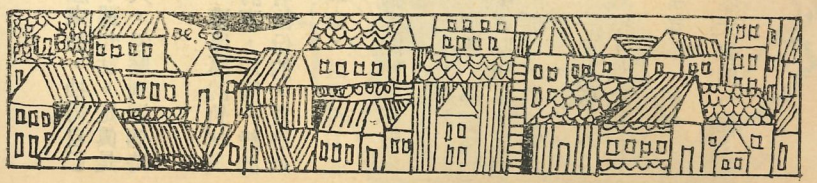
——給秀琴

鍾順文

我們只好用刀叉
在牛肉絲紋織得密密的夜晚
對牛彈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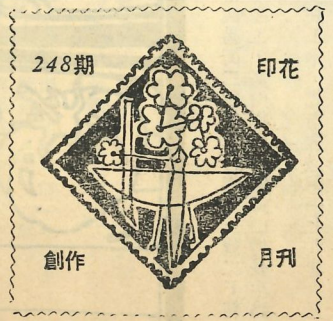
同是交錯不拘的刀叉
整個夜晚
卻指揮棒般揮灑自如地
爲我們編織了
另一種珠落玉盤的交響夜

在那突來的震撼外
我卻驚見
唯有你是一把勿需道具
也能鳴唱自如的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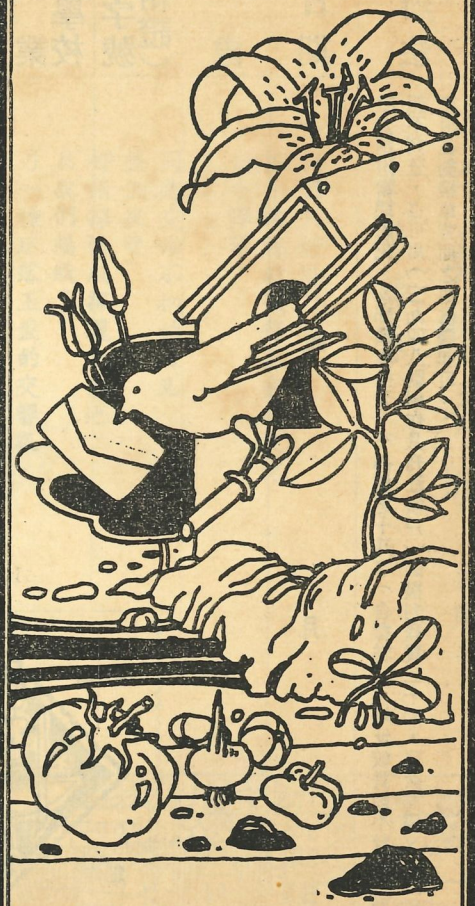
「創作之友」資料表

姓名			
籍貫		性別	
職業或就讀學校		年齡	
身份證字號（或補給證）			
通訊處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參加辦法	徵友請附當期印花，及郵票叁拾元，不得超過十八字（含標點），地址較長則不計，否則恕不刊登，也可用（三九四八號創作月刊社帳戶）劃撥刊登費三十元，將徵友稿、當期印花附在劃撥單背面之通信欄即可。		



本表僅供讀者徵友之用

徵友



△吳義松：男，雲林縣口湖鄉湖口村五三號。
△藍竹弘：男，26，新竹，商，竹市東南街三五—二一號。
△唐串妍：女，23，北市成都路八八號。
△林金生：男，28，臺，臺南縣永康鄉五王村南工街三七一巷四五號。
△張淑如：女，專，北市武昌街二段一二〇巷一三號二F轉
△黃世杰：男，21，臺，高工，臺中縣大甲鎮鐵山村長生路二六一號。
△陳德鄰：男，19，臺，高工畢，北市撫遠街一七九巷六三號之一。

朋友是一面鏡子，有了您，可以照出我自己

△李東益：男，17，臺南，工專，屏東市民和一路二六號。
△楊嘉龍：男，23，臺，高畢，臺北通化街一二〇巷二〇號三樓。
△鍾晨星：男，22，粵，學生，臺北市大安區長興街男一宿舍三一九室。
△魏銘志：男，25，臺，專肄，臺北市北投郵政二一〇信箱
△胡小梅：女，20，高畢，苗栗縣竹南鎮光復路一八四巷一〇號。
△劉毅誠：男32，臺，廠長，臺北郵政四八附三五七號信箱
△洪家譽：男，16，臺，學生，屏市崇德一路二四八巷七號
△林秀玲：女，21，臺，彰化縣和美鎮柑井里美寮路一段四七二號。
△陳凱琳：女，27，臺，高商畢，臺南市仁和路一二五號。
△王華：男，17，四川，學生，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一五八巷三七號。
△徐紫玲：女，422，高商畢，板橋市新海路一三四號三樓。
△郭明輝：男，2422，臺，臺中縣大里鄉立仁路一一六巷三二弄五號。
△鍾萬寶：男，19，彰化，萬欣機車行，彰化縣鹿港鎮彰鹿路八段三四號。
△李芊蕙：女，22，高畢，高縣岡山鎮二高村三五號。
△曾泰傑：30，中鋼監工員，高雄郵政四七之二〇號。

△季翩翩：女，19，臺，高，花蓮玉里鎮新昌一街三號。
△洪世明：男，1927，臺，經理，苗縣西湖鄉湖東村七之八號
△葉世良：男，高，北市新生北路三段三巷二五號。
△胡哲滙：男，20，湖北，大肄，臺南郵政七支一〇九號。
△飄風：男，18，湘，高職，高市前鎮區鎮東四街一五四—二號。
△李立：男，27，臺，公，臺南市中山路二〇七號。
△黃益成：男，24，臺，印刷，臺北市莊敬路四八一巷四五號四F。
△季強：男，29，外省，大，臺中一二—二一號郵箱。
△黎雯、林愚：女，20，臺，高職，南京東路二段一二五號一一F一。
△陳正彬：男，2727，高，板橋市文化路一段一七四號。
△胡慧珠：女，商，北市郵政一一四三六信箱。
△林思婕：女，臺，高，桃縣觀音鄉新村路二段四九號
△沈惠儀：女，2720，宜蘭縣，三重市碧華街一九〇巷一二號
△余明德：男，24，臺，大學，臺北縣板橋市新民街四巷三之二號。
△殷靈帆：女，2522，臺北市峨嵋街六巷六號二F。
△魏銘志：男，臺，自由業，北市北投郵政二一〇信箱
△陳吟：女，21，臺，藝專肄，新莊中港路中泰街四九號。
△劉家麟：男，28，臺，臺，高工畢，員林郵政信箱一九一號。

創作

The Writers Monthly

8, 2ND FL., LANE 251, SHI-TZANG RD.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第貳肆捌期
民國七十二年三月一日出版
出版者：創作月刊社
董事長：廖德聰
發行人：周佐民
社長及總編輯：楊兆青
廣告總監：余鐵夫
編輯：本刊編輯委員會
社址：臺北市西藏路251巷8號二樓
☎：三〇五一八一二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臺誌字第一〇三五號
中華民國郵政認為第一類新聞紙登記執照臺字第〇六二九號
創作月,刊社郵政劃撥儲金賬戶第三九四八號
定價：國內新臺幣六十元
美金二元八角
叻幣四元
日幣四五〇元
直接訂閱全年：國內新臺幣陸佰元

經銷處
臺北縣市地區：遠東書報社
(☎：3516816‧3918224)

Chinatown Book Co.
70 A Mott Street
New York N.Y. 10013
U. S. A.

Yu Shing Co.
79 Mott Street
New York N.Y. 10013
U. S. A.

Hong Kong Book Co.
72 mott Street
New York N.Y. 1003
U. S. A.

Roxy Recard & Book Co.
2310-12 S. Wentwarth Ave.
Chicago. Illinois 60610
U. S. A.